

書

札

足本
曾文正公全集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曾文正公書札 卷十四

致王霞軒。

正月之餉，昨已專札調十二萬，聞已有三萬起解在途。合之得十五萬，爲數不爲不多，而實不敷一月滿餉。現計每月須銀十八萬有奇，而左軍在外，陳軍在外，吳軍在外，鮑軍新添之二千四百在外，新調之蔣、蒯、魏、喻、義、李、金、賜等軍皆在外，實不知所以善其後。然今年春夏，江西、皖南必有無數大戰，危波迭起，不得不多募多調，支撐半年。安慶克復，卽有轉機矣。祈爲我婉求各署，同心護持，以保危局，至感至禱。

致左季高。

大洪、大赤二嶺卡均被賊破。大洪嶺在祁北六十里，江軍門帶隊往堵，不知能禦否？大赤嶺守卡者係黃副將惠清。此外尚有守樞根、嶺馬、復震一營，守閔上楊萃菴一營，皆新營，未必可恃。賊或竟犯祁門，或犯景德鎮，皆不可知。特此飛報，祈閣下與春霆妥爲預備，總以保全貴軍，保全鮑軍，保全景德鎮三者爲要，不必計及救援祁門也。

致鮑春霆。

唐副將等進剿赤嶺，霆字四營，以五成留漁亭，以五成護祁門，不能調赴尊處。聞左季高先生撥四營隨貴軍駐紮，亦足見

兵力。左公謀畫精密，遠出國藩，與胡宮保之上，望閣下事事與左公熟商，請教左公之謀，閣下之勇，可合成兩美也。

致胡宮保。

賊撲犯祁門老營，唐桂生等出隊，在城外十八里接仗，幸獲大勝。左鮑二公相持如故，兩次惠書均奉到，脈案亦讀悉。玉體迄未少愈，非獨國藩一人之私慮。痞塊不生於酒溼，卽生於肝鬱，非藥物所能爲力。惟閉目靜養，終日不言，或可生得真陽，默默運化，切不可多服疏散之品。宜請假兩三月，回省醫調。軍事付多楊李三公，萬無一失。我公年來汲引正人，崇獎善類，不遺餘力，不獨可鄙寬濬敦，亦自可延年益壽，請無過慮！

覆胡宮保。

接奉賜書，知玉體稍就康復，嘉賓滿座，軍事平穩，至以爲慰！此間撲祁門之賊，經唐桂生剿退，已全數遁出嶺外。日下嶺防肅清，惟左鮑與賊相持，似皆憚於賊勢之浩大，未敢下手。欲求北岸濟師，又深知無兵可撥，然賊勢則南盛於北，遠甚。

覆胡宮保。

我公之病，其本在用心過度，火衰之故。其標則雜服攻伐之品，故元陽不足，以消積溼，導積滯耳。待年來亦極火衰，自承惠鹿

茸丸後，治事稍稍耐煩，然亦非可久之道。閣下天懷坦蕩，俯仰無愧。方寸之中，更無自爲攻伐之物。則在外者亦當易於醫調。請假兩月，回署調理，似不可少。請與諸君子熟商行之。作梅兄勸我移駐江濱，此間在事諸人久建此議，自去秋以來，徽寧既失，皖南糜爛，僅存祁黟等一二縣而已，豈可輕動？今聞鮑軍大勝，建德或可克復，此後以婺源付左公，以祁黟付江張，侍或可與鮑公同出江濱乎？亦須安置妥帖，乃敢移動。

覆李少荃。

新正六日，賊分兩路破大洪大赤二嶺而入，大洪嶺經江軍門派隊堵住，大赤之賊初七夜宿歷口，初八日直撲祁門，距城僅十八里。唐桂生帶湘勇千八百人禦之於石門橋，幸獲大勝，追奔三十餘里，賊之馬匹器械旗幟拋棄殆盡。初九日，再出追剿，則賊已於先夜全遁出嶺，而鮑鎮在洋塘亦於是日大獲勝仗，賊壘二十餘座，一夕盡遁。自十一月初以來，危險萬狀，至是微陽始回，稍有生氣矣。玉山二次被圍，又已擊退，實可嘉尚。若廣豐亦能堅守，則江西北境藩籬一律完固，亦幸事也。

覆左季高。

(一)建德之賊不知果退盡否？如果退盡，擬請鮑鎮全軍紮張家灘，陳鎮一軍分紮東流建德二縣，待紮定後鮑公派隊剿香口、丁香樹、田家樂等處，祁門亦派隊出嶺會剿。須將各嶺搜剿淨盡。鮑公進圍池州，弟亦出嶺駐紮香口、張

家灘等處。但恐鮑公未進池州之先，賊又率大隊上犯耳。(二)貴部追賊過張家灘後，自應調回景鎮略與休息。一面在景鎮速修碉座，一面派千五百人進守婺源城。婺源雖在萬山之中，名區也，城小而堅，地廣而物衆，每年茶稅正餉鹽釐，可得二十萬金。貴軍以景鎮樂平爲後路，以婺源爲家私，必可立於不敗之地。在貴軍則根基甚固，在大局則屏蔽甚廣。目下兵力不敷，至二三月則添募各營可到，貴部共得萬餘人，除以千人留景鎮，千五百人守婺源城外，尚有八九千人進攻徽州，自可指麾如意。

(一)李秀成破江山常山後，不敢進攻衢州，其膽其力，均可概見。兩次圍玉山不能攻破，若往廣信，屈鍾之力亦足禦之。若破廣豐河口，而不破郡城玉山，當亦未敢長驅深入。若廣豐亦堅守不破，則斷不深入矣。刻下貴部全軍尚在景鎮修碉之際，且靜觀以俟其變。撫建皆尚有備，賊即深入，或亦不遽退乎。

覆鮑春霆。

接惠書，知追賊已至永豐鎮青山橋等處，想彭澤之賊亦易剿辦。如彭澤建德一律肅清，請閣下全軍駐張家灘，另有照會送閱。須將各嶺外之賊搜剿淨盡。靈字新四營募練成軍，再行進圍池州。若彭建二邑尚未肅清，則請閣下相機進止，不必遵照會行事也。閣下嚴誠貴部，不可驕矜。常守花未全開，月未圓滿之意。至

囑至囑

覆左季高。

接惠書戰事稍順，驛遞亦速矣。胡宮保之病，連接數信，知其病源頗重，且語氣亦過於慈祥。此公年來進德之猛，用心之苦，建功之大，不特爲塔羅所不及，亦遠出江李之上。至其推賢揚善，惟恐失之，則古來名臣殆不是過。數十年所未見也。弟勤其請假兩三月，回武昌醫調，北岸軍事多李猶可勉強支持。吏事餉事，潤帥一日不理，則敗壞將不可問。每思此事，寸心懸懸，但求天祐聖朝，佑此勞臣，速就康復耳。魏賓齋添勇，弟批准添足二千，乃敷尊處。竊遣景鎮礪卡務求速辦，請公留千人守之，以爲重鎮也。

致毓中丞。

正月六日賊分兩路破大洪大赤二嶺而入，經江軍門堵截，唐副將力戰化險爲夷，亦有天幸。鮑公洋塘之戰，聞殺賊亦不甚多，而逆黨數萬一夕奔潰，頗出意料之外。敗賊分爲兩股：一股由建德下竄青陽，一股竄至彭澤。鮑公跟蹤追剿，若能逐之至池州以下，則江西之西北可就肅清。玉山廣豐解圍之後，賊匪猛撲信郡，屈鍾嬰城固守。若能保全該郡，則江西之東北可就肅清。撫建防兵無多，未可輕易撤動。江省東路總欠游兵一支，若能籌出一軍往來游擊於撫建廣信河口之間，則各府防兵不輕調動，更形周密矣。

覆方子白。

曾文正公書札 卷十四

接上年十月惠函，力主遷都長安之議，此事京中具奏者甚多，鄂省司道諸公亦衆口同聲，以爲目下第一良策。山陝河南各疆臣亦皆先後陳奏，鄙意以爲中興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漢遷許都而亡，晉遷金陵而存，拓跋遷雲中而興，遷洛陽而衰。唐明皇德宗再遷而皆振，僖宗昭宗再遷而遂滅。宋遷臨安而盛，昌金遷蔡州而淪胥。大抵有憂勤之君，賢勞之臣，遷亦可保，不遷亦可保。無其君，無其臣，遷亦可危，不遷亦可危。鄙人閱歷世變，但覺除得人以外，無一事可恃。張仲遠觀察持遷秦之說甚力，與鄙見微若斷斷，因閣下垂詢，略報一二，伏惟採擇，仍賜辦正爲荷。

致李輔堂。

廣信解圍，李逆竄入吳坊陳坊等處，可由金澗以竄撫建，亦恐其由東鄉進賢突犯省城，圍江西，以救安慶。卽上年圍浙江，以救金陵之故智也。國藩已商右翁截留李金陽，魏喻義兩軍助守省城，又檄雪琴派水師一二營協守省河。惟魏丞新有添募之議，恐不能迅速成行。現備飛札催之，由驛遞長沙。閣下兼理驛傳，務祈加意整頓，南昌至長沙能五六日趕到爲妙。閣下在江日久，衆心翕附，所有省防事宜，亦望毅然自任，至禱。

覆左季高。

惠書敬悉，下隅販之賊，既非黃李大股，則鮑軍應足了之日，內久不得渠信，不知建德張家灘果不至被賊久據否。上清宮一股，撫州府縣稟稱已竄陽田，陽田去金谿僅四十里，江西別無一

枝勁旅足以禦之。弟昨欲請貴部回援撫建，蓋亦迫於無可如何。此間衆議不以爲然。凱章一軍獨駐祁門，亦慮不足以當三面之賊。東不紮漁亭，西不紮歷口，則祁門難以獨全。不進婺源，則坐失自然大利，而將來亦無進兵之路。不援撫建，則腹地糜爛，餉源立竭。不保建德，則江濱之門戶不固，北岸之聲息不通。此四者皆要緊之著，而力不能兼顧，何棄何取？孰先孰後？務乞閣下詳示。兄近於大處調度，不甚置辭，似存一番客氣，此斷不可一着之錯。全局皆輸，務乞將目下調遣將來局勢，一一示我馬隊，請公自練，尊處需費，弟斷不惜，請放手爲之。

覆楊厚菴

淮揚水師各營船已造成，礮亦將到，自應令其招勇操練。而餉項十分支絀，無可設法。意欲於華陽鎮釐金項下，通融若干，專以協濟淮揚水師，俾得趕緊招勇。請閣下與雪琴熟商，如荷允許，每月可濟若干？一面見復，一面告知黃昌期，飭各營招勇。倘協濟之數無幾，或每營令十哨先招，十哨緩招。請閣下與雪琴、昌期商定辦理。將來操成後，駛赴下游，即在淮揚一帶籌餉，不必再支華陽釐款矣。國藩已辦銀一萬兩，專備昌期等前赴淮揚途費之用。目下招勇是否即需解往應用？抑或不一邊扯動？亦請閣下與雪琴、昌期商定見示。

覆左季高

接惠書，知將爲婺源之行，何其神也！正思請貴軍赴婺源，弟見

事每遲計，尙未決，而閣下恰爲此行，實爲心折！汪村大股，聞將分兩路來犯祁門，或由平鼻嶺、清華街，以犯婺源，亦意中事。旃旆駐婺源，不特伐賊由婺源江西之謀，并使汪村竄伺祁門之賊，亦且狼顧而恐貴軍之議其後。此次閣下入婺，數美咸備，特慮賊或先到一步耳。建昌之賊圍城五日，環攻未息，可危之至。尊慮由瑞臨竄潯，識微見遠，弟當告潤公，由此着眼也。解散脅從，及鮑陳餉項二事，決當盡力。

覆左季高

前奉復一緘，極佩閣下赴婺源之善。頃接惠書，知尙未成行，殊盼切也。婺城在景鎮之東北百五十里，清華又在婺城之北六十里，汪村又在清華之北八十里。中隔平鼻大嶺，如果清華有賊，則尊處探卒斷難直抵汪村矣。日內總求貴部速赴婺城，至要。至荷徽州僅有三條河水可通米糧，婺源、祁門、江西通江西之糧，嚴州河通浙江之糧。此三河皆被官兵占住，徽賊無米，斷不能久據。此一定之理也。徽州之地，丁鹽茶雜釐，每年可入五十餘萬金，而婺源歲課二十萬，於軍餉大有裨益。請閣下擇賢者爲婺令，自爲經理，自濟貴軍之餉。現在江西釐金大減，撫建有賊，以後更絀，請閣下早自爲計。若待三四月，山窮水盡，乃各弟不善籌餉，則已遲矣。總求閣下取婺源以爲根本，願景鎮以保咽喉，爲禱。

致毓中丞

建昌之賊人多而頗悍，志在糜爛江西之腹地，以解安慶之

城圍建郡北門外登高山已被賊占據，危險之至！萬一疎失，固屬全局震動，卽幸保無恙，亦恐其由宜黃樂安竄至贛，河西岸擾犯瑞臨，以掣湖北之兵勢。弟前已檄雪琴派水師協防省河，本日又札孫昌國防樟樹等處河道，蓋蹤賊飄忽，不得不早爲之所也。蔣彝泉一軍聞粵西已清，可來皖南支持。至三四月，則江西皖南皆安穩矣。

覆胡宮保。

接奉手教，知昌營在霍山敗潰，英山危急，調鮑軍回顧北岸，讀之憂駭。南岸近狀，僞忠王李秀成入江西腹地，圍攻建昌府城，文報不通，有步賊四萬，騎賊千餘，現僅劉養素抽撫州防兵，就近援建，恐不可恃。據生擒賊供：『建昌破則進圍南昌，省城不破則徑回廣西。』云云。左季翁以此賊飄忽異常，若撫建不破，恐其由樟樹等處渡贛水之西，由瑞臨以達九江，則全鄂震動，安慶之圍自解。侍意僞忠王斷無回廣西之理，左公所料最當，亦最險也。請與公約，再遲五日得一的音，如建昌破而僞忠王趨南昌，則侍當另派人救省城，鮑公勢難北渡。如建昌不破，而僞忠王西趨樟樹，臨瑞則鮑公當渡湖而赴九江，迎擊於瑞州奉新武寧義甯等處，所以保江西卽所以保兩湖。除忠逆已竄腹地外，又有僞侍王一股新自休甯竄至婺源，意在復犯江西，左軍駐景德鎮，日內當有大戰，實亦應接不暇。侍因各路紛紛，亦難遷移營至江濱也。

覆劉印渠中丞。

來示稱謂過謙，萬不敢當！以後望弗再施，至感！至囑！彝泉究可來皖否？國藩與左季翁在此，兵力亦不甚單，李賊多地廣，不敷調派。近日江西建昌府城被圍，晝夜環攻，危如累卵。該郡廿餘萬百姓，皆入城助守。若有疎失，則劫數極大。江西固全局震動，湖南亦處處宜防，敵處竟無一兵可以往援，愧恨之至。彝泉若可移師江皖，請閣下斟酌情形，奏明辦理，敵處不再具奏，恐粵西覓不能少此軍也。希菴新拜安徽巡撫之命，皖事當有轉機，然糜爛太久，股數太多，下手實不易。

覆胡宮保。

惠書敬悉！英山既失，則二藩難保，楚疆大震。幸希軍以節制之師，當賊馳驟虛憊之氣，一二勝仗後，或可轉危爲安。侍本擬日內移駐江濱，因左軍在婺源與大股悍賊相持，應須局勢稍定，侍乃能移出山外。鮑公一軍將來總宜渡湖赴潯，恐建昌賊鋒由樟樹而指瑞臨也。

覆毓中丞。

建昌黃印山太守請援一稟，目不忍觀，日不忍讀！弟久欲派大枝勁旅往援，先兩商左公親率全軍以行，厥後又派朱唐兩將帶護衛兵五千人以行，已函告建昌官紳矣。不料徽休大股盡竄婺源，欲由景鎮竄犯江西，左京堂全軍分起，赴婺源大戰於甲路地方，幸獲全勝。左公又以汪村一路空虛，囑弟處派人防剿。弟因派朱唐二將會同張凱章觀察進攻上溪口，所以堵汪村之來路卽

所以分婺源之賊勢。因此一大波瀾，不能遽爲撫建之行。念建昌數十萬生靈，圍困孤城，危如累卵，寸心若焚，必須整事稍定，弟移駐東流建德，然後騰出鮑公一軍，作爲游兵，或援撫建，或調它處，屆時再行飛商閣下辦理。省城防務，務懇督飭文武，先事布置，方伯雖已赴潯，德甫兄老於戎行，輔堂兄素愜衆望，每礮臺須派安人主之，每礮一位，須派熟手點放，祇要省城安如磐石，他府縱有疎失，尚可設法往救也。

致鮑春霆

頃戈什哈自京中回言，京城及沿途道閣下威名甚好，至爲欣慰。惟望閣下常守花未全開，月未圓滿之戒，不稍涉驕矜之氣，則名位日隆矣。胡宮保聞撫建有警，函止閣下不必往援北岸，甚好甚好。請閣下卽防守江邊東流建德一路，婺源來大股賊十餘萬，左軍全行進剿。現調陳餘菴帶四千人速來景鎮，餘二千人，在東建，請閣下代爲照料。

覆胡宮保

楚疆之警，與七年之上巴河，八年之麻城相似。希菴應能了之。公玉體未痊，不必過憂也。此間軍事，左軍至婺源，猝與楊逆股匪相遇，獲勝一次。特派凱章及朱唐攻上溪口，獲一大捷，破賊梁三十餘坐。一則乘虛思取休寧，二則襲清華街股匪之尾，使楊逆狼顧其後也。日內尚不能移營。

覆彭雪琴

荷承閣下與厚菴慨允以華陽釐金概歸淮揚水師，卽日當札飭各營開招。黃昌岐之統領關防，亦卽刊頒。成發翔既調赴上游，救援鄂境，僕已面諭任星元開赴江，西省河協防矣。建昌一股若由樟樹渡至瑞臨，則數省之憂也。鄙人移駐東建，業經入奏。目下尚有不能。左軍與楊逆相遇於婺源，正在喫緊之際，敵處派凱章、朱唐攻上溪口，休寧等處，掣婺源之賊勢也。

覆胡宮保

賊已入蕪水界，至爲焦慮。然四眼狗實非李多之敵。此外，別無凶悍頭目，北岸事猶易於南也。張朱唐攻休寧，未能得手，而受傷頗多。左公與大股悍賊相遇，景鎮空虛，現飛調陳軍往駐之。建昌圍困如故，有休寧名醫葉某現居樂平，專弁虔請來祁，與之一談，再送至太湖，爲公診視。作梅學道多聞，而其醫理、地理，侍卻不甚佩服，以其高妙而稍稍陷空也。

覆張凱章

接來示，知休寧已克，皆由上溪口猛打之效，欣慰無既。徽州府城之賊，或亦可通，無論其通與不通，休寧易守，徽城難守，終可爲我所有也。目下所慮者，僞侍王在婺源與左軍相持，賊多兵少，恐有疎失，或往援婺源，或不往援婺源，二者請閣下卓裁。如往援婺源，則閣下帶八營由上溪浙嶺，而赴清華，留一營於漁亭，輜重全留漁亭。唐桂生帶三營守漁亭，婁宋六營守休寧城可也。如不往援婺源，則閣下一軍分守休城、葉村兩處，或專守休城，婁宋六營仍守漁

亭唐回祁門。二者請酌裁。迅速示復。

致左季高

休寧克復，屯溪、上溪口等賊巢皆已走盡，看來徽郡亦可克復。大局略有轉機，惟念尊處賊多兵少，面面受敵，實深懸系。台旆駐樂平，景鎮扼要之區，不知與毅卿一軍隔絕否？如事急，併軍可自全也。全軍爲上，保地方次之。陳餘菴處已三次緘催，可到景鎮，然非能助戰者，恐不能有裨於左右耳。

覆宋滋九

休邑克復，大局似略有轉機，我軍如能堅守休城，賊斷不能久據歙城。目下郡城收復或易，設守則難。鄙意在以全力守休城也。

覆張凱章

台旆已入休城，更棚完固，器械甚多，忻慰無已。請貴部即守休城，認真布置。此城既得，可爲皖南各城之根本。可爲閣下非常之偉績。歙城之攻與不攻，得與不得，無關緊要。其地勢與城濠遠不如休城之好守也。

致婁峻山

休寧克復，是皖南一大轉機，貴營功績甚偉！至爲欣慰。徽州府城遠不如休城之堅固，地勢亦不如休邑之雄秀。祇要堅守休城，不過一半月，徽賊將不攻而自退。目下老湘營將赴婺源，夾擊清華街之賊。所有休城防守事宜，責成閣下四營專辦。

覆胡宮保

黃州失守，武漢危急，不謂事局糜爛至此。南岸亦極決裂，左公分八營在甲路者，營盤失陷，建昌援兵再挫，府城恐不能保。江西省城渙散之至，張方伯赴潯料理洋商事件，李輔堂告病請開缺回籍，人人皆懷寇至即去之心，可危可憂。吾二人親見楚軍之所由盛，恐不幸又見其衰言之慨然。

覆毓中丞

官軍大破上溪口賊巢，克復休邑城池，正在得手之際。本擬進攻徽郡，不料左軍分八營在甲路者，被賊圍營潰退，黃港地方不知與左公自帶之四營會合後，尙能站住否？弟於初八日附奏移駐東流，建德、騰出鮑超援剿皖北，援剿撫建云云。茲左軍既挫，饒景浮、梁萬分危急，則鮑軍又當先援景德鎮矣。湖北之賊已破黃州，武漢大震，時局變換至此，恐今年春夏又將如去年蘇杭之奇警迭出也。建昌官紳竟能守至二十餘日之久，可敬！可感！而亦可憫！弟處自顧不暇，竟不能撥兵援建，愧憾何極！輔堂兄具詳告病，自應批駁慰留。時事雖危如累卵，而江西省城吾輩仍當竭力保守。若江西疎失，則湖南亦斷無獨全之理。弟當作函婉商之。

覆鮑春霆

敝處發一公文調老湘營赴婺源，協助左軍，又發一公文請貴營赴景鎮樂平，協助左軍。蓋聞左部下八營在甲路挫敗也。今日探報甲路八營因子藥缺乏而退，尙不甚敗。若歸併左公，自帶

之四營，尙站得住。閣下已移紮張家灘，勢亦不可遽動。如左公在景鎮站得住，則陳餘菴四千人可往助之。婁副將四營亦可發往助之。台旌可不必前往景鎮樂平矣。貴軍爲賊所憚，目下望援者三處：一、太湖胡宮保處，有急須援；一、景鎮左帥處，有急須援；一、安慶舍弟處，有急須援。而鄙意總不欲貴軍輕動，專留待援九江。臨之用，三日內再有確音，請暫勿拔動。

覆胡宮保

(一)左軍八營在甲路挫退者，有三營，已至景鎮與左公會合，其五營亦可歸併或站得住。侍再調餘菴四千至鎮助之。

(二)建昌城轟塌已經堵住，撫州兵援建者挫敗，賊即跟蹤來撫。以人事決之，撫建萬無保全之理。鮑公一軍即日須由湖口渡江，由九江進保江西省城，竟不能作他用。

(一)來示以賊匪上犯，引爲已罪，此豈公一人之咎！去年定計以多圍桐城，舍弟圍安慶，係多發之，而公從之。希軍紮青草壩爲游兵，係侍發之，而公從之。厥後上巴河本有鮑軍以固內防，而侍調赴南岸，是侍之咎也。公自英山移駐太湖，未留一軍防英，則公之咎也。侍咎較大，公咎較小，余將在霍不能堅守十日半月以待援，則咎更大矣！

(二)侍本擬十七日拔營赴江濱，因左軍新挫，人心震動，尙須小停。

覆李輔堂

頃接公牘，并惠緘具悉。尊體違和，即思引疾言歸。年來盡勞過節，攝衛或疎，若能投紱靜養，脫乘輿，較之遑遑在公勞逸迥殊。自宜仰遂高志，無更相強。惟目下局勢艱危異常，黃文金大股甫經敗退，而李秀成圍攻建昌，百道并進，城中危如累卵。賊之前隊勢將即撲撫城，撫建并圍，則省城大震。本日調鮑公全軍由湖南康管省，限十三天趕到。閣下治庶政，春霆治戰事，保全省會有造於江西，卽有德於鄙人也。目下吾湘軍務遠不如昔，江西若壞，湖南萬難獨全。吾輩當竭力支持保江西，卽所以庇桑梓，手此奉留，專舉大者，餘不多及。

覆李少荃

(一)接養素同年稟，撫建危如累卵，省城必大震動，不得已調鮑軍由建德湖口徑赴省城。先顧根本，次援撫建。輔堂兄處已手緘留之保江西，卽所以庇湖南，卽吾湘人自爲室廬。邱榮計亦不能不出死力以保衛江西。更請閣下力勸輔堂竭力支撐，僕又勸閣下亦出而任事，料理江西城守事宜。江西倘有不虞，則令兄篠泉亦爲無巢之鳥，尊府亦乏一枝之栖。閣下如見允許，當以公牘奉委，并附片具奏。

(二)左軍分八營在甲路挫退者，現聞至景鎮取齊歸併左公，未挫之四營，或尙足以自立。惟樂平有賊，左公前後受敵，僕調陳鎮帶四千人助之，又調婁雲慶帶二千四百助之，不知能保全景鎮否？

(一)國藩奏明移駐東建一帶，茲因休寧克復，徽州可圖，暨緩移營，又因鮑軍去後，建德必失，鄙人之身雖依水師，以自固，恐與祁黟休寧江張等文報不通，并與浮景左軍文報不通，不得不駐徽境，以待事機之轉。

覆宋滋九

休寧之賊，棄城而逃，郡城必大不以為然，即竄清華婺源之賊，亦必憾休賊之經遁，必酌分賊股，添守徽郡，再據上溪，圖攻休漁兩處。我軍辦法，不患歛城之不能克，而患休城之不能守，不患賊之直攻休寧，而患賊之先攻漁亭。現派唐桂生駐守漁亭，兵力太薄，極不放心，應請閣下督帶所部退回漁亭，深溝高壘，嚴防婺賊回上溪口，而犯漁亭。老湘營守休邑，城大而兵少，不能分兵援漁，聞閣下向日濠牆不能堅固，此次務祈加修。如漁亭能保守一月平安，則郡城之賊三月必退，此弟之可以理斷者也。凡用兵之道，本強而故示弱，以弱者多勝，本弱而故示敵以強者多敗。敵加於我，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漫無審量，輕以兵加於敵者多敗。閣下常犯此二忌，嗣後望勤加訓練，不患無交戰之時，但患無能戰之具耳。

致張凱章

頃接探報，甲路之賊竄至德興，內犯江西等語。查甲路之賊若犯江西，可由富村以趨景鎮，亦可由中雲以趨樂平，不必由德興迂道入江。今既竄往東路，必是因休寧已破，僞侍王由華埠馬

金嶺等處回保徽郡，或再窺休寧也。休寧城池堅固，防守甚嚴，不患賊直攻休寧，而患賊之先攻漁亭。漁亭兵力太單，應令斐副將等靈字四營暫留祁門。如果景鎮平安，靈營仍回漁亭，與強中營會合防守。所紮營盤，專防上溪口一路，為最要，應令冒雨興工，趕緊修築，仍多發探卒，探明僞侍王一股是否已回徽郡，並探上溪屯溪龍灣江灣等處賊蹤多少。此時我軍不急於攻徽州，而急於守休邑，亦不急於守休邑，而急於防漁亭，穩守一月，徽州之賊不攻自退矣。應否如此，尚祈酌。

覆彭雪琴

接惠書，知台旌已帶水師上援武漢，甚慰！應復各件，條列如左：

(一)江西建昌危急萬分，并分股攻撲撫州，省城大為震動。現飛調鮑軍由湖口南康赴江西省，先顧根本，次援撫建，賊撲撫州，係十二日事。鮑軍至省，不知趕得及否。

(二)國藩本擬拔營移駐東建，因僞侍王由婺源竄犯景鎮，樂平左公部下八營小挫，恐景鎮有失糧路一斷，則祁黟三縣之軍心必亂，故暫留祁門，不忍軍士圍困，而已獨出險也。

(三)武漢為水陸各軍之根本，目下鮑軍既援江西，則不特賊撲集賢關，鮑公不能往援，即賊撲太湖，撲鄂垣，亦不能往救。寸心憂而且愧，惟伏希菴與閣下水陸救全武漢，西望

神馳！

致鮑春霖。

前緘請閣下率全軍督省，先固根本，次援撫建。不知可拔營成行否？鄙人亦明知閣下啓行之後，建德必失，彭澤必失。卽湖口亦極可危，無如江西省城，人心渙散，萬一撫建之賊直犯省垣，則倉卒之間，深慮有意外之變。不得已，調貴軍赴省，亦可想僕之苦衷矣。閣下過湖口時，請細心察看守城之具，已辦理整齊否？士卒尙精壯可用否？湖口爲數省咽喉，斷不可不認真防守。如不甚可靠，則請閣下在湖口停住兩日，將防務細心講求，交付清楚，然後可放心也。

致唐桂生。

閣下以生擒賊供，賊衆十萬圍竄祁門云云，此不甚足畏。北岸之賊，惟四眼狗最悍，南岸之賊，惟楊七麻、黃金最悍，餘皆不足畏。人數愈多，其裹脅者愈衆，臨陣愈敗得快。凡察地勢者，以親眼觀看，而後知其險易。凡察賊情者，以親手交仗，而後知其強弱。如四眼狗、楊七麻、黃金，諸賊閣下皆屢次與之親手交仗，其強弱自在閣下心中，不必盡信探卒之言，亦不必盡信擒賊之供也。至於漁亭與祁門相較，漁亭之防兵宜厚，祁門之防兵不妨稍薄。東路之賊，斷無不破漁亭而直犯祁門之理。卽北路之賊，由大洪、柏溪而犯祁門，亦無不畏漁亭兵抄後之理。漁亭有重兵，祁門儘可高枕無憂。閣下畏賊之多，不敢以漁亭防務自任，則是過於小

心。又恐賊匪直犯祁門，亦是不明地勢。特此詳告，諸希亮察！現調鮑鎮山、江西省赴援，撫建西路又極空虛，與去冬相似矣。

覆左季高。

接惠函，知貴軍自願爲章門撫建之行，此正弟所求之不得者！貴軍能爲此行，較之鮑軍督省遠勝數倍。惟景德鎮赴省約有兩路，走西路則仍須由湖口縣渡湖，經南康、建昌以達省，走東路則由樂平、萬年、餘干以達省。若由饒州督省，則祇有水路，別無陸路。貴軍勇夫八千餘人，安得許多船隻？且逆流渡湖，風信難定，轉不如陸路可屈指計也。目下樂平賊蹤麇集，其勢正赴萬年一路。貴軍若由東路督省，節節與賊相遇，不得手，則打不過去，卽得手，則驅賊入腹地，而貴軍行走斷不能速，無以定省垣之人心，而救撫建之危急。似須將輜重由饒州舟行督省，而隊伍仍由湖口南康督省，乃爲妥善。大兵由鄱湖西岸行走，則九江、瑞臨一路皆有備無患，亦公防李秀成窺潯之始謀也。貴軍若不分支，可保百戰百勝，分支則事未可知。弟見分兵而致敗者多矣，故常以此諫人，伏冀采納。清華甲路之賊，鄙意或由華埠回援徽州，斷不迂由德興入江西。求閣下再將賊情細細審量一番，然後再定所向。貴軍如能將樂平之賊一戰破之，則由萬年、餘干、東鄉以赴撫建，更爲順便。特恐與侍逆相持不決，而忠逆已由撫建逸出，直趨省城，及樟樹一帶，則全局大震，此必須閣下之自度其力，而審兵出之路可。

覆張凱章。

休休無故宵遁，欲賊必大不以爲然。目下正在愧憤激厲，思爲力戰報復之舉。我軍但當堅守休寧、漁亭兩處，不必遽攻歙城，亦不必尋賊開仗。歙城之賊必不敢來攻，若藝樂之賊必仍據上溪來攻，漁亭攻一二次不破，歙城亦不打自退矣。鄙見所策如此，不知閣下以爲然否？閣下守休寧，僕極放心。唐桂生守漁亭，僅湘勇三營，淮勇一營，自嫌力薄，敬求閣下撥兩營駐紮漁亭，協同唐軍防守。至感至荷。湖北上犯之賊，尚在黃州及巴河一帶，撫州解圍。▲昌尚未失守，郭守式源自河口帶三千人赴▲救援，計早到矣。

致毓中丞。

前聞建昌賊挖地道轟塌兩處，分支直撲撫城，急求救援，憂心如焚，卽調鮑鎮全軍由湖口晉省，先顧根本，次援撫建。頃接養素稟，撫州解圍，閣下調郭守式源之三千人自河口起程赴援，建郡亦可解圍，省垣無警，鮑軍似可不必晉省。但弟連去二牘三函，催促甚迫，此時不便候變前說，使人無所適從。敬求閣下權衡緩急，如省會與撫州無虞，則請以公牘咨止鮑軍，令其暫停湖口，無遽渡至西岸。蓋鮑一渡湖，則東流建德、彭澤、都昌、鄱陽、五縣必皆失守。以都鄱五縣較之省城，則省城爲重，以建昌較之都鄱五縣，則五縣爲重。尊處體察情形較真，探聽信息較速，祈卓裁酌奪。

覆胡宮保。

奉惠緘，得知狗黨尚在黃州上巴河一帶，爲之大慰。前聞黃州不守，意猶逆長，驅上犯已燬漢口矣。今既徘徊黃州，希帥當已追及北岸，必可無虞。公之病，可不因此而增加。至幸至幸！貴體雖弱，而醫家所稱心脈模糊者，不可盡信。公生平最好用心，尤好用心於無可如何之地。莊子有言：「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可奈何？假如目下武漢、江西條有大變，是雖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也。假如吾輩三日不汗，盪先朝露，是雖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也。願公於人力所能爲者，則略加思慮於天命之無可奈何者，則冥然不顧，尊恙其漸有瘳乎？鮑軍若不動，侍移駐江濱，當走謁也。

覆左季高。

(一) 徽州若爲官兵所得，則皖南下游之賊，金陵之賊，與江西竄賊，全然隔絕。賊之必思力保徽城情也。勢也。徽城太壞，難守，不得不窺伺休寧，休寧太堅難攻，不得不窺伺漁亭。此弟前緘之微意。目下上溪屯溪皆爲我有，賊若由龍灣江灣回顧，經過屯溪，亦畏凱章與之開仗，則由馬金街回徽，亦或情之所有。至由甲路迂繞太白德興，以趨樂平，頗不可解。若謂畏任星元之礮船，孫昌國之飛划，及樂平南鄉之團練，不敢渡河，尤不可信。小河水師，本難得力，任在饒州，孫在甲城，其部下皆距賊甚遠，豈能竭力遏賊？謂南鄉團練足以扼賊，尤非事實。弟在軍數年，一無所解，惟堅不信團練。聞人言團練大捷破賊者，則掩口而笑，掩耳而

走耳。賊之徘徊樂平而不遽進，必有他故。公全部之力，似足破之而有餘，不必過於謹慎。

(一) 婺源清華之賊，皆爲僞侍王部下。此間生擒各賊，供悉休上溪口之賊，亦係僞侍王部下。大約李世賢之黨，惟清華一路一支爲最悍，其餘歛休上溪湧出樂平各支，皆不耐久戰。僞忠王一股，尤不耐苦戰。請公告貴部，不必爲其人多所愕，與之鏖戰稍久，眞僞立判。次青徽州之敗，毅卿甲路之退，皆震愕於其人多耳。

(二) 馬德順膽小不能猛戰，而好處頗多。弟所取者，以其善識馬性，善御生馬。吾湘人於使馬一道，實無所解，爾莽滅裂。此外如楊世俊、謝爲翰，最可取者，然亦非營官才。若在尊處另派營官，必不相安。請暫隸麾下，待練有馬隊時，仍以此營還徹處何如？

覆張凱章

(一) 守城須分開段落。休城垛口，聞近三千之數，應請卽日點數，或二人守三垛，或一人守二垛，每一旗共守若干垛，各有專責，以免推諉。

(二) 守城須有游兵救應。各處守垛之兵，各有汛地。此段有警，彼段不可自棄。汛地來救。此段恐賊聲此而擊彼，聲東而擊西也。另設游兵一二枝，凡垛口各段有警，皆可前往救應。留一二門不用，甄石堵砌，以備游兵出城打仗。既有游

兵，則各城守垛分段之兵，皆不輕動一步。

(一) 守城須外有應援，以通糧路。休城之糧路，全賴漁亭。欲守休甯，須厚漁亭之兵力。目下漁亭僅唐桂生、湘勇三營，淮勇一營，應請閣下酌撥二營協防漁亭。再過半月，令弟之新營一到，則數調遣矣。

(二) 守城莫妙於鎮靜。任賊來多少，堅囑守垛兵勇，一聲不喊，一鎗不發，令其索然無味而去。靜守月餘，浙江嚴州、咸坪之兵在東，我軍休甯、漁亭之兵在西，徽賊斷無久據之理。安勇全不可恃，仍令其回駐漁亭爲是。

覆胡宮保

北岸事本非不可爲者。惟省城臨警，招勇，希帥自巴河南渡二者，殊不愜人意。成敗有天，聽之可也。鮑軍暨不晉江西省，萬一賊撲安慶之背，鮑可渡江援之，多亦可援。若圍攻大湖，多鮑亦皆可援。但須大股圍撲一二日，然後調鮑軍渡江，預先北援，則不可。

覆宋滋九

接惠書知安勇小挫，貴體受傷數處，至爲系念。休城既復，欲人亦思速克郡城，言歸邦族，此自人之至情。閣下進紮前敵，以答珂鄉父老責望之殷，亦情勢所不得已。第安勇之不可恃，正月十六之役，業已底裏畢露。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閣下與安勇相處數月，而迄不知其不可恃，是不知己也。所有各營安勇，應卽盡行遣散。閣下靜心調理，俟傷痕痊愈，或留於老湘營，或在

敵處襄辦，再行裁酌。

覆胡宮保

接手教武漢無恙，北岸漸穩可慰！可慰！此間鄱陽樂平一片賊勢蔓延，而撫州業已解圍，遂止鮑公省城之行，恐復回剿饒州，不復北渡矣。賊破樛根，禾戊方干三嶺而入，禾方二嶺之賊，經江軍門擊退，樛根之賊，今日竄至歷口，明日須出隊往攻嶺外。蓋盜如毛，蓋無日無虎尾春冰之懼也。

覆毓中丞

兩次惠緘敬悉，哇章等新募千七百餘人，留防省城。又有水師防衛省河，會垣重地，應保無虞。建昌似有解圍之信，尤以為慰。此次建昌苦守二十餘日，敵處不能派一旅往援，且愧且憾。無地自容，無辭自解。然此間節節危險，實亦有驚心動魄，刻難鬆勁者。閣下如見省城業已安靜，則請飛函左鮑二公會剿饒州。李世賢一股，至要至要，休寧克復，守備已固，方干嶺，禾戊嶺，樛根嶺三處，同被賊破卡而入，今日由祁門派隊進剿，不知能得手否？

覆左季高

官兵之少於賊，不僅十倍，豈惟閣下懷懷不敢輕視？弟亦何嘗須臾不懼？現在省城既留哇章等新軍，撫州賊退，建昌亦有解圍之信，南路還可少安。鮑軍似可由石門等處迴剿，與貴軍夾攻鄱陽之賊。若賊已渡昌江北岸，尤應以鮑軍攔頭擊之。

覆張凱章

敵賊來攻，閣下靜鎮以待，不開城接仗，故示以弱，以為他日進攻之地，甚善。甚善。嶺外之賊，破禾戊方干樛根三嶺而入，朱雲崖出隊往剿，赴休之約，須改期也。左翼五旗請令其即日移駐漁亭，魚鎮為休城接濟之路，所關最重，望無以上溪無賊，而遂輕忽視之。

覆左季高

接惠書，知袁家灣獲一勝仗，至以為慰！弟寄鮑公函，囑其無論行抵何處，即行停駐，北不渡江，西不渡湖，又令其夾擊鄱陽之賊矣。撫建之賊，聞竄宜黃一帶，恐其由新淦渡河，穿入瑞臨，以窺九江，如公最初所料也。鮑公夾擊一二仗後，再由湖口赴潯，尚不遲否？上溪休寧之賊，據探均回徽城及績溪，一帶無續入婺源者。徽城之賊，攻休寧城，凱章堅守不出，亦不去追。賊之進隊有序，收用連環，是深於戰事者，未可輕視。尊處生擒賊供，徽郡無賊，其言不可信。大抵賊黨不知賊情，更甚於我軍長夫之不知軍情也。歷口之賊，已經朱雲崖擊退，目下嶺外之賊，亦不下四五萬，幸不甚悍耳。

覆胡宮保

武漢無恙，鄂餉不至盡絕，事或猶有可為也。此間犯樛根嶺之賊，朱雲崖擊剿獲勝，遂賊出嶺，惟僞侍王大股蔓延於樂平鄱陽等處，祁門景鎮之糧路已斷，現調鮑軍回剿，已咨達冰案。省城文報，因路梗不通，不知撫建一股已至瑞臨否？

覆彭雪琴

武漢無恙，閣下與希帥先後趕到，至慰！至幸！江西建昌撫州皆解圍，而省城亦平安，大局似尚可支。惟盼希帥將黃陂黃州一股掃清，左帥將樂平景鎮一股打退，則南北兩岸仍可轉危爲安。國藩本擬移駐東流，因僞侍王大股麇集於樂平鄱陽，景鎮之開祁門餉道不通，祁夥休三縣軍心慌亂，故暫未移動。現調鮑軍夾擊鄱陽，若掃清此股，餉道疏通，鄙人當移駐江濱，與水師相依倚。休寧克復，樓根嶺之賊擊退，日內擬進攻徽州一次。

覆胡宮保

武漢無恙，雖黃安黃陂失守，無損大局。卽德安或失，亦尙足支。至幸！至慰！我公辛苦再造江漢，不日擊其又罹浩劫，或者可以解憂，可以卻病乎？葉醫因樂平有賊，移徙江西省城，派去戈什哈卽赴省城尋求。能挾之由九江赴太湖，當稍速耳。鮑左不能援省，當併力會剿。景鎮僞侍王一股，如能得手，則祁夥休三縣軍民乃有米可食。日內思進攻徽州一次，亦欲通一路，以取浙江之米也。

覆張凱章

僕至漁亭，擬至齊雲山一觀勝境。閣下進剿徽郡，諸事繁冗，僕不遑至休奉訪也。羊棧五營合之，靈字三營實在隊伍不滿三千。若羊棧各營不赴徽，則靈營人數太少，不足當一路。來示圍三缺一之說，恐賊無路可走也。聞徽郡東西隔極寬，我軍人數不滿九千，尙不能圍一半。此次進攻以東面爲最要，若東面無兵進攻，

則賊斷不畏矣。閣下用兵事事可法，惟開仗時分支太散，隊伍太少，如晨星之落落不足，以攝賊之膽，轉足以長賊之氣。人皆以此議閣下之短。上溪口一役，攻休一役，貴軍隊伍較往時獨多，人又以此服閣下之不測。此次攻徽，仍請閣下多派隊，以振軍威。

致張凱章

攻徽州稍易，剿景德鎮更難。萬一不能攻開，請閣下在富場再駐一宿，竭力再攻。蓋各處皆死路，惟破徽是一條生路也。

覆鮑春霆

連接惠緘，知貴軍尙紮下隅坂，頃據左京堂信，知陳餘菴軍敗挫，景德鎮失守，左軍退駐樂平矣。景德鎮係僞侍王股匪，賊數比黃文金更多，貴軍進剿鄱陽，不知已啓行否。紮營之地總須算明，米糧接濟之路，距水師不可太遠。至囑！至囑！國藩日內自至休寧，飭各軍進攻徽州。若能克復徽州，則令各營堅守徽休祁等城，而僕以輕騎自赴江濱。若不能克徽，則各軍皆當分途回剿，僕亦當赴江濱耳。

覆左季高

在休寧接到兩緘一報，貴軍廿九日之捷一報，三十日陳軍之挫，景德鎮之失，具悉一切。弟至休寧，飭各軍攻徽州，若能克徽郡，則浙江可通米糧子藥之路。當令各軍堅守徽休祁各城，而國藩以輕騎自赴江濱。若不能克徽，則當以強兵回剿景德鎮之賊，而國藩率弱兵以赴江濱。貴軍之捷，係去年廣東之賊，新附髮逆者乎？

抑係僞侍，部下乎？究竟僞侍所部強者若干，能得其要領否？去秋次青敗後，盛言僞侍凶悍無敵，弟方不深信。湧山、桃林二役，閣下身行，問究竟何如？務懇示以端倪。至要至要！

與朱雲崖、李中夫

今日各軍攻徽，午未間天忽大雨，想難得手。此時查明祁門火藥若干？子若干？鈔米若干？石此三件最爲要着。守住一二月，如安慶無人來援，再行全軍衝出，亦未晚也。子藥米三事不足，則難以堅守，請與糧台一一查明確數。祁門非用衆之地，賊若於初八以後來犯，有湘強寇等營，似足禦之。惟各營究不甚堅固，余欲於南西兩門外修石壘數座，限三日修成一座，每座少者住一哨，多者住二哨，斷不可再大。其做法與湘勇平日土梁子無異，但較小較堅，較壁立耳。高或丈六尺，或二丈爲止，厚仿敦仁礮之式，下一層做礮洞三四個，中間全不做鎗礮，眼頂上仍做梁口，做子牆。其貯水貯米貯子藥三處，仿敦仁礮之式。其兵勇住宿，仍支帳房，有顯蓋瓦屋者聽。大約數法皆備，一厚也，二下層礮洞也，三開門甚高，用梯出入也，四貯水米子藥有定所也。此用修礮之法。一梁口也，二圍圈也，此用修城之法。一內支帳棚也，二外挖深濠也。此用修梁子之法。請雲崖與鄧委員商定，試做兩三個，以爲住一營之用。全用礮局工匠派勇監工，多用輒少，用石便快矣。

致張凱章

今日西路、湘前強中等營業已敗擇。明日北路亦不必進攻。

請與各軍整齊隊伍，妥爲收回。

現在景德鎮已失，徽州府未克，祁夥休三縣四面皆賊。米糧接濟已斷，軍民坐困其中，應如何設法持支，酌擬三策，公同核議。

一策：堅守祁夥休三縣，老湘營四千守休，密朱唐五千人守祁門，江軍門帶徽防各嶺兵守漁亭，蹇禮峯七營作爲游擊。

策應之師，祁休漁三處何處有警，接應何處。暨紫盧村不作堅守之局。國藩帶五百人出嶺，至東流桃樹嶺以內。

禮派隊護送桃樹嶺以外，鮑軍派隊迎接。國藩一日不出嶺，景德鎮之賊一日不鬆。現有之米糧子藥，均勻派領。

國藩至江濱，再由陸路搬運來祁。如接濟實斷，則各軍二萬餘人，一概擇賊少之地衝出。大約以堅守兩個月爲期。

一策：棄祁夥休三縣不守，分兵出剿。老湘四千，朱唐五千，禮字一千，會剿景德鎮。與左軍夾擊，賊江軍門帶徽防及蹇

案各營隨國藩赴東流建德，鮑軍山湖口九江赴瑞臨內。援現在僞忠，一股已至樟樹鎮，江西可危。兩湖亦大震。

糧臺軍火米糧船隻，隨老湘朱唐沿河而下。庶軍士無挑運之苦，而有兩月之食。印委文武各員，隨國藩赴江濱，紳

士願隨者聽。惟三縣百姓不能隨行，可哀。可憫。國藩當出示自明愧憾，以謝百姓。并奏請嚴加議處，請旨另行簡放。

欽差江督，以明不能保此三縣之咎。

一策：全軍由賊中衝過，直赴蘇常山太平，旌德、廣德州，直赴宜

興以趨常州沿途出示百姓自有助米者嚴禁擄掠除子藥外輜重一概不帶帳棚亦少帶

以上三策請江軍門張觀察朱總鎮營務處糧臺忠義局各定一議。

致鮑春霖

各營進攻徽州城未能得手日內尙當再舉猛攻一次景德鎮之賊雖多聞尙不如黃文金一股之悍務懇貴軍由鄱陽進攻蓋米糧既斷祁黦休之軍心必搖動遂成坐困之勢若令軍士三萬百姓數十萬坐困於此國藩亦不忍獨出嶺外也惟閣下進兵至景德鎮總須近水師以通糧路至囑至囑

覆左季高

初五日奉復一緘不知何時可到是日各營進攻徽州午刻薄城忽值大雨湘前強中等營敗挫傷亡近二百人老湘霆字等營幸無損失機勢殊覺不願凱章之意欲再舉猛攻一次蓋各處皆死路惟攻徽是一條生路也若能攻開擬請貴軍進駐婺源且堅守徽州六縣以爲吾輩根基若不能克再行熟計然棄三縣而出嶺外東建亦非足以自立之地若舍皖南而全置不顧盡縮入江西境內或如尊指挈師赴潯則過於避難就易亦未敢出此也鮑軍本應由潯赴瑞臨目下此間圍困若此不能不請鮑公先剿景鎮弟與江西文報久隔竟不知腹地作何糜爛之狀接來書詢弟自定大計弟自奉江督之命奏明從皖南進兵入吳旋奉督辦

皖南之命又奉江南大帥之命是江南與皖南弟之汛地也除堅守祁休黦三縣力攻徽州外惟東建尙可移駐閣下欲弟赴潯李少荃欲弟赴省以固根本似俱不可至貴軍不可舍我而去公義私情尤其次也惟弟與兄二人愈合愈近或可兩全愈離愈遠則必兩傷鄙見散處仍攻徽州貴軍從樂平北攻景德鎮鮑軍從鄱陽上攻景德鎮徽州果克則景德鎮非我之咽喉置之不問可也徽州不克祁門另出一支由臧家灣以攻景德鎮方今鄂省糜爛贛江以西又糜爛斷無完策斷無勝算能打幾好仗便是勝算耳祁休米糧勉強可支兩月任星元水師張太守糧臺各船須在角山前一帶遠亦在康上爲妙若出湖至建德則相去近九百里呼應不靈矣

與朱雲崖

石壘之法約二丈二尺高在土內基址砌四尺出土外者一丈八尺厚如修敦仁礪之式一丈以上安門門上不過一二尺耳大可容一哨人斷不可再大內作四船火藥船水船上不住人子彈船米鹽船上可住人牆不甚厚則守堞者無子牆可站宜於砌至丈五六尺時用橫木砌於甄石之內架板於橫木挑之上如棧道然以備站牆之用

覆胡宮保

惠書敬悉一切此間自二月晦日陳鎮挫敗景德失守祁休三縣米糧接濟已斷不得已進攻徽州悉在祁之精銳竭力一舉各軍甫薄城下天忽大雨唐桂生軍敗傷亡二百人軍械拋失

不少日內仍當進攻一次。鮑軍本應由省城以救瑞臨。惟目下侍與左公皆圍困之中，不得不請鮑公先由鄱陽以剿景鎮。左公獲大勝仗，乃至樂平。公病日重，而目視時事無一不增憂。灼論世局之艱危，則下走高位虛名，實不如速死之爲愈。論意氣之相孚，則此數人者，實有不可死，不可獨死者，匆匆奉報。

覆鮑春霆

昨日緘出閣下回剿鄱陽，進攻景鎮，不知已接到否。此股若不擊退，不特鄙人與三萬軍士同在圍困之中，且恐其由都昌渡湖，以至吳城，則省城九江瑞臨等處糜爛，爲禍尤烈。貴軍至鄱陽，則下可以保都昌，上可以攻景鎮，外可以解祁門三縣之圍，內可以紓江西北路之患。特具公牘，達之左右。祁門三萬餘人，二月全無餉來，聞有銀四萬，在轉運糧臺張守秉鈞處，請閣下設法解至桃樹店等處，祁門派隊迎接可也。

覆毓中丞

久不接來信，忽於梗阻之後，得此雲章，如獲至寶！此間自聞僞侍王大股蔓延樂平鄱陽一帶，祁門日有圍困之勢。弟自率諸軍由祁門出隊，至休寧攻剿徽州，冀圖打開一路，以通浙江米糧之接濟。不圖甫經出隊，即聞陳餘菴軍敗，景德鎮失守之信。及進攻徽州，唐桂生一軍小挫，傷亡二百餘人，兩處之接濟皆斷。弟所統各軍在祁黟休三縣者，四面圍困，不得已檄鮑軍回剿鄱陽，進攻景鎮，聞僞侍王一股人數倍於僞忠王，一股凶悍亦遠過之。若

鮑軍不在都鄱一帶，恐賊由都昌渡至吳城，則省城九江瑞臨處，處可危較之，由樂平內犯撫建，爲禍更烈也。是以決計請左鮑併剿，僞侍一股，外以解祁黟休三縣之圍，內以紓江省北路之患，如天之福，能將僞侍一股擊退，然後回剿僞忠一股，庶有把握耳。

致胡宮保

日來未接惠書，不知希菴中丞至灑口後，剿辦情形如何。此間自景鎮失守以後，米糧接濟已斷，軍心民心未免搖動，不得已悉力進攻徽州，小挫一次，已成四面圍困之象。現調鮑軍由鄱陽進攻景鎮，左軍亦由樂平夾擊景鎮，冀解祁門之困。惟僞忠王一股銳意內犯，廣信三城未破，進擾撫建。撫建兩城未破，進擾崇宣。現聞焚燒樟樹鎮，瑞臨及省城均屬可危。而賊之本意，則專在解安慶之圍。欲解安慶之圍，必力爭上游江濱之城。現在黃州一城已被賊據，忠逆或由瑞州安義以犯九江府城，或由興國通山以犯湖北省城，皆意中事。國藩前擬令鮑軍專防此路，今祁門被圍，鮑軍急切不能赴潯，應請閣下預爲籌防。鄂中目下兵力自不能兼顧潯郡，但鄂垣城守事宜，雖黃州已克，猶不可稍爲鬆懈。特此奉達，伏希留意。國藩與江西省城文報不通，已逾半月，不知忠逆蹤迹，現竄何處。江省無毅然任事之人，尤用憂灼。

覆張凱章

接來信，知昨日有騎賊百餘來犯，并未接仗。閣下擬將西北伏賊搜盡，再進東路，極是極是。軍事瞬息千變，僕一切均不遙制。

惟有兩言可囑；一曰隊伍宜整；一曰出隊宜晏。恐已刻變晴為雨也。

覆胡宮保。

接惠緘鈔示鄂省及霍山各信，鄂事漸漸平穩，德黃雖失，究非膏肓之症。請公少寬，以保玉體。此間抽祁門老營之兵攻徽，初五小挫，初十再進，大約十一二可開大仗。現在四面梗阻，僅建德尚有一線之路可通文報。若鮑公不速進兵力攻，則建德并梗，即在目前。請閣下代催鮑公專攻景鎮，無二三游移也。左公在樂平，可由婺源通信至休寧。茲將渠初四日來信鈔呈一覽。

覆李少荃。

此間自二月中旬，糧路已梗。至景鎮失守，則與左季翁文報不通。目下四面被圍，僅建德一線之路，文報可通。若鮑公不急剿祁陽，則祁建景鎮之賊聯為一片。敵處祁黟休三縣便在重圍垓心之中。鮑軍現不知已抵何處？請閣下代催速攻景鎮，為荷。偽侍王一，股較之偽忠王一，股更多而兇悍過之。若不在祁景擊退，則西可由都昌以渡吳城，東可由萬年以達撫建，為禍更烈。請閣下詳告中丞及省中諸公，審明緩急，共支危局。省城有張運桂、劉勝祥，兩軍合之前此兵勇計四千餘人，根本當可無虞。

覆許仙屏。

接奉惠書，久未裁復，又辱手簡。伏審纂著日精，至以為慰。此間軍事自徽窺失後，局勢過促，地小無舞袖之方，夢中無伸足之

處。十一月普軍敗挫，建東都翻浮彭六邑同失，祁門老營孤懸被圍。幸左鮑將黃逆一股擊退，方慶更生。而偽侍王李世賢一股又陷樂平景鎮，斷我後路，塞我糧源。現以左鮑兩軍夾擊景鎮，而老營抽兵力攻徽州。若二者能一處得手，庶米糧可通，不使三萬軍士盡陷重險之中。撫建股匪深入腹地，本擬檄鮑公由省城援剿。因景鎮之變不能不令先援老營。聞樟樹已失，不知瑞臨得保無恙否？珂鄉罹水火久矣，劫數猶未滿耶？來示詢及古文之法，僕本無所解。近更荒淺，不復厝意。古文者，韓退之、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反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名號雖殊，而其積字而為句，積句而為段，積段而為篇，則天下之凡名為文者一也。圖藩以為欲着字之古，宜研究爾雅說文小學訓詁之書。故嘗好觀近人王氏段氏之說，欲造句之古，宜倣效漢書文選，而後可砥俗而裁偽。欲分段之古，宜熟讀班馬韓歐之作，審其行氣之短長，自然之節奏。欲謀篇之古，則羣經諸子，以至近世名家，莫不各有匠心，以成章法。如人之有肢體，室之有結構，衣之有要領，大抵以力去陳言，憂憂獨造為始事。以聲調鏗鏘，包蘊不盡為終事。僕學無師承，冥行臆斷，所幸苦而僅得之者如是而已。自頃羣賊逼處，無日不在危機駭浪之中，偶一展卷，都無意緒，不足仰報故人。勉惜分陰，以光絕業，瞻企不盡。

覆胡宮保。

接惠書知身體稍痊，夜能成寐，此最好消息。慶慰無已。觀所

致希菴逸亭信，切當事理，賊非必果不可破，而事機往往差錯。如鮑公由下隅坂至鄱陽，不滿二百里，而乃坐船赴湖口，迂繞三四百里，遂令祁景軍心震恐，乞公爲我催之。侍近惡聞高言深論，但好庸言庸行，雖以作梅之樸實，亦嫌其立論失之高深。其論公之病，侍亦虞其過於幽渺，願公從庸處淺處着想。聖人言：『不逆詐，不億不信。』吾輩且當不逆死，不億不起，以爲養生之法，不逆敗，不億不振，以爲行軍之法，公爲莞爾否耶？

覆左季高。

徐兆熊攜到初六辰刻惠書，具悉是日出隊，徐弁言初六日晚間，徧傳尊處獲勝仗也。弟決計守黟休祁三縣，一面進攻徽州，一面請尊處與鮑公夾擊景鎮，冀得解此重困。徽州賊多而狡，恐難得手，景鎮乘閣下屢勝之威，益以鮑公夾擊，或可驅逐出皖，弟惟堅守以待而已。

致朱雲崖。

前夜之挫，想已聞其詳矣。現在兵力，雖不能戰，尙可以守。一二月之內，或左鮑克景鎮，或舍弟克安慶，紮萬人於建德，紮二千入於桃樹店，必有轉機。所有應商事宜，開列於後：——

(一) 余回祁門，不住舊處，或住河邊石礮之內，或另修石壘，總宜迅速修成，請閣下經理。

(二) 北門四壘，閣下現住之壘，宜縮小多半。其後面就舊牆，其前面至瓦屋而止。所有火藥窖，及內銀錢所，皆應圍於壘

外。閣下所統四壘，愈小愈好。另於西門、南門，修四小石壘，亦請尊處撥人守之。愈小愈好，極多不過一哨人，少則五六十人足矣。

(一) 余任礮壘，不過帶親兵戈什哈五六十人，其親兵營另修牆子。

(二) 唐桂生兩挫之後，難以自振。現調霆字三營紮漁亭，恐漁亭疎失，祁休中隔也。

覆吳竹莊。

惠書具悉，此間因景鎮失利，餉道已梗，眾思力攻徽州，以通浙中接濟。因天雨小挫，傷亡二百人，賊匪焚村劫營，驚潰者八營。休祁各軍士氣日減，祇能堅守，不能進戰。專盼左鮑攻克景鎮，庶可轉危爲安。閣下防守湖口，咽喉要地，斷不可輕動一步。現有公牘，飭閣下綜理敵處往來文牘。目下防務尙鬆，請派勇夫馳送，將來防務喫緊，再行添雇民夫。總須選擇捷足，無以跛鼈充役也。貴營操演日勤，甚慰！尤以禁止擾民爲第一義，無視爲老生常談，而或忽之。

致李申夫。

接惠緘，囑鄙人回祁，意甚肫切！惟此時以安危較之，休祁兩處正復相等。休東防徽州，北防太平，兩面受敵。祁北防禾洪，西防赤樑，南防景鎮，三面受敵。祁僅雲部二千人，皆新挫之餘，休有凱部四千人，新挫者三營，完好者六營。子藥則祁多於休，米糧則休

祁相等。休城修整頗固，祁城刻刻可危，而壘亦不甚可恃。鄙意請雲崖爲我修一壘，或石礮，石壘有一成者，再行回祁，非好自處危地也。正謹慎求穩着也。祁有可恃之壘，則速歸矣。

致李希菴中丞

灑口惠書，敬悉一切。黃德、雲夢等處雖陷，得雄師分投防剿，又有駱帥援師從西而下北岸，終可無虞。潤帥病體聞近日差就痊愈，精神亦漸軒爽，似不至有它虞。南岸危險迭見，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自二月中旬饒河梗阻，祁門運道不通。至三十日陳鎮一軍敗潰，景德鎮失陷，尤爲切膚之災。衆議力攻徽州，通浙中接濟之路，紳民亦謂徽州一克，則餉項取之本地，卽不甚缺。三月初二，派各營攻徽，人數近萬。初五日小挫一次，傷亡二百人，失兩營官。十二日再攻一次，是夜焚村劫營，我軍二十二營之中，驚潰者八營。士氣日減，賊氛大長，目下僞侍王大股盤據鄱陽、景鎮一帶，僞忠王大股由撫建內竄樟樹、新淦一帶，景鎮之賊，日內力撲左營。若待鮑軍趕到，兩面夾擊，或可殲此強寇。待逆破而後餉路可通，忠逆破而後釐源可開，二者均大不易也。祁、黟、休三縣，本在危困之中，然平日不能預籌全局，此際斷無舍民軍而它去之理，但堅守以待，景鎮安慶之佳耗而已。

致胡宮保

接惠書，敬悉。玉體日痊，精神清爽，至慰！至幸！此間攻徽州者，近九千人，賊匪焚村劫營，我軍驚潰者八營。士氣大減，賊氛日長。

雲崖等勸急回祁門，實則祁亦不可恃也。春雲自湖口起行赴鄱，不知左公能在樂平久待，以待鮑軍之夾擊否？江省有劉勝祥張運桂二營，似可無虞。此外則皆值陪危之際，待往時自處過亢，近日學公之虛心，略有入處，而時事相迫，日處危機，駭浪之中，不克從容漸進。昨勸公不逆不億，侍日來逆億殊甚，且近慌亂，尤以爲愧。

致左季高

數日不接惠書，正深懸系。今日有勇自婺源來言，沿途逃出難民甚多，皆言貴軍在樂平大勝，被擄者均得逃歸，爲之一慰。此間攻徽各軍又挫一次，賊氛大長，現在歙兵爲堅守之計，專盼貴軍克復景鎮，乃有轉機。景鎮如克，應請貴軍迅速跟追，力奪婺源。賊若不能占婺邑之堅城，則可不再據上溪口，再據屯溪，而徽城仍可得手。尊處當此大敵苦戰之後，如能摒擋迅速，則以千餘人進婺源，六千人進屯溪，上之上者也。若太疲乏，不能遠行，亦須速進，婺源爲妙。若目下正在相持之際，則須待鮑軍來以收夾擊之效。

卷十五

覆毓中丞

接奉惠緘，久不得手示，此次如獲至寶。應復應商之件，分條奉佈如左。

(一)省門現有劉勝祥一軍，張運桂一軍，人心安定，買賣照常，極慰極欣。鮑軍目下不能赴省，祥營自當留省，不可回信州矣。聞已飭添三百六十人，應請再令添募百四十人，弟前此已面允其添五百人也。談將帶千餘人，儘足勝任。至張運桂之千人，其兄凱章望其速來院南。如果省城安穩，請閣下即令張將來院歸凱章處。

(二)左京堂在樂平大獲勝仗，現令鮑軍亦至樂平，會勦如能將僞侍王股匪擊退，則江西之北邊必可安靜。僅南路有僞忠王一股在腹地耳，弟必撥一軍赴吉袁痛勦，目下力尙不能。弟自三月初二日赴休甯督軍，攻徽兩次小挫，十日仍回祁門。現在餉道不通，兵勇久未發餉。安慶省弟一軍，援賊來撲，正值危急之際，然當壹意堅持，以待事機之轉。若景鎮安慶有一處得手，則可分兵援吉袁矣。

(三)建昌官紳文武堅守二十餘日，實爲非常之奇功，應概予優保，請尊處主稿彙列敵銜，黃守應飭司詳，實授建昌府并保以道員記名。遇有江西道缺，請旨簡放，賞戴花翎。其二子亦應優保，弟擬將廣信玉豐湖口建昌數處守城之功，專摺特保數人，亦會列台銜也。閣下去年委署廣信建昌二守，保全兩郡，收此奇效，老眼無花，欽佩之至。頃委署九江，人地亦極相宜。若撫建廣潯四府得人，則省城安如泰山矣。省垣城守不可一日無備，前商以王守必達署首

府，渠充敵糧臺提調，於各營皆易聯絡，才能肆應。於守城亦有閱歷。如此位置，似尙妥善。敵處艱險之狀，以此兩月爲最。然軍心尙不渙散，足慰垂廬。

覆左季高。

徐兆熊自樂平歸，接惠書，得悉十四日貴軍大捷，十五日侍逆鼠竄而去。至幸至慰黃文金、李世賢兩大股悍賊，均賴大力驅除，豈特弟之私喜。江皖全局當有轉機。景德鎮賊果於何日退淨，所徵商之件，條列如左，即求卓裁。

(一)婺源日內正值茶市暢旺之時，申令收茶釐二千四百餘金，全不解臺，盡行冒銷，現已撤參，應請貴部速進以二千人守婺源，五千餘人駐屯溪。一則閣下與休甯凱章軍合勢，徽城可以速下，二則婺源之茶屯溪之釐，大可濟餉。其婺源縣令亦請由貴營委員中選擇一人，弟即札委可也。

(二)四眼狗於十三日破黃梅，十四日破宿松，十八日至集賢關，必猛撲舍九弟營濠。如景鎮饒樂，果已一律肅清，當檄鮑公仍赴東流建德一帶，懷甯危，則鮑公渡江救援，懷甯安，則鮑公紮張家灘一帶，以屏蔽饒景，而規復池州。

(三)官相奏請駱帥先援湖北，後援江西。駱帥奏自率黃子春軍入蜀，而派劉燾臣四千六百人由鄂援江，計日內必在德安雲夢等處。弟函商潤帥，擬以劉軍安置九江瑞臨一帶，爲兩湖江西三省公同游擊之師。北不渡大江，東不渡

贛水閣下最初所料防李壽成由瑞臨趨潯者，得此一着，應足禦之。蓋臣於瑞臨本是多年熟游之地，而其兵力亦儘足制李壽成一股。閣下與鮑公皆可不必回顧江西腹地矣。

致胡宮保。

接左帥信，知渠又獲大捷，僞侍王鼠竄而去。景德鎮克復，南岸局勢已鬆，可釋慮念。狗逆狂竄集賢關，日內猛撲舍弟營，滾不知若何危險。思之震悚，聞孝感克復，希帥可率成鎮一軍回援懷桐。否饒景果一律肅清，必檄鮑軍救援江北，但計期已在半月以後。懷桐之安危，在此五日之內，已決雌雄，不待半月也。劉蓋臣隸昭一軍，駱帥奏令先援湖北，後援江西。鄙意欲置之九江，瑞臨之開，為江楚三省公同游擊之師。閣下如以為可，請飭劉軍迅赴九江，防剿李秀成股匪，不知盡臣現在何處也。

覆吳竹莊。

頃接手書，湖口至祁四日始到，猶嫌其遲。僞侍王二十萬眾，經左軍屢次痛剿，殊快人意。目下饒景浮樂一律肅清，惟安慶緊急，飛調鮑軍往援。鄙人亦即日移駐東流矣。

覆吳子序。

建昌無兵無餉，堅守二十餘日，可謂奇功。尊處異軍特起，足壯郡人之心，而寒逆賊之膽。弟自去冬以來，艱險萬狀，無一旅往援建昌，引為大疚。此後建昌之守，應如何而臻永固，請閣下與印

山太守及諸官紳議一長久妥善之策，當即照所擬辦理。僞侍王一股綿亘鄱樂浮景婺等處二三百里，為數不下二十萬。左軍次痛剿，驅之東還，目下江西北境一律肅清，而舍弟安慶一軍又被四眼狗圍逼。一波未平，一波復起，無日不在危機駭浪之中。附片一件，鈔呈台覽，可以得其梗概。

致左季高。

昨有公牘請老兄進剿婺源，分兵守城，速進屯溪，不知閣下以為然否。如其不可，則請收復婺源後，以少半守婺，以多半仍駐景德鎮，更為穩實。求兄酌之。弟之調度，遠不如兄，無庸庸其謙也。弟赴東流非其本意。若公能克復徽州，弟仍當入山駐紮休寧等處。若鮑公可不北渡進攻池州，弟在東流略有氣勢，否則專謀一己藏身之術，亦不為也。公營保舉及三月各大仗，准於五日內出奏。

覆張凱章。

鄱樂已無賊，左軍當可速來。惟尚盤據德興等處，則左公當留四千人仍紮景德鎮，恐其回竄也。玉山廣信守城之人，與守城之具均尚可靠，但恐循李秀成故轍，廣玉未破，遽竄撫建，是可慮耳。國藩准於二十六日起行赴東流，派鮑公救援安慶。朱雲崖亦自請帶五百人幫舍弟沅甯堅守牆牆，限半月仍回祁門。其部下四營守祁者，深溝高壘，尚屬可靠。僕雖暫出江濱，若休黔也有危險之時，仍當入山共相維持也。游勇搶奪者，假號牌入休城者，務乞立正軍法，愈嚴愈好。若不與以猛劑，則此後葛藤愈多，整頓愈難。

接到專差惠書，都景浮樂二律肅清，敵處乃得確耗。遂定鮑軍救援江北之計。公牘中請閣下以二千人守婺源，五千餘人進屯溪，又閣下自行斟酌。或以五千人仍駐景鎮，大約休寧為皖南必爭之地，凱章辛苦得之，必不肯棄。守婺則與休祁為犄角之勢，故弟屢請閣下撥二千人守婺，其全軍或紮景鎮，以固根本。或赴屯溪，以圖進取，則請卓裁。主之弟不敢妄決也。李秀成破吉安後，仍下峽江，其為山瑞臨以窺九江，不出公最初所料。一着已無疑義。目下公與鮑軍皆不能由潯內援，故弟兩咨官相求派劉蓋臣一軍赴瑞臨，更求閣下函咨催之。忠逆一股江西兩湖之公患也。弟出江濱，聊壯北岸聲援，事局少定，仍當入山與公相依經營。皖南不能不從山內着力。侍逆本與陳楊黃并稱，而其多且悍，似過於楊黃，而等於陳狗。公此次破賊解休祁之圍，振江皖之軍威，有功大局甚偉，不獨弟之私感也。惟新軍初立，頻奏奇捷，仍望慎之又慎，終始以分兵為戒，以持盈為懷，是所至懇。劉帥病已痊，可請釋廬念。

致官中堂

飛啓者，僞忠王李秀成股匪由撫建竄吉安，郡城失守，旋即下窺。其欲由臨江瑞州以窺九江，圖解安慶之圍，已可概見。現在四眼狗至集賢關，圍撲官軍營盤，圍藩調鮑軍自景德鎮起行抵東流江濱，為渡江援安慶之舉。又咨調劉蓋臣觀察一軍由鄂省

至九江瑞臨一帶，專剿僞忠王一股。不知刻下已起行來潯否？賊竄九江瑞臨為兩湖江西三省之公患，不可無專支勁旅以禦之。劉蓋臣一軍無論現在何處，請飭令迅赴九江，以趨瑞臨。至要。至荷！特此飛布。忠逆一股并不凶悍，前在建昌，官軍僅七百餘人，圍攻二十餘日不下，是其明證。茲縱橫蹂躪腹地，一至瑞臨，則江西剿不勝剿，兩湖防不勝防，務祈閣下迅速派撥一體飛催，不勝感禱！

覆鮑春霆

閣下督率全軍，今夜可宿羊子港，神速之至，極慰極欣。敵處接舍弟信，知安慶極為穩妥，楊軍門擄船入菱湖，奪賊船十四號。多都護在練潭獲大勝仗，殺賊近萬。北岸之事大有起色。而僞忠王股匪連陷吉安臨江瑞州三府，有窺九江之信。南岸又十分緊急，且恐其由興國以犯武漢，應請貴軍暫不涉江，且在下隅，取歇息二三日，與國藩面商一切。如北岸果鬆，即請閣下先援九江也。貴部五正營三副一新合之河溪仁字馬隊，約七千餘人，其三新營截留黃州，須趕緊調回待會晤後，即咨官帥調之。

覆毓中丞

桃樹店途次接惠書，知瑞郡被陷，實深憂灼。應商事宜，條開於後：

(一)弟於都景肅清後，二十六日自祁門拔行，二十八日住桃樹店，二十九日住利步口。鮑公亦來會晤，聞四眼狗圍舍

營盤已九日，多禮堂在桐城獲大勝仗，日內可援懷甯。弟令鮑軍在下隅，阪歇息二三日，如懷甯急則北渡援懷甯。九江急則西上援九江。

(一) 鮑公未到九江之先，弟令吳竹莊帶團防全軍，即赴九江守城。會同萬泰之陸兵丁義方之水師人近三千，或足守禦。如事急，則請鮑公全赴潯陽。

(二) 瑞州既失，則臨袁義武奉靖處處可危，必須有一支勁旅專辦此股。惟劉蓋臣觀察一軍最為相宜，弟已兩次函咨商官胡速調，本日又函催矣。求閣下加函加咨催之。鮑公之力祇能顧省會，顧九江，顧安慶，顧東建，顧景不能顧武義臨袁也。

(一) 李金陽援建敗挫，諉過於人。此次援吉不能為一日之守，實屬可惡。弟擬奏參革職，不准留營。

(二) 省城有劉勝祥張運桂兩營，弟極為放心。但負城而守則有餘，出外防剿則不足。切不可派令出隊開仗。恐一有小挫，則省城亦屬可慮。祇要省城與廣九撫建贛五府平安，別處皆易收拾。

致官中堂

日前奉呈一緘，商調劉蓋臣觀察一軍，專剿李秀成股匪，不知到否。旋聞李逆竄陷瑞州府城，并分陷新昌，奉新，靖安，義寧州等處，風馳雨驟，如入無人之境。湖北之興國，通山，通城，均屬可危。

恐其上犯武昌，下犯九江。務乞閣下迅飭劉道一軍，由興國武甯一帶進兵，探賊所向而迎截之。此股乃三省之公患，而湖北與江西尤為喫重。弟至建德之利步口，與鮑公會晤，令鮑公在下隅阪休息二三日，懷甯急則北渡援懷甯，九江急則西上援九。至鮑公之新左，新右，新中三營，未經訓練，未編隊伍，留剿黃州，萬難得力。請閣下飭令速赴鮑處為荷。

覆胡宮保

狗逆拊安慶之背，舍弟等謹遵夙指，堅守不出。雖東路小挫，而厚菴常在舍季弟處指點一切，或可無虞。偽忠一股既陷瑞州，聞又陷奉新，義甯，務求我公飛飭劉蓋臣一軍，由興國出境專剿此股。鮑軍之力祇能北顧安慶，西顧九江，東顧東建，都鄙距侍不宜過遠。左公在婺源，距東流已五百里矣。

覆吳竹莊

瑞州股匪日內已至何處？昨信請閣下帶團防營全軍往守九江，想已接到。望即日馳赴都城，會同蔡丁等認真設防。貴部在湖口守城，已有成效。潯城雖較湖城略大，而三面臨水，又有萬護鎮之營兵，丁副將之水師，當足以資分布。偽忠一股，多而不悍，不似黃文金之凶猛。祇要初到時，以堅靜二字禦之，則其技窮矣。黃印山太守以七百餘人守建昌二十餘日，是其明證。若能守住十日，則敵處與胡帥處必派兵往潯。鮑朱成三鎮援安慶之師，皆可勻接援潯也。國藩抵東流，酌帶親兵護衛，陳鎮之部仍紮建德，東

建平安湖口可無虞耳。

致胡宮保。

侍以初一日抵東流，鮑軍可由華陽鎮北渡，宿松尚有賊據，侍意欲酌撥四五營守石牌。凡官兵無不畏抄後者，雖有三萬人前進，苟聞有賊二千人躡其尾，則人人狼顧。若以二千守石牌，與太湖爲犄角之勢，則鮑軍進剿集賢，無宿松後顧之慮矣。且糧路清楚，軍有後繼，數善皆備。閣下如以爲然，則請於成胡二鎮中派一人駐守石牌，一以防黃蘄、梅、宿諸賊之續至。一則防狗逆之回竄，以多鮑爲正兵，以成胡爲奇兵，似更完善。請卓定即行。

覆左季高。

(一) 來示稱：「侍逆如果趨玉山，上饒、廣豐固將迎剿，即由華埠北趨亦必追擊，但不入浙耳。」極好極好。貴部目下專辦侍逆一股，與之周旋於饒、信、徽三郡之間，不獨屏蔽江西之北境，即休、祁、凱、章等各軍亦得以保全糧路，不至圍困於重山之中。弟請貴軍以小支守婺源，以大支進屯溪。厥後又言以小支守婺源，以大支駐景鎮，不知閣下於兩說中果用何說？弟所以兢兢於休、祁、夥者，一則皖南係弟汎地，不敢輕棄尺寸之土，一則徽屬六縣每年可獲六十萬金，即無歛績二邑亦尙可得五十萬。此時若忽視山內諸縣，將來再入山內，千難萬難矣。貴軍在饒、信、徽境內則可至撫建境內則不可。區區愚忱，尙祈鑒亮。

(二) 僞忠一股現在瑞郡上游吉安吉水永豐新淦一帶已無賊蹤。其爲窺伺九江，不出閣下最初所料，已無疑義。弟現飭吳竹莊守湖口之千五百人，萬泰之兵丁，義方之水師，協守潯城，似尙足支十日半月。省城有張運桂、劉勝祥二千人，亦可無慮。惟西路無兵痛剿，爲江西兩湖之公患。魏寶齋新值大捷之後，計湘中必令其防剿袁州一帶，湖北亦必令劉燾臣防剿興國武寧一帶。來示以其圓美，未敢深信。鄙意僞忠亦實非悍賊，劉魏或足制之。至貴軍赴贛水以西，則斷斷不可。蓋東建都湖彭鄱浮樂德婺安貴等屬處處空虛，閣下搖足南行，則周圍千餘里皆爲賊有。不特休、祁各軍困於垓心，而江西之北邊糜爛矣。弟所以必留貴軍在饒、信、徽三府境內，一以保江西之北路，一以保休、祁之後路也。

(一) 希菴在上游瀟口爲德安等處之賊所牽，賊於黃州、蕪州、黃梅、宿松等屬處處有一股據守城池。希菴縱能了清上游勢，亦不能回顧安慶。現今鮑軍於初二日自華陽鎮渡江，會同多軍進剿集賢關之賊。多公大破林紹璋、洪仁珩股匪，又敗黃文金一股於高河鋪。若再得一二勝仗，桐城各股可以肅清，多軍可專心擊集賢關矣。

(二) 閣下用兵，外間同聲欽服，惟議其牆不高，濠不深，亦衆口所不滿，以後請更於濠牆加意。

(二) 潤帥病已大愈，此近日第一可喜之事，茲將渠信稿呈覽。

覆李希菴中丞

兩次惠書，敬悉一切。二月初間，左鮑擊破黃文金股匪，本定移駐東流之計，業經遍札各處，并具奏矣。旋因僞侍王李世賢大股竄入饒州，樂平窺伺景鎮。左軍分八營在甲路小挫，遂不移營，仍駐祁門，亦經附片具奏。自二月中旬至三月二十，文報糧路斷絕，景鎮淪陷，陳公陣亡。左軍隔斷徽州兩挫，此三旬危險之際，鄙人肯移出嶺外，逮左軍大捷，鮑軍亦到，待逆遠遁，饒景浮樂一律肅清，即定計移駐東流。現已於四月朔日抵東流。鮑軍自下隅陬涉江，救援集賢關，雲崖亦帶五百人赴舍弟處，助守牆濠。業已堅守十三日，內外濠應可保全。又有厚菴在舍季弟處，成胡兩軍擬商令駐守石牌，以防黃蘄梅宿等賊之續下，又以防狗逆之回竄。閣下專辦上游德黃等賊，可不顧慮下游矣。南岸軍事，兩大股剿退後，似已大有轉機。而僞忠一股，破吉安後，又陷瑞州，不獨江西省西路糜爛，即湖北興冶崇通各屬，處處可危。望閣下派靖臣觀察一軍，專剿此股。江西兩湖皆受其福，至懇至懇。

致鮑春霆

昨日勇夫渡江已畢，否？今日雨大，恐不能渡也。胡宮保欲閣下緩於求戰，舍弟欲閣下急於進兵，請閣下相度天時，斟酌行之。

覆張凱章

四月初一日，行抵東流，朱雲崖已至舍弟營內，助守牆濠矣。

狗逆至安慶已十四日，各營堅定穩守，或可保全無恙。鮑公至下隅陬，因風雨太大，渡江尚未完畢。多公在桐城與僞瑋王珥王大戰獲勝，又與黃文金戰亦獲勝。必須將二股痛剿退去，然後能來集賢關，與鮑公會援安慶耳。上游黃州德安兩府城及隨州雲夢蕪州黃梅等城均被賊占據，時時有窺伺武漢之意，故希菴不能回援下游。休寧城內尚有尸骸臭腐之氣，務須設法薰洗，并令軍士種蔬喂豬。凡飲食之需，皆自食其力，不必買之市廛，不特省錢，兼可卻病也。

致胡宮保

僞忠王瑞州一股，據生擒賊供，欲犯湖北。如果九江有備，則忠逆上犯湖北，乃意中事。侍前請以劉靖臣一軍由興國武寧進剿忠逆一股，猶是為江鄂兩省言之。若賊由新昌以犯通山通城，即五年冬石達開入江之路，是其患專重鄂省。劉靖臣當由省之上游進兵梁子湖以西，土匪最多，又與公處聲息難通，鄂事更棘矣。務乞早調劉軍以辦此股，至要至要。

致多禮堂都護

久疎音敬，伏審勳福并茂，盡勞日篤，實為朝廷得人。人之慶！欣慰無已。狗逆偪撲集賢關，舍弟一軍前後受敵，危險萬狀。幸雄師屢捷，賊蹤稍衰，俾舍弟得以堅守無虞，大局之幸，不特鄙人私感也。聞閣下急思進援集賢關，因為黃老虎及璋珥各股所牽制，不能遽來。待天氣開霽，想必先謀暴虎，再謀屠狗。弟撥春霆一軍來

北岸助剿已至華陽鎮，應由何路進兵？何處會合？請閣下酌核。知會春霆爲荷。因獸猶鬪，狗逆必挾全力，決一死戰。應請閣下統籌全局，調度一切，庶收同心同德之效。

致鮑春霆

聞步隊馬隊渡江已畢，至以爲慰。今日天氣晴霽，請閣下卽督隊迅速前進。胡宮保派胡達軒三營守石牌，成武臣七營隨閣下進集賢關，兵力已厚，尤爲欣慰。一切調度布置，仍請多都護作主，閣下謙以受益，同心同德，勳福更隆。

覆左季高

專丁至，接惠書，知大旆現駐德興，將偵明賊蹤所向，橫出截之，取遠勢之邀之極好。極慰賊若由廣玉以竄河口，則日內當已見仗，必入君之彀中矣。弟前此兩緘，請貴軍專剿李世賢一股，周旋於徽饒信三府之間，想蒙鑒納。李秀成一股自破瑞州，尙無續報。臨江未失，差慰人意。省城有張運桂劉勝祥二營，或可保全。九江有吳竹莊千餘人，加以萬泰之兵，丁義方水師，或亦尙足支持。惟慮其由新昌通山，以拊武昌之背。弟屢緘催劉蓋臣來堵興冶二通，未必有濟，然舍此別無可撥之軍。安慶相持如故，春霆渡江至集賢關，多都護擊敗璋珥二逆，殺賊近萬，擊黃金股匪，亦獲小勝。狗會聞桐城賊兩敗，帶大隊往桐，留小支於集賢關守壘。如不能遑勝多軍，而霆營又相偪而來，計日亦將他遁，然其遞送米糧，接濟賊已不少矣。金逸亭克孝感後，進圍德安，希菴尙在懾

口，臣靖奉希檄圍攻隨州，雪琴在沙口，黃州之賊屯據如故，蕪州黃梅宿松，聞據賊均不多，惜無官兵過而問者耳。

覆唐桂生

接來函，欣悉各營濠牆深固完善，至以爲慰。在營無事，仍望日日將濠加深牆高，則易塌濠則愈深愈好。每棚須種菜一二塊，喂豬一隻，不特省錢，且手種之菜，可以卻病，駐紮太久，總以習勞爲主，以種菜爲生。至囑至囑！

覆毓中丞

(一)省垣爲根本重地，來示張運桂一軍不能不留，請卽留張軍防守省會，弟當函告凱章，囑其緩調赴徽。惟新募之營，守則可恃，戰則不可靠。萬一瑞州賊蹤撲至省城附近一帶，切不可令張劉二將出隊迎剿。若附城安營，靜鎮堅守，可保萬無一失。

(二)僞侍王一股經左軍六次獲勝，祁休危而復安，饒景一律肅清，實屬大快人心。惟該逆現趨東路，聞常山失守，廣豐危急，恐其又走李秀成之故轍，由上清竄入撫建，蹂躪腹地。左軍現駐德興，弟請其由河口攔頭截剿，總不使僞侍一股再犯撫建爲要。

(三)九江城守事宜，派吳竹莊帶團防營千餘人赴潯，會同萬泰、丁義方協力堅守。據渠等會稟，似有六七分可靠。瑞州僞忠一股，若不能逞志於潯，則由新昌以赴鄂境，由上高

以擾袁州均未可知。弟現飛調劉靖臣軍由鄂南崇通一路迎剿，不知趕得及否。此外實無勁旅可調。忠逆久爲腹心之患，憂灼曷極！

(一)來示欲調秋浦回署府缺，秋浦現充弟營務處，甫就熟悉，斷難令其離開。自去冬以來，軍中危險萬狀，地方官視爲畏途。秋浦猶能共歷艱危者，須留在弟處，祈鑒亮！

覆左李高。

接惠書知歷口一緘，業塵台覽。俯鑒芻言，申明偉抱，至爲欽感。鮑軍渡江，冒雨前進，狗逆帶隊出關，將至高河鋪，與多公決戰。中途爲雨水所阻，折回冷水鋪，計日內必與多鮑開仗矣。安慶之守業已堅定，賊亦知其難破，東路撲濠一二次，西路則并未猛撲。祇待多鮑會合，似可擊破援賊。惟賊城新進接濟，難期遽克耳。閣下不守婺源，而顧廣信，極是極是。弟後數函，亦請貴軍專辦侍逆一股，與之周旋於廣饒徽三郡之間，想次第入覽矣。羅近秋，史車舟弟皆見之，陳明南則稔聞之，皆英器也。宜公之傷悼不已然，亦當節省保衛，爲國自玉。

覆劉霞仙。

接奉惠書，知去年八月曾有手函見逮，不識何處浮沈？至今未達。又審去年六月奉寄拙函，似未入覽。其墨刻擬擬嶼嶼記二分，果寄到否？箭帥蜀中之行，若果握督篆較之兩江無尺寸之士者，難易迥別。閣下佐之，自可日起有功。若以寓公專辦軍務，則呼應

不靈，奏效較難。鄙人已歲遲遲，不敢西上者，非畏蜀也，畏作客也。此間軍事狼狽萬狀，逆黨救安慶，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湖北則陷德安，黃州，隨州，蘄州，雲夢，孝感，黃梅，宿松，諸郡縣，以牽制我軍。而狗酋自率三萬衆直撲安慶，圍偃舍弟等之營濠。江西則僞忠王由廣信撫建，竄入腹地，連陷吉安，瑞州，吉水，永豐，峽江，奉新，諸郡縣，以塞我餉源。僞而侍王又率七八萬衆橫亘饒州，景鎮，樂平，等處，專與鄙人暨左軍爲難。二三月間，自度入於坎窞，無復生機。聞幸左季翁迭次力戰擊退侍逆一股，饒景肅清，而舍弟堅守安慶營濠，與狗酋相持已二十日，多鮑兩路赴援，似可無虞。惟鄂中德黃各城猝難遽拔，而僞忠新自瑞州逸出，或竄九江，或湘或鄂，均未可知。腹地糜爛，餉源兵源兩無可恃，用是心悸，不知所以爲策。頃以微事已鬆，移駐東流，來示所指溫旨垂詢之事，潤帥業已覆奏。天下滔滔，吾輩豈有安居之所？亦惟內省不疚，聽其所止而休可耳。

覆楊厚菴。

舍季弟東路防務未臻完固，得閣下照料一切，趕修水壘，賊不敢爭，深用感慰。成名標此次再出，本欲力爲扶植，以酬其創始之勞。及觀其頹然衰老，難期遠到，尤增憫惜。粵東購礮之行，其斤重與原開之單不相符合，又往迅時日太久，鄙心深不以爲然。夾帶私鹽亦必非無因而被誣，是以日久未與申理。頃接三人公稟，憐其羸係之苦，讀其情詞之迫，自不能翹置不問。今閣下又以爲

言擬即日備咨粵東督撫請其省釋。惟粵督勞公前此不甚相能而者中丞由江西調粵疑鄙人有密劾之舉懷嫌尤深。此次似修怨於敵處而借成李黎三人以洩其私忿。敵處雖有咨往恐非徒無益而又甚之耳。水師購礮大事也。睚眦嫌疑小隙也。夾帶私鹽亦小眚也。因小故而誤大事。疆吏之居心如此言之慨然。

覆胡宮保

惠書敬悉。多鮑成三君赴援。本有可以屠狗之理。惟布置周密人謀之可知者也。狗曾是否逸去。天事之不可知者也。九舍弟出關看地勢。所帶楊鎮兩士馬隊。小有挫失。瑞州賊竄新昌。深慮其擾興治崇通。劉靖臣不可不赴鄂南也。

正封緘間接奉初八日辰刻惠函。觀尊書之精湛。欣玉體之康強。孰謂天下事不可爲哉。漢家宗社英靈在。定是寒儒浪自愁。請爲朗誦一過。

覆易昉荻

菜種須專人至江西去買。不可稍涉因循。此事須認真。一則民生在勤可以省錢。二則夏間多食佳蔬可以免疲。陳都司招勇并未奉札。請即嚴拿懲辦。多殺數人。此風自息。僕於三年在長沙殺人頗多。奸宄歛迹。去年在祁未能嚴辦。將來必爲地方之害。

覆姚秋浦

惠緘接到。敬悉陸運料事理妥善。紳董皆爲用。至以爲慰。將來如辦陸運。則駕輕就熟。遠勝臨時周章也。現飭各營安設步

撥糧台派夫一節。即可省矣。安慶各軍皆已到齊。李希帥以金逸亭攻德安。劉靖臣攻隨州。而自駐灤口調度。二月初七。鉅野之役。伊興額。滕家勝。兩帥陣亡。僧邸在濟寧。收集潰卒。珂鄉必甚危急。近有續報否。

致毓中丞

前聞瑞州之賊西竄新昌。方爲少慰。茲忽聞平江和後等營敗挫。瑞賊猖獗。實深憂灼。俟安慶之事稍紓。即當飭鮑軍南渡。速援瑞臨。新授南贛鎮陳伯陵前赴新任。弟令其招勇一千。認真訓練。以備緩急。到省後。求閣下指示一切。迅囑往贛。伯陵操守廉潔。篤實不浮。熟於戰陣。到任後當可保障南路。惟屢次受傷。稍嫌體弱。須加意調理耳。

覆吳竹莊

連接三次惠書。錄示之件。以閣下與某相提並論。宜台端深引爲恥。痛憤難堪。鄙人六年十月在江。某公以平江營之敗歸咎於僕。遍張告示。貼之城廂。僕亦曾忍辱包羞。置不與較。閣下慷慨激烈。僕不敢徒以空言相相解。惟目下賊氛正熾。九江喫緊。池州之賊竄至張家灘。建德僅有陳部三營。萬不可恃。建德若失。湖口亦喫緊。潯湖兩城。皆鄙人所夙懷不平者。閣下前緘稱曰。傷心之地。誠解人之言也。務乞閣下勉爲我支撐一兩月。目下請駐九江。建德若有疎失。即請台旌回駐湖口。屆時僕當專馬飛報。至貴軍餉需久缺。任呼罔應。請即來東流請領。此閣雖極貧窘。尙能以銀

二三千兩，米數百石，佐公數日之需。

覆胡宮保

多公約舍弟出隊，待不甚以排鎗記號為然，與來示引證相合，何所見之同也。鮑公攻關外之赤岡嶺四賊壘，傷至七八百人，亡至百餘人。舍弟攻菱湖中空之九賊壘，傷至三百餘人，亡至四十人。精銳暗損，深為可慮。狗逆至挂車河，尋多公開仗，不知戰狀何如。安慶之圍究竟應弛否，請厚菴裁定，而待證成之。

致楊厚菴

頃接橋堂信，得悉水陸進剿情形。台旌駐獅子山等處，勤勞晝夜，至以為系鮑軍攻堅受傷者過多，狗會若由桐城再回集賢關，官軍應如何設法防禦。舍弟欲將菱湖中空之賊壘一并圍之，似尚可行。鄙意欲請鮑成二軍同進紮高橋嶺。紮定後，一、二日成軍，進紮菱湖賊壘之後，西與九弟各營，東與季弟各營通為一氣。即與高橋嶺之鮑軍、獅子山之水軍，亦皆通為一氣。狗會自桐歸來，若攻成軍之營盤，賊軍可自後夾擊之。且牆濠修成之後，即堅守不出，坐營中以鎗礮轟之，亦無不可。不過一月，將長濠修成。武臣與沅甫等儘可保守無虞。多鮑兩軍儘可抽出一軍，擊他處之賊。閣下如以此說為然，則請告之春霆武臣，即日移營，并請告之舍弟沅甫商妥，以便興辦。

覆楊厚菴

惠書具悉。赤岡嶺區區賊壘四座，官軍欲急破之，以收克城

之速效。此閣下報國之忠，誠非春霆之失。雖傷亡頗多，而士氣尚壯，至以為慰。為今之計，惟有請春霆進紮高橋嶺，請武臣進紮菱湖賊梁之後，西與九舍弟營合龍，東與舍季弟各營合龍。狗逆自桐城歸來，若撲成軍，可坐營轟擊之。若撲高橋嶺，鮑營亦可堅壁不出，待賊力極疲而後出擊之。如此辦法，似足制賊之死命。昨已專函奉商，閣下如以為然，即請商之鮑公迅速移營。此軍三日之內，長水一尺六寸，狗逆自桐城回懷，或難遽渡。

覆朱雲崖

九舍弟移六營於菱湖賊壘之後，本是善策。惟地段太長，兵力太單，甚不放心。應請成武臣帶七營進紮菱湖，合成長圍。紮定半月之後，另撥數營前往替換，抽出成軍，改剿他處可也。貴營移紮西路，半月之後，亦當撥營前往替換，閣下仍回祁門。目下祁縣平安，張家灘之賊諒不足慮。

覆毓中丞

瑞州有此一敗，賊氛日熾，蹂躪於瑞臨袁潯之交，實為腹心大患。來示欲鮑張二軍入援內地，義不容辭。惟張軍現守休甯，萬難抽動。棄休甯，則必并祁門黟縣，而皆棄之，不特無以對皖南紳民，亦且貽患於饒景。鮑軍進攻赤岡嶺賊營，四月內當可擊退。狗會一股，五月間乃可渡江，由潯赴瑞。目下實不克遽往。省城防務，祇要劉張二千人負城紮營，堅守不戰，必可萬全。九江有吳丁萬蔡四人，或可保全。此外必徧遭荼毒矣。可憐李金陽從賊之

說事或可信。近日官兵敗後，從賊者頗多，如張國樞之部，李若璩之部，周百祿之部，陳餘菴之部，皆所不免。李金陽尤不可靠。惟專憑張光照一人供詞，則不足據。凡敗後先奔者，往往架言誣人，以掩其先逃之罪，祈再確查，以憑具奏核辦。

覆李少荃

春霖攻赤岡嶺四賊壘，陣亡者百餘人，受傷近八百人。舍弟攻菱湖九賊壘，陣亡者三十餘人，受傷過三百人。精銳暗損，行軍之大忌。若狗逆自桐歸來，與我惡戰，深慮無以制之。幸日內江湖水漲，長至四尺有奇，或不能遽渡河耳。瑞州一股，實爲腹心大患。目下無兵入援，憂灼何極！李金陽從賊，狼子野心，自無足怪。惟專憑張光照一人供詞，則不足據。凡敗而先逃者，每好造言誣人。且人心不齊，一人從賊，亦無全軍俱叛之理。尙當確查。

覆吳竹莊

昨接來牘，果欲引疾。目下瑞賊窺伺九江，建德之賊又窺湖口。此兩處皆必爭之地，又鄙人隱憾之地，務求閣下毅然自任，即在湖口靜養，如汲黯之臥治，亦無不可。如九江急，則請投袂赴潯，湖口急，則請力疾守湖。至囑至囑！

覆張凱章

鮑軍攻赤岡嶺四賊壘，受傷近八百人，陣亡百餘人，攻堅之難如此。舍弟現以數營紮於中段，並菱湖賊壘，皆以長圍包之矣。建德失守，束流與休祁中梗，文報不通，軍心民心難免搖動，務求

閣下靜鎮，使三縣兵民有所依歸。至要！至要！

覆胡宮保

接奉手教，圍師不可改絃，而拙書與厚菴者，尙可采用。剖斷精嚴，敬以爲佩。舍九弟業已添六壘於菱湖之後，並菱湖城壘，概以大圍包之。又決計不要成軍進關，壽珊之計從石門湖起，橫兜至集賢關止，其說必可行。又策四眼狗不能遽回懷甯，亦極精確。不特怯於兵力之厚，且江漲六尺有餘，練潭一帶必爲礮船所截，勢亦不能回援也。狗曾用兵固狡固活，然過於取巧，則拙者有時勝矣。

覆鮑春霆

日內江水盛漲，增至七尺有餘，狗酋已由練潭過河回援安慶。否？貴部本極精悍，屢立奇功。近來副五營，中後兩營留夥，左右兩營不甚得力。新三營在黃州小挫，老五營中弁勇傷亡甚多，此數事者均暗暗喫虧。應請閣下加意檢點，雖人數多於八九等年，而其小心謹慎，應比往年更加嚴整。營盤須距水師甚近，庶糧路可保無虞。至囑至囑！

覆李筱泉

前接惠書，稍稽裁復。祁門軍事自左鮑并力擊退黃文金大股後，滿擬可以少安。乃黃逆西路甫清，而僞侍王李世賢又從東路婺源竄至景鎮，蔓延鄱陽樂平浮梁等處，梗我後路，塞我餉道。幸二三月左軍六獲勝仗，鮑軍亦目東趕建至，侍逆始行敗走，竄

至玉山衢州一帶。左軍跟蹤追剿，慮其再由廣信以擾撫建。由是徽之祁休等屬，糧路始通，軍心大定。皖南差有起色，而逆會四眼狗連陷湖北二府五縣，據城堅守，自率大股直下安慶，拊官軍之背。遂令鮑軍北渡救援，鄙人亦移駐東流江濱，就近調度。日內狗會以堅請抗拒鮑軍，自赴桐城糾集偽璋王珩王各股來援。計本月必有幾次惡仗。其吉安一股據瑞窺潯，深入腹地。郭守之敗省城大震，丞催鮑軍入援。論餉項則宜清腹地，論大局則宜圖安慶。安慶不穩，鮑軍不能遽援瑞郡也。目下張朱唐堅守祁休，左軍經營廣信，鮑軍南北策應，均日夜勞苦，不得少休。餉項久虧，務乞閣下從上游設法，以大批解濟，千萬之懇！

覆胡宮保

成軍應從公與壽珊之議，從石門湖紮至關外。侍已兩次奉報，並緘告厚菴與舍弟，又告春霆矣。來示不有小誤，則不仁不宏，斯言甚大，可爲萬世圭臬，尤可爲編者鍼砭。左公久無信來，不知何故？爲侍圍玉山，既而解圍以去，若由廣豐以趨撫建，左軍當可堵截耳。

覆左季高

侍逆若不破衢州，必仍折回江境，或由雲際關道閩境，以竄建昌，或由河口港口等處以擾上清，而達撫建。貴部能於鉛山弋陽境內截之，則不致尋僞患故轍。否則渠奉僞詔，以擾江爲救皖，必深入腹地而後可免於咎責也。侍逆驅除之後，仍請大蘇回至

景鎮。一則來示所云，華埠等處難辦米糧，仍須取道樂景以赴婺源。一則建德新失，恐賊由石門以窺景鎮。饒信徽三府二十一屬，皖江與浙交匯之區，賊所屢爭不爭之地也。貴軍在此三郡，威德已著，事機尙順，請即周旋於此二十一屬之中，不必攻堅，而自足制賊之死命。不必展轉馳驅，尋賊開仗，而賊自不能不奔突，以投閣下之羅網。誠使陳狗楊麻劉官方李秀成等凡有入二十一屬者，皆受創而去，則江西之北境日安，皖南閣之威大振，而貴軍誓不攻堅之志，亦可遂矣。惟地段太廣，兵力太單，能游擊則無人駐守，能駐守則無人游擊。不駐則師無根基，不游則師無遠勢，皆非可久之道。應請閣下募足步隊萬人，以二千守婺源，以二千守景鎮，以六千爲游擊之師，益以馬隊數百，即可縱橫如意。婺源城極易守，茶鹽整務所獲頗饒，景鎮爲三府總匯之地，又係閣下苦守苦戰而得之者。若堅築石壘數座，不特整務可圖，且祁休各軍得所託命，弟自去冬以來，屢勸軍下駐守景婺源兩處者，以兵勢餉源皆不可不以此兩處爲重也。其添募一節，即日另備公牘奉達冰案。安慶軍事平穩，多公獲一勝仗，狗逆意欲先攻多公，挂車河營盤，然後再援安慶，庶無後路之虞。今反爲多所敗，又水火不能驟回，鮑成各軍業已紮集賢關，狗回亦有以禦之，皖城或終可圖也。建德之賊，日內無他竄信息，李金陽被擒後，自安義逃回，已入省城矣。

覆官中堂

此次逆首上犯，仰賴籌周密，聚志成城，省垣既安，如磐石各路亦勁旅星羅，危局復安，雖扑曷既！此間軍情，自鮑公至大橋頭，狗會即率八九千悍賊，至桐城，挂車河，尋多公開仗，爲多公所敗，踞毀賊壘八座，適值江湖盛漲，十日以內，驟長九尺有奇，狗會爲練潭湖水所阻，勢難遽回，懷寧舍弟得趁此時圍住菱湖，中空之賊壘，鮑成亦趁此時圍住赤岡嶺之賊壘，以勢揆之，安慶自有可克之理，特聞漢奸依託洋船，暗通接濟，未知究竟何如耳！劉蓋臣軍攻圍隨州，關係襄樊全局，自不宜輕於調動，江西僞忠王一股盤據瑞州，並不甚悍，現在省城及九江兩處防守之具略備，瑞賊雖久據郡城，亦不過與黃蘄等城相類，惟恐其竄出，或擾及武義崇通等屬，則爲江西兩湖之公患，當另謀調旅驅除之也。建德失守，距弟駐之東流僅四十里，刻下尙無兵力可往剿辦，且當度外置之。

覆胡宮保。

李金陽本非國藩所願調，因左帥之織咨，而照轉行之。未敗之先，已批臺不准發餉，不准在江西境內並參革不准留營。既敗之後，函復中丞，則謂李金陽降賊之說，難保其無，但不可憑張光照一人之供，恐未戰先逃者架誣其上云云。今李金陽果自賊中逃出，赴省自首，則待之所言不爲無驗。大抵亂世之所以彌亂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讓，小人愈妄。待不如往年風力之勁，正坐好讓。公之稍遜，昔年亦坐此耳。

覆李希庵中丞。

頃奉惠書，知前兩緘均達，荃照上游德隨，尙無好音。逆黨堅悍善守，圍攻則傷我精銳，頓我兵力，不圍攻又蔓延它處，毫無遮遏。隨州關係襄樊全局，肅臣觀察一軍，不能遽令南渡，自有不得已之深衷。瑞賊盤據日久，省垣及九江略有防備，或可無虞。惟慮其竄擾武義與冶崇通等處，則爲兩湖江西之公患，須另籌勁旅驅除之耳。池州賊股擾陷建德，敵處近在咫尺，無兵往剿，前請義從營速來，亦正爲此，彈壓附近小股也。

覆胡宮保。

果臣之信，深痛不可讀！厲蔣辦糧臺時，則豐亨豫大，閹君辦糧台時，則山窮水盡。與侍之接辦徽防情事頗同，不可謂非造物之遊戲播弄也。自出江濱，常思輕裝一至太湖，爲風雨所阻，又苦俗務不少，奈何？盈盈一水，脈脈相照而已。

覆周子佩。

自去歲十一月初以來，黃文金、李世賢、劉官方三大股，各十餘萬衆，環繞於祁門之左右前後，無一日不戰，無一路不梗。幸左鮑及張凱章諸軍竭力支持，得以化險爲夷，轉危爲安。後路一律肅清，皖南漸有起色。而皖北四眼狗率衆上犯，連陷黃德等二府五縣，狗逆派其黨據守，而自率悍賊回援安慶，拊官軍之背，不得已調鮑軍北渡，救援安慶，弟亦移駐東流，就近調度。仰託聖主威福，安慶能迅速克復，則湖北之黃德、江西之瑞州三府暨各縣城。

皆可次第掃蕩，而金陵亦可徐圖。若安慶不復，則大局日覺難支。中夜以思，實深愧憤！賤體託庇平安，惟幕友太少，事事躬親，日形衰憊。

覆胡宮保。

靖臣一軍，昨復秀帥希帥信皆止調矣。連日狂風苦雨，江漲丈餘，氣象陰森，寒重無雷，豈上游有出蛟處耶？抑不利於軍事耶？聞狗曾在賊中亦極孤立，璋珩忠侍各逆皆貌合神離，積怨甚深。或吾輩極苦難困橫之時，賊中又將內亂，以稍紓官軍之急耶？請公少寬懷抱，以待事機之轉。

覆毛寄雲中丞。

自去歲以來，敵處危險迭見，日在驚濤駭浪之中，不獲頓修箋敬。聞台旆開府湘中，亦尚未肅函申賀，歉悚不可名狀。接奉兩次惠書，伏審即日浮漢東下，由鄂渚榮蒞星垣。大雲宏蔭，使敵鄉士民同懷衣我食我，福我壽我之澤，驩抃曷既。敵處軍務棘手已久，黃文金李世賢兩股，各挾十餘萬衆，竄擾景鎮，抄我後路，斷我餉道。竭左鮑兩軍之力，五閱月之久，幾無一日不戰，無一路不梗。此外又有偽忠王一股，從廣信撫建，深入江西腹地，連陷吉安瑞州二府四縣。又有偽主將劉官方一股，屢次撲犯祁門老營，直至三月之末，驚魂稍定，驛路稍通。皖南軍民方舉觴以慶更生，而四眼狗陷黃德各屬後，又牽悍黨回援安慶，直拊官軍之背，不得已調鮑軍駐救江北，弟亦移駐東流，就近調度，仰託聖主威福，能將

安慶迅速克復，則湖北之黃德、江西之瑞州各城，無難次第掃蕩。即金陵亦可徐圖。若安慶不克，則餉源日竭，大局日壞，綿薄如弟，深恐上負國家之委任，下辜良友之期望。中夜以思，憂憤何極。敵鄉近年以來，兵勇編佈數省，頗有人才淵藪之稱。實則崖搜谷採，楚材晉用，而故山反爲之一空。倘有大股闖入，殊恐無以應敵。閣下蒞湘初政，仍祈以物色將材爲先務。在外如胡左李諸公，在籍如郭氏昆仲，皆與閣下契合有年。若一一周諮，則統領之選，偏裨之才，皆可屈指而得之。來示垂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竊以人存而後政舉，方今四方多難，綱紀紊亂，將欲維持成法，仍須引用正人，隨事納之準繩，庶不泥於例，而又不悖於理。胡宮保辦事不主故常，而求賢甚殷，耳目甚長。閣下若遇疑端，與之函商，必能裨益高深，勝弟數倍。二十餘年同年至交，今幸同膺疆寄，而來函猶附謙版，萬不敢當，謹以奉璧，弟亦不另肅柬。

覆左季高。

侍逆一股，徘徊於江常玉廣之間，其志仍在內窺江西腹地。蓋金陵逆首之計，安慶一日不解圍，則內犯江鄂腹地，一日不歇也。毓右坪兄欲閣下分兵往援西路瑞州一帶，來示亦以章門根本爲慮。鄙意章門三路皆水，僅進賢門一路，有劉張二千人駐守，決可無虞。至分兵之說，則弟已屢次上陳，其不可以目下形勢而論，貴部萬不可離饒廣徽三府。第一須將侍逆一股驅除，不令其旋退旋來。第二須回駐景德鎮，防剿劉官方一股。劉賊陷建德已

十日有衆萬餘計必犯鄱景等處，第三須駐守婺源，保休、祁諸軍後路。若景、婺、鄱三處皆賊，則祁、休諸軍坐困，弟無以對江、張諸公。乞亮我愚忱也。有坪中丞不知貴軍之不可分，又不知建德之再失。若知建德已失，必不願旆西行矣。尊處餉欠三月，容即臺臺速籌保此勁旅。北岸事皆落賊計之後，狗逆現在桐城，不日又將內犯腹地。大約北岸安慶、池、南岸棄休、祁三縣皆下策，而不能不出此言之內傷。

覆胡宮保：

惠書內鈔省城公局一緘，希庵請自謀黃州一緘，多都護自請回剿上游一緘，聆悉一切鄙意，以成武、臣軍還之希帥，令其進圖、黃、州，或不近城下，專爲北岸游擊之師。鮑軍南渡，援剿、潯、瑞、武、義、興、冶等處，專爲南岸游擊之師。上游有兩枝活兵，大局必有轉機。至狗、曾千方百計，無非爲安慶解圍而設，其精銳之賊必仍在懷、桐兩處。現在江水盛漲，沉、甫守內外濠，兵力尚敷分布。禮、帥、馬步之強，甲於諸君。禮、帥主剿，援賊沉、甫主圍，城、池又有潛、太、石、牌三處堅守，以保糧路，必臻穩固。以鄂省論之，上段有金、劉、圍、攻、德隨之師，中段有希、靈兩岸游擊之師，下段有禮、援、師、圍、帥，似俱有七八分把握。閣下如不以鄙見爲然，侍亦當於節後調鮑軍至南岸，由潯、瑞，蓋今春以來，敵處屢次調鮑，公援省，援撫、援、潯、厥後皆中途改議，失信於江、西官紳多矣。四月瑞、州、郭、李敗後，毓、中承迭次函咨調鮑、援、瑞，侍皆咨復，應允，斷不可再行失信。寔軍至

南岸後，視僞、忠、王所在而剿之，或在江、境，或在鄂、境，決不敢稍分畛域。但須從瑞、州、武、義入手，庶有以對江、西官紳，而寔營亦易於領餉耳。

覆胡宮保：

(一) 公赴上游，似不宜身臨行間，應請即駐省城，以保省垣及籌餉二事自任。目下鄂中所患者，不僅在外寇，而在省城條理頗紛，用人稍繁，公回省則武、漢固於金、湯，而餉、項亦必有起色。

(二) 肢體雖大，鍼灸不過數穴，壘土雖廣，力爭不過數處。目下江所爭者，省會也，九、江也，湖、口也，廣、信也，贛、州也，鄂所爭者，省會也，二、漢也，荆、襄也，黃、州也，江、鄂及東南所共爭者，懷、桐也。自此以外，不必處處兼顧。忠逆如果由義、寧、竄入鄂、境，祇要省城有備，如崇、通、興、冶等處，且可度外置之。

(三) 希帥來謀黃、州極好，不必遽冀克復，但三面水軍，一面希營，自可遏賊之四出焚掠。成軍歸併希、公、胡、軍，或留石、牌、祈、酌之。

(四) 搜獲僞、文、狗、曾之逃，專遊鮑、軍之鋒，待鮑、軍回南、岸，狗、與、璋、黃等仍回懷、寧尋戰。待前擬撥、節後調鮑、援、瑞，今日緩調僞、文抄呈，又池、州、僞、文亦抄閱、池、郡、空、虛之至，當商厚菴圖之。

(五) 公赴上游，仍以坐船爲妥。計當在吉、水、溝、登、舟，侍當棹小

船至華陽鎮，一展良觀，求先示行期！

覆胡宮保

手書並密件，竊幸與鄙見相同。惟謀雕剿之法，則大為失算。賊處處以堅守拒我，雕剿者亦何所施其技？不過擒斬數十先鋒，新脅之賊而已。左公常議吾輩宜謀野戰，不宜攻城，不知苦無野仗可打。四眼狗尚不肯與楚軍野戰，況他賊乎？

覆張小浦

頃奉惠書，敬悉安抵珂里，慮榮展思。仁孝動於神明，義問宣於遐邇，企仰曷既！敵處軍事自去冬以來，日形竭蹶。逆黨救援安慶，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北岸則攻陷鄂之黃德等二府五縣，狗逆自率悍黨回竄集賢關，撲我圍師之背。南岸則饒州景德鎮等處常有十餘萬衆，斷祁夥之餉道，而忠逆別出一枝，山廣信撫建穿入江，西腹而連陷吉安瑞州等城。今雖勉強支撐，未弛安慶之圍，而內地糜爛，餉源大絀，積欠至五六個月。計牛載以來，除余際昌霍山失利外，各軍並未挫損，而局勢幾不可收拾。聞僧邸在濟甯，袁帥在臨淮，均不得手。天意茫茫，未知何日厭亂。附告一二，以答叢系。

覆劉印渠中丞

頃奉惠書，至為佩慰！此間極望增兵，而餉項大絀，雖減兵而尚不足以給逆黨救援。安慶取勢在千里以外，今雖勉強支撐，未弛安慶之圍，而內地糜爛，餉源日竭，殆有岌岌不可終日之狀。所

幸局勢雖艱，軍心未渙，左季高以五千新集之師，屢摧十倍堅強之寇，將來必能為國家開拓疆土，廓清逆氛。多鮑諸軍亦皆整嚴精勁，蒸蒸日上。或者得眾動天，尚可挽回於萬一乎。

覆胡宮保

手教敬悉，血證不止，懸系之至！急思趨晤，而勢不克赴太湖。惟望旌由華陽鎮經過，敬候起居耳。賊之精神全注懷桐，吾輩亦當以全副精神注之。成武臣調赴上游，待當另調數營，以益鮑軍之力。有三事切陳於台端，必求俯從。一曰：蕪黃之間斷無野仗可打，不過頓兵城下壘下而已。請公不必帶兵赴蕪，親臨行間。二曰：希菴來謀黃州，兵力不可太薄，宜以成武臣七營還之。希與成不可分為兩軍，胡鎮三營須俟石牌有替人到再行歸併。希處三日，旌宜還選省城養病，以慰眾心，籌餉以圖可繼。不宜徘徊中路，使各處人心懸懸。以上段省城自任，以中一段蕪黃付之希菴，以下一段懷桐付之鄙人，與楊多諸公仍請由華陽鎮行走，俾得走送恩敕，千萬千萬！

覆毓中丞

前接惠書，言李金陽事，未即奉覆。本日竄委員解張光照至，夏委員解李金陽亦至。弟飭委訊供，即行正法，仍將應得之罪，榜示於外，錄呈台覽。即日當會列尊銜，附片具奏。李金陽在撫州吉安官紳士庶皆深惡之，張光照未戰先逃，不顧主將，此次同正典刑，當足懾乎人心之公安。慶官軍固攻如故，鮑公固亦固嶺四賊。

學三壘降者全行正法。餘一壘尚負固堅守。鮑公須待狗逆來痛擊後始能移剿他處。建德之賊因水大尚未至鄱陽。附告一二以慰廬注。

覆楊厚菴

專丁至接惠書。代奏之件。即日當由驛拜發。水師照料。義不容辭。惟戰守機宜。素非所長。又與前敵相距過遠。應如何而免於疎失。想閣下必籌慮周密也。劉瑄林就擒。大快人意。水師營哨必應越級優保。四壘之破。潤帥推敵處主稿具奏。國藩推秀潤主稿。其擒學劉逆始末。請閣下分咨各處營官哨官。應隨摺超保者。亦請於咨未酌定。春寇一軍竟不能不調援瑞州等處。以慰江西官兵之望。擬日內飛牘調之。

覆彭雪琴

淮揚水師九營。已照會歸昌岐統領。關防亦即日刊發。赤岡嶺四賊壘。鮑軍圍攻八日。并未收隊。三壘出降。全數殺之。其一壘衝出。亦經追殺淨盡。逆首劉瑄林。爲水師所擒。訊明支解。函首送安慶。以示賊衆。大快人心。現調鮑軍剿江西瑞州武寧義寧一帶。成軍剿興國一帶。上游添此兩軍。江西湖北之腹地。當有起色。建德之賊入犯鄱陽。任星元仍不可調之出江也。

覆毓中丞

頃接惠書。屬調衢州朱鎮一軍。援剿瑞州。方慮該軍有守祁門之責。無以應命。幸託閣下威福遠庇。鮑軍在集賢關大捷。因即

飛調鮑公統率全軍。即日由九江援剿瑞州。以踐三月之原議。鄂省亦調成鎮防剿興國崇通一帶。并言不分畛域。或剿江境武寧義寧亦可。雖此兩軍未能速到。而究竟爭遲早不爭有無。瑞州武義一帶必有專支勁旅可恃矣。

致張凱章

聞漳嶺失利。黟縣淪陷。峯體各營棄去。盧防實深憂灼。所最慮者。祁休等處無銀無米。恐軍心不固。所可喜者。雲崖已抵祁左。軍已至景鎮。楊軍門水陸日內可攻池州。餉銀三萬。全至祁臺。有此數端。皆在十日之內。或者軍心不遽渙散。但望閣下堅守休寧。雲崖堅守祁門。鎮定十日。則必有轉機矣。

覆鮑春霆

貴部百勝之師。近因副左右營不甚得力。新三營有黃州之挫。深以爲慮。幸四壘攻破。數千悍賊駢首就戮。劉逆亦生擒支解。軍威大振。士氣全伸。再加休養兼旬。元氣自可全復。前所慮者。當無慮矣。江西官紳士民望貴軍有如望歲。祈即日料理南渡。以慰豫章萬衆之心。副中副後兩營聞黟縣失守。恐難遽來到九江。時必可會合耳。

覆劉鑿室

嶺賊新破。黟縣克復。欣慰之至。聞左軍已至景鎮。糧路不至梗塞。應可安嶺內軍民之心。江軍門專事驚慌。全無主意。書函不可盡信。若非賊圍柏溪。營盤朱軍不可輕易出隊。凡出隊有宜速

者，有宜遲者。宜速者，我去尋賊，先發制人者也；宜遲者，賊來尋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最喜爲主，不喜作客。休祁騁諸軍，但知先發制人一層，不知以主待客一層。加之探報不確，地勢不審，賊情不明，徒能先發而不能制人。鄙人深以爲慮，請閣下與諸公講明此兩層，或我尋賊，先發制人，或賊尋我，以主待客，總須審定乃行，切不可於兩層一無所見，貿然一出也。

覆楊厚菴

石埭太平之賊，近日分犯各嶺，竄陷黟縣。各軍會攻，克復城池。池郡劉逆，既由建德竄入鄱境，而石埭等賊，又竄黟城。池郡之賊，或果無多乎？周營官之札已發下，但未載明營制。敝處陸營之制，每哨百零六人，合什長、護勇、散勇、伙勇在內，凡五百人。一營者，四哨之外，加營官親兵六棚，卽足額矣。若四百人爲營，或三百數十人爲營，則止用三哨，再助親兵數棚可也。周萬暉添募六百數十人，來示已派劉祥勝爲營官，鄙意卽令劉祥勝招募三哨，外親兵四棚，共三百六十六人爲一小營。周萬暉自添足九百三十三人爲一大營，其薪水口糧，令周具稟敝處批定可也。發去營制營規二本，祈閱後，交周遵用。大通釐金卽當下札，恐祇能二成耳。貴部口糧之欠項太多，刻刻懸系，目下實無力協撥，亮之！

覆李少荃

軍事日內略有起色，赤岡嶺四賊壘，我師圍攻兩旬，傷亡至

三千餘人之多，軍興所未有也。然四壘之賊，全數就戮，生擒逆目劉瑄林，支解梟示於菱湖，其數亦在三千以外。差爲快意，嶺賊竄陷黟縣，亦大戰克之。現飭鮑軍，豈意內援，由潯赴瑞，無復牽綴之患。僞忠一股，或可次第掃除。至入援之遲速，鄙人亦微有權衡。既任艱鉅，豈復敢避諍議？贖餉並解左軍，自無不可。既屬一體，又係勁旅，瘠此以肥彼，可也。況并不肥乎？

覆張伴山姚秋浦

接惠書，請左公分兵二千駐景鎮，而自率大隊進駐屯溪。敝處四月迭次函咨，均是如此。左公亦以爲然，而至今未到，則爲侍逆所牽綴，雨泥所阻滯也。秋兄所策多與拙見相合，而不善於計算日期。或將尋常旅人程期，以爲師行之程期，豈能符合？金華失守，浙省緊急，甯紹亦極可危。張玉良豈能舍浙而赴徽？且聞張部甚不能戰，而習氣十倍於徽防各軍。江省地丁不能不留爲本省諸軍之需，目下且挪用牙釐，但使吾不侵省之地丁，省不挪吾之牙釐，卽爲至幸，亦屬至公。新漕當於秋開奏撥，每月五萬金，責成黟堂徵解，勝於營中催徵遠矣。

覆胡宮保

興國不守，此間亦得水師稟報。義武賊犯興國，早在意中。成胡既赴上游，若歸併希軍，則北岸兵力已厚。若調南岸，則儘足制僞忠一股。較之四月間賊微稍衰，請公毋過憂慮。狂吐不止，殊可驚懼。或服藥偶有差失，鄙意欲請公斷藥旬日，靜驗病根，卻更醫

之。鮑軍進剿瑞州，亦足稱義武興國之賊勢。俟到華陽鎮，與公會晤後，再定鮑軍進止如何？

覆許仙屏

頃辱惠緘，并賜書譜一冊，謹拜嘉祝！此間軍事自四眼狗回，撰集賢關，拊安慶官軍之背，調集多鮑，朱成各勁旅與之力爭，狗會知難而退，留悍賊萬人，以強半紮菱湖，專通城賊，以少半紮關外，專保來路。舍弟以大圍包菱湖賊壘，而鮑成攻關外四壘。八日未曾收隊，遂得全數殲擒，無一名漏網者。有此一捷，安慶似有克復之望。現調鮑軍由潯赴瑞，援剿奉靖、義武一帶，冀清腹地，以裕餉源。珂鄉重罹水火，皆國藩調度無方，苦我父老，毒我生靈！拊衷內疚，但求它處更無牽綴，鮑軍入援計亦不久可到。賤軀平善，久處危地，徒友星散，一一須親手料理，往往廢閣。扁舟如織，倘肯乘風過訪，一敘闊懷，企遲何已！

覆左季高

接惠書，知台旆將抵景鎮。惟時嶺賊內犯，黟縣失守，雖旌經克復，而祁休大震，軍無固志。雄師一至，景鎮軍民恃以不恐，又可轉扼為安，欣幸曷已！目下局勢，仍請貴軍分紮景鎮、婺源兩處，休息兩三月，俟暑氣將退，方議進取。一則貴軍過於勞苦，冒雨多病，必須大加將養。二則景鎮、婺源，條得條失，必須雄師久鎮，其間使百姓稍得安定，置土稍得堅凝。三則景鎮有兵，祁門不孤，婺源有兵，休寧不孤，黟、徽三縣不至棄以資賊。來示謂由湖口赴潯，斷

斷不可！貴軍僅七千人，防剿徽、饒、信三府二十一縣之地，願公毋再以潯、湖為慮，以章門為慮，願力雖廣，兵力卻薄。且姑斂兵歇暑，保江西之北境，固祁休之後路，已屬莫大之功。況此二十一縣之中，斷不能久無戰事。哉！至添募萬人之說，亦不可緩查詢。近年成案，屯溪之釐金、茶、捐、景鎮之貨釐、磁、釐、婺源之丁釐、鹽、茶，此三處者，每月實不止三萬金。請公自行派員，自行收放，計萬人之餉，已得大半。再山、江、西、糧、臺，協解少許，則事濟矣。閣下若慨然允許，弟當一面咨請添足萬人，一面咨明以景鎮、釐、金、由、貴、處、派、員、經、收。此事弟思之至熟，幸毋遲疑。賊已破興、國、通、山、二、縣，鄂、垣、岷、岷，希菴自率六營督省，料理城守根本，當可無虞。潤帥自太湖拔營，弟擬至華陽鎮，與之相會，并約鮑春霆來一會。霆營或赴江西，剿瑞、奉、義、武之賊，或隨潤帥剿興、冶、二、通之賊，俟晤潤帥，再行商酌。

覆胡宮保

鄂中連陷數屬，賊固不可輕視，防軍亦實不足恃。目下補救之方，總不宜分兵。沅主圍懷，禮主擊援，希統成胡，防剿一岸，公挾鮑軍，防剿一岸，金仍攻德，劉仍攻隨。祇要此六軍全無挫失，鄂事終不至大壞耳。

覆江良臣

柏防穩固，洪禾各嶺亦俱肅清，實深欣慰。現既同紮一處，同辦一事，不必分別楚軍、徽防名目。凡能保固防所者，皆勁兵也。凡防所營壘被陷者，皆弱兵也。嗣後請閣下徧告諸軍士卒，不准分

別楚軍徽防名目，即公牘亦不准分稱。貴部紮於洪禾嶺卡者，請即撤下，紮於柏溪。以後不主守嶺，專主守營。如各處平原與賊相拒者，皆終年守營，並無守嶺之說也。

覆李少荃

兩次惠緘，敬悉一切。鮑公攻破四壘後，即拔行入援。因江濱處處隔水繞道，由潛山太湖至武穴渡江，計程千有餘里，斷難迅速。然此外別無捷徑。左帥全軍至景德鎮，右門建德之賊聞已退避，一則畏左公之軍威，二則因楊軍門攻池州急謀回救也。古賴犯黠之賊，亦經張唐諸軍併力卻之，當可少安須臾。梅小岩能速來甚妙！閣下久不來營，頗不可解。以公事論，業與淮揚水師各營官有堂屬之名，豈能無放棄去，起滅不測，以私情論，去年出幕時，並無不來之約。今春祁門危險，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間東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偏身熱毒，內外交病，諸事廢閣，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無醴酒之嫌，則請台旆速來相助爲理。小岩而外，尙擬添請五六人，分手辦理。庶事無停格，而人得更休耳。

覆江良臣

徽州收復喜出望外，同深慶慰！惟復微尙易守，微極難。現在唐桂生四營已進休城，斐副將兩營歸併鮑處。漁亭全無一營，實不放心。特咨請貴軍移駐漁亭，并將大洪禾戊各嶺防兵一概帶去。庶漁防兵力較厚，微休兩城之糧路不致中梗。惟弟相隔甚遠，就目下軍情而論，究竟柏溪與漁亭兩處孰重，尙不深知。請閣下

與雲崖熟商。如果漁亭可保無事，則柏溪與洪禾各防兵紮住不動，亦係穩着。弟以漁亭爲重者，以其爲微休之糧路所必經也。特此緘商，乞即詳復。

覆左季高

謝恩一事，本應尊處專摺具陳。會典載：京卿在外者，四品以下，列銜在督撫之後，三品以上，列銜在督撫之前。閣下以三品卿出辦軍務，又係謝賜物之恩，實無咨請代奏之理。此次業已咨來，不欲紛紛往返，祇得照咨繕發，以彰閣下謙謹之德。徽郡竟得收復，喜出意外！揆度賊情，或僞侍王全股將竄擾浙東甯紹一帶，調徽賊守金華蘭谿，抑楊七麻將援江北，調徽賊守甯國乎？第收徽甚易，守徽甚難。凱章四千人現駐徽城，唐桂生二千人進駐休寧，漁亭並無一軍，係微休糧米必經之路，極不放心。前咨請尊處撥兩三營赴漁亭協防。現在徽郡地面太寬，非兩三營所能爲力。應請閣下撥四千或三千人，即日馳赴漁亭，休黠一帶，以保要區。屢次緘商貴軍分駐景鎮婺源兩處，茲大局已變，改請以三千人守漁休，四千人守景德鎮浮梁，並請閣下至嶺內親蒞徽州等處，察看一番，經略布置，俾各軍有所遵循。弟俟安慶克後，亦當赴徽州籌商一切。建德之賊爲貴部所破，賊甚驚慌。若能即日掃蕩此股，則請梅村由桃樹店徑出祁門，免回景鎮往返，亦可少息兵力。敝處擬於華陽鎮借撥數千金，速濟建德貴軍，但不能多耳。

覆張凱章

黟縣之役賊匪盡銳入犯我軍當兵疲餉絀之際深慮人心
渙散全局決裂賴閣下訓練有素士卒用命而唐軍亦隨同苦戰
克城保嶺轉危爲安此非常之功不特皖南暫有轉機卽大局亦
有裨益佩慰曷已目下貴軍守徽唐軍守休漁亭爲徽休糧運必
經之路無營防守深爲可慮國藩咨調江軍門全軍暫紮漁亭又
請左京堂派三千人久駐漁亭想不日可到請閣下再函催左公
速行派來徽休漁祁及景德鎮五處皆勁兵可戰可守皖南之事
必大有起色貴營勇夫缺餉太久辛苦太甚前此修整休城此次
修整徽城備極勞勩僅犒千金菲薄已甚卽日當備千金派人送
徽以表微意賊退之後城中不免臭穢務須認真薰洗掃除或燒
大黃以辟疫氣令弟所帶千人徹處今日又加札催調以厚兵力
關防俟刊就後專人送上此間諸事平安建德之賊下退青陽安
慶城賊米糧極缺若能擊退援賊克城之期當亦不遠

覆姚秋浦

接惠書因漁亭空虛暫留斐熊兩營在祁門斟酌緩急極費
苦心弟亦深以漁亭無營爲慮故咨調江軍門全軍暫紮又咨撥
左軍三千人久駐想不久卽可到防雲崖在祁守尙有餘縱使柏
溪洪不有警亦尙無妨請閣下卽催江軍門迅移漁亭以保徽休
糧路遠營久離統領心在彼而身在此其勇丁十分不願應請卽
令斐熊兩將迅由湖口九江歸併鮑軍以安其心而作其氣

覆毓中丞

閩汀之賊陸續由建昌之東竄往河口而出似是歸併浙股
之局撫建幸無疎虞養素儘可不回東路且在贛汀以西邊狂氛
而定人心至以爲慰鮑軍自安慶拔營沿途阻雨隔水遲滯殊甚
又徇宿松紳民之請便道攻剿宿松黃梅之賊多難護亦思少留
鮑軍遙爲聲援鮑公亦思少留旬日成克復之大功濡滯不進使
弟不特失信於江省並失信於鄂省蓋鄂中亦深望鮑軍南渡剿
辦輿國一帶也然果能克復安慶鮑軍雖少遲旬日再渡南岸亦
尙有裨於大局日內愁霖不止未審天意究何如耳徽州克復意
外之喜若將徽休漁祁四處守住建德再設一枝防兵則江西北
境永無邊患目下凱章兵力太單深爲可慮乞閣下卽飭張副將
運桂管帶千人迅赴徽州至感至禱省垣如嫌空虛可將劉勝祥
生米二營調回今年大水盛漲生米得礙船數號卽足扼紮不須
陸兵也弟在江省最久如此大水處處汪洋賊實不能近省以閣
下之鎮定輔以德甫之老於戎行輔堂之和輯文武知必可萬全
無患惟腹地久不肅清東路之賊棧不斷而大水日增將成奇災
縱能克復安慶餉項亦萬不能支言念及此憂心如焚

卷十六

覆張凱章

接惠書具悉歛城日內可以畢工一律完好前請左軍撥三
營進紮漁亭後又請其以三千人防漁者蓋以漁亭爲徽休糧路

所必經也。頃聞德興之賊將至婺源，左軍須分剿婺源，即不能更顧漁亭。聞徽城之糧足支兩月，徽休以婺源為後路，祁門以景鎮為後路，均有深固不搖之象。即黟漁之防稍疎，或亦無礙全局。令弟千人調徽，毓中丞堅持不肯，敝處續去一咨一緘，不知果放行否。樞閣若來，則貴處可守可戰，不來則但主堅守可也。

致姚秋浦

閩賊竄陷婺源，漁亭防務喫重。大洪嶺腳有賊，柏溪防務亦重。閣下欲峯禮豫三營改紮漁亭，均歸朱鎮軍統領，而江軍門駐柏溪不動，亦是補救之一法。峯禮豫三營各有隱情，峯營有粟來自請裁遣，極言其勇不可用，禮營楊鎮魁亦有稟來告假省親，情痛詞切，豫營屢請歸鮑軍統領，不願歸別處統轄。若此三軍移紮漁亭，人各一心，閩賊果來，必將不戰自潰。豫營久駐歷口，深溝高壘，幾費經營，尤為安土重遷，不願移動。凡此等軍中隱情，不可不細心體察，一拂其情，雖勁旅亦不得力，況劣營乎？鄙意饒營萬不可動，峯禮在黟，無甚區別，介乎可動不可動之間。江軍門若移漁亭，則須全軍駐漁，若留柏溪，則須全軍駐柏，斷不可兩頭兼顧，反致誤事。鄙人向不喜言分兵，亦不喜言兼顧，亦不喜屢調屢動，此三者望閣下時時留意。

覆左季高

來示言老湘等九營即日可以到鎮，閣下親率八營前赴婺源，而此間有云老湘等營將開赴祁門，豈閣下另有後命耶？漁亭

空虛，嶺防告警，紛紛請兵。若梅村九營能至祁門，則大慰祁休軍民之望矣。來示以貴軍祇可分為二支，此一定不移之理。景鎮老營四千人，斷不可少。其餘二千五百人，或赴婺源，或赴漁亭，聽閣下斟酌辦理。添募萬人之說，閣下不敢遽辦，自是穩慎之著。此時天下大亂，吾輩行軍必須親自籌餉，不可仰食他人。籌餉以釐金為最便，如自設釐卡數處，則雖萬人而尚可敷衍。若並無親設釐卡，則雖七千五百人而終亦飢餓。錢武肅王征權最重，而其兵甚強，其民亦不甚怨。可見征商勝於征農。閣下倘師其意，可乎？潤帥神采尚好，而吐血太多，委頓殊甚。日來可慮有三端：一、潤帥病，二、大水，三、彗星。未知天意竟復何如耳。

覆胡宮保

專差至接惠書，敬知將抵桂園，靜心調養，至以為慰。歎逆不止，實屬可慮。審視法書，神采弈弈，天祚國家，必佑善人，宜無他也。鮑春霖請打宿松，失信於江西，並失信於我公。旋聞安慶官軍大捷，菱湖兩岸賊壘十八座一律踏平，其破壘殺斃之賊，與投誠駢誅之賊，實數近八千人。城賊糧不過十日，因照會鮑鎮仍率全軍馳赴上游，此後狗逆再來，禮沉富足禦之。徽州克後，鮑休，祁四縣尚屬平安，附近之績溪旌德，亦已無賊。閩江股匪由江西德興竄陷婺源，旋即東去。左季翁日內由景鎮赴婺源，順便至徽州休甯一帶巡視形勢。徽州向不產米，本屬難守。然皖南為羣盜淵藪，必須設立重鎮，多駐戍兵，庶能防賊上犯江西之路。或設戍於徽休

祁門，或設戍於饒州樂平，戍之遠近不同，兵之多寡則一也。容俟議定，再行詳告。

覆楊厚菴

台旆親統各營，攻破神塘河賊壘，直搗無爲州，城兼攻清陽，聲威大震，賊膽日寒。劉官方一股自鄱陽境內折回，後至建德，張家灘均未住足，想係回救池州青陽之故。貴部餉絀異常，鄙人深以爲慮，尊意擬在蕪港設立釐卡，並抽蕪港舊縣三山坐釐，事屬可行。目下敵處無妥員可委，候卽札飭王訓導壽祺前往抽收，按月解至尊處老營，由吳貞階兄轉交王李二鎮閣下，如遵旨歸省，兵事由王李二鎮經理，餉事由吳貞階兄經理。鄙人粗持大綱，或可不至隕越。洋船過境，勸其不必裝米，婉言開導，當可順從。從前劉麗川作亂，占據上海縣城，官軍圍攻不下，亦係洋船接濟米糧。厥後以銀四萬賂洋商，洋商轉爲我用。上海賊糧盡斷，遂於咸豐五年正月元旦克復。洋人最愛財利，最講交情，凡有洋船在舊縣等處經過，請囑貴部各營好好款接，禮節宜謙恭，酒席宜豐厚，卽有餽送水禮，亦不可過於菲薄。茲先由敝處付銀五百兩，請閣下轉交蕪港各營，專爲款接洋船零用之公項。平日感之以厚情，款之以小惠，并不提起安慶城賊之事。若探明洋船有米，恐其接濟，然後以好言勸之，以正言阻之，如再不聽，然後以重利陷之，彼買米與安慶賊，每米一石，髮賊可出價五兩者，吾亦出五兩買之；髮賊可出價十兩者，吾亦出十兩買之。彼平日感我厚情，臨時貪我

厚利，自無不允之理。目下安慶未克，斷不可與洋船構釁，一經構釁，後患方長，閣下亦不能回籍矣。九江萬護鎮泰辦理防務，極爲周妥，潯城賴以保障。現在南而瑞州，奉新，北而黃梅，宿松，處處皆賊，萬泰辦理妥善，王資熟手，自不可遽議更換。

覆左季高

大旆進駐婺源，徽休恃爲泰山之靠。貴部留防景鎮，祁門亦無糧阻之虞。極慰極感，貴軍僅七千人，統略徽饒廣三府廿一縣之地，往來策應，其功極廣，其事極勞，而欠餉過多，鄙人且憂且愧。古人請天下之患，有土崩，有瓦解。鄙人竊謂軍營缺餉，其拖欠者，亦土崩也；其頓斷者，亦瓦解也。若貴軍能自設釐卡幾處，縱無補於土崩之患，猶可稍救瓦解之急。團練之不可用，鄙人持議頗堅。今感公意，諄諄當稍變前說，擬令李濟元募勇五百人，隨同楚軍打仗。一切口糧軍械，由糧臺發給。團練本民捐民辦之事，李濟元之位望，不能令建德人出資供之，故仍由糧臺給之也。潤帥有信見，寄字畫尙有精采。安慶官軍將菱湖兩岸賊壘十八座一律踏平，破壘殺斃之賊，與投誠駢誅之賊，實數近八千人。較之剿赤岡嶺賊壘，尤爲痛快。舍弟自攻破菱湖賊壘後，已將長濠縮入汎地，愈短，城賊愈衰。萬一援賊再至，集賢關官軍專顧外濠內濠，防務稍鬆，或無他虞。彗星在太微垣北斗之間，逐日南退，現已退出搖光右樞之外，當不足爲患矣。

批姚秋浦稟

末條本有切實下手之處。前數條雖空話，皆仁言也。閣下有仁心，有遠識，大本已立矣。所患者在不善擇，不善棄耳。如有兩事宜行，一急一緩，則當擇其急者，棄其緩者；若兩事並急，則當擇其尤急者，棄其次急者。如有兩人宜用，一優一劣，則當擇其優者，棄其劣者。若兩人並優者，則當擇其尤優者，棄其次優者。推之行文之命意，用兵之爭關，有所擇不能不有所棄，閣下若不善於棄，欲諸政並舉，則恐一事難成，祈審擇之。

覆姚秋浦

左公信來已分起進駐婺源，婺源有重兵，則徽休穩，景鎮有重兵，則祁門穩。嶺內大致已安，閣下仁心深識，馳摯逾恆，將來必有造於皖邦。第下手之處，宜專而不宜博。譬之食前方丈，下箸必先一看，錦衣百箱，着體不過數襲，故以善棄之說奉獻，已別具另紙矣。

覆萬篋軒

春開蒙惠手緘，並賜棧枝珍藥，旋又遠辱瑤簡見逮，矧然不報，內疚無似。蓋不欲以記室泛辭，上塵清聽，而賤軀爲溼熱瘡疥所困，不克執筆，公私廢閣，彌月於茲。自今春以來，艱難萬狀，逆黨之救援安慶，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江西被陷，一郡五屬，湖北被陷，二郡十一屬，皆所以掣官軍之勢，解安慶之圍。論者多思撤皖圍之兵，回顧腹地之急，又有謂宜棄皖南、祁門、黟、歙等縣，飲兵退保江皖者。鄙意皖圍弛，則江北之賊，豈意上犯鄂境，祁門、黟、歙退，則江南之

賊，豈意內犯撫建，故始終仍守原議。今幸徽州已復，安慶賊糧垂盡，可望得手。惟瑞、奉、武、義、毗連鄂南諸縣，一片逆氣，生民塗炭。鮑軍入援，屢催不到，水深火熱，慙無以對珂鄉父老耳。

覆楊厚菴

韋部隨同春霆打行仗之說，前此面訂，係爲春霆在下游打援賊言之。至上游瑞州興治、武義一帶，則不相宜。蓋韋部本不免於騷擾，而霆軍亦略有擾民之處。春霆之才，善於戰守，而不善於料理外事，慣於平原，而不慣於深山窮谷。宜於坐營，而不宜於屢次移動。此次赴瑞州一帶，戰守少而外事多，平原少而山谷多，坐營少而移動多，鄙人深慮其騷擾百姓，大損聲名。若令韋部同去，則騷擾更甚，恐不爲腹地之福，轉爲春霆之累。特此飛商，請閣下飭韋部仍紮樅陽，待將來攻剿舒廬等處，再附鮑軍可也。

覆胡宮保

惠緘敬悉。王恙稍平，當可日有起色。此間占者亦屢言尊體無虞也。安慶自壞菱湖賊壘十八座後，將西北營盤紮近，汛地較短，防守較易。援賊再至，或足禦之。春霆擄民船千餘，在宿松拔行，連日未遇順風，尚在徐家橋一帶。鄂之東西有何紹彩一軍，東南有成大吉一軍，或足了事。鮑軍即由武穴之對岸登陸，由瑞昌武寧至瑞州，亦可與成軍互爲聲援。待即日函告春霆，如閣下以爲可，亦望告之也。左軍半紮景德鎮，半紮婺源，徽休祁門一帶尚屬安靜。建德、張家灘現亦無賊，惟餉項太絀，殊無良策。侍瘡疾略愈。

李少茶梅小岩均來，積閣塵牘當可漸漸清釐。作梅已自益陽北旋否？大阡已徙葬否？書院興工否？數事就緒，尊恙益霍然矣。

致鮑春霆

昨接潤帥信，鄂中派成武臣六千人，由金牛進剿興冶一帶，派何紹彩三千人由咸寧進剿崇蒲一帶。閣下馳赴上游，不必再走蘭溪等處，應在九江登陸，由武昌武寧至瑞州，乃爲妥善。瑞昌武寧二縣均與興國接壤，貴軍與成武臣軍自可互爲聲援。賊之悍黨在鄂境，其老巢在瑞州，中間必以武寧義寧爲樞紐。興冶一路之賊，其樞紐在武寧，崇蒲一路之賊，其樞紐在義寧。成武臣打興冶，貴軍打武寧，則樞紐斷而瑞州之老巢可破矣。不可從九江直進瑞州，恐先遇歸路，鄂賊不得回瑞州，反爲鄂湘之累。且貽袁臨之患也。貴軍餉項極絀，一至九江，卽由江西藩庫解銀濟之。餉中承久有此意，但患貴軍入江境太遲耳。貴部此次擄船太多，聲名大損。一至九江登陸之後，務須約束嚴肅，禁止騷擾。至要！至囑！

與易昀荻

行兵最宜講主客勞逸之分，爲主而逸者常勝，爲客而勞者常敗。祁門出隊至白茅嶺、漳嶺等處，路遠天熱，反主爲客，未免太勞。以後北路但救援柏溪，西路但救援歷口，此外賊雖日日犯嶺，不必理他。祁營種菜茂盛否？喂豬肥大否？有青菜有豬油糧臺有米可領，則此外花錢無多矣。不可視屯圍爲緩圖也。至囑！

覆張凱章

安慶近日平安，僞輔諸王由霍山、太湖兩路上犯，冀抄官軍之後，以解安慶之圍。蓋不敢直尋多公開仗，令弟新募之勇聞省城發餉，稍勝於徽，差足慰耳。徽城聞已修好，至以爲慰。雨洗香薰，臭氣日減。仍請多食蔬菜，少食油葷，庶免疫病。凡種田種菜，有一種土氣生氣，故鄉間少疫，城市多疫，以無土氣卽無生氣也。屯圍之法，請認真課之。

覆李希菴中丞

頃聞英輔璋玕四僞王援賊大動，分犯太湖、霍山兩路。舍弟頗望鮑軍回顧懷樞，馮帥意亦如此。鄙人實不能再調城北岸。一則鮑軍缺餉，須就食於南昌，一則賊距江西太近，不宜再三失信也。英輔等逆若由潛太抄桐懷之後路，趙沈當能堅守，多公當能力戰。若由英霍上犯，請閣下籌保漢口。漢陽蕪黃則暨置不顧可也。以理揆之，恐賊併力潛太，而英霍特虛聲耳。潤帥病可全愈，大慰！天祚聖朝，必壽此人。敝瘡亦小愈，然手不停搔，頗以爲苦。鄭板橋有言：『隔鞞搔癢，贊亦可厭，入木三分，罵亦可感。』閣下既各此隔鞞之贊，鄙人當自爲入木之爬，何如何如？

覆胡宮保

接惠書，敬審玉恙尙未痊愈。希菴以公神清而志不懈，決不日必可康復。侍亦以公血多而度不改，卜真元之無甚傷損。日內想益平善。至禱。春霆自宿松拔營，計已抵九江矣。建昌失守，德安亦有賊蹤。省城望鮑軍往援，急於星火。侍已三次檄催春霆直擣。

建昌而下游日內援賊大動，狗逆糾合瑋、珩、楊黃及捻黨十餘萬，眾分爲兩路，圍攻太湖，莫抄桐城。多軍之後，再撲安慶，圍師之背，侍以時勢所迫，不欲屢次失信，竟不能令鮑軍回援懷桐，殊深惶悵。若趙沈、歐胡四人能堅攻潛、太、石、牌三城，掛車河尚留一線餉道，多公當可禁此巨浪耳。此自天心主之，國運主之，非人力所能爲也。侍瘡疾稍愈，日內清齋糜牘，微休祁黜等處，均託平安。蓋南岸之賊，悉數北渡矣。德安官軍亦宜防大股援賊也。

覆左季高

尊批駁飭婺源釐務，至爲切當。批樂平紳董，稟尤爲痛快。樂平刁抗之習，當以雷電發其聾聵，以猛劑起其沈痼。該處雖感公德，仍望以威懾之。米幣、鹽幣、茶幣，均可加重，不獨婺源爲然。

覆李小泉

去歲分手時，請將汝令賢否密紙見示。來示有舉無劾，豈畏人蹤迹，緝繳之所自來耶？敵處近亦不暇毛舉細故，但耳目不可不略廣耳。承解餉兩批，恰濟眉急，此後尙望設法籌解。欠餉太久，實難支持。所欠較丙辰年更多，幸軍心不渙，足慰。

覆彭雪琴

潤帥之病，希菴謂其神清而志不懈，來示謂去汗乃能生新，大局似可無礙。然總求早一日止血，乃早一日放心。援賊由英山上犯二漢，已有準備。德隨兩軍站得住否？總望各處穩慎。潤帥不因增病，庶日有轉機耳。

覆左季高

玉體小有不適，日來已大愈否？士卒病者次第就痊否？祁門疫氣流行，婺源尙無此否？鄂之南岸八屬已無一賊，安義、建昌失守，養素敗挫，江西省城震動，鄂賊全回江境，勢頗浩大，不知春霆能料理肅清否？金鉛、貴弋一片逆氣，玉山又已被圍，省城屢請貴軍撥援，弟以貴軍春夏太勞，欲且休息，待至秋高鷹起，乃始作勢一擊。故咨批皆未允准，請閣下趁此無事之時，將新募足萬人，舊者加意將養，如天之福，事機順利，鮑公能將忠逆一股驅至贛水以東，由撫信歸併皖浙，則霆軍當在信屬休息，而貴軍可由廣德州東出。若義旗能先指蘇境，則弟稍可對吳人，而公亦不辜海內之望。若忠逆一股不清，則貴軍仍當回翔於甘一縣之間耳。安慶賊仍無走意，不知有他變否？

覆劉印渠中丞

來函稱謂更降，雖不敢議君子之不誠，而頗疑賢者之不想自處於謙，而長人之傲，其誰服之？以後如有善政，彼此互相師友，如有過失，互相規誡。夫稱謂之浮文，求切確之實益，何如何如？軍事近日無大變動。六月十八日一摺一片抄呈台覽，便可得其梗概。鄂南八屬一律肅清，湖北兵力已少紓矣。江西境內現有賊兩股，贛水以西爲僞忠王股匪，蔓延瑞州、奉靖、武甯等處。鮑軍往剿，七月初當可接仗。贛水以東爲朱衣點股匪，游弄金溪、貴鉛山等處，無專支官兵往剿。鄒泉若來，祇須帶勇三千，先與左帥合

軍。如辦理得手，再令添兵，獨當一面可也。今歲欠餉極鉅，水陸各軍皆欠至六月有奇。幸一律同缺，尚無苦樂不均之患耳。

覆胡宮保。

尊恙尚未痊愈，莫子偲來，細詢起居，尤以爲系道遠不克馳往省視，如何？如何？狗輔諸賊由贛州折而下行，圍撲太湖，必至集賢關內外來示欲。張諸軍由山內出援皖北。目下兩軍皆居喫緊之地，又道途太遠，欠餉太久，竟無裹糧成行之力。祇望懷桐兩軍穩守，如一月不退，鮑軍仍可回援，請釋廬念。

覆左季高。

貴部病者未愈，而悍賊遽來，軍無見糧，勞無援應，至以爲慮。幸大才應變無窮，當無他虞。釐金告示及章程讀悉，屯溪亦擬於日內興辦。由皖南姚道會同祁門糧臺作主。秋浦正派而有血性，志欲補救時艱於台端，向慕尤殷，諸事有相交涉者，望閣下扶掖而玉成之。歙縣有街口深涉兩卡，績溪有臨溪一卡，卽由凱章委員抽釐，專濟渠軍。它營皆欠餉五六個月，老湘營獨欠八個月，因湖南該兩月未補也。四眼狗挾楊黃璋珩諸賊上竄，由贛州境折而下，行日內必再至集賢關，或分撲挂車河。祇望懷桐兩軍堅守半月，城賊之糧斷難再支矣。潤帥病日危殆，閣下前函恐交秋前後有變，自鄂來者皆與尊說相類。斯人關繫極大，聯衆同志而合爲骨肉，設有不虞，吾黨爲之短氣。閣下補太常寺卿，必須專摺謝恩，或由尊處專差，或交敝處附驛，不可代奏也。

覆毓中丞。

賊竄生米等處，省垣警急，飛催鮑軍入援。鮑鎮自潯拔營，省計數日內卽可接仗。寇軍馳驅太久，欠餉太多，士卒太勞，疲病之餘，酷暑進兵，弟極不放心。務乞閣下加意體恤，飭局臺再解銀二萬，以濟眉急。行兵之或遲或速，聽渠自主，不必過於催促。至懇。

覆李希菴中丞。

德安克復，鄂事日有轉機。潤帥立秋後病勢稍減，聞此捷當更痊可。賊進集賢關，亮隊未撲後濠，旋即收去。若連三日不得逞，則賊機鈍而軍心穩矣。多軍聞獲一勝仗，璋珩各逆本非多公之敵，卽狗輔等皆去，多公亦足禦之。但賊據石牌，糧路已斷，練潭水涸，無處接濟，終恐不能久持。若金成兩軍能以一支牽綴黃州之賊，以一支直下黃梅，宿太與多軍收夾擊之效，尤爲大妙。潤帥病少穩，閣下親率以東，尤爲氣勢百倍。閣下拜撫皖之命已半年，本不宜久駐鄂境。厚菴將歸，鄙意盼旌麾尤切也。江西奉新瑞州等城之賊，聞皆逃遁。鮑公先聲奪人，殊爲可喜。

覆毓中丞。

瑞奉之賊，聞已全數逃遁，省門人心大定，腹地或可肅清。同深慶慰。安慶之賊，頗形猖獗，拊我官軍之背，如十分緊急，或調鮑軍回援，苟稍可支持，則鮑公當追忠逆，直至河口，便剿湖防一股也。

覆毓中丞

聞僞忠一股業已全渡贛江以東，其必由廣信東歸吳皖。老巢已無疑義，但不知過撫建等城，仍圍攻停留乎？抑長驅不顧乎？狗輔等僞王救援安慶，乃萃傾國之師，全上犯，較之四月之役，凶悍倍之。雖經竭力擊退，而危險萬狀，思之心悸。計月黑雨夜，更有數番猛撲，多都護一軍糧路已斷，尤屬可慮。湖北自潤帥病篤，盡留李部專顧上游，不復下援皖北。衆論皆求鮑軍回援安慶，弟以鮑公甫抵瑞州，尙未見仗，不宜遽調，且恐忠逆徘徊撫建，回竄瑞臨，故屢信令鮑公暫駐臨江，未遽檄調也。安慶實關東南全局，非官胡之責，非閩下之責，亦尙非弟之專責，而弟等四人皆不能不力任其責者也。

覆胡宮保

接惠書，又見所與季帥書中親筆數行，知尊恙血止而款加，夜不成寐，始意立秋前後瘴減，必可日起有功。今沈綿若此，遠近靡系，援賊撲安慶後濠均經擊退，此間擬調鮑軍援皖，因瑞賊甫渡贛水，以東恐其徘徊撫建，回竄瑞臨，則爲害更烈，不得不留鮑久駐臨江樟樹等處，以待忠逆之遠颺，然後調靈回皖，緩急節奏，似不得不如此。前請希公東來，今聞尊體未愈，又不作是望矣。

覆左季高

頃接惠書，并謝恩摺稿，即發人代繕，以二十八日專差拜發。狗輔諸賊援安慶，猛撲後濠，均經擊退，多公爲桐賊所牽，不能援

懷金逸亭克德安後，會剿隨州。成大吉等七千人，剿黃州，掠野之賊，不克東下，四顧各路終不能不調鮑軍回援懷桐。應俟忠逆遠颺，撫建無再犯之虞，瑞臨無回竄之患，然後調靈軍回皖耳。論者皆欲借貴部一破狗輔，弟以景葵不可撤防，且妄思閣下何隙入吳，故未徇衆議。姚君二字之短，良確然在時流中，已極難得，祈閣下獎借成之。潤帥病極，可危，奈何？

致李希菴中丞

正封發公緘，開接奉惠書，成鎮等一意保全鄂北秋收，卓見極穩極！其論多軍素工積儲，悍賊不能窺伺其營，尤爲精確。目下安慶既克，江鄂兩省亦有漸可肅清之勢，祇求潤帥病有轉機，則大局尙可勉支。台旃本應速返皖疆，但因潤帥病而留，則至理至情耳。

致左季高

七月三十日申刻，聞鮑軍圍城之捷！初一酉刻，聞安慶克復之信！大局似有轉機。現檄催霆軍至贛水以東，追剿忠逆，俟撫州解圍，追至金谿，鮑公即可仍回濠院，少與休息。請貴部接辦忠逆一股，并趁勢將湖坊據賊一併驅除。雖留防景鎮，尙嫌兵力單薄。然忠逆究非悍賊，得貴部五千人應了辦也。前商請壓下由廣德州直擣吳會，後查詢嶺外寄國縣及涇旌等處，粒米難購，不特貴軍不能直攻廣德，即凱章亦斷難分守寄邑。皖南進兵，山池州，則以長江爲糧路，山廣德，則以浙江爲糧路，今浙江糜爛若此，廣德

一路應作罷論。目下仍請貴部援應徽饒廣三郡，將來薊泉兵到，請雄師從池州下手，以擣甯郡。是否有當，惟乞裁示。

致毓中丞

春霆軍門一軍，本擬至金谿後，即請左軍接辦。繼思左軍必難遽到，寔軍追剿得手之時，不可中道停止，使賊喘息再定，又復徘徊不去，因改檄鮑軍直追至河口等處，將忠逆及湖坊二股驅出江境，亦已咨達冰案。惟鮑公積勞太久，請閣下慰勞而贍給之。

覆鮑春霆

雄師渡河，追剿忠賊，刻下想已追過撫州矣。國藩於初五日赴安慶，一切平順。初三日申刻，多軍克復桐城。初四日，水軍克復池州府城。閣下在內地辦事，儘可放心，不必念江邊之事。俟貴軍追至河口，將忠逆及湖坊兩股盡行驅逐，後大爲歇息，乃可另剿他處。以閣下盛署行兵，過於勞苦也。

覆左季高

日來欲請貴部接辦忠逆一股，正無定計。幸閣下素有特識，不致搖惑莫決。此間自安慶克復，多軍克桐城，水師克池州府，皆不戰而自潰。大約北岸之廬江，無爲州，南岸之青陽、銅陵，皆有瓦解之勢。惜兵力不能遽及耳。至於南岸大局，池州既克，無論攻甯國、攻蕪湖，皆有進兵之路。惟侍忠二逆及闔汀數股，皆在金衢信饒一帶。江西之後患方長，閣下與鮑軍肅清信屬，驅賊出境，應令鮑軍仍來江濱，而雄師屯駐廣信附近，保河口之釐金，固江西

之腹地。且俟餉源有著，積欠稍清，再圖進取，尊意以爲何如？

覆李希菴中丞

四眼狗上竄鄂疆之說，此間不得確耗。聞多軍追賊擒斬至三、四千之多，楊七竄一股已由潛山分支下去。若貴軍與多軍上下夾擊，狗可屠也。池州既復，石埭、太平等處紛紛薙髮投誠。南北兩岸事機正順，滿擬天心大轉，而忽聞鼎湖弓劍之痛，不知中外臣民何以無福若此。現以哀詔未到，難遽設次成禮。國藩至安慶，將即在城中列幕爲位。來示安慶府事，僕意即調陳心泉太守來署，斯篆陳君寒士，急思得活升斗之祿，以清積累。前此徹處咨商之件，非我與閣下爭賢才也，乃爲心泉謀暫緩入營也。茲令其署安慶府，則不肯閣下之原奏，又不拂諸君子之雅託，似屬面面俱到。

致吳竹如

弟自移駐祁門，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之中。徽甯失後，環祁之四面常有十餘萬賊圍繞，更番互進，扼我糧道，幾於無日不戰，無路不梗。又別有數支竄擾江西，連陷二府十餘縣，竄擾湖北者，連陷二府十餘縣。三省震驚，餉源盡絕。自問大局決裂，無復倖全之望。惟堅持初議，不肯弛安慶之圍，以與該逆力爭此關。仰託聖主威福，五月間賊調悍黨赴援北岸，乘勢克復徽州，而事機遂轉。七八兩月，連克安慶、池州、桐、舒、廬、江、銅陵等城，湖北僅剩一城未復。江西亦將全數肅清。於極危之後，得此極順之機，方深慶幸。不意

鼎湖弓墮，地拆天崩。不知中外臣民，何以無福若此？東南慘劫，恐無了日本擬北進廬州，南規寧國，因大喪之變，又值餉項太絀，餉病重，難遽進兵。祇求根本重地，七粵無驚，江介諸軍自不敢不努力以圖之耳。

覆倭良峯尚書

七月初奉到十年冬月惠書，不知何以遲滯若此。寧國之失，奏中所請優卹之員，既後查出，尚有未果，難偷活草間者。惟世兄定計已早，大義凜然，當城破之時，雖未接敝處調赴祁門之札，而業已得皖南道缺，另放有人之信，乃不急求卸事，出城倖全，甘蹈白刃，以完名節，既無媿於庭訓，彌有光於國史。可敬可法，老前輩其可以無憾矣！自徽寧并失，皖事大壞，江楚亦危，祁門四面常有數十萬賊，耽耽環繞，又分數支上竄江西，湖北，凡陷四府二十餘州縣。自去冬至今夏，幾於無日不戰，無路不梗，幸堅持初議，不弛安慶之圍，五月克復徽州，後事機漸轉。八月間連克安慶、池州、桐舒、銅陵各城，而江楚所失府縣，亦次第收復。大局正有起色，方深慶幸，忽聞鼎湖弓墮之變，中外痛駭，豈天心尚未厭亂耶？但求根本之地，七粵無驚，江介諸軍自當努力以圖寧國。若克當先覓世兄忠骸，專函奉報。

批楊莘菴稟

此緘出於至誠，當不復相強，以遂其志。凡道理不可說得太高，太高則近於矯，近於僞。吾與僚友相勉，但求其不晏起，不撒謊，

二事雖最淺近，而已大有益於身心矣。

覆胡宮保

得惠書，知得佳桂服之有效，至以爲慰。調多軍上擊援賊，并商下游城守之事，待於初七日到安慶，即令舍弟函商多公，由安慶撥兵往守桐城，以便多部全數上剿輔諸賊。旋接多公覆函，渠之輜重米糧子藥，全在桐城，應自留數營守桐，而親率馬步大隊回援楚疆。云云。桐城既歸多部留守，舒城本可不守，惟廬江急須駐守，無爲急須進攻。舍弟因欠餉太多，不能拔營，實深焦灼。頃得鄂解一萬，江解三萬，定於初一日成行。二日內兩雨大泥深，不知朔日能少止否。小岑兄赴鄂診視尊恙，亦因雨阻，朔日始成行也。

覆李筱泉

委員到接惠書，餉銀三萬，恰濟眉急。軍士將進廬江，無爲不能成行，得此款可以拔營矣。安慶克復，池州、廬江、桐城、舒城，以次收復，下游北岸惟廬州無爲，巢縣有賊，南岸惟青陽、石埭有賊，聞均不甚多。上游宿松、黃梅、廣濟，二縣皆已克復。黃州水陸合圍，指日可下。東南之事，方有轉機，乃聞鼎湖弓劍之變，不知中外臣民何以無福若此？我大行皇帝臨御十二年，無日不在艱難危厲之中。卽安慶捷報，竟不及早到甘泉，博玉几未命之歡。此先皇之遺憾，亦臣子之至痛。現撥餉軍肅清江西，後卽行進攻寧國多軍。肅清湖北後，卽行進攻廬州。不知餉項果能接濟，不誤師行否？

致胡宮保

聞成武臣軍擊敗狗黨於上巴河，而雪琴、黃州來書，尙未說及鄂垣亦迄無明文，重不可解。江西之賊，鮑公自解撫州圍後，跟蹤追剿，將貴溪、戈陽、湖坊、雙港、河口等處賊壘七十餘座，一律踏平，殺賊萬餘。廣信之圍亦解。江西指日可肅清矣。公自去夏惠撥靈軍助剿南岸，正月之破黃逆巨股，七八月之破李逆等股，公之福江皖生靈豈可以數計哉？筱岑兄今日赴鄂診視尊恙，有趙君惠甫、烈文、常州恭毅公之後，學問閎通，文辭雅贍，尤精於黃氏之醫說。筱岑兄要之同行，侍亦洵其并診玉體。渠亦亟思瞻對大賢光儀，重陽前後當可奉謁左右也。

致毓中丞

昨奉覆一緘，言左軍宜駐廣信河口一帶，以固東北藩籬。亮邀鑿照近日各軍索餉紛紛啼號，飢寒交迫，一軍進攻無爲州，士卒以無衣爲訴。徽祁各軍因饑釐不敷，買米之用，并以無食爲訴。鮑軍相距過遠，弟不暇照顧，立有決裂之虞。江西蹂躪太廣，釐捐固難暢旺，丁漕亦多請蠲緩。看此光景，征收斷不能踴躍。計惟有減價征收，一新百姓之耳目，或可迅速徵解，稍濟眉急。輒擬雙銜札稿一件，告示稿一件，并刻印告示專差齎呈，卽祈閣下會印後，發交司道檄屬張貼。咸豐六年餉絀異常，九月閒議減南昌之漕，每石價三千文，其後八月輪將極爲踴躍。今漕價仍照南昌六年之例，地丁一正一耗定爲二千四百文，在百姓雖所減無多，亦必感激樂輸。在州縣則所得較少，或者觀望沮撓。求閣下一力主持，

嚴懲梗令之人，弟亦擬參劾一二，以爲奉行不力者戒。聞今年賊過之處，搜括甚於往年，卽減價收課，尙恐艱於完納。請閣下飭藩司大張告示，將捐輸一概停止，稍寬民間之力。并請停止攤捐漕規等項，稍寬州縣之力。庶幾用其一緩其二，二今歲丁漕不至竟歸無著也。

覆王霞軒

鮑公已由廣信回省，將至江濱休息。江西業已肅清，此後左軍駐防河口一帶，屏障東北腹地，或可少安。內河之船不克下江，是一極可慮之端。翻堂兄將於湖口設轉運局，以後或較順手。現於安慶設立子藥鎗礮等局，仿照江西規模，今冬當有頭緒。明春以後，江西專解銀錢，不解子藥，則豫章之力少紓矣。餉項目下大絀，昨不得已爲丁漕減價之舉，平兩商中丞及司道閣下爲我偏告寅僚，妥爲奉行。目下可濟飢軍，將來永憇花戶，則至幸也。

覆李希菴中丞

潤帥之逝，中外知與不知，同一感愴！而閣下與鄙人，悲慟尤深，殆以共事最久，甘苦曲折，動忍困橫之故。相喻有獨微者耶？來示所陳三端，切當不易。台旆若不共圖東征，不獨鄙人孱弱難支，此艱大之局，亦非潤帥夙昔之意。惟舉人接手一節，則斷不可以太驟。似應仿潤帥之例，握鄂撫之篆，剿皖城之賊，暫駐英山、太湖等處，遣將分道進取。待廬州克復後，台旆東下，再行薦舉，尙不爲遲。不審卓裁，以爲何如？此問爲無餉所苦，五萬餘人，僅恃江西釐

金實難久支耳！

覆官中堂

胡宮保仙逝，傷哉斯人！大旱遽實，愛國之誠，進德之勇，好賢之篤，治事之敏，用兵之精，理財之密，不特爲時輩所罕見，即求之古人，恐亦不可多得。閣下與之親如手足，和如鏗球，不知傷痛奚似！告終之疏，想早拜發。此間亦擬另進一疏，俟得讀尊處摺稿，乃就其未及者而拾遺陳之也。安慶各營已進廬江，聞無爲州與三河守禦甚固，現派陸兵坐船，同水師進攻泥汊。如該處能破，庶無爲糧路可通，否則難遽薄州城之下。多軍回桐後，宜由舒城進攻廬郡，南有無爲一路剿兵，中有舒廬一路剿兵，閣下與希帥須另籌英霍一路防兵，然後皖之氣勢可振，鄂之藩籬可固。諸祈卓奪餉項日內大紉，安慶各營以無衣爲訴，徽祁各營并以無食爲訴，良不知所以善其後。

覆汪枚村

鄉團實不足禦大股之賊，其紳董之爲團總者，尤難其選。賢者喫盡辛苦，終不能以制賊，則費力而不討好，不賢者則借團以斂費擾民，把持公事。以敝處選管官統領之難，知他處選團總之尤難也。貴縣此後辦團，鄙人不敢主持，亦以無人之故。

覆毛寄雲中丞

此間自克復安慶後，連克池州、銅陵、桐城、舒城、廬江等郡縣，而湖北、江西兩省除隨州一城外，一律肅清，可謂至幸，而乃遘鼎

湖弓劍之悲，又值潤帥人琴之感。近事之可欣可慰者，不足爲喜，而反足以增無窮之愴痛。念我大行皇帝，臨御寰宇，十有二年，無日不在艱難危懼之中。今事機甫轉，而安慶捷音不能早達甘泉，博天顏之一喜，此先皇之隱憾，亦臣子之至慟。胡帥用一糜爛衆棄之鄂，締造支持，變爲富強可宗之鄂。即謀皖之舉，亦自胡帥出謀發慮，今皖事稍有基緒，而斯人云亡，薰臣苦心，或不盡白。撫今追昔，能不怕傷現！請文任吾周壽山兩君送回益陽，料理一切，仍求閣下飭屬沿途照料。其箴言書院未竟之事，弟當與希菴二人代爲主持。潤帥之整飭吏治，全在「破除情面，著誠去偽」八字。側聞閣下新政，不動聲色，移宮換羽，力量不減潤帥，而關繫尤爲重大。來示浮爲便佞名實兼收，二語蓋亦鄙人夙昔所深惡。曾於作林秀山殉難碑中，微露其端。今幸千里合轍，其符契又不止如席。鄧兩營未雨綢繆之說也。憚方伯會辦東征局，務茲已備札寄去，并咨達冰案。接部文知閣下已真除湘撫，爲敝鄉幸爲同譜。慶卽爲東南大局稱賀。舍弟於初二日進兵先紮廬江，以固安慶藩籬。其無爲州、三河等處該逆守禦已固，恐難猝得。待多軍進攻廬郡，或須另辦船隻，先清巢湖水面，乃可克傍湖三城耳。

覆郭筠仙

近日軍務捷書頻仍，本屬數年所未有。無如甫遭國恤，旋值胡帥淪謝之耗，可欣可慰之事，皆變爲如悲可憫之端。往年謂劉萊雲於學問有大志，近見潤帥於經濟有大志，萊之精力不足副

其顛潤之才德足以發其志。中道棄捐，豈獨吾黨之不辛？希菴接綰鄂篆疆事，有賴惟下游太廣，決非孱薄所能獨支。舍弟現進廬江，無爲一路，多公當進舒城廬郡，惟六安一路尙覺空虛。南岸調度另有公牘鈔呈，是否有當，乞裁示。

與唐桂生

多軍克復宿松黃梅，水師克復蕪州，蔣道毛守克復黃州，鄂省一律肅清。惟隨州有賊二三千，已四面合圍矣。江西廣信一帶，全行肅清，現請左寺堂移駐河口弋陽等處，防浙賊之回竄。江西婺源興安既有官兵，賊必不由馬金嶺竄徽，蓋恐左軍擊其後，張軍貴軍擊其前也。徽休所慮者，嚴州之賊山街口上竄耳。然徽休無米，浙賊亦未必再貪該處。目下當無仗可打，但不可一日稍弛防務。新招勇夫既到，仰認真操演，以成勁旅。至囑！至囑！

覆多禮堂都護

貴部追剿竄賊，奔馳千餘里，酷暑驟雨，辛苦迥異尋常。閣下蓋勞過久，又加潤帥仙逝，傷悼之餘，玉體違和，尤深廬系。應請加意調攝，珍重柱石之身，以肩艱大之任。貴部士卒，亦應大爲休息。傷者病者，次第換補，庶幾銳氣常新。桐城舒城，是楚省最近之門戶，亦是皖北必爭之要區。四營六營附守之兵，已嫌其薄。此外進剿之兵，尤覺太單。應請暫不進兵，以數營駐防舒城，其餘全軍皆駐桐城。如或舒城有急，可以策應，即舍弟廬江有急，亦求閣下就近策應。上游如成武臣上巴河一軍，蔣之純黃州一軍，應以一軍

防守英霍一路，以一軍進駐桐城舒城，騰出閣下兵力，進攻廬郡。若桐城別無替防兵到，貴部不宜遽動。鄙見如此，閣下以爲然，則即日函官李兩師，請於成蔣中抽一軍來桐舒也。來示以潤帥長逝，貴軍俱形掣肘，似不必慮。閣下勞苦功大，倍於他將，遠近所共知，不特官李二公欽佩有素，必不忍閣下掣肘。即國藩目覩時事之艱，思與台端同舟共濟，亦不敢不竭力護持也。

覆張凱章

玉體漸次痊復，欣慰何可言喻。街口臨溪釐務，雖次第興辦，嚴關逆氛未靖，商賈終不踴躍。七月十七日，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此間接到部文，即札行貴處，不知何以尙未接到。定例軍營弁勇不編素，不蓄髮，不用藍印，照常辦事。僅統兵大員在營外摘纓素服，三日而已。閣下係兩司大員，應摘纓素服三日，第四日後仍照常辦事。不蓄髮，不用藍印，以符軍中儀制。嚴州近日賊勢何如，使中尙乞詳示。

覆閣丹初

自安慶克復之後，南北兩岸連克數城。又兼江西鄂省，先後肅清，事機可謂極順。迺鼎湖弓墮，方切敷天之痛，而胡宮保復攀髯從去，追隨先帝在天之靈，可欣可慰之端，變而爲無窮之感。愴時局彌艱，天心難測，可勝悵惘。舍弟一軍進駐廬江，四眼狗已至三河，僅隔六十里。其巢縣無爲，并有入股據守，前途無米可買，須由安慶運去。弟囑此軍且緩進無爲，慮三河等賊之抄我後也。多

公一軍分守桐舒兩城，則進剿之師太單，頃亦囑其緩進。俟成蔣兩軍有續到者，再議規取廬郡。銅礮一件，即依尊議停辦。此間餉項極絀，不知鄂中稍裕否？

覆多禮堂都護

惠書敬承一切，貴軍進規廬郡，則守桐舒者自易為力。至北路進剿一枝，實不易易。北路者即英霍六安州一路也。該處崇山峻嶺，並無田禾，且無人煙，轉運米糧險而且遠。鄙意請希帥駐英山，派勁旅萬人駐霍山，專防該逆由此路犯鄂。尋今春之故轍，以希帥之智勇，前顧霍山，後顧黃州德安，自必綽有餘裕。鄂疆既固，閣下專攻廬州，無復後顧之憂，亦必游刃有餘。敝處設法將水師駛入巢湖，為貴部水陸聲援。春水盛漲之時，尚可辦到。若必令北路一枝由霍山六安直攻廬郡，則山路太遠，米糧太艱，恐鄂省力不能給。特此再商，敬求詳示。

覆毓中丞

鮑軍此次入江，馳驅甚勞，功績甚偉！而閣下與司道諸君子，供億甚厚，情文甚周，足以感動將士之心。不特春霆軍門心暢神怡，即弟此後凡有調度，亦更能指揮如意矣。左太常以七八千人駐防河口一帶，與廣信玉豐等三城為犄角之勢，當可固東路之藩籬。但求今冬與明年江西全省常得安謐，清積欠以作士氣，薄征斂以養民力，則東南大局當尚可支耳。丁漕減價告示前後共送去萬張，如再不敷，即飭司道代刊代印可也。

覆官中堂

頃奉惠書，以弟忝附驥尾，晉秩宮銜，遠辱獎飾，祇增慚悚！舍弟謬邀殊恩，則由大疏夾片宏獎異常，以致叨竊非分，尤深惶懼。壽州危急，欽奉寄諭，本應撥兵往援，以全大局。惟舍弟廬江一軍現與四眼狗三河鉅股相持，僅隔六十里，又有無為巢縣之賊兩面窺伺，多公桐城一軍，擬以全力進規廬州，為合圍金陵之地。均難分撥。上游黃州巴河各軍，如何分合，弟不深知。惟就鄂省藩籬言之，襄樊須有一大支，以防捻匪；德安須有一小支，以防信羅；英霍須有一大支，以防六安；桐舒須有一小支，扼守門戶，俾多軍得以放心前進。計現在鄂中兵力，籌此四支，尚可敷衍。若進六安，力已似有不足；若進三河尖及壽州，力則更有不足。弟昨與多都護往返兩信，已言鄂兵難赴六安，如鄂中能籌出一支勁旅，由霍山直出六安，則既與寄諭之指相符，又與多公之信相合，上之上者也。如其不能，霍山一支亦不可少，且須善守之將，免蹈除際昌覆轍。并請由尊處主稿，掣列敝銜覆奏。至懇！至懇！

覆李希菴中丞

疏稿真摯簡實，知出自大筆所親裁。薦舉替人，嫌其太驟。若待克復廬州之後，閣下固可自請出疆東征，即鄙人亦必疏請閣下開鄂撫之缺，建平吳之繇，目下儘可不必汲汲。若諭旨不允，宜仍握鄂篆，講求吏治，未可廢講也。至台旆駐紮之處，用兵布置之法，仰荷垂詢，國藩昨寄揆函，言鄂兵宜分四支：一駐襄樊，一防

德安一守英霍一進桐舒閣下以爲然否？何支宜多宜勁？何支稍少稍次閣下量才度地必有成算。以理勢論之，德安兵力可薄，當無他虞。英霍爲該逆熟由之路，又爲本年已覆之轍，兵力似宜從厚。桐舒之兵不過爲多軍後路聲援，本可無須勁旅。然桐城南爲無爲廬江之退步，北爲舒城廬州之退步，兩路若有小挫，全恃桐軍爲後勁，是亦不可忽視。霍山桐城兩處均須閣下擇兩良將任之。至霍山一路之兵，能否至進六安三河尖一帶，亦祈與揆帥商奪施行。大旆駐紮之區，求其已入皖境，而仍與鄂垣極近呼吸可通者，莫如英山。附陳鄙見，以備採擇。

覆左季高

援浙之兵不可少，弟雖至愚，亦自深知此義。惟敵處別無多軍，公所知也。鮑公能戰而方略實非所長，亦公所知也。春霆未赴江西之先，已訂定祇能教援南昌省城一帶，即求仍調回江濱，弟與之約，極遠不過至河口而止。故渠至河口後不待調檄之至，即徑自引師回省。在春霆之意，蓋慮一入浙境，則銀錢子藥米糧均無人應付也。冒暑奔馳，傷病太多，宜急回休息也。積欠太久，兵勇窮苦，宜急回索餉也。各營皆有船隻在江，歷年轉運如意，且多有家眷，公私兩便也。在國藩之意，即慮春霆一入浙境，面面皆賊，全無方略，四顧失措，不足救浙，適足害鮑也。故弟之調霆軍由池州進寧國者，俯順鮑意。水次轉運者四分，保全江西屏蔽饒景者四分，進至寧國掣分浙賊之勢者亦二分也。鮑既不能由衢州入浙，

則東隅僅有閣下一軍，僅此七八千人，援湖保江，不可得兼。故弟爲舍浙守江之陋策，請閣下開重鎮於廣信河口之間，極知川浙委賊之非計，特無可如何耳。若大力能毅然援浙，而又不至偏賊回竄江西，則請台旆竟爲浙中之行，仍求護蔭廣信撫建一路。若江西再遭蹂躪，則弟與閣下之餉源斷矣。敬乞卓奪施行。婺源不撤防，景鎮不留兵，所見自勝於弟。萬餘兩之商，日內當報命也。

覆多禮堂都護

廬郡地勢平曠，無險可扼，而又須防捻，防捻防苗練，防竄路之中，隔防水師之遠隔。孤軍深入，實虞單薄。閣下所籌皆至當不易之論。即令官揆帥照添五營，而一軍獨進，尙嫌孤立無助。應即李希帥選二三良將，撥兵萬餘，以五千人分守桐舒二城，以六七千人隨同貴軍進剿廬州。庶幾力壯勢厚。其六安霍山一路，既因道路險遠，難於運糧，則不特不必進六安，亦并不必進霍山。但紮一支於英山，專保鄂疆可也。至水師礮船不能逼近廬郡，而可逼近三河。昨舍弟與水師攻破泥洑賊壘，後聞水軍已駛入白湖黃皮湖。若能駛入巢湖之內，則礮船可直達三河。請閣下與舍弟常通信，如礮船果至三河，則求雄師進剿三河，水陸夾攻。倘三河得手，以水陸勁兵守之，則巢湖爲我所有，異日進攻廬州，不患無糧運矣。若礮船不能抵三河，則貴部須候李軍續到，再行進兵也。

覆官中堂。

摺片稿均讀過，情真語摯，浣佩無量！此間舍弟進攻無爲州，破泥汶賊壘一座，聞無爲城中據賊甚多，不似前月之空虛。又三河、巢縣、蕪湖各賊皆可就近來援，殊恐難遵得手。多公進勦廬州，孤軍力單，求閣下與希帥撥萬餘人來，以四五千守桐舒二城，以七千人隨多公進攻廬郡，庶前敵之兵力既厚，鄂北之門戶尤固。六安既不進兵，則霍山亦不必防，專守英山可也。卓裁以爲何如？安慶設立總臺，承許源源接濟，感謝曷浚，目下餉項極窘，深冀大波之津潤也。

致李與吾王柱堂黃昌岐。

頃聞泥汶口、神塘河先後克復，無爲州之賊亦遁，至爲欣慰！北岸盡爲我所有，則水師之根本愈固，南岸魯港、三山雖有賊船，或亦不甚足慮。但屢勝之後，最易驕矜，且新營之勇多未見仗者，望三君子加倍小心，專主防守，不遽進剿。選極靈極快舢板二三號，入裕溪口內察看地勢，可進則不妨深進，不可進則速行退出。其大隊仍紮白茆嘴等處，切不可同去。蓋看地勢之船，愈少愈好也。淮揚水師現有三營到安慶，明日當令陳東友、成愈卿赴下游，以厚兵力。

覆左季高太常。

霆軍之騷擾，弟久以爲慮。方在盛名之際，雖再三飭飭春霆，即稍微惕，弁勇皆驕矜不知儆也。該軍無方略，不宜遠征，其患猶

淺！惟無紀律，不宜腹地，其患至深。台曆將移駐廣王之交，兼顧婺源，自必準乎地勢之至當。弟於他軍尚不肯遙制，況閣下乎？擬即奏明大蘇開府於信州，凡江西之饒州、廣信、皖南之徽州、廣德各軍皆歸閣下節制。即山尊處奏報，庶調度較捷，呼應較靈。自度力可援浙，即由閣下就近派將往援，利則愈打愈遠，不利則收回信州，亦可伸縮自如。特此奉商，閣下如以爲可覆信一到，敝處一面具奏，尊處一面調發。如昔年公居湖南之幕，剿江西之賊，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免致與弟兩商於千里以外，動失機宜也。貴軍餉項，鄙人刻刻不忘。弟前與少荃、黼堂定丁漕減價章程，漕米每石完三千文，地丁每兩完二千四百文，茲將札稿示稿，咨達冰案。黼堂既竭力辦減價一案，期於必行，又以貴部欠餉太多，思在廣信設法清補。於是兩商敝處，請於信漕新章三千之外，再照各縣向來頭折之數，以錢易銀，加收若干。如上饒向來頭折五兩九錢，今年則收五千九百文，雖較之各府新章增多二千九百，似有向隅之歎，而較之廣信舊例已減四千餘文，仍不失曠蕩之恩。若果如此，辦理於貴軍餉項，良有裨益。弟弟與中丞會銜告示，業將三千定爲通例，徧貼各處。信州士民豈無聞見，獨增二千九百，不知辦得動否？閣下接黼堂信後，如何區畫，望賜詳示。此間舍弟一軍，由廬江進攻，無爲州間已克復。多公尚未進兵，四眼狗現據廬郡，分黨防守三河。潤帥靈樞聞於二十六日旋湘，此公愛國之誠，進德之猛，好賢之篤，馭將之仁，察吏之嚴，用兵之奇，理財之精，令人愈思

愈勵昨寄一聯，不能道其萬一也。

覆李輔堂

前奉惠書論廣信漕河留增，尚未裁復。頃又接來緘，知贛餉已截供鮑軍，信州之漕向來征收價值較各府幾有霄壤之別，今照上饒頭折以錢易銀爲五千九百之數，雖比較各府新章不免有向隅之歎，而比較廣信舊例仍不失爲曠蕩之恩。尊議以此項添濟左軍，似若可行。惟弟與中丞會銜告示，以三千爲通省定章，并無因地制宜之說。廣信士民豈無聞見？若前示貼於各郡，而不貼於信屬，既恐欲蓋而彌彰，若甫貼前示，隨又出一增價會示，又虞朝令而夕改。若督撫但出三千減價之示，而左帥另出二千九百增價之示，則恩歸本省，而怨歸客官，其勢尤萬不能行。再三籌計，殊無良法，已致函左公詢渠如何區畫相距太遠，非兩旬不能得其回信。卽欲增價二千九百，亦嫌過多，或仿往年南昌之例，三千之外酌增津貼八百，或倍之爲一千六百，尚可冀其樂從。如并此而辦不動，祇好俟諸明年再行議增。蓋今年信州受害最深，既不獨緩，何忍多求？而示尾本有活筆，明年獨增信屬亦自理，直而氣壯也。如左帥覆信以爲難行，應請卽作罷論。鮑軍冒暑奔馳，宣勞最久，厥功最偉。截贛餉以濟之自是允當。惟此閒欠餉太多，前敵諸軍新破泥汝等賊壘，克復無爲州城，日夜辛勞，務乞鼎力速湊五萬金，以濟眉急，不勝盼切。

覆李希菴中丞

曾文正公書札

卷十七

摺件讀過，貴恙乾咳心悸，想係憂勞所致，比稍痊復否？向每謂沈悶非養生所宜，乃以潤帥之軒昂豁達，亦復不登中壽，則知命之修短，事之成敗，名之顯晦，皆有冥冥者主持。吾輩但求大德不甚踰閑，此外政當委心任運，淡泊相遭。閣下勸我寬懷，僕亦願閣下曠然自適也。無爲州克復，多軍若能進廬州，則三河、巢縣，似俱不難得手。惜禮堂近日多病，又漸與捻匪苗練相接，孤軍不敢深入。舍弟一軍亦宜不再進。多軍既不能直抵廬郡，則鄂軍自難往援壽州，應請中堂主稿復奏。國藩曾有兩信奉商，非謬也。江北之事本應由揆帥作主也。

覆多禮堂都護

頃接覆示，知玉體違和，深以爲念。閣下積勞太久，雖烈日驟雨之中，每天常行百里，六七十里不等，事事躬親，苦心經營，以致貴恙稍重。務望拋棄萬事，靜心調養，以保柱石之身。禱切禱切。舍弟與水師克復無爲州後，又克復運漕鎮。該處爲金陵與廬州咽喉之地，又爲江北聚糧之區，深入賊之腹裏，賊必以全力來爭。得之不易，守之尤難。舍弟所部僅帶八千餘人，兵力實太單薄。意欲借撥麾下勁旅二千，代守廬江，不過一兩月，仍可撥還歸隊。尊意以爲可否？

與朱雲崖

將各事細說一遍，使我一一如目覩，極好極好！以後望常常如此。勇夫極勤，至有菜出賣，則平日安本分可知。總之，吾輩帶兵

五七

勇如父兄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尙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煙而壞身體。倘尙學好，人人成材，則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

覆李希菴中丞

霍山一支閣下意在必援壽州，力顧大局，甚好！甚好！本日又奉九月十二寄諭，亦飭禁師柱援壽州，目下浙江望敵處救援，壽州望尊處救援，敝處已商請左公設法援浙，若尊處能撥兵援壽，則外間之疑我楚師但顧私黨，不顧全局者，或可釋然。舍弟曾同水師克復無爲州，運漕鎮二處，皆深入賊之腹地，防守之兵尙嫌其單，多公因病請假，刻難進兵，故援壽之師不能不專望揆帥與閣下派兵也。介唐果肯爲營務處，則英霍山中轉運事宜，渠係熟手，必能辦理裕如。揆帥與尊處撥定援壽兵將後，卽請挈敝銜會奏，此間不另具摺，至懇至懇。

與唐桂生

操技藝之外，須常常操練隊伍。湘勇小操技藝之時多，若多鮑兩軍則大操隊伍之時多，又多軍於大操時，不在校場平地專擇翻山越嶺，過溝跳澗之處，如隊伍不亂，則真不亂矣。閣下以後操練宜學多公也。待勇不可太寬，平日規矩宜更整嚴，庶臨陣時勇心知畏，不敢違令。至囑至囑。

覆多都護

貴部以四營守桐，四營守舒，餘數十營作援應之師。戰守兼

資，布置最妥。若分守廬江，以活兵改作呆兵，自不相宜，請卽無庸抽撥。聞舍弟卽日回省一行，再商調也。壽州不可不救援，苗練不可不剿辦，自是江淮間最要之務。閣下寄希菴書，立論精當。楚師一至六安，不特可解壽州苗逆之圍，亦并可寒廬郡羣賊之膽。弟與希菴昨有往返二信，鈔呈台覽。

覆官中堂

一、壽州被圍緊急，兩奉寄諭，令撥兵往援。壽州爲長淮關鍵，本不可失，苗練叛黨，尤不可令其得志，自宜急往救援。聞苗逆畏楚師如虎，我兵縱不能直抵壽城，但能進駐六安，苗黨必望風遁去。閣下與希帥撥二十三營赴霍山，多都護亦擬派十營助剿，總以直駐六安爲妙。一到六安，不特壽州生靈立可保全，卽廬郡狗黨亦易攻克。請閣下與希帥力籌此舉，弟前恐由霍赴六安轉運太難，故請鄂中撥一支人進守舒桐，以便多公騰出全軍進攻廬州。今尊處能籌重兵直抵六安，尤爲上上之策，不必另撥人來桐舒矣。

一、淮鹽本應由弟認真辦理，而現在江路梗塞，實有鞭長莫及之勢。故雖接鹽政印信，而於餉務仍不甚厝意。前此厲伯符兄詳殷商等願領票赴淮買鹽，其時弟不甚願，蓋有二層：一則民船不能直穿賊中而過，必須借洋船拖帶而行，和約中本有不准洋商運鹽一條，今既借彼船以護運，則端自我開，我既引虎入室，彼將醜斷獨登，其不便一也。敝處所設大通華陽鐘澗口各釐卡專

以鹽爲大宗。今欲概行免去，而僅以水師之百斤三文包歸一切。上游則鄂中獲利較厚，下游則淮揚完釐如故，獨中段免釐，敵處坐失眼前之利。其不便二也。有此二端，弟不敢附和，而又不便諫阻，僅於伯符詳中批飭，不許免釐而已。厥後薛中丞亦會敵銜出奏，暗中亦用洋船護運，而外諱其名。弟覆金運司安清緘中，亦將此兩層剴切言之。云：洋船不宜護運，敵處不肯免釐。伊欲請弟商之閣下，將楚皖各散釐卡歸併一處，整完一款，弟亦未之許也。今閣下欲令弟自行專主，不可任他人爲之，弟因前此不便之兩層，本不願專主此事，而下游如袁如都如巴如王諸軍皆極窮苦，既不能代彼籌餉，又焉能禁彼抽釐？斯又不能專主之勢也。必待江路大通，庶幾利權歸一，目下棉力實有不逮，尙希鑒亮。

(一) 洋人多買民船裝載百貨，運赴下游，鬻斷獨登，不完釐稅。弟令安慶卡員扣留二十船，曾經咨達冰案。昨上海來一兵船，攜有英國水師提督顧信一函，詞意不遜，弟恐因此極小之事，肇生艱端，即將扣留之船放去，覆信亦咨達冰案。民船用洋商旗幟，不完釐金，實於軍餉大有妨礙，應請閣下於此事大力挽回。無論洋人或買或雇，但係民船均須一體完釐。如恭親王不肯主持此事，亦請閣下設法辦理。弟必竭力護助，勞怨均不敢辭。

(二) 漕糧既已攻克，則金陵米糧必由之路，已爲我截斷矣。惜舍弟一軍分守六處，不能再行進取，機會可惜。又缺餉

太多，欲求尊處再濟五萬金，不知可否？至懇！至懇！

致官中堂

頃接多都護信，知壽州業被苗逆攻破，六安與壽相距甚近，若爲苗逆所得，則不特攻廬之師防賊橫出邀截，且鄂之東北邊患無窮。已飛咨尊處撥兵迅援六安。成蔣蕭三公現已行抵何處，能派一起先達六安否？多公之病聞尙未痊，即使全愈，此時宜扼紆桐以保楚疆，亦不宜遽進廬郡也。舍弟一軍分守六處，別無進剿之兵，機會深爲可惜。意欲添募新兵數千，替守各城，而騰出現在防兵爲進剿之師。舍弟歸思極切，因即令回籍自行招募，已於本日起程矣。但求諸將今冬堅守各處，力保無虞耳。初九日新主登極，外省督撫例有賀表，敵處書吏文卷未到，不諳體式，求將表文格式寄示，做照辦理。

致李希菴中丞

潤帥奉旨入鄉賢祠，揆帥奏中所請入賢良祠之處，未蒙俞允乎？東征諸軍，皆潤帥一人維持朝廷，或未深知。箴言書院究尙欠銀若干，求查示。鄙意奠儀先儘書院用之，齋房宜宏壯，膏火宜優裕，以慰潤公九泉之靈。其次則分惠胡氏宗族，以補書院之所不逮。又其次乃歸陶夫人及諸嗣私家之用。潤帥本有恆產，私用當不至空乏。設有不贖國藩與閣下暨左彭諸君從容濟助，尙不爲遲。揆之潤帥先公後私之素志，似以書院爲重，閣下以爲何如？

致多都護

初六日接到尊函，即飛咨官李二帥，言壽州已失，宜急守六安，以清鄂省之邊患，而助桐舒之聲援。茲接希菴中丞復咨，已派成鎮、蔣道迅赴六安，督同守城。侯城守布置定妥，即令成鎮折回霍山，蔣道專守六安。等因。若兵到果速，六安不為苗練所占，於閣下規取廬州之師，亦有裨益。前聞無為州降人馬玉堂說：『官軍進紮中淠河等處，則三河之賊不戰自退。』不知其言可信否？雄師若進淠河一帶，果能截三河之後路否？能聯六安之聲援否？閣下熟於形勢，乞即查示。

復左季高太常

前許分餉寄解尊處，展轉遲誤，昨日始起解二萬金，已有公牘奉達冰案。廣信錢漕歸尊處經理，清顧王等四軍之餉，河口燈金清貴部之餉，亦有公牘奉達，想撤視覽。浙事日棘，聞紹興於九月廿九日失守，蕭山亦陷，縱使甯波或得倖完，而亦為紹興蕭山之賊所隔，餉項決不能入杭城。四面皆賊，省城殆難久保。閣下雖久持援浙之議，亦恐鞭長莫及。嚴州、金華、蘭谿、橫亘賊氛，援師斷難飛越。杭州若失，則湖州、上海將為其續，東南海濱聯為一片，逆釁又日熾矣。上海連派數人來此請兵，情詞哀懇，亦深慮杭州有變，唇亡齒寒，弟處無兵應之，愧不可狀。丁漕減價，今年粗糶綱要，明年如大局可支，更當潤色而補救之。至廣信不能由尊處獨加，弟覆輔堂信已決之矣。

覆李輔堂

前此五萬之信，因來兩有截餉三萬，先濟鮑軍之說，故求之甚迫。嗣聞贛餉并未截留，則宜以全力籌濟左軍也。平江老五營妥為遣散，甚好甚好！此時江西營撤遣殆盡，應另籌佳營，駐撫州，策應各路。紹興失守，蕭山亦陷，杭省實有坐困之勢。杭倘不保，則湖州、上海恐難孤立。東南沿海一片逆氛，正不知如何收拾。李秀成今年在江楚擄人近二十萬，不過半年拜官封爵，即不思歸，梟桀者出其中，後患彌長，思之憂悸！

致郭意城

此間軍事自克復漕漕、東關後，賊勢稍衰。初六日，三河之賊宵遁，或疑江北之賊將棄廬州、巢縣，而盡歸南岸，殆亦有因。惟浙事日棘，紹興、蕭山失陷，杭州糧路已斷，朝廷命季帥督辦浙江軍務，而令國藩兼轄體制太隆，權位太重，虛望太盛，才略太短，顛蹶之患，不卜可知。即日當具疏辭謝，而薦季翁專任浙事。惟渠部人數過少，外而援浙內而保江，殊難兼顧。江西積疲，本已不堪，再擾且一入江境，兩湖并受波累，此事勢之最可慮者，而奏牘不敢盡言也。張石帥位置之道，似不甚妥。鎮揚一江之隔，有巴都兩將軍對峙二城，軍事固不合，更參一席鹽事，則袁李薛王喬金諸公，迭為主盟，團事則晏廬二公各開幕府，若以石帥攘臂其間，非主非客，萬難措手。頃聞石帥內召，或當入參密勿，否則外間借重，此才為地甚多，要非督撫不足潤之也。崔世兄已在沅浦營中當差，足慰綺廬霞仙一飛翽天，較李彭諸公尤為破格。若川中軍事速了，

當可修明吏治。此間則畢生與兵事終始，吏治拋荒已極，可媿可歎。筠仙親家比來省垣，否前周馥甫寄去一緘，曾註明學『王小二過年』，已入覽否？世變方滋，惟有涿州斯狀。王二過年兩法，尚是一了百了，非是則寧堪其苦惱耶。

復陳紡仙

冬月水乾，礙船不便施展，前此隔水之處，半皆涸出。設該逆偷越來犯，水師不能爲力，專望陸兵嚴防。尙乞留意營中洋煙賭博二事，最易貽誤大局，尙望隨時嚴禁，并約會各營一體禁革。至要！此間一切如常，聞青陽賊已退遁，不知確否。嚴州之賊由徽州境內犯，聞已竄入屯溪，有窺伺婺源景鎮之意，殊深焦灼。

覆周子佩

此間軍事自八九月來大有轉機，安徽省城之外，連克府縣城七處。湖北江西一律肅清。九月克運漕鎮後，距金陵不滿二百里，本可乘勝直下，因各兵分守各城，更無餘力進剿。又餉項太絀，不能成行，以是遲遲。且此間雖稍順手，而各處猶多可慮。鼎湖既抱弓劍之悲，胡帥又增人琴之感。浙江四面皆賊，紹興失後，杭城亦岌岌可危。苗沛霖圍壽州八閱月，城陷後，當事者既不能殉難，又反奏苗黨之無罪，團練之可誅。此數者關係甚大，把愛彌深，弟忝竊高位，又竊虛名，自治不遑，分外之事，更不敢置議也。

覆毓中丞

頃奉惠函，猥以弟忝加宮銜，違辱藻飾，感愧奚如！鷓鴣之戲，

負乘之誠，日夕兢兢。惟冀知我者，常常提撕，有以訂頑，乞愚耳。左帥援浙之策，閣下深以爲是。弟雖至愚，亦知固浙，卽所以保江。因恐浙中得手，賊仍回竄江西，故不敢主張斯議。幸左帥回信有步，步顧定江西一語，大爲放心。閣下亦可少釋廬系矣。募勇二千，紮吉安，似不如紮撫州。此後江西防務之大者，仍在北而不在南。西北防皖賊竄饒，東北防浙賊竄信。惟撫州則北去饒，信東去甯，建南去吉，贛均不甚遠。撫州有重兵，則省城肘腋之衛也。王沐之爲人，弟不深知，久在蕭營戰守，當尙可靠。請飭迅速募成，駐撫操防，爲要。輔堂兄奉部文調取引見，弟擬會台銜奏留，因加保之。蓋今冬明春，丁漕非渠不能勒催，中肯徹處糧臺釐務，亦非渠不能措置裕如也。

覆左季高太常

羊棧嶺之賊，仍是劉古賴諸逆黨，一擊卽退，非大股悍徒也。張軍駐婺之三營，既已回徽，貴部四營移駐華埠，尙可兼保婺源。惟景德鎮實係要區，屢爲該逆盤據，想至今垂涎不忘。現已會同咨奏，將饒信防務概歸麾下綜理。若能少籌數營，久駐景德鎮，更爲無隙可乘。樂平錢漕之案，已會同中丞咨請尊處，就近嚴辦。其廣信七屬丁漕，概歸尊處提清欠餉，中丞亦已咨復無異辭。浙事似日不支，甯紹向出銀米，爲省城所資以生，今蕭山西興江爲賊所占，糧路已斷。杭城有坐困之勢，雄師縱能星速往救，已爲嚴州蘭谿等賊所隔。況又萬不能速耶！慶制軍奏請麾下入浙會剿，俟奉

寄諭時弟當代奏，陳明兵單餉絀，能往而不能速之故。閣下亦宜將入浙固江規吳之本計，自行奏明，進退遲速，皆須閣下自作主張，不可因人牽率，致撓大計。朝廷亦決不以進兵稍遲而撓公以從聞也。祭潤帥文，愈讀愈妙，哀婉之情，雄深之氣，而達之以詼詭之趣，弟亦具一疏，略達年來敬愛潤帥之忱，想邀鑒照。

覆李希菴中丞

壽州之陷，本在意中，陷後情形，卻出意外。苗沛霖狼子野心，行路皆知，翁中丞昔年屢疏保其忠良，致養癰而治患。今春屢疏表其叛逆，請聲罪而致討，逮圍六七月之久，又屢疏請餉，請援，不謂城破之後，不能殉節，反具疏力陳苗逆之非叛，顛倒反覆，令人百思不解。不知朝廷俯如所請，姑羈縻之乎？抑急於誅滅之乎？若論其始終本末，較之粵匪捻匪，更為可惡。古人稱湯武心事不過曰為匹夫匹婦復讎耳，我朝廷仁義之師，恐終當為孫蒙諸家一復此讎。潤帥奠金概作書院之需，計所缺必不甚多。此外胡氏宗族另有點綴否？似須於奠金之內籌畫此層。蓋綠書院條約中，有不許胡氏經營一節，不可不別謀慰撫之也。鄙懷屢籌及此，未得確實信息，尚祈詳示尊恙，近大愈否？方藥難於恰當，若非有明醫真知灼見，總以不輕服藥為是。

覆毛寄雲中丞

惠書并疏稿二件，摧落豪強，維持綱紀，令人肅然起敬！今年春夏胡潤帥兩次詒書責弟，嫉惡不嚴，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

之氣。今觀閣下侃侃正言，毫無顧忌，使弟彌慚對潤帥於地下矣。近日封疆中，如劉鑑、泉不遵旨，即赴滇督之任，而擅自北上，遲遲吾行。翁藥房往年屢疏保苗、需霖之忠良，今春屢疏劾苗、需霖之叛跡，逮壽州被圍，又屢疏請援，請餉，壽州城陷後，不能殉節，反具疏力陳苗逆之非叛。此等行徑，鄙人頗思抗疏嚴劾，又以愚陋如僕，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方自攻其惡之不暇，不欲更趨人短，以炫已長，以是徘徊未決。祈閣下代為詹尹之卜，何去何從？早惠南鍼，弟於身家恩怨，無所顧惜，所疑者虛名太盛，恐識者斥為高輿耳。湘省官吏之賢否，弟不深知，辱承垂詢，拳拳後此，苟有所聞，必以密達左右。敝處用人行政，儻有不當，賤兄弟居家在外，倘有尋尤，亦望隨時切實指示，千萬之禱。此間軍事，諸叨平安，北岸西梁山等處之賊來窺犯，運漕東關，言均經擊退。三河之賊聞於十一月六日不攻自潰，大約廬州郡城賊亦無志堅守。南岸鮑軍進攻青陽，朱雲崖進攻石埭，均於日內前往。惟紹興失後，杭垣危於累卵，彌月苦無確耗耳。

覆多都護

前接收復三河之信，即批令現駐廬江之振字開字兩營，往守三河，而分調吳道剛防兩營，替守廬江。頃接惠書，稱三河賊乘壘遁竄，勢必聚集，大股另有詭謀。閣下向來料敵如神，自當確有所見聞。賊尚據聚中派河一帶，不知日內復來三河否？特此飛函奉懇閣下就近作主。如賊復來三河，或竄撲廬江，務求雄師迅速

援救。吳道團防二營自安慶開差，前往廬江，過桐城時，已囑其稟請台端，請示一切。以後三河、廬江兩處防守事宜，即求閣下就近調度，另具公牘咨達冰案。至無爲州、漣漣、東關三處，不知閣下能兼顧否？如能兼顧，亦即備咨請閣下調度。有勞，盡慮，尙祈先賜復示！

覆左季高太常

杭垣四面被困，米糧已無來路，似難倖全。而徽中探報則謂杭州官兵每戰必勝，春霆進攻寧國，本是最要之區，然探稱羣賊聚於青陽、南陵、涇縣等處，似不能直薄寧城。且春霆處四面受敵之地，弟終不甚放心。渠往年屢破狗酋，係與多公合謀。今年破虎酋，係與閣下合謀，猶未嘗獨當一面。至追逐忠逆，係將逸之寇，本不復戀江西矣。欲圖援浙，舍貴部無可恃者，然僅此不滿萬之兵，內顧江西之門戶，外隔數重之寇氛，倉卒焉能達杭。倘不守湖州，上海豈能獨存？東南海濱，該逆聯爲一片，思之憂悸。三河之賊無故遁去，不知與廬郡賊日和耶？抑別有詭計耶？舍弟一軍分守安慶、廬江、蕪湖，無爲、漣漣、東關六處，本嫌其單，今又當撥守三河，殊恐疎失。多公久不進兵，似因克皖一案，功高賞薄，不無遲疑。潤帥若不病，則疏內必特表多公之勞矣。潤帥之勳不過半年後，人當愈知之愈患之耳。張樞圖一軍既歸閣下調度，請常申傲而稽核之。凱章不在營，諸將皆與等夷，慮日懈弛也。

致官中堂

曾文正公書札 卷十七

連接寄諭，似朝廷有絕大處分，尙未得見明文。鄂中已有十月中旬邸鈔，否敬求示及。茲有要事數件，密函奉商如左——

(一)十月二十三日，寄諭問苗練應剿應撫，彭玉麟能否赴穎壽會國荃能否赴滁，全自應即日覆奏。鄙意此時楚師之力，但能防苗，不能剿苗。苗需霖罪大惡極，必應剿滅，萬無撫理。目下姑置之不議，不論之列。俟李多二軍將廬州克復，和州、含山一律肅清，桐舒一路鄂省無須設防，然後移兵剿苗，勢順而易。蓋苗與諸捻爲積仇，但患其與髮匪勾結，不患其與捻匪聯絡也。應請閣下主稿，會弟與彭、李四銜覆奏，備陳苗逆宜剿而不宜撫，楚師宜先廬州而後壽州，是否有當，敬候卓裁。

(二)雪琴專差具奏辭皖撫一席，目下道塗多梗，不知何日始奉硃批。渠方以辭謝後，即可不問皖事，而朝廷已以皖中兵事責之矣。雪琴之辭皖撫，弟所以不再三阻止者，以私衷言之，渠久帶水師，較有把握。若驟改陸路，招集新兵，恐致敗挫，後功難圖，前名易損。若不改陸路，斷無長在船上爲巡撫之理。以公事言之，長江上下數千里，水師船隻近千號，非厚菴一人所能照料。萬一賊匪再回竄江鄂，楊彭二公宜以一人駐湖北上游，以一人駐安慶下游。鄙意亦不欲雪琴去水而改陸，擬奏明聽從。雪琴辭去巡撫，仍帶水師，以後但用巡撫體制專摺奏事，卻不辦陸路軍務，庶

責任稍輕，公私兩益。

(二)接十月十八日諭旨，令弟兼辦浙江軍務，有節制四省字樣，位太高，權太重，才太短，時太艱，皇悚之至！即日當具摺辭謝，而薦左帥督辦浙江軍務，恐朝廷疑我畏難推諉，求閣下於便中附奏及之。言曾某不必有兼轄之名，自不敢畛域之見，必當竭力謀浙等語，旁敲側擊，勝於弟之自陳矣。我楚軍之所以尙足自立者，全在不爭權勢，不妬功名。若弟權勢太盛，泰然居之而不疑，則將來暗啓人之爭心，妬心而不覺，弟擬再三辭謝，得請而後已。弟與閣下均居崇高之地，總以維持風氣爲先務。以後弟有大過，敬求俯賜箴規，兄有小失，弟亦必效獸替，聊布區區，諸惟心鑒。

覆左季高太常

接惠緘，敬悉。密波無恙，杭州解圍，爲之少慰。忠逆黨雖多而不善戰，待逆黨雖悍而不耐久，杭城應無他虞。惟驕兵悍將，徧布兩浙，雄師若久不赴援，恐再蹈蘇州故轍。將有開門盜之日，應請即日建轟，過發，率六千精銳以行，留稍劣之營駐廣玉一帶，以保後路，而瀟江西賊終年擾浙而不能破杭，亦少疲矣。以公之整乘賊之疲，野戰必可大捷。願公無以人少爲慮，河南爲羣兇所梗，驛路改由陝西，尊處專銜奏事一疏，恐須來年乃奉硃批。昨已咨請閣下即日自行具奏，朝廷命公節制浙江提鎮，豈有管提鎮而不專奏之理。錢漕減征一案，滲漏良多，今歲祇可不論不議。明年

潤色補救，當就閣下熟商，自下而上之法。江浙七郡民困久矣，帥亦曾以此相期，如蘇常果有來復之日，行以茲事累左右耳。

致彰雪琴中丞

久未接惠緘，不審台旆現駐何處？連日接奉廷寄諭旨甚多，大約北而苗逆，南而浙事二端，朝廷深以爲慮。苗逆之叛，諭旨似以剿撫機宜倚重閣下，前大旆未赴下游時，已接寄諭一次，五日內又有三次寄諭，責成閣下。茲專舫板送呈，望閣下即日旋省，專摺覆奏。鄙意苗逆宜剿而不宜撫，萬難再事羈縻。惟此時楚帥之力，但能防苗不能剿苗，必俟廬州克復，乃可併力討苗。已將此議函商官揆，請其主稿會銜覆奏。不知渠能速奏否？惟公奏之外，閣下似應另有單銜一摺，仰慰聖朝殷殷期望之意。七月間受遺詔輔政之八人，近聞皇太后怒其專擅，已將前三人正法，餘五人逐出樞廷。雖尙未見明交，而兩宮垂簾，盡革前弊，則已接部文矣。

覆李希菴中丞

雪琴未帶陸兵，勢不能不辭院撫一席。院中羣盜縱橫，有髮有捻，有苗，非手握馬步強兵，不能翕此大亂，非心精力果，不能辨順逆邪正之歲。明剿撫先後之序，鄙意實思奏請閣下仍任院撫，駐紮桐舒一帶，或駐紮安慶，常至桐舒霍六等處一行，不特與袁翁賈李交涉事件，可以一一熟商，即籌餉轉運諸細節，亦非旦夕函商，不能妥協。前有信寄揆帥，覆書想已在途。其鄂中吏事餉事，應如何而後可循潤帥之舊，尙祈縷示一切。

致左季高中丞

日來未接惠書不知大霧已啓行援浙否？此間接上海信，知寧波於初九日失守并稱『杭州被圍四十餘日，米糧子藥皆無接濟，上海解送米銀已至錢塘江，卒不能運入杭城。』等語，似此情形，杭省萬無倖全之理。杭若不保，則東而湖州上海，西而徽州江西，危急即在目前。昨奉到疊次寄諭，即催閣下迅速啓行援浙，老翼猶有萬一之可保也。若萬分會無一翼，則閣下搖足前進無益於浙而徒有損於江西，似又不如姑保江西完善之區。徽州張副將運桂來聚，另股賊有繞越徽州，徑犯屯溪，婺源景鎮之信，若果竄入則祁、徽休之運道又斷，貴軍之餉源無出，而江西防不勝防。特此飛商求閣下兼顧婺源兩處，或探明浙事萬不可為，即請雄師無庸前去。如稍可為力，即請雄師由華埠徽州援以嚴蘭內顧較有把握。以目下機勢而論，賊之窺伺江西，似在婺源，不在廣玉也。求閣下權衡輕重迅速見示，如慮不克踐前奏之言，弟當另行奏明，不敢以避難就易之譏，上累左右耳。

致左季高中丞

一、杭州有庶常范鴻謨來此請兵，十二月初一日自上海起程，面述杭州消息久斷，祇見王雪軒中丞十一月初七與薛中丞密書，言城中六十萬人米糧極少，餓死者已有萬餘人。雖滿城尚粳三四月之糧，然外域斷難久支，請薛代為奏明，有米一日堅守一日，米盡則死云云。是杭州危急之狀，生靈之劫，莫斯為極！大霧

萬不可不速往一援，前因徽婺一路過爾空虛，請台旆由徽入嚴，來示一意由常山開化境以規嚴州，恰符鄙人之願。極好極好！請即星速啓行，或可救出杭城六十萬人。

一、張運桂稟犯徽之賊多而且悍，老湘營在篳墩獲一大勝，在南源口獲一小勝等語。此股恐非張唐二軍所能了，必須雄師經過，就便一擊，驅出徽境。如係楊逆親來，則請墜下認真剿辦，不破此股不能遽赴嚴州。

一、朱雲崖出嶽後因徽州屯溪之變，又須折回漁亭石埭一路無兵，鮑春霆亦不能獨進寧國。既無一旅直抵杭城，即欲進兵寧國以掣浙賊之勢，亦不可得，憂愧良深。

一、景鎮釐金月得二萬，該處萬不可無駐防之兵，務求閣下迅速謀之。河口釐金盛時，遠勝景鎮，然即十分墜旺於貴軍餉項，不過三分之二，舍此則更無涓滴可恃矣。

一、梅村遭爾不起，可惜！可惜！請即請諭，或閣下自行陳奏，或咨敝處代奏，請酌。劉克菴近還營否？公處幫手亦太少耳。

覆陳作梅

久疏音敬，怒如調飢，頃奉來示，惠商數端，有應復者，條列如左：

(一) 來示欲移皖撫先籌皖餉一節，此時皖中山窮水盡，實已無款可籌。鄙意湘軍有大功德於鄂，希帥雖移撫皖，而湘軍仍食鄂之口糧，希公仍管鄂之軍事，不特管舒桐英霍

一路，并須北管襄樊，西管宜施，南管崇通等處。鄂餉無論
旺歛，盡儘湘軍。一如昔年潤帥所以待希邵之法，庶幾有
益於皖，無損於鄂。今來示謂上游隱存畛域，本省支絀，難
濟鄰封。云云，自必確有所見。果爾，則希一出臺，湘軍必餒
鄂事必壞。閣丹初同年來緘，亦深恐希帥搖足移皖。謹體
二公之意，不復奏請移易，前議已作罷論。

(一)皖省停止畝捐，現有開徵丁漕之意，先與鄂省咨商商定，
再行試辦。來示盛稱畝捐足以平人心息，爭端而極言丁
漕之不可辦，鄙人未敢附和。大約經手之官紳得人，則二
者皆可，而行而畝捐之所獲較多，不得人，則二者皆不可行。
而畝捐之虐民更甚，徹處艱於擇人，未免因噎而廢食耳。
(二)介店樸實精細，夙昔頗相知契。自潤帥保薦，彌加敬愛。目
下葉在霍六一帶交涉事少，安徽事向歸巡撫綜理，故於
徹處亦有尊而不親之象。鄙人與楚軍文武久同甘苦，斷
無不視爲一家，聯爲一氣者。請釋廬系。

覆閣丹初

頃奉惠書，知前所陳拙議，不中肯綮。仰蒙指示詳晰，又得陳
作梅兄剴切辨詰。從古有事金陵，必注重江漢，以制下游之命。近
歲髮捻交熾，尤以湖北爲數省之樞紐。鄙人軍勢亦以湖北爲根
本。鄂中少有疎虞，則徹處之餉道易斷，兵心亦搖。倘使希帥移節
而無益於皖，徒有損於鄂省，有損於湘軍，亦鄙人之大不利也。謹

卽如指，速罷前議，不復陳奏。袁帥諸帥迭次奏催，雪帥馳赴穎
一帶，而雪琴萬難舍水就陸。渠已兩次疏辭，國藩亦當代爲入告，
明所以不能遽離水師之故。請朝廷另簡皖撫，迅履新任。封疆重
臣，自以中旨特擢爲宜。此缺春間，袁帥薦希，秋間官帥薦雪，卒不
能濟皖民之災，今亦不欲更循斯轍也。浙江危殆日甚，正催左帥
由徽州進援嚴州，而徽郡乃被楊逆圍攻，安危莫卜。左軍救徽不
遑，不能不置浙於緩圖。東望武林，祇憎憂憤。潤帥遺集稿本已就
緒否？

覆左季高中丞

浙江竟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萬生靈同遭浩劫，天
乎酷哉！弟於二十五日覆奏統轄浙江軍務，已附片密請閣下
爲浙江巡撫，無論是否允允，目下經營浙事全仗大力，責無旁貸。
浙東民情極壞，難遽圖治。宜先經略浙西，欲復浙西，須先固江
西以爲行軍之根本。第一須保全徽休婺源，不使浙賊從徽甯直
犯江西，不使安池各軍與閣下隔爲兩截。第二須力守衢州，不使
浙賊竄江西福建之路，毫無阻梗。且以留吾輩進兵之路。第一面
令江軍門穩守祁門，朱雲崖回紮漁亭，救援徽州。一面令鮑春霆
暫駐青陽，不必遽進甯國，免致被賊包裏。一面飛檄衢防文武堅
守郡城，以後由徹處發餉，歸尊處調度。一面奏請將蔣綱泉調擢
浙江兩司，帶兵五千前來，爲閣下指臂之助。其最急之務，則求大
轟親援徽州，將來閣下似宜於徽衢信三府之間擇地駐紮，庶保

徽保江規浙三者可并辦也。

覆周馥甫。

浙江遂已不守，兵民百萬同罹浩劫，痛憤何極！左帥援杭方欲成行，而楊七麻一股忽竄圍徽州，左部移援浙之師就近援徽，不知趕得及否？鮑軍方進圍寧國，又有巨股與之迎拒於青陽，何賊之多也？浙杭既失，海甯湖州萬無倖全之理。滬上富庶必當設法保守，敵處援滬之師非二月不能成行，竊恐緩不及事，不得不借助西洋兵力。該處痛商已久，本華洋所當共爭而共守之。惟既已求助於人，則宜坦然以至誠相與虛心相待，不宜少存猜疑，尤不可以敵處兵力略勁，稍懷自矜自炫之私。孟子所謂『有挾則不答』，老子所謂『去汝之躬矜與容，暫』者也。惟賊燬方熾，切誠西洋諸國不可輕敵。若合華洋而不能禦一長毛小醜，則真不勝為笑矣！雪琴手無陸兵，赴滬亦屬無益。現屢疏力辭院撫一席，亦以素無陸軍不能援救頴壽之故。赴下游者，當於舍弟暨少荃二人中派一人先往。若洋兵能保上海，而楚師但駐鎮江直趨蘇常，則善之善者也。

覆官中堂。

前得環章，久未續報。為歙軍江竟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浙東惟溫州一城僅存，浙西惟湖州海甯二城僅存，然皆孤懸賊中，萬難久全。惟衢州或可倖保，徽州被賊圍逼已逾十日，從此皖南與江西斷無安枕之日。江西有事，即鄂南亦必震驚，今夏與治

武崇二通之警，恐明年亦將不免。閣下明燭幾先，請與希帥籌一枝勁旅，預為擬之。弟亦必於江西早為之所，但恐力薄不足禦之耳。湘勇入皖，鄂中邊防或多拋荒，前議應作罷論。已具疏略陳苗練不可再撫，彭帥不可離水，請即另簡皖撫云云。未審果否。俞允又未知繼之者與吾輩錢芥契合否？河南捻患日深，驟難收拾，遂恐南北道梗，楚中奏報當由秦晉繞遶敵處，則或航海達京。鄂邊東防漸輕，北防必且日重。鄙意趁此稍暇之時，速行圍攻廬州，如其得手，則閣下與希帥專嚴北防，而弟亦得盡力於南岸矣。

致左季高中丞。

久未接惠書，不知大蠡果拔動否？貴部進援徽州否？徽軍獲勝後，朱雲崖由西路往援，貴部由東南往援，當可解圍。惟浙江全為賊有，賊欲犯江西以掠米糧，中路必圍攻歙休祁，東路必衝突開遂常玉，西路必觀覷東建都景。今鮑攻青陽，韋守池州，東路較鬆，閣下兵不滿萬，專保東路，而兼顧中路，獨為其難。日夜為公憂之，為江西危之。現飛調蔣鄉泉東來，為閣下指臂之助，請簡放浙江兩司，不知果否。俞允目前請貴部豈意救徽，新年後必更設法助公防剿東路也。潤帥少君胡子勛，蒙恩賞給舉人，稍足以慰逝者，而勸勞臣。鮑軍在青陽獲一大勝，劉古賴皆猾賊，恐小城正不易破耳。

覆左季高中丞。

一、圍徽之賊，分大股至西路截住運道。中而岩寺，南而屯溪，

北而潛口三處皆有朱唐至屯溪獲一勝仗賊已破走聞劉克菴已至龍灣計可與朱唐會合若三軍共破岩寺一股則糧路通而徽圍可解矣。

一奉讀大疏各片如此容題生發不窮可喜可慰然所調各軍取齊總在四月以後而皖南與江西之安危所爭乃在三月以前此數月須穩慎圖之第一保全貴部為肅清全浙之本第二保全徽州為進規嚴州之本蕪泉未到以前請貴軍以全力翼蔽徽婺兩處蕪泉凱章到後則可分三路以進矣。

一此次徽圍若解賊必於開遂江常等處內竄江西貴軍人數太少弟擬調朱軍守徽城騰出張軍五千人為游擊之師供閣下之指麾是否乞酌裁。

一景鎮河口釐金公斷不可辭讓以貴軍舍此別無的餉也以目下而論婺源一路公當之祁門一路江守之東建一路鮑蔽之景鎮當無他慮將來須專籌一支人防守景鎮耳。

一貴軍以一枝扼守華埠為固江之師以一枝由徽入嚴為進取之師皆一定之勢其衢南一帶恐仍須另籌一支弟當與公合謀之。

一春靈頓兵青陽不能遽下其石埭南陵涇縣該逆處處堅守萬不能速至寧國渠請增兵合圍青陽弟未之許蓋欲留鮑軍作活兵也萬一江西腹地有事仍可調鮑入援目下鮑軍應作何調度乞酌示。

覆左季中丞

雲崖血性過人打仗亦穩猛可靠。特與唐桂生不和日來構釁更深可慮之至。雲崖打屯溪潛口均能挫賊兇鋒以寡敵眾。唐部戰事遠不如朱而守城亦尚有布置。大蕪至龍灣屯溪時請邀朱軍會剿當可助一臂之力。徽城之米足支月餘閣下督同朱軍穩慎圖之或可保徽也。衢州為謀浙者所必爭人人知之。然閣下進兵之路則不在衢而在嚴。貴軍自全之道則不重衢而重在徽。請以貴軍常常翼蔽徽婺。至懇至懇。

批唐桂生稟

凡為統領者以親看地勢親探賊情為第一要義。若不親自看明親自探明而浪行出隊直至將近賊巢輕進則恐中賊之伏。輕退則恐長賊之箠。進退兩難最易誤事。李希帥多禮帥皆親看地勢也。我湘軍之所以無敵者全賴彼此相顧彼此相救。廿二日朱鎮一軍出隊與賊接仗危急之至。屢次派親兵催請該鎮派隊救應。又有易昉荻兩催李勉亭面催而該鎮始終不發救兵可惡之至。我湘軍風氣雖平日積怨深仇臨陣仍彼此救援。雖上午口角參商下午仍彼此救援。該鎮此次壞我湘軍風氣此風一開以後湘軍不能做事矣。實屬可憾。究竟該鎮與朱鎮平日有何仇隙。仰即明白稟覆湘軍向來風氣雖有仇亦當救援。該鎮曾聞此說否。如并未聞此說猶可輕恕。以後當勉之改之。如曾經聽過此說斷不可恕。余不嚴參重辦。徧告湘軍以該鎮不肯救人為戒也。仰

將是否聽過一層據實稟覆

致劉印渠中丞

浙江全省淪沒，左帥必拜撫浙之命。渠所不部滿萬人，既須圖浙，又須保江，又須顧皖，左右前後無一支勁旅助之，可危之至。惟求閣下商之，臬泉迅速東來，能救左帥，乃能救江西而保湖南。浙之可復與否，猶其次也。臬泉之餉在湘，則取之東征局，江西則取之牙釐局，皆國藩任之，斷不推諉大局。別無可爲將伯之呼者，伏希垂亮！

致蔣彝泉

目下徽州危急，左帥率所部往援，未知能否得手？縱徽郡幸能解圍，而浙信衢三省相錯之地，明春必爲羣賊百戰之場。左帥兵不滿萬，四面受敵，可危之至。閣下忠肝俠腸，素肯救人危難，又於左帥有知己之感，務望投袂東來，一面請印帥具奏，一面帶兵起行，如能於三月趕到，縱浙事不可猝圖，但得左軍無恙，江西無恙，大局尙可爲也。至貴軍餉需，國藩當壹力籌備，決不推諉。六千之數，斷不可少，但亦須擇將而任，不宜濫竿充數，至懇！至囑！

與李筱泉

江西廣撫建吉贛五城，業已爲堅守之計。吉安陳鎮處倘有不時之需，望閣下設法籌濟。幼丹新授江撫，更當與之商守瑞臨二城，合省城共守八處，賊雖闖入腹地，亦不能逞志矣。徽城獲一大勝，糧路已通，當可保守無虞。惟北路之潁州、下游之鎮江、上海

曾文正公書札

卷十七

三處同時告警，均極危急。潁城恐不能保，鎮滬兩處若能守至二月，則上游援兵或可趕到。

覆在季高中丞

惠書敬悉，克菴大捷，欣慰無已！所欲商者，覆陳如左：

(一) 朱唐張三軍，獲一大勝，將岩寺街賊館賊壘全數掃清，運道已通，徽郡必可無虞。屯溪之賊不知尙堅據否？然南無大鱸濟嶺股匪之聲勇，北有潛口岩寺分股之屢敗，又大雪之後，無糧可攜，計屯溪賊亦將退。尊處且將嶺南各路掃清，不必急急度嶺救徽。

(二) 張運桂戰守之才，似更勝於其兄。弟現札朱守徽，唐守休，而換出張將老湘營移駐休寧城內，專作游兵。婺源開化與徽休隔一大嶺，卽回嶺新嶺，浙嶺，馬金寺等嶺也。嶺以北如屯溪，尚溪，龍灣等處，山張氏游兵擊之。嶺以南如江灣，段莘，清華等處，由尊處派游兵擊之。若有大股非常之警，兩支游兵皆可越嶺互相救應。第貴部人不滿萬，除派守婺源及白沙關外，可作游兵者不足六千人，更無餘力分防華埠，與玉山連絡不上，茲可慮耳。

(三) 江西中丞新放沈幼丹，方伯新放李輔堂，諸事當稍順手。除廣撫建吉南贛六府城池業經設守外，更當擇人守瑞臨兩城腹地，當不致如去年之敗壞。惟河口玉豐一帶當有一支大游兵，舍臬泉無可屬者，弟已函求劉公，更請閣

六九

下兩催之。

(一)曾處所籌各務，與鄙人所見略同。徽州用兵，以辦米爲第一要務，總須占定婺源景鎮兩河，乃可下手。少荃定於二月杪帶兵赴援上海，目下尚不能坐輪船先去也。

覆郭意城。

徽州被圍，其另股由馬金嶺入徽，阻我援師者，亦經左部劉克菴立解郡圍。一戰擊退，差足慰幸。然浙賊富強，盡收官軍降卒三四萬人，以爲前驅。今春廣信徽衛三府之交，必且戰爭不休。左帥獨當其衝，深爲危慮。現調蕪泉六千人來皖助之，僕與左帥均有緘託印渠更求贊成此舉。左軍之利鈍，不特浙江江西之安危，卽吾鄉亦與有禍福者也。江浙盡失，賊之財力百倍於我，大局殊難挽回。幸朝政清明，求賢劇切，季老撫浙，幼丹撫江，希菴撫皖，努力同心，或尚可濟轉於萬一。此間布置有徽防一札，及近日各奏，咨達寄雲中丞處，閣下細察有不合者，速以惠告。

覆左季高中丞。

大雪封山，士卒如何行走？公亦勤勞至矣！守衛攻圍，謀浙不外此二著，弟與公意見相同。慶制軍雖欲以不赴衢州，鑄公祇可付之不理，我豈有工夫與閒人拾鼻涕也？惟衢州防兵，應由徽處接濟銀米子藥，應由公處設法護運。否則無以固其堅守之心。已札總糧臺解銀二萬兩，米三千石，并子藥送玉山轉運局遞解。如

道塗有梗，求公設法疏通之。如銀到太遲，求公先行墊付，二月初可歸款也。弟現向多禮堂借一統將，擬添一小枝，專守東建，騰出鮑軍專爲游擊之師。蔣香泉到，亦爲游擊之師，合之貴軍與樛園軍，則南岸有四支活兵，常可縱橫敵。但須三四月後，乃能集事。不知春間賊勢何如？且胡氏宗族，請由已買田五千金濟之，當無缺望。請公爲臬銘，得暇爲之。吾文任吾屬弟爲表，竟不能從容構思，何其儼也。

致李希菴中丞。

惠書敬悉。大旆來皖，欣慰無已。老營駐紮六安，恰與敵處，十日一摺相符。惟頰郡日益危急，已有萬不能支之勢。潁州失則袁營孤懸臨淮，亦將岌岌莫保。兩淮與豫省逆氛聯爲一片，朝廷深以北犯爲慮。楚軍實無北援之力，終日籌思，不得善策。閣下到皖，須首商此段難事也。德安一路，閣下別有布置否？雖調皖，仍應步步顧定湖北。鄂中有事，則下游各軍人人有後路梗塞之虞。軍士方寸若亂，戰守必不得力。國藩雖甚願閣下之來皖，卻深憂鄂邊之多事。望閣下不避嫌疑，處處以鄂防爲己任，防兵不宜動者，切弗調帶來皖。至要至要。

覆左季高中丞。

避長圍防後路，是近日辦賊最要之語。若不能由徽州攻嚴，則衢州終有長圍之患。如天之福，二三月間無事，待蕪泉軍到，閣下所調各營，亦陸續到齊，則麾下本部得萬餘人，而蔣張兩軍亦

可縱橫衝擊於徽信間之閒，江皖固得穩固，浙事亦必有端緒矣。頃奉諭旨，蘇泉放浙藩，沈甫放浙泉，倭臣放蘇泉，即日作緘催促蘇泉，或於四月可到。由徽進嚴，米糧本極難辦，仍當由景鎮運至祁門，由祁門至漁亭，陸運僅六十餘里。漁亭以下皆水路也。范太史述及閣下尊指，欲乘往上海勸捐，屬做處給予文書，果有是否？上海自月臘十一後，逆匪六道進攻，雖藉洋人之力，倖保孤城，然四面皆賊，岌岌不可終日，商賈不通，釐捐大減，尊處咨派吳方伯辦捐，做處至今尚未轉札，須滬事稍定，乃可商辦。弟雖叨協辦之命，無功無能，忝竊至此，茲榮也。祇以厚其辱，慙慙悚曷已。

與蔣蘇泉

賊於臘月圍攻徽州，圖犯江西。既不得逞，今春必由衢州廣信內犯。廣信玉山諸軍，但能守城，不能出擊，恐其再由撫建直趨吉臨等府。如辛酉春夏之例，則江西糜爛，湖南亦危。求閣下於二月起程回湘，三月入江西境，則可與左帥收夾擊之效。至懇！至懇！

覆李高中丞

貴部三路并進，日內當與鍾袁諸賊決戰於華埠等處。華埠為羣賊必經之地，猶江北之溧漕鎮，饒屬之景德鎮也。若占住此處，則江西之藩籬漸固。惟尊慮兵力太單，必有應接不暇之候。張樞園一軍本有咨交閣下調遣，請即調之。鵬劉遂安開化助公一臂之力，無存客氣為荷。惟朱唐江諸君圖近忽遠，但知樞園一軍忽離徽休，而不知助剿開遂，正所以保固徽休，必將鯁鯁過慮，向

做處力陳樞軍之不可遠調。弟亦無辭，以違為開解。請公於公牘縷晰說明，并言徽休有事，星速回顧樞園，亦誓以回顧徽休自任。則羣疑釋而眾志通，而公之誠心亦開，公道亦布矣。少荃赴上海，係新募舒廬一帶之勇，名曰淮勇，另撥湘勇二三營與之。令淮勇一法湘勇之營制，營規目下未經戰陣，安得號為勁旅，亦別無勁旅可撥。擬先駐鎮江，徐圖上海也。史士良觀察係浙江道員，欲赴廳下聽候差遣，弟與少荃議以玉山糧台一席處之。取其與江西藩署暨各局呼應極靈，公意以為可否？

致毓中丞

前接台旆回召之信，未及走簡奉訊。比來行期已定否？共事二年，諸承關愛，感綬無量。無緣執別，惟冀長途珍衛，軍踐清班，少息六月之鵬，仍翔九霄之鳳。諸希心鑒！

覆毛寄雲中丞

接展華函，並錄大奏，屬為推敲疑義。國藩愚陋，於夷務無所通曉。即各國通商條約，亦未嘗悉心研究。淺之如起貨落貨，驗貨割貨，船單稅單，紅單保單之類，均不能縷晰其名。確指其地。說者或謂內江水道淺狹，與外洋迥異，洋貨一抵中國，五口必須加裝網紮，大船換小，重載改輕，乃能駛赴內江起貨。是初抵五口之名，割貨是換船入江之名，亦未知其果否？未敢執是，與閣下相辨詰也。惟就鄙人平日所知，與來示疏稿所指，則亦有不合者。請獻其所疑一二端，仰祈反覆開示，冀彼此皆臻渙然，豁然之境。來示謂

由江出洋不必從上海經過。且言內洋祇粵海一口。以弟所聞則殊不然。長江之入海，猶徹省湘水之入江也。江右有孤懸之崇明，猶湘口有孤懸之君山。江初出口，循右而下之有吳淞江，猶湘初出口循右而下之有旋湖港也。吳淞江內六十里爲上海縣，該監督與領事官雖皆往上海城廂，而關卡則設於吳淞出海之黃浦口，亦猶旋湖港內之人設卡於該港出江之播鼓台。洋人由海入江，不能不由黃浦口經過，亦猶之鄂人由江入湘，不能不由播鼓台經過也。滬上紳士來此請援者，攜有上海地圖附呈一閱，閱畢另摹存查，請以原圖擲還敝處。至疏稿謂夷船入內洋，必先經過粵海，而後可達崇明，尤非事實。西人由印度海而來，一過蘇門答臘，即可粵可閩，可浙可蘇，不必定由粵省經過。如必過粵，則繞越當在五千里以外，而閣下以與黃浦入滬，僅繞六十里者，相比亦太不倫矣。此國藩之獻疑者一也。大疏謂內江各口無推稅之權，欲其早驗報單，且不可得，違問稽查，弟亦嘗以此層爲慮。惟檢閱長江章程，在上海有由領事官赴道署領江照之法，又有領軍器執照之法，又有派員役同駕送往鎮江之法，又有海關紅單之法，又有商客人名數單之法，到鎮江後，又有呈驗單照四件之法，又有稟遞艙口單，載明貨件斤兩價值之法，又有給鎮江紅單之法。行至九江、漢口，又均有呈驗單照五件之法，均有稟遞艙口單，注明江件斤兩價值之法。其歸也，有鎮江派員役送回上海之法，其運油麻鋼鐵等物也，有請漢關滬關給執照之法，又有呈具保單

之法。計洋船由滬至鄂，往返不過十日，而爲文憑者八事，爲法禁者十三事。種種關防，層層稽查，網亦密矣！而大疏乃云長江數千里防維盡失，往來貿易，不受稽查，豈篤論乎！自古聖王以禮讓爲國，法制寬簡，用能息兵安民。至秦用商鞅以耕戰二字爲國法，令如毛國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戰二字爲國法，令更密於牛毛，斷無能久之理。然彼自橫其征，而亦不禁中國之推稅，彼自密其法，而亦不禁中國之稽查，則猶有怨道焉。咸豐三年，劉麗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日克復。洋人代收海關之稅，猶交還七十餘萬，與監督吳道國藩嘗歎彼雖商賈之國，頗有君子之行。即今滬鎮漳漢凡有領事官之處，皆令我國管關者一體稽查，一體呈驗艙口單，正稅子稅，較我釐金科則業已倍之三之。在彼固自謂仁至義盡矣！而閣下與揆帥必欲令其改赴漢口輸納，滬與鄂同一中國也，朝三暮四，旋令旋改，在滬關必怨楚人之攘利，在西人且笑晉政之多門。此國藩之獻疑者二也。長江通商章程十二條，據總理衙門咨係恭親王與英國卜公使議定。又洋貨稅單，土貨運照，三聯報單，亦據總理衙門咨係恭親王所定，而大疏稿中指劾薛中丞貪婪蒙蔽極辭醜詆。且云與恭親王前奏絕不相符，不知閣下因恭邸親賢柄政不敢指斥，故嫁其咎於薛公乎？抑別有確獲，知此章爲薛公所定乎？薛公之於夷務往歲事不可知，自庚申冬以來大事秉承恭邸，小事豈委吳道，似無所短長於其間。恭邸先以長江有賊不准通商，旋因英國固請，乃始允許。其不賣軍器及麻油等

保軍各條，皆辛酉七月以後所定，尊疏盡以誣詆薛公似不足以服其心。此國藩之獻疑者三也！方今髮捻交熾，苗禍日深，中國實自治之不暇，苟可與洋人相安無事，似不必別尋釁端。漢口納稅之說，發之於滙稅未定之先，則可爭之於滙議既成之後，則不可大疏發此難辦，英法諸國不從，將默爾而違息乎？則是壯頰而啓他將爭辨而不休乎？且廢好而興戎，二者必居一，於此區區之墨，願閣下與筠仙親家熟商審處，幸甚！如鄙言全不當理，則請詳晰剖示，以資實證。

卷十八

致官中堂

前接惠書，飭舍弟回鄂防剿，比以湘恆二營甫經下駛，駐紮繁昌、蕪湖一帶，欲飭迅速旋歸，以道途太遠，往返維艱，正爾躊躇莫決，旋接希菴中丞信，知襄陽、德安、麻城三路俱留湘勇一支，駐守鄂中，邊防豈可無虞，而舍弟在下游駐紮三山夾，頃接其來信，言繁昌、南陵、蕪湖各賊頗有投誠之意，蕪湖堅城亦有可圖，自未便遽令折回皖鄂，乃命之饗，亮蒙鑒恕！至沿江各城，賊黨投誠之說，蓋亦有故，一則因上年安慶、桐城斬馘極多，羣賊寒心，不欲復受楊黃諸酋之鈐束，一則繁昌、南宜、涇、太石、青等縣，米糧甚少，金陵賊首不肯少為接濟，上游為水師所禁阻，又無民米偷買，暗濟前此鄉民之甘心從賊者，不得不急圖反正，以為就食之計。現在

鮑春霆營次業經收降卒千人，編為春字中營，聞尚有涇縣賊黨二千餘人，即日來降，舍弟營次業經收降卒三千人，編為崑字等四營，聞尚有南陵等賊黨數千人，即日來降。弟此令能打仗者當勇，每日百文，不能打仗者當夫，每日七十文。若使辦理順手，源源而來，或如東漢初年赤眉百萬同時歸降，積甲齊山，則國家非常之祐也。敝處餉項日絀，現有之營不能養贍，更無餘力養此降眾，將來再收數千，求閣下惠濟銀數千金。目下已收之四千，當亦咨請協濟，納降一萬人，月費不過二萬金，較之練兵剿此萬賊，其難易得失相去天淵矣。是否有當，敬求裁示。弟昨忝參政之命，無功無能，叨竊至此，愧緘靡極，謬承榮飾，尤增惶悚。

覆姚秋浦

來示惟獎溢量，讀之悚汗！然此等遇情之語，出之於尋常，朋知之贈答，寮屬之慶賀，亦自見慣不驚，出之於閣下，則殊乖夙昔之望。閣下素以古誼自處，亦宜以古誼處人，德不稱位，實不稱名。前世之自善其末路者，幾人！近世此席覆轍相尋，尤可惕懼！閣下相知日深，當代鄙人憂危之不暇，而暇附會諛詞，增長客氣，揚湯而助沸耶？羅承勳一員，國藩思之已熟，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動，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歷不喜用善說話之將，非僅第一人然也。羅承勳於庚申六月不肯竭力送糧入寧國，貽誤全局，厥罪甚重，其開復處分，非我所願。江軍門又假之事權，用為諂將之領袖，風氣一壞，萬難

挽回，故決意屏斥。請閣下與江軍門熟商，專從危難之際，默察撲拙之人，則幾矣。

覆左中丞：

(一) 前此請尊處於粵餉五萬中分撥二萬於衢防，係恐江西藩庫撥解太緩，故請尊處先行墊撥，以暖衢人之心耳。茲據江西報委辭衢餉二萬，亦於正月下旬起程，則并不甚遲矣。或請閣下行文照弟前議將江餉二萬截留廣信，換發貴部，或四萬均以優給衢軍之處，聽候卓裁。如其均給衢人，則江餉係敵處所協，粵餉係尊處所撥，請札飭衢臺分別辦理。

(二) 弟疏請張石帥撫鄂，因官帥資深位高，舍石帥外無人能匡救其失。頃接寄諭已派石翁督辦雲南軍務，滇中無盤銀粒米，萬難措手，且新簡署督，亦非可共事者。弟擬請薦石帥入閩，黜陟大端，弟本不敢妄陳，惟目擊閩中之憤憤，不得不稍圖補救，深恐賊支肆竄建邵一帶，為江西無窮之患，閣下別有良法維持否？

(三) 張樞圍一軍，敵處正月廿三日一緘，請閣下調之助剿淳遂。三十日一緘，又請閣下緩調先清歡績。亮入擊照。來示謂克績溪青石旌德以後，張軍宜駐甯國嚴州兩郡適中之地，鄙意兩那相距太遠，張軍斷聯絡不上。即令撥千餘人守遂安城，亦非所宜。此軍尚算游擊勁旅，不宜分也。至

來示謂鮑軍暫不攻甯國，尊處亦不攻嚴州。當積粟撥兵固守城垣，躬率八千人，往來壽昌龍游淳安一帶，誘賊野戰。此則鄙見深以為然。若進攻嚴州，兩月不下，銳氣頓減，賊反得抄我後路，截我餉道，形見勢絀，再行退師，則索然矣。此開幕友有力阻攻嚴之說者，弟方擬縷晰商而尊函適至，請即堅守此議。以後辦賊以多守幾處，城池多辦幾支游兵為是。俟建德有人守城，鮑軍亦當作游兵，貴軍則豈意游擊不主故常，朝廷簡公為督吏，而不以尋常守土之律責公，此意最可深感，而亦可恪遵也。

(一) 上海借助洋兵似可無虞。若用官兵保守，非二萬勁旅不可。祇在開誠求助於西人，鎮江雖久，詭餉然形勝尚屬易守。少荃不能速行，已將九二日摺抄咨冰案。上海正在危急之際，勸捐似非其時，吳方伯處至今尚未札飭將有待也。

致沈幼丹中丞：
自聞大蘇成行之後，未得副音。錫山等屬亦未報有確實差信，渴想葛已慶正軒制久蒞軍珂鄉，近狀何似。履奉寄諭，微詞督責，而延訪及於鄙人。國藩耳目最臨，比以軍事少暇，於鄰封得失尤鮮諳究。閣下息影家園，靜者多妙，敢祈將二年有餘見聞實事，縷晰惠示。其美政劣蹟不妨拉雜并書，瑕瑜互見，俾得據實臆陳。仰答朝廷殷殷下問之意。其軍務咨牘與敵處交涉事件，每每不

撼人意，則不待智者而可決也。近日朝廷虛衷轉訪，明目達聰，其曲體下情，足令中外感涕。其旁燭幽隱，亦足震懾羣邪。下走不才，濫叨非分，絕贖之患，負乘之譏，終夕慚汗。所尤媿者，孤陋已甚，不足以備芻蕘之詢。若閣下藥籠尙富，請將所知人材，一一開示，爲惠更大。

與唐桂生

老湘營不守，壕口不紮營盤。若出外驅勦，可出四百餘人。貴軍除留守城壕之外，尙可出一千人。實在隊伍得五千人，儘敷大戰矣。米糧須搬入休，有一月存積不動之糧，則放心矣。

覆官中堂

舍季弟不能遽旋鄂疆，仰荷鑒照，俯從所請，至爲感慰。鄂之西北邊防，處處喫緊，弟與希帥刻刻不忘。一旦有警，必在下游撥兵星夜回援。蓋中原以鄂爲樞紐，東征以鄂爲根本，斷不敢置爲緩圖也。春霆紀律不甚嚴明，弟必常常儆戒，并求閣下便中賜緘誠之。舍九弟不能入浙，先清鎮縣和舍一帶，俟其到營，弟當據實陳明，亦求閣下便中附奏，互相發明。舍弟若遽赴南岸，則多軍太孤，恐慮郡難克，而天六二浦亦難久保也。六安產米之區，近日百姓流亡，田荒不耕，關係極大。弟與希菴熟商調唐鶴九署六安州，專寫招集流亡，設法耕種。若今年合州種稻，秋收後可以供湘軍之食，不須山湖北運米赴霍六一帶，則所省多矣。務求閣下飭令速來。義渠丹初兩兄處，卽日當函懇也。

覆袁午橋星使

接奉惠書，猥以忝竊參政，吉詞獎飾，且感且慙。弟以菲材，類叨非分，服之不稱，不特鄙人夙夜憂皇，卽知交亦代爲危懼。蓋久竊虛名，而又驟膺非常之眷，遇殆難久，假而免大戾，忝附譜末，何不蒙提撕，悚切而更喪，揄以重咎責耶？尊處爲餉所窘，不獲展布偉抱，弟久所深知。每以無力，砍助爲愧。江西漕折，敝處奏提每月五萬，雖不能如期按解，而合之通省釐局，本有十餘萬可指之款，無奈敝臺供支至七萬餘人之多，左公雖擢浙撫，仍取給於敝處。鮑軍現僅發至六月廿一日止，舍弟軍僅發至六月初旬，積欠多者八月有奇，少亦五月，愈累愈多。來示上海月餉二十四萬，絲毫無欠，謂尊處獨有向隅之歎，不知敝處之愧對閣下者，在江西之漕項，誼應分潤，不在上海之鉅款也。至道路不通，係屬實在情形。目下多軍進攻廬州，指日與貴部會合，道路必可疏通，卽當薄助涓滴，以表歎忱。惟搗金陵老巢，敝處發奏一摺，言須俟克復廬州以後，不知朝廷以爲然否？計廬巢兩城能克一處，則敝處與雄師息息相通，自可熟商一切矣。南陵歸養之說，自是艱辛飽嘗，缺餉太久，爲此少息之念。惟天六二浦新復，廬巢亦有機可乘，尙祈忍辱負重，以待事機之轉。前劾翁君一疏，因渠兩次覆軍逃遁，又有去春剿苗之奏辭，義過於剛正，前後矛盾，與尊處情事迥殊，不圖波及左右。金君之事，核算已就緒，否其中曲折，弟不深知，便中尙望示及。

致唐義渠閣丹初

六安爲皖北膏腴之地，近來紳庶流亡，田荒不治。弟與希帥熟商，求其安集流民，立見速效者，莫如唐君鶴九。頃已具牘奉達，務懇兩兄迅飭唐牧前來，卽由英霍徑赴六安，蒞任更爲直捷。能於三月趕到，料理買牛借種諸務，四月尙可栽插，秋間稻收豐稔，則本地之米可供湘軍之食，不須更由楚境搬運，則爲益大矣。

覆左中丞

衢州江山事勢稍鬆，貴軍得壹意專謀遂安，其勢較順。老湘暨朱唐等軍於地勢賊情，均不甚了了。吾輩凡有調度，當量其力之所能爲，并度其智之所及。知凱章赴徽以後，尊處意指望，詳告凱章，必能體會也。少荃一軍業已招成，并無洋船可搭，仍須由陸路穿過賊中，且戰且行。應以舍弟一軍攻剽巢和含三城，如不能卽破，亦須舍弟一面圍住，少荃由城外衝過。舍弟之軍目下不能遽赴上海，亦難遽入浙境。之由此路致力，一則護送少荃直下瓜鎮，一則屏蔽一面，俾多軍圍攻廬州。成肅清淮南之績也。

致多禮堂將軍

貴軍進圍廬州，而後路舒城桐城留防之兵太少，似非所宜。有利有鈍，軍家之常。萬一大股援賊前來，一面與前敵各營搗戰，一面分支直搗舒桐，亦屬可慮。鄙意應分兵千餘人守舒城，分二千餘守桐城。雖前敵略嫌單薄，而後路究爲穩固，是否有當，敬求卓裁示復。

覆左中丞

馬金楊村兩捷，殺賊極多，而官軍傷亡極少，實愜人意。乃知戰事以審機爲第一義也。惟貴部人數太少，分防之處太多，僅提五千人與侍逆鉅股戰於衢州江常之間，殊用爲慮。頃令凱章分一二營守婺源，騰出貴部留婺一營，隨剿衢江等處，或亦不無小補。凱章儘可隨閣下馳驅於開遂之間，因績溪未淨，又有賊犯羊棧之事，歎夥官民惟恐凱軍他往，故不遽札調。卽當函商凱章，望閣下亦函商之。凱若追隨大羣，化其板滯之故態，有益於閣下，亦大益於凱也。次青實不能治軍，八千人尤嫌太多。弟早年用違其才，渠亦始終不自知其短。頃附片奏明，或全行遣撤，或酌留二三千，請公就近審度辦理，令其速行汰遣，以節糜費。將來礮泉軍到，再將衢防各營沙汰一番，期以漸次精嚴，不使無用之兵，糜此極艱之餉。此開一切平安，多將軍破廬州城外各壘後，賊黨降者四千餘人，鮑軍久頓青陽，全失機勢，何以藥之？

覆劉印渠中丞

蔣礮泉部下能於二月中分起東來，至慰至感。左軍以正月二十日大捷於馬金街，二月九日大捷於楊村，克復遂安縣城，甚爲得手。刻下進援衢州江山，以五千餘人與侍逆十餘萬鉅股相角，殊以爲慮。惟盼礮部早到一日，則左帥早得一日之助，而江西亦早舒一日之憂。至以爲懇諭旨薦達之固，實無其事，胡帥薦閣下爲蜀督，鄙人曾經與聞。其疏中是否附列賤名，則不得知。然在

胡帥係爲留駱保湘起見，尙非爲平蜀起見。在鄙人僅有與議之實，豈得冒居薦賢之名？且薦達以微時識拔爲貴，若勳名已顯，位列開府，豈復更煩推轂？所謂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也。潯梧一帶近日軍情何如？使中再乞示及一二。

致張凱章

賊圍遂安，恐其以小支牽綴遂城之官軍，而以大支由馬金嶺、大鱗、濟嶺等處直竄婺源、白沙關。如破白沙關，則下犯德興、樂平，而景鎮之糧路必立斷。徽祁之官軍必坐困矣。務祈閣下卽日將全軍拔赴婺源，力扼白沙關，若能守截此關，賊不能犯德興、樂平，則江西之北路可保，而徽祁之糧運無虞。目下嶺外石太一帶，並無大股悍賊，不過古賴之零黨，縱然入嶺犯黟、朱唐，出隊颺剿，必足禦之。貴部本係游擊之師，峯禮兩營不知已出嶺否？若尙在黟、祁等處，請傳諭令其拔守婺源，騰出貴部專作活兵，不作守城之兵。卽日另檄楊張二將也。

覆左中丞

李少荃一軍，上海紳士雇輪船來接，費銀至十八萬之多，可駭也！而其望救之心亦殊可憐！少荃新軍紀徒未嫻，戰陣未熟，恐不足懼吳人雲霓之望，深以爲憂。然洋舟能載楚兵航海，此風一開，將來閣下海道伐越之議，或肇其端矣。廣東協浙之餉，弟當竭力爲兄謀之務，期月過五萬，不託空談。浙事或稍可爲，南中數省目下惟廣東最稱富庶，他處無可設法。王副憲事，浙士議論異辭。

大抵紹興紳民之怨王中丞，自邵星使時已成水火。王君繼之，特不能挽回衆怒，又無保衛之方耳。

與唐桂生

貴鎮爲地方官，有主兵之義，他軍皆有客兵之義。老湘全軍與貴部同駐休城，無論何處有警，貴部與老湘同作游擊之兵，總可保全徽境。江軍但可守牆，不宜出剿，恐其小挫，反長賊氛也。

覆左中丞

遂安兩次獲勝，城圍必解。馬金得崔將等先到，樺園亦繼至，婺源、白沙關一路，幸保無虞。赤嶺之賊，亦已遠出，歷口一帶無事。弟現募新軍三千人，將駐防東建一帶，萬一江西腹地被擾，好抽出建軍作援兵也。大約自江濱以至衢州，分三大路，每路須有守兵二三支，活兵一二支。西路韋王等爲守兵，鮑爲活兵。中路朱唐江爲守兵，張爲活兵。東路公所部可分爲二支守兵，一支活兵。將來劉竺汀爲守兵，蔣孺泉爲活兵。規模既定，然後虛實變化，隨時酌度。其餉項大細，弟奏請做江西之例辦。廣東全省之釐金，供江浙三省之兵餉，疏稿卽日咨達冰案。尊處有籌餉之疏，亦祈將此事反覆申說，期於必成，庶不終窮困也。

與李輔堂

上年十二月接奉十一月十二日寄諭一件，因有人奏江西被賊竄擾，飭查殘破州縣，及水旱災區，分別蠲緩，并查周成民、哈爾噶尙阿二員劣蹟，比卽行司飭核議具詳，以憑覆奏。擬將道光

年開奏定攤捐二案，附於查覆蠲緩摺內，夾片陳請豁免。又慮奏定攤捐之部案，恐司中礙難具詳請豁，求閣下代擬奏片稿。今爲日稍久，應卽復奏。祈尊處迅速具詳約分三段：一段言被擾被災各屬分別擾據之久暫，日期災之輕重，以定蠲之成數。將去冬章程縷述一段，言九月所定減征丁漕新章，係粗定梗概，稍寬民力。其永遠定章，聲明由撫署主稿，再行會銜晰奏一段。查周哈二員劣蹟，敝處卽照來詳，略加刪潤出奏可也。

覆沈幼丹中丞

(一)接左帥信云：顧文彩非可多將之才，若以之兼轄王德榜之衆，其部衆不服，而王德榜亦不甘。似宜於事定之後，撤遣王部爲安。鄙意王部雖難遽撤，而王道不可不早去。段道既洽輿情，應請閣下早爲裁奪。左帥函稱不敢爲越俎之謀，且留爲閣下整頓地步等語，想已咨復尊處矣。

(二)撫州斷不可空虛，王沐一軍縱不悞輿望，目前無調開之理。凡地方官紳平日怨兵勇之騷擾，臨警又百般呼籲，若求一劣營而不可得，建昌既倚黃印山以守城，則一切宜從其所請。如招團勇之類，皆請尊處一一照准。至力攻紳士黃家駒，雖未必無涉於意氣之處，然冠伯不逮印山遠甚，自當袒印而抑冠。王沐晉省察看究竟何如？

(三)信防諸軍無甚得力者。劉勝祥段起二人較爲彼善於此。鄙意若責諸軍以野戰，則萬不可恃。若責令守城，則劉守

廣信，段守廣豐，顧守玉山，均已足數防守。來示謂平江營甚不爲衆論所許，守城亦甚疎懈，似可徑行裁撤，不必飭歸次青。次青袒護平江勇，執迷不悟，弟昨據實參奏，意欲與左帥裁撤次青所部平江勇三分之二，屈道所管一營，不可再撥歸渠處也。

(一)整頓營伍殊無良法。弟蓄此意久矣，至今未展一籌。希菴欲將皖兵全數遣散不補，另擇佳勇補之。此法可行於安徽，似難行於江西。來示欲弟輪召到營，隨同戰守，弟并未親臨前敵，若發往他處，誰肯照料訓練？稍圖補救之法，約有二端：一曰挑兵親練，選兵之精壯，不吸洋煙者，召至貴署左近，酌增口糧，親自訓練。吳淪齋前輩撫湘時，曾行此法，擇牛松山爲教師，今楊厚菴軍門卽其時練技之最著者也。陳伯陵昨防吉安，亦囑其挑二百兵認真操練。一曰選將補缺。兵部班次，雖頭緒繁多，動輒違礙。然由尊處與敝處專摺奏補，將其不合例之處，聲明必可邀允。如來示稱韓進春劉勝祥之類，卽請尊處主稿，會鄙人商銜奏補實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氣，不可畏于部詰，而預自縮手也。

覆左中丞

贛州雖獲數次勝仗，踏盡城外賊壘，而狗酋死守如故。又聞偽侍王李世賢，偽對王洪春元，渡援江北，復陷江浦浦口二城，將

進援巢縣、廬州。大約廬郡難遽得手。所幸潁州一城，經勝帥與成大吉、蕭慶衍等兩路馳救解圍。苟得廬和，繼下則皖北、四府、四州皆爲我有，大致肅清。希菴可派大枝助劉院南，可爲尊處少分賊勢矣。目下南岸賊氛正熾，陷順安鎮，燒荻港，據舊縣，賴鮑軍潛師至銅陵，克復順安，殺賊頗多。然青石銅繁一帶，日內必戰爭不休也。凱軍如不須守葵，當令其出嶺一擊，石埭法閣下化板爲活之意，亦懇尊處飭凱出嶺一行，破渠瞻顧膠滯之見。王德榜軍不宜歸併顧將，似可歸併段道，已商之幼丹兄矣。

覆沈幼丹中丞

(一) 蔡少彭兄必應留於江省，請尊處主稿，掣敵衝入奏。弟於初八日奏請欽派大員，辦廣東之釐金，供江浙之兵餉，如荷俞允當奏派少彭與丁禹生赴粵經理開局事宜，并思委筱泉至粵一行，此外尚有賢員可去者否？

(二) 九舍弟進攻巢和舍，即以堵禦下游之賊，不得上犯廬江、安慶，是以剿爲堵之局。若抽調此軍赴皖南，則賊匪可直犯無廬、安慶，而太湖、宿松處處空虛，亦可長驅竄湖北矣。鮑軍在江南亦係以剿爲堵，與舍弟局勢相同，皆不可動。(三) 王德榜撤省原營，交段道兼統甚好，甚好，徹處前日奏商之件與尊處辦法不謀而合。

(二) 現在賊數甚多，動輒數萬，官軍若非大支勁旅，不特不能野戰，并不能守營。惟守城，差有把握耳。廣豐緊急，閣下以

劉勝祥二千爲游擊之師，以王沐二千副之，飭扼防排山等處。鄙意賊若來撲，劉王之力必不能固守營盤，無益於廣豐，而有損於撫州，似不甚妥。弟所以專派諸軍守城，不責其野戰，并不責其扼要紮營者，深知其不可恃耳。欲求可以野戰之師，在廣玉一帶，惟望左軍在撫建一帶，惟望鮑軍、蔣軍。

(一) 袁州府協互許之案，承飭司詳參，迅結甚慰。厥後南城互許一案，弟亦嚴批，不知有當否。凡弟批札未當事理者，望隨時函示爲感。

(二) 生童攻逐洋人一案，恐不免於後患。聞其所居有殘殺幼孩，近於采生折割，真天主教士當不如此，或仍是內地奸民假託事急，則借威勢於洋人乎？

覆左中丞

開途肅清，以兩支剿新塘邊，杜賊竄廣玉之路，而本軍駐常山，策應各路。兵不滿萬，而快快有餘，至爲佩慰。東路既已安穩，弟已照前次來示，飭徽州、凱軍出嶺一行，先剿石埭之賊，與青陽、鮑軍相應，或可化板爲活，不知凱章能照辦否？幼丹中丞因廣豐告警，派劉勝祥二千，王沐二千，扼紫排山一帶，而歸段道統轄，恐無益於廣豐，而徒空撫州之防，頃已函復熟商矣。

覆李少荃

接惠書，知台旆率程韓等營，於初十日抵滬，平安迅速，至以

爲慰！由江陰至黃浦口，海汶與彭蠡湖相仿，長龍舳板出入自由，尤以爲幸。黃昌岐到滬，想已面商一切，待渠歸皖，即令率全軍下駛，斷不少留。惟尙須解銀二三萬來皖，分給水師九營及馬陳陸營，祈速圖之。馬陳到時，如老勇較多，隊伍頗整，則迅速發去，否則須在此間訓練一月，再令赴滬。其接此二營之洋船，待徹處信到，再行放來可也。上游近尙平順，潁州於初五日解圍，荻港舊縣一帶賊數甚多。江西於初二日火藥被焚七萬斤，震損房屋不少，傷斃數百人。前生童打毀天主堂之案，法國將派兵船來潯，幼丹初到，事機不甚順手，或者先難後獲乎。

覆左中丞。

克菴先大勝而後小挫，傷人不多，或無大礙。大旆繼進，實數能戰者四千餘人，當足制賊。狗逆屢挫之後，目下賊中惟忠逆黨最多，侍逆黨最悍。每念閣下分兵三處，獨任其難，輒爲憂悸！但苦無力，飲助春霆，攻克青陽，本可掃蕩涇石，直攻甯國。奈青陽東建等城，都無守兵，稍有疎失，則鄱陽景鎮立卽淪陷。又恐江山之賊一面與貴軍相持，一面另犯江西腹地，故鮑軍進止不得不略一徘徊審慎，尙希裁示！

覆李少荃。

(一) 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子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祇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如必

推徹處主持，亦不敢辭！禍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爲大慮。滬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過輒媚者，請邀之來皖一行。

(二) 上海所出之餉，先儘滬軍，其次則解濟鎮江，又次乃及徹處。壞營劣勇不可不裁，民怨夷誘俱可不顧，但須忖量撤去之勇，萬一滋事，吾力足以制之否耳？羽毛不豐，不可高飛，訓練不精，豈可征戰？縱或中旨詰責，閣下可答以徹處善，囑不令出仗，二三月後各營隊伍極整，營官躍躍欲試，然後出隊痛打幾仗。

(一) 閣下此次專以練兵學戰爲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吳公關道一席，目下斷不可換。筠公芬芳悱惻，然著述之才，非繁劇之才也。閣下與筠公別十六年，若但憑人言，冒昧一奏，將來多般棘手，既誤筠公，又誤公事，亦何及哉？(二) 此間自克復青陽後，又克銅城關，克雍家蘇，現在沅弟已進巢縣。若能攻克裕溪口，則淮揚水師駛下時，僅過九洲一關矣。

覆左中丞。

賊之大隊，盡萃衢州東南，暨江山南境，似是假道於閩，以窺江西之象。尊部兵力過單，深以爲慮。幼丹中丞將有廣信之行，勇往可敬，手無勁兵，恐無裨於事耳。江上各軍，自克復青陽後，又克銅城關，雍家鎮，克巢縣，含山兩城，自此江北祇有廬州、西梁山兩

處最堅，餘皆易於得手。江北若一板肅清，當分一支助剿南岸。鮑軍壹意進圖寧國，凱章可赴淳遂一帶，於尊處微有裨補。特江北恐難遽了耳！廣東釐金果辦得成，弟與閣下皆有生機。廣東官紳中有可奏派相助者否？

覆左中丞

接惠書敬悉！兩次獲勝，究竟詳細戰狀，想日內必有奏報，俟一讀大稿爲快也。能不令大股竄入江西，大局乃真有轉機矣。舍元弟克復巢縣，舍山春霆克復石埭、太平，舍季弟克復繁昌，閣下游九洑洲之賊，四僞王猛撲江浦、浦口，圍撲揚州。若彼處各城幸能保全，則賊股不敢長驅，上援廬郡，亦可望得手。廣東抽釐一案，俟奉到俞允，徹處即奏派委員先行入粵，將韶州、肇慶、佛山各大卡料理經始。計八月必有收穫。解至皖浙，亦不過九月耳。韶卡每月實可八九萬金，去贛州甚近，較之湖南宜章會同等卡，抽辦東幣，翻爲便宣。惟者中丞雖已入閩，而勞公仍不免掣肘。敵處與之久不通信，何術而得水乳也。

覆李香菴中丞

江邊各軍日內事機尚順，九舍弟會同水師克復巢、含、和州、三城、銅城、開雍、家鎮、玉溪、口、西梁山、四卡。鮑軍克復青陽、石埭、太平、三城。季舍弟亦克繁昌、縣城。惟聞下游揚州、二浦危急，不知都帥尙能支撐否？若幸不失城，則皖北可漸寧肅清矣。左帥在衢州江山一帶屢獲勝仗，侍逆一股不至竄擾江西，尤堪告慰。省城放

賑，大口二合，小口一合，石牌尙未開廠，餉項竟極匱乏，買米之銀亦缺。湖州趙竹生觀察至今堅守無恙，深可欽服。渠三月初三日尙有信出求援，另行鈔咨冰案。

與唐桂生

現在太平、石埭皆已克復，貴軍與老湘出嶺，當無仗可打。然辛苦則數倍於往年之行軍也。軍士久坐不動，則漸漸疲弱，必須常常出征，勞苦一番，驚恐一番，乃有常新之氣。老湘留守石埭、太平兩縣，貴軍自嶺外收，回可約會朱鎮一軍，由績溪至寧國縣，雕剿一次，山路雖遠，聞該縣及胡樂司一帶并無賊也，仰會同朱鎮先行稟復。

覆李少荃

兵勇訓練未熟，人數未齊，目下斷不宜出仗，儘可以鄙人堅持不允，力卻衆論。如賊果前來逼撲，有不得不打之勢，則尊處自爲相機辦理，國藩不遙制也。愛民乃行軍第一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爲性命根本之事，毋視爲要結粉飾之文。洋兵會剿腹地，吾亦勉爲應允，但說明無人可派往會剿耳。此間近事頗順，春霆克復青陽後，又克石埭、太平、頃又克涇縣。沅甫克巢、含後，又克和州、暨西梁山、裕溪口。季弟亦克復繁昌，祇要廬郡速下二浦，天六無恙，則皖北一律肅清矣。淮揚水師僅衝過九洑洲，當不甚難。惟昌岐全軍至淞滬，斷不相宜。一則河小船多，恐與洋舟擁擠生事，一則宜駐揚鎮通泰一帶，乃得形勢。請先調二三營進滬，一二月後

再行細酌分合內外之宜。湖州之急，此間准於十日內往援，分續溪間道，寧國正道，兩路前去。不知果有裨否？

正封緘間，又接惠書，洋人纏擾，頗難處置。尊處祇宜以兩言決之，曰：會防上海，則可會剿它處，則不可。近而嘉定、金、南、遠而蘇、常、金陵，皆它處也，皆腹地也。詞氣宜和婉，意思宜肅誠，切不可露傲惰之象。閣下向與敵體，以下交接，頗近傲慢。一居高位，則宜時時檢點，與外國人相交際，尤宜和順，不可誤認簡傲爲風骨。風骨者，內足自立，外無所求之謂，非傲慢之謂也。薛公各營挑二三千人，隨同夷共操練，駐紮一說，亦斷斷不可。明知善營爲洋人所鄙棄，而以此愚弄之，可乎？閣下祇認定「會防不會剿」五字，自非賊匪，偏撲滬城，我與英法可毫無交涉也。

覆左中丞

侍逆屢爲雄師所播，當不復能久擾江西，邊防得固，感惠無量。此間日內亦甚得手，北岸惟廬州，南岸惟寧國、蕪湖，三堅難攻耳。湖州趙竹生三月十三有信出來，尙爾堅守無恙。現派章志俊從寧國往援，李楚材從績溪間道往援，凱章一軍派出守石埭，太平爲保寧國、鮑軍之後路，卽以爲章軍援湖之計。不能再赴開、遂，尙希鑒亮。次青之事，弟亦何能無耿耿！其脫卸未清，遽爾赴浙，渠自不得無虧，而回首許與之情，患難之誼，乃由吾手三次參劾革職，吾亦安能無疚！目下卸任之緩急，將來乞恩之遲早，均聽閣下卓裁酌奪，或請左右與幼丹中丞妥商辦理。藤泉來浙，爲期尙早。

雄師擊退巨股之後，似須少與停頓，不遽進取何如？

覆李筱泉

軍事近頗順適，鮑春霆於三月十六攻拔青陽，連克石埭、太平、涇縣。舍弟沅甫連克巢和，舍山三城，并銅城關，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處要隘。舍季弟亦克繁昌一城，魯港一隘，計克八城五隘，均在半月之內，而多帥，閩僞英王於廬州，左帥禦僞王於江山，亦均大挫兇鋒。惟餉項支絀異常，雪琴與霆沅三軍各欠發九箇月，十箇月不等，不得已，奏請抽廣東全省之釐金，濟江浙三省之兵餉。茲將原摺備達冰案。俟奉旨後，卽奏派賢員先行赴粵，將韶關、肇慶、佛山各鉅卡料理經始，以待星使之至。湖南擬派黃鶴汀、趙玉班、顏及庭、江西擬派蔡少彭、丁雨生。此外尙有可派者否？又擬請閣下赴粵一行，籍內正外和之度，經緯一切，庶幾條理井然，而又宜民宜人，且宜於上游諸座。計往返各一月，留粵三月，卽可綜理就緒。勞者二公向於敝處不無鉅鎔，應如何調叶融貫之處，亦祈豫籌。

覆沈中丞

接途次惠書敬悉！台旌復蒞信州，召杜重來，紳民慰其謫思，軍士因而感奮，佩仰無已。段道果可統率多人否？王道究以撤省爲正辦。豐鉛貴瀘之閒，總須有一大枝游擊之師，乃能保全江省。東北藩籬，國藩久有此志，不得其人，屈段劉顧似均不勝此任。請閣下再加細察，或於信郡暨豐玉二縣，每城酌留統將一人守兵。

千餘；此外概令隨左帥學習戰事。去歲試辦丁漕減征一案，發之太驟，條理不密，聲明今秋再定永遠章程。左公謂宜參差定價，因地制宜。論者亦多以廣信科則最輕，即每石征納五千六千較之他府每石完三千者，尚屬便宜。閣下有懇於信州甚厚，紳民無不輸情效命。此番更求體察，今秋當會同奏咨，札示定爲永章也。

覆左中丞

待逆兩年之內，兩爲雄師所摧，皆在二三月間。浙賊雖多，要以待逆爲劇寇。從此當不敢再犯，顏行浙事必漸次旋轉。沿江兩岸，連克九城，五隘弟不敢引以爲喜，獨閣下捍禦強寇，不令江西東北再遭蹂躪，卻是非常之喜。不獨爲吾輩餉源所在，民間亦不復能堪矣。此間近未進兵，應俟李成謀等將水師徧佈於玉溪口、西梁山、和州、橋林一帶，直下至烏江止。紮定後，陸師再議進取，擬令舍沅弟由太平府南渡，扼駐金柱關，將水軍駛入內河，直達黃池灣、泚山、青弋江，以達涇縣。山水陽江以達寧國，冀通鮑軍米糧之路。如其剿辦得手，並可徧搜固城南潞等湖，且可擡船過東壩而入太湖。第蕪湖未破，先打太平，此着過險，不知辦得到否。

致多將軍

鄂省解貴軍之米，由長江繞入巢湖，紆曲近三千里，有風波之苦，有剝載守候之難，有虧短賠償之慮，故委員與船戶皆視爲畏途。而委員所尤怕者，與各營官哨官交涉支放。人眾口雜，動多爭論。應請閣下派委專員，在於巢縣、長寧河一帶，專管接米支放。

事件，俾押運之員，但與貴處委員交割，不與營官哨官交涉。凡有潮漲量耗，皆由湖北與弟承認，不令委員賠償。如此體恤，則委員樂於從事，庶糧運可速，軍食可飽。至懇至懇。

覆恭親王桂中堂

本月初三日，接奉鈞函，仰荷謙光下逮，訓示周詳，欽佩之餘，益深感悚。購買船礮一節，前奉寄諭覆奏時，尙以楚勇不能出洋爲慮。嗣奉二月二十四日諭旨，以購買輪船，本擬用於江面，并非施之海洋，則敵處儘可派勇配駕。頃又接勞辛階總制咨到摺稿，其意欲全用外國人，不欲參雜用之。國藩愚見，既已購得輪船，卽應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試令司舵司火，繼而試以造船造礮。一一學習，庶幾見慣而不驚，積久而漸熟。來致詢及敵處，借得輪船數隻，一節，國藩前以蘇院中梗交涉事件甚多，欲得洋船一隻，以爲運送子藥，飛遞文報之用。札派周主事騰虎往滬購買。初買實順船一隻，價已議定，至立契日，嫌小退還。旋購吧吡船一隻，因被售者所欺，詭易其名曰博雲，實不可用。又訂定威林密船一隻，較吧吡略好，現尙未乘駕來皖，不知果合用否。此外無另借洋船數隻之事。至輪船攻剿髮匪，聲威雖壯，而地勢多不相宜。髮匪之猖獗，在陸而不在水，官軍之單薄，亦在陸而不在水。國藩於庚申十月辛酉七月，曾將此四語兩次具奏在案。頃於三月克復魯港、西梁山、裕溪口等處，賊之礮船焚奪殆盡。目下除九洲洲有賊礮船外，餘則長江上下一律蕭清。仰仗國家威福，水面已無足慮。現擬調

派師船由金柱關駛入內河。惟黃池灣泄寧國青弋江一帶河窄水淺，長龍舢板尙嫌其大，須另造小划數百號，乃可適用。即蘇松等處支河小港，岸高橋多，亦須另造小划，庶幾進退輕便。是髮匪應剿之處，與裏下河應保之區，即楚軍現有之長龍舢板，尙嫌太大。若強用輪船，尤不相宜。來示詢及洋船七隻，是否數用以鄙見度之用。七船攻金陵之一面，固屬有餘。即用七船載兵由滬放洋，以攻寧波，亦足數用。似不必再籌添辦。至賊匪匯銀買船之說，此間未有所聞。窺洋人意頗效順，與賊有隙，或不至如此牟利。洋兵會剿內地一節，關係甚重，來示所慮各情，簡要精細。國藩所慮者不在他事，而專在派出會剿之人，實難其選。大抵揀選將材，必求智略深遠之人，又須號令嚴明，能耐勞苦。三者兼全，乃爲上選。今欲派與洋兵會剿之將，亦必擇三者兼全之人。環觀江楚諸軍，武臣惟多將軍，文臣惟左中丞，堪勝斯任。李中丞楊軍門與左相近，而耐勞少遜。鮑軍門與多相近，而智略不如。此數人者，各防剿數百里地面，勢不能抽出與洋人會剿一處。至新赴上海之李鴻章一軍，慣戰者不過二千人，餘皆新集之卒，操練未精，勝敗難料。故各將弁之心，情願獨戰，而爲髮匪所敗，不願會戰而爲洋人所輕。情願敗而見罪於上司，不願敗而見笑於洋人。即國藩之心，亦深恐該軍不整，不嚴，爲外國所輕侮。聞洋人常至李鴻章處備促進兵，約期會戰，賂賂不休。國藩屢函諄屬，以誠心待之，以婉言謝之。會防上海則可，會剿他處則不可。待訓練稍久，隊伍整齊，我兵與

洋兵各剿一處，相鉅不遠。或洋人果見我兵之可用，不相嘲笑，然後與之會剿。先疏而後親，先分而後合，亦無不可。前三月廿四日，敝處覆奏一摺，借考試鎗替爲喻，亦實因無人可派，恐見笑於洋人，貽羞於君國，故爲此引愧之辭。區區鄙忱，伏希鑒亮，敬請鈞安。無任屏營之至。

覆沈中丞

數日不接左帥信，不知侍逆一股果全數遁去否？此間搜獲偽文，則僞輔王楊七麻並未駐守寧國，當尙在徽衢嚴三府境內。江西邊圍之患，猶未已也。請閣下將諸軍分別除守三城外，概令隨同左帥學習戰事。仍望大纛，迅回省城。欲求自強之術，以須另行選將，募練新軍。池徽各屬現有重兵，饒州防務尙鬆，霞軒似以留省爲宜。該守若薰陶德教，不急炫長，當可漸躋於大方之域。屬吏才品，弟不深知，一切均求主持。

覆李希庵中丞

接惠書，知廬郡已克，欣慰無已。范守萬不可恃，鄙見相同。馮守經勝帥，奏辦文案，亦自難遽履任。尊意令鶴九署廬州，鄒牧留六安，妥當之至。請即札委前往，必有裨益。鄙意趁此機會，以多軍進攻九洑州，沅軍進攻金柱關。如兩處皆克，即可進剿金陵。老巢惟沅軍，除分守四城二隘外，僅可帶七千人渡江，尙嫌單薄。應請閣下酌撥一軍，三四千人，由西梁山一帶南渡，會剿金陵。前此鄙人之意，本擬俟廬州克後，即請閣下親統大隊，東征下游。浦六一

帶今玉體未痊，難遽遠行，而下游浦六一律肅清，上游苗捻糜爛皖鄂，北防千里，處處須閣下照管，自可不必親往，祇須派費部東下會剿。若能派中右兩營，即與閣下親行無異，且可竟令兄忠武未竟之志。計會剿金陵，八旗則多都兩軍，湘勇則李曾兩家，水師則楊彭兩公，水陸三萬，已不爲少。惟軍事難料，恐頓兵堅城，一切尙祈熟籌示復。

致左中丞

久不接惠書，竟不知尊處近狀。臺旆已抵開化，侍逆去衢未遠，各賊膽聚淳安威坪港口一帶，遂安十分喫緊。前因惠書，以青陽未克，宜派凱章一軍出嶺。厥後鮑軍連克青石太涇，將急攻甯國，以救湖州。於是屢催凱軍出守石太。凱章出嶺，未守石太而先破旌德。以目下論之，趙竹生苦守湖州，鮑軍攻甯國以救湖州，則凱軍宜守旌太以保鮑之糧路。貴軍縱橫轉戰，屏蔽數百里，而不能兼顧馬金白沙，下竄江西之路。則凱軍宜回駐馬金以保江西之完善。二者皆最要之着。惟馬金在歙南，旌太在歙北，相距甚遠。凱軍不能兩全，弟亦難以遙度。請閣下細審賊勢，如由濟嶺白沙關竄江，則飛調凱章回扼馬金一帶會剿；若賊之勢力不能窺竄江西，或尊處兵力足以制之，則仍留凱章在嶺外旌太一帶俾鮑軍得登意圍甯以救湖。諸祈卓裁覆示。廬州於十五日克復，皖北髮匪將次肅清。弟有覆希菴信，規畫下游大局，不知當否。抄稿請并裁示。

覆李少茶中丞

(一)與洋人交際，其要有四語：曰言忠信，曰行篤敬，曰會防不，會剿，曰先疏後親。忠者無欺詐之心，信者無欺詐之言，篤者質厚敬者謙。謹此二語者，無論彼之或順或逆，我當常常守此而勿失。至會防不，會剿一語，鄙人有復奏一疏，暨復恭邸一書，言之頗詳。茲鈔呈覽。先疏後親一語，則務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獨剿一二處，果其嚴肅奮勇，不爲洋人所笑，然後與洋人相親，尚不爲晚。本此數語以行，目下雖若斷斷不合，久之必可相合相安。

(二)二十日外先派三四千人過浦，紮周浦鎮，臺旆亦宜同去，住於行營之內。其說有三：閣下初當大任，宜學胡文忠五六年初任鄂撫，左季翁初任浙撫規模。從學習戰事，身先士卒處下手，不宜從牢籠將領敷衍浮文處下手。一也。湘淮各營官志氣甚好，戰守則除程學啓外皆太生疏，難當大敵。一年之內，閣下與各營官必須形影不離，臥薪嘗膽，朝夕誥誡，俾淮勇皆成勁旅，皆有譽望。目下可使合肥健兒慕義歸正，將來可恃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閣下若與各營離開，則淮勇萬不能有成二也。閣下自帶五千人東征西剿，劉松岩駐滬，留湘淮二三營交劉統轄訓練。薛部亦可酌調數營回滬，改用楚師營制管規，并交松岩訓練。數月之後，閣下帶三四千人赴鎮，松岩留滬，此其張本。

矣！三也。有此三者，故願閣下力爲其難，自赴前敵。大難未平，吾輩當爲餐冰茹蘗之勞，臣不爲腸肥腦滿之達官也。

(一) 洋提督何伯與閣下會敘略節，均尙妥叶。其必欲閣下派兵會剿浦東者，意在覬楚帥之強弱，察閣下之膽智耳。吾惟守『忠信篤敬』四字，不激其怒，或會或不，仍由閣下作主。鄙意欲私打一二處，察其可用而後與之會剿，否則不可獻醜於洋人之前，尊意如何？

致晏彤甫

去歲接奉手示，其時弟正在祁門圍困之際，幕友俱已散去，各處知交惠書多未酬答，至今慚悚伏希鑒宥。弟自前歲夏間承乏兩江，直至去歲七月艱危萬狀，不料復有出險之一日。自八月至今，軍事幸託順利，惟餉項窘絀異常。若不另開生面，決裂即在。意中粵東抽釐實屬萬不得已之舉，明知爲鄰封所憎嫌，而舍此別無一籌可借。幸閣下公廉素著，又能持事理之平，或可無所鉏。鑄者中丞奏請抽韶關省城之釐，爲由閩援浙之餉，寄諭飭閣下與弟暨勞公者公會商弟意，此舉以浙餉爲尤急，凡粵東所得之釐，似應以五成濟浙，三成濟皖，二成濟蘇，韶關省城兩處，濟浙之五成，似應以二成半交左，二成半交右。此外各卡，則濟浙之五成全交左處，濟皖蘇之五成全交弟處。是否允當，敬求閣下核定，主稿會奏。

致鮑春霆

頃奉諭旨，知青陽之捷，閣下又蒙天恩，賞賜御用各物。閣下當威望極隆之際，沐朝廷稠疊之恩，務當小心謹慎，謙而又謙，方是載福之道。前此曾以『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相勸，務望牢記勿忘。至麾下營頭太多，營官哨官多係鎮將大員，管轄實屬不易，一人之精神照管不到，莫如擇一二人分統之而分管之。如宋國永、婁雲慶二員，其資格才識皆可勝統領之任。選字十五營中，儘可分五營與宋國永統帶，分五營與婁雲慶統帶，閣下僅親統五營。此外如仁字、禮字、峯字、春字及馬隊各營，或全歸閣下親統，或酌交宋婁分統，亦須早早派定。譬如大樹高幹，無枝則無葉，無陰必有大枝長條，乃有密葉濃陰。此一定之理也。李希菴部下現分成大吉爲一枝，蕭慶衍爲一枝，金逸亭爲一枝，梁作樹、蔣凝學、毛有銘、歐陽崇如，各爲一枝。多禮堂部下現分雷正綰爲一枝，石清吉爲一枝，楊朝林爲一枝。閣下亦宜趕緊分枝，庶幾擔子漸輕，照料易周。即手下之有才者，亦宜使之獨當一面，俾得各顯手段。各建功業，庶無久居人下之怨。如近日陳山立、余大勝，舍此而逃往別處，亦因久居人下，思另尋出頭之日也。又如近日梅仁富、張遇春，之在涇縣同伴開仗，亦因該處并無統領，照管不到也。閣下若再不派分統之人，則將來之逃往別處者，恐不止於陳余，同伴開仗者，恐不止於梅張，可慮之至。望吾弟早計之。凡利之所在，當與人共分之名之所在，當與人共享之。貴軍營務處用費浩繁，閣下不能與之同甘共苦。嗣後若派分統之人，須將銀錢公平派出。

使分統者寬綽有餘則人皆心服矣。

覆黃南坂

惠書敬悉。民運米穀，勝於鄂省。陳穀遠甚！委員及商人在此，曾飭局善待之，以後或不致裹足。商販自行辦米來售，價存院臺而咨回東局，作抵解款，尤爲兩便。望即廣爲招徠，如法行之，惠利無窮。邇凱暨舍弟各軍，連克十城，五隘多帥，克復廬州，院北已一律肅清。惟四眼狗尚挾萬人北竄，恐爲河南之患。餉項積欠日多，實難支持。前函託寄翁中丞與閣下諸君，定湖南使粵辦釐之員，迄今未蒙單示。勞帥與敵處不甚水乳，若得鄉紳賢者一人前往聯絡，尤爲妥叶。借運粵鹽一節，本屬有益於湘，無損於粵。然改多年經制鹽法，易干駁詰。且適值敵處奏奪粵中通省釐金，而湘省又奏奪其鹽利，二者恐有難以并舉之勢。閣下料之以爲如何？

覆彭雪琴侍郎

接惠函，欣悉金柱關業經克復。又聞東梁、蕪湖一併克復，不知確否。然賊匪最怕抄後，金柱關實截蕪湖後路，或慌亂而逃，亦未可知。金柱關扼各處賊巢之喉，此處得手，着着皆活。水營傷亡過多，不必急急再進，姑且養息士卒，待銳氣完復，再入內河，窮搜青弋、水陽、等江、固城、南漪、石臼、丹陽、等湖。夏水盛漲之時，皖南千港百汊，重湖浩渺，水師太有爲之地也。

致官中堂

廬郡克復，皖北除苗捻，占據數城外，已一律肅清，大局之幸！

惟四眼狗挾萬人逃竄，恐爲北路之患。陳省兵力尤弱，慮難抵禦。鄂院邊防完固，當尙足以制之。弟意擬請多帥留五千人防守廬州，而自帶萬人進攻九洑洲，舍弟山西、梁山、渡江進紮太平府，水陸會克金柱關。現令其進攻東梁、蕪湖。如果南克蕪湖，北克九洑洲，即可乘勢會攻金陵。老巢并約都帥，希帥派兵會剿。專此奉商。如尊裁以爲然，即請函告多公一面料理廬州防務，一面整裝前進九洑洲。惟此事似不必早奏，恐虛聲太盛，而卒無所成，反足詬笑。當飲晦以謀之，謹慎以圖之，是否伏候復示。

致多將軍

雪琴與舍沉弟兩軍，克復蕪湖縣，東梁山，南岸業經得手，專待雄師進攻九洑洲。克復後，即可會剿金陵。貴軍所需銀米，弟已催鄂中趕解矣。

致袁午橋星使

接奉四月十八日密件，敬聆一切。弟亦早知夫已氏處處與閣下爲難，不謂其險狠一致於此。令人背裂。弟前致書時，因閣下是時中傷甚深，念曾參既見疑於母，恐信陵將再廢於魏，是以勸公見幾而作，遂公歸養之本志。來示以舊恙增劇，烏私彌切，俟續假滿，即行陳情。自是權衡至當。惟日內局勢與半月前又迥不相同。廬州克復，皖北已粗就肅清。雪琴與舍弟等連克金柱關、東梁山、兩隘、太平府、蕪湖縣、兩城，機勢甚爲順利。弟頃緘商多公，請其留五千人守廬州，而親率萬人進攻九洑洲。如克復該洲，即可會

劉金陵老巢。仰託聖朝威福，或易於得手，亦未可知。閣下數年冰
藜，尚此與胡文忠聯絡并進之約，或此際適償素願，特再專函奉
商，應請於續假滿日，覽報陳告。待金陵果有佳音，然後陳情，義志
拂衣高蹈，亦不失人臣善始善終之義。且希帥病體未痊，臨淮尚
無替人，亦宜少緩須臾，設金陵難遽會攻，來復遙遙無期，則請待
閣下與希帥會面以後，再定行止，何如？

致李希菴中丞

袁帥之事，尊緘所論甚為允愜。敝處今日專弁前往臨淮，作
兩慰留。下游水陸連克金柱關、東梁山、蕪湖縣城，可稱極順。尚未
接舍弟函牘，雪琴信則言傷亡士卒甚多。兵鋒當最銳之時，宜緩
進兵，鄧重以圖來示數語，極為切當。即當兩囑舍弟遵照，惟相隔
五百餘里，亦難一一遙制。多軍進攻九洲洲一着，似不可緩。昨夜
已緘商之矣。貴部以鄂皖北防太寬，難再分撥，自是正辦。然鄰意
湘勇之興，賢昆仲動勞最大。若會剿金陵，尚望籌撥勁旅同去。倘
慮顧兵堅城，則少撥亦可。皖省州縣人才太少，不可不廣其途。以
羅之吾輩冷淡之處，亦宜略改，使人易親。

覆彭雪琴侍郎

惠書敬悉。蕪湖、東梁山同克復，并知戰事之詳，欣慰無既。計
齊弋水陽各江固城、南漪、丹陽、石臼各湖，我水師皆可備搜。惟每
次大捷之後，弁勇不免疎忽，求閣下格外儆戒，撥持至要。至要太
平去秣陵關不遠，本可乘勢進攻金陵。惟北岸多軍，尚未到九洲

州南岸鮑軍尚未圍甯國府。閣下與舍弟陸師宜覽緩前進。俟鮑
軍至甯國，紮定，多軍攻破九洲洲後，再行會剿金陵，方為穩重。水
師各營官，應如何優保，想已開單在途矣。

致張凱章

淳安、威坪之賊全數竄回甯國，則徽境已可無慮。惟浙境之
賊，青涇石太之賊，南繁蕪湖之賊，全數竄入甯國，計為數在十萬
以外，必拚命與官軍苦戰。鮑軍屢捷之餘，難免驕矜，又所撥他處
劣營，歸入統下者甚多，尤覺散漫。國藩深以為慮。貴軍現守石太，
百物蕩盡，苦況可知。務求訓飭諸將，弁靜鎮耐，苦養精蓄銳，不必
急求會剿前途，但求力保後路。萬一鮑軍小有挫失，全靠貴軍為
後面長城。章軍守青陽，國藩尤不放心。乞閣下時時派人至前敵
探聽消息，而以屏蔽徽池為己任。至禱。

覆彭雪琴侍郎

內江水師當照來示保奏，淮揚水師已由昌岐保來矣。東嶺
暨不必打，祇要太平蕪湖守得堅穩，則全題在握。探驪得珠，着着
皆活，節節易破，不必急於進兵也。望與舍弟等妥籌大通、蕪港、眼
米即日解去。

覆郭意城

軍事近頗順利，多公克廬州後，狗逆往投壽州，被苗黨縛獻
勝營。雪琴與舍弟等連克太平、金柱關、東梁山、蕪湖等處。鮑公進
攻甯國，計該城已孤立無援，倘能迅速得手，進救湖州，投趙竹生

於九死之中，則大幸也。少荃至上海後，軍勢日蹙，薛公所派李慶琛之六千人者，敗於太倉，聞其全數覆沒，滬上爲之一震。中外並力防守，當可無虞。少荃急求筠公以自輔，似宜強起一行，縱不欲遽爾蒞官，亦可來皖，吳淞滬遶遊一周，輪舟往返，不過十日，亦天下之至快也。

覆李少荃中丞

湘淮六千五百人宜合而不宜分。卽分亦不宜過四十里。分爲頭幫二幫，職絡駐紮。頭幫打仗，二幫或可馳往援應。頭幫受傷，二幫亦可遞換休息。法提督卜公殉節，尊處宜厚爲賻恤。西兵危險之際，我兵亦宜妥爲救護，進剿則邀約而不會，致護則不約而往會，西人必漸亮我之信義，無他腸矣。覆奏大疏甚好，狗逆被苗黨擄送勝帥大營，皖北自是少安矣。

覆左中丞

風眩搖掣，貴恙當已全愈！會體在輩流中，最爲強實，此當爲有餘之症。鄙人則日形衰疲，未申以後，茶然若不能語言者。醫者以爲脈象極弱，而鑿於潤帥之多藥，不敢常服補劑。希菴亦恆發吐血之病，均歎羨閣下鐵石人也。鮑軍拔赴甯國後，尙無信來。趙竹生十四日尙有信出城，湖州巋然無恙，可敬。可憐蕪湖東梁山克後，尙未進兵。水師急欲攻九洑洲，而多公陸軍不能遽至，沅甫徇耕者之請，將紮至秣陵關一帶，弟囑其待鮑軍穩固，多軍至九洑洲後，再行會進。狗逆被苗黨縛送勝營，此近事之最可賀者。

覆李希菴中丞

朝廷區畫，盡如人意，曷勝欽感！尊處前疏之妙，亦實不可思議。水師王柱堂等聞已進攻九洑洲，沅弟亦有進兵之意。余以多軍未至九洑洲，鮑軍未至甯國紮定，南陵繁蕪等處空虛，深以爲慮。相隔太遠，不能遙制，竊恐極盛之際，中伏衰機耳。苗黨新擒狗逆，檻送京師，其功甚偉，似未便遽行剿辦。冷淡之雅懷，本不宜改，惟他處如火如荼，恐賢士皆去皖而適彼耳。

覆彭雪琴侍郎

接金柱關惠書，詳明遠慮，至爲佩服。舍沅弟此次進兵太速，余亦深爲憂灼。金柱關兩營留防太少，卽飛函令加一二營守之。尊處賢與吾各派二營駐防金柱，水師旣厚，陸兵亦可稍薄。舍季弟將帶全軍赴太平府以下，亦函囑其留三四營守南陵。其池州府城已派王可陞二千人守之，先去一千矣。青陽則韋部守之，太平石埭則凱章守之。上游山內，尙可放心。可慮者在南蕪金柱耳。務祈閣下與舍弟賢王李等慎守此三處，不可疎忽。

覆沈中丞

(一) 信防以劉守郡，以顧守玉，以段守豐，局勢旣定，則此後不輕更張。屈王二營，土宜早撤，屈可少緩。屈所部之士卒近歲有功績而無過犯，屈觀察亦正人而有血性，且於統領信防任內，屢經艱險，均無詭誤。該營若撤，須將欠餉全數發給，不可帶欠。前年撤普軍時，每勇僅給六兩，係因其誤

事太大，擾民太甚，故不足惜！近日遣撤昇字營，照遺勇之例，已不足服將卒之心。左帥撤次青之勇，僅給一月，並不滿六兩，何能帖服！閣下惜銀一萬，調處貼甚善，甚善！將來撤屈營時，應請主持，全發欠餉。江西自鄂考爲政以來，除一二私營外，類皆視將領如寇讎，視士卒如草芥。處處隄防，故客兵主兵皆不樂爲江西用。輔堂雖無私營，而處處隄防之風未改。閣下素爲軍士所歸仰，更望漸革此風，以君子之道待人，或人才自此日興。

(一)九江湖口終不宜久於空虛，應請於臺旆旋省之時，仍調萬鎮還潯。

(二)丁漕各運不能一律，猶巨履小履不能同價。衆論僉同，已無疑義。大約廣信漕以五千爲率，各屬仍以三千爲率。其他處小有參差，銀價時有漲落，以及知府之酌盈劑虛，佐雜之漕規換名，均請閣下與方伯裁定見示。永章雖待九月下札出示，而大致不可不早定，使收令有所適從。

(三)興築鄉堡，堅壁清野，此乃團練之本義也。今河南處處築寨防捻，每寨有一寨主，寨主有強有弱。捻至之時，有堅守者，有委而去之者，信屬築堡，亦必各立堡主。寇至之時，亦必有堅守者，有委而去之者。斷不能堡堡皆完守無恙也。閣下核議章程，必極精當，鄙意尙以擇堡主爲第一要義。蓋主非其人，委而去之，全堡之受害甚大。若不立堡主，更

不能守。是否有當？伏候採擇。

致鮑春霆

日來未接惠緘，不知臺旆已抵甯郡城外否？聞楊七麻在城內，又聞青石蕪太等處敗賊，浙江援賊萃於該府，數必不少。務望閣下穩慎圖之，不可因屢勝而輕敵，或至疎失。湖州危急，日甚。趙竹生於四月廿一日有信出來，言城內草根樹皮皆已食盡，望援如望救焚。閣下如在甯國紮定，卽祈分兵援湖，至要。至懇。前任皖南道福成，係工部尙書倭良峯先上之少君，福觀察於十年七月在甯國殉節。良峯先生派家丁二名來南尋收遺骸，在敝處已住五箇月。茲特赴甯國，以便破城時收覓忠骨，求閣下加意照拂，爲荷！

覆彭雪琴侍郎

江心洲蒲包洲既爲我有，自不能不竭力堅守。惟距賊太近，營頭太多，切不可擁擠一處，致有疎失。四年冬，湖口之失，亦因營多地窄，布置不清之故。厥後攻九江，若營離城三十里，行營距城亦八九里，攻安慶，老營在黃石磯，距城三十里，行營在鹽河一帶，離城較近。今進攻金陵，老營與行營務須分爲兩幫，老營亦宜在上游二三十里，不可因屢勝而稍或疎。望與王柱堂熟商。自蕪魯以至金柱關，則交與吾八營分防。自太平以下，則山閣下與柱堂派防。湘新後祥後兩營宜仍守蕪湖，不可調過針魚嘴。至要。至要。

薛部太倉之覆洋兵嘉定之退，雖若有礙大局，然潘劉留防浦東，各營收保滬城布置甚妥，應無他慮。潘劉二人志定而氣充，若時時以嘉言浸灌，擴其識量，堅其趨向，將來滬上防務當可令渠二人留守。閣下秋閒出，駐紮潤城可也。鮑春霆進圍寧國，獲一勝仗，舍弟已進至雨花臺，距金陵僅數里。孤軍深入，後路空虛，深爲可慮。多帥一軍，鄙人欲其進九洑洲，會攻金陵，官帥欲其留防皖鄂，兼援秦豫，尙無定議。黃昌岐稟定赴九洑洲以下至滬。本日又照會催之矣，來示暨咨到奏稿，辦理均尙妥善，惟責成吳方伯支應全軍一片，猶不脫官場遠患防身之習，匪賢者全綱獨攬之道。

覆左中丞

楊七麻既回寧國，忠逆方以全力在松滬與洋人爲難。又分餘力守蘇攻湖，衢嚴一帶僅有侍逆一股，久已畏公如虎。又新得劉竺亭一軍，兵力漸厚，當可操縱如意。此間近狀，雪琴率各水師掃平金陵城外之江心洲、蒲包洲，各賊壘二十餘座，長三十餘里。九洑洲尙在北岸下游，必須陸兵會剿，乃可下也。九舍弟亦破秣陵關等處賊壘，進逼雨花臺，距城根僅四五里。賊竄處堅伏不動，大約又成持久之局。前約多公下攻九洑洲，近聞陝西緊急，官帥奏請多軍援秦。此軍若去，金陵地勢太大，兵少賊多，其何能濟。春霆攻寧之師，在城外四十里寒亭地方，獲一勝仗，當可圍逼城下。

惟聞賊數實在十萬以外，雲軍以能穩紮穩打爲幸，更無餘力分援湖州。趙公忠貞蓋世，竟無保全之法，疚憾曷極！上海三月間華洋連獲勝仗，氣勢頗壯。自四月二十日薛部之攻太倉者，覆沒六千人，於是賊膽日熾，洋兵守嘉定亦不戰而自退。少泉以新兵當此巨寇，心以爲慮，徹處餉項太絀，各軍窘迫異常，現擬將皖南茶釐茶捐歸併一處抽收，以濟局急，惟稍有損於尊處，及雪琴即日專咨奉商伏乞鑒亮。

覆李希菴中丞

閣下若不於五月旋省，即當遲至八月，酷暑過征，非尊體所宜。厚菴到皖，如不赴六安一行，即當請其速往金陵，察看大勢。如一年之內可望克復，當請厚菴久駐金陵，主持一切。若克復遙遙無期，又成昔年向和局勢，則厚帥或改帶陸軍，或肅清淮河，再當與之面商。惟長淮千里，除壽州正陽外，一律蕩平。苗黨本無水師，且在可剿可撫之間，割雞或無煩於牛刀耳。恪守冷淡之懷，鄙人何敢相強。惟近日皖省州縣出缺太多，無員委署，如徹處前次派委者，皆不愜物望。尊處派留六安霍邱亦非稱意之選。諸公之熱雖不能真得賢士，而尙可羅網中材。皖省則并中材而無之，亦吾二人之恥也。大約上等賢哲，當以天緣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閣下眼界過高，將來恐全無中毅之人。程子告司馬溫公云：『願相公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自比而曠。』乞閣下味此二語，庶幾懸格漸低，取士漸廣。國藩褊衷與公相近，邇年常自

箴砭，略變冷淡之素。擬開一單奉商，商定後，分別奏調，咨調，札調，會銜速辦。可否仍祈復示！

致官中堂

四月廿五日奉寄一緘，商多軍攻九洑洲之事，想入荃鑿！厥後舍弟一軍，進僱金陵，屯駐雨花臺畔。該屯堅守不出，官軍仰攻，則鎗礮雨下。金陵地勢宏闊，往年以七萬人圍攻數載，此次僅萬餘兵駐於南隅，洪逆見慣不驚，了無懼色。自軍興以來，惟此次三四兩月，氣勢最好。鄙意欲請多軍會剿金陵，合圍西北，當可得手。頃讀大疏奏，以多帥援秦，秦中完善之區，本應力保。惟聞入秦之賊人數不滿三千，又皆殘敗之餘，圍練擊之，業經卻退。省城斷無有害。閣下前奏以雷鎮西援，應可了事。多公全軍入關，威名太盛，賊知不敵，恐僱竄南山老林之中，多公進追，則疲於奔命。既有牛刀割雞之喻，不窮追則未能蕪事，又成進退兩難之象。揆諸度勢，似不如雷鎮西行最爲合宜。江南賊數之多，比秦何止百倍？財賦之盛，比秦何止十倍？若以多帥勁旅南渡會剿，縱不能遽克金陵，必可爲游擊之師，攻克旁近十餘州縣。明春即可辦清百餘萬石解京。若閣下不以全力助弟，則敵處之力，明歲斷不能辦多漕解京，不過仍如近兩年二十萬石上下。蓋舍弟圍攻南城，僅能屏蔽太平、蕪湖一路，不能游擊東北。都軍太弱，李軍擾民，弟不願調其游擊腹地也。特此飛商，求閣下與漕帥熟籌。如以芻言爲然，則趁此數日，多軍啓行未遠，尚在可束可西之間。敵處昨日奏片，亦略

提數語，未敢臆言。蓋楚軍向來和衷之道，重在函商，不重在奏請也。

覆李少荃中丞

南匯得手，浦東肅清。雖松江危急，大局當可支持。惟湖州於初三日失守，日內且必添賊至滬，殊以爲慮。洋兵近狀何如？與他軍相處，惟勝則讓功，敗則救急，二事最足結人歡心。處洋兵尤宜在此等處加意。嘉定退兵一案，尊疏似推崇薛部，而詆斥西兵，鄙意辭部似亦非能堅守者，懼因此失歡也。多公全軍援秦，不克由九洑洲會攻金陵，所關甚大。舍弟兵僅逾萬，前僱城賊後禦援賊，單薄可慮。鮑公初四日獲勝後，步步進紮，楊七廝兄弟共三僱，王部衆二十萬之多。聞鮑公之力足以制之。蕪湖空虛，已撥王可陞一軍防守。秦少彭來皖，住八日，果賢明司道，其嗜好亦已淨絕。已囑其迅速入粵，并寄語筱泉，不特不必來皖，并不必至南昌。彭翁已至滬，買舟赴粵。否筠公授蘇松糧道，已函請其速來。黃鶴汀計已自湘起行矣。會防局費可減，而不可損其體面。杜公詩云：「高馬勿唾面，長魚勿損鱗。」旨哉言乎！

覆李希菴中丞

玉恙全愈，至慰。至慰。厚菴聞亦將到。多公援秦之舉，鄙意可不必親行。雷鎮似足了之。頃飛函與之熟商，鈔稿呈覽。官相既已會奏，多公又於十五日專奏朝廷，亦深以秦音完善爲重。此舉斷難中輟。鄙人特以大局所關，緩急之際，安危係焉，不得不一進芻

言耳。一至八月，務求臺旃南渡，會攻金陵。苗練揔黨，諸務乞於六月七月，擬擋就緒。倘有不了者，并懇預籌替人。至要至禱。

覆毛寄雲中丞

多軍決計援秦，九舍弟孤軍深入，前拒金陵城賊，後防蘇浙援賊，殊爲可慮。陳由立逃奔河南，回湘招勇，求閣下立斥停招，派員押回敝處。此風一開，各處軍紀皆弛，所關極大。弟不能不認真嚴辦，并求閣下將鄭陽和撤營，押回院中，俾弟法令得行。至懇！至懇！

卷十九

覆沈中丞

(一) 各軍在江者，就弟見聞，或昔時所見，而近已改變，或得自傳聞，而實不相符。如王德榜、段起弟，係咸豐六七年見之。維時王最陋劣，段亦平平，故於玉山鬧餉一案，決計商撤。王軍既後，左帥咨留，則似必有可取者。段則二年以來，大洽輿情，經閣下法眼明保，想已迥異矣。下阿蒙屈軍弟於十年春潤見之，其人才短而有血性，其營係次青親兵，見仗頗多。在信二年，亦著成效。故弟前緘獎許，而不知其擾民召怨若此之甚。王沐之爲人，弟尚不知。本年二三月，歷詢敝同縣帶勇諸公，均有貶詞，無褒語。撫州知府曾稟請將該營調開，頃接其幫辦楊道洽稟亦言：『王沐接家眷

來撫，耗千餘金，置營務於不問。』等語。弟所聞如此，尊處耳目較近，必更真切。潯韓兩營戍撫，似無不妥之處。弟實以所見不真，不敢遙度臆斷，非謙也。此外又有陳伯陵所募之湘勇兩營，因餉項不繼，呈請歸尊處調遣，意在歸省局發餉。該營或亦在可造就之列，可否調省，或調撫州，亦求酌定速行。

(一) 解米進京，今年江西之力實做不到，明年弟與閣下當竭力辦之。似可解銀至通秦一帶，買米運至上海，雇沙船放洋抵津，不必雇輪船也。如果九洑州克復，即在江西買米，用民船運至上海，亦不滿兩月可到。此事擬展至十月興辦，如卓裁以爲可行，即請飭司議詳，摺銜會奏。

(二) 丁漕減征一案，司詳甚妥。惟此事由上司通行各縣，終不如由各縣自行定議之可久。已擬一示稿、札稿，另咨奉商核稿時，恰接來示，即將廣信改爲三兩矣。

(三) 大奏保劾，謹已讀悉。弟去年亦思有所甄別，具稿而未發，中有數員，恰符合也。教堂一案，極難措手，各路人心紛紛外向，非大力者殆難挽回。湖州初三日失守，聞殺人乃不過一二百，賊竄秦中，多將軍已率全軍萬餘人入關矣。

覆左中丞

甯波設守，敝處竟無人可派。坐輪舟由上海以去，可期迅速。然十八萬兩，可偶而不可常。甯波比滬更遠，其索價當不止於每

人二十金已也。比又有甯波復陷之耗，以太倉薛部之覆沒，嘉定洋兵之自退，湖州初三之失守，參伍觀之，甯波殆難保守無失，且當置之度外。自蕪湖太平克復後，舍弟遽進金陵城外之雨花臺，孤軍深入，四面受敵。多將軍因陝西事急，除留十營守廬州外，馬步萬餘，全數西援關中。金陵圍師大單，弟深以爲慮。前擬多軍南渡後，弟當撥凱軍助閣下一臂之力，今白願不暇，彌增愧慙。粵東釐務，必須辦成，皖江各軍乃有生理。聞彼中豪強包管一卡，獲利極多，歸官極少。黃南翁好以財利餌人，或可搔著痒處。弟亦有致勞辛帥一書鈔稿呈覽，尊論人才，惟好利，沒幹兩種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惟沒幹者決當屏斥。余大勝在貴處否，已奏參革職，必須勒令回營，一肅紀綱。請派人押至敝處，俾弟法令得行。不過數月，仍可送還尊處。

覆姚秋浦

太平縣洋商一案，祇好將就了給。近日凡關涉夷務者，初則壯於頃後則緘其口，牽一髮而全神俱動，往往不克自伸。卽如去歲十月禁止民船假張洋旗闖關一案，至今思之不快。又如江西二月拆毀教堂一案，京中責令賠修，沈帥雖自請嚴議，恐亦尙非了義。以此類推，凡小事苟無大悖，且以寬舒處之。寶順洋行暨韓商前文皆可置之不論。昨定茶釐茶捐新章，亦因奸商挾借洋勢，百計繞越偷漏，吾既不能痛懲，故姑就彼所樂從者而立之。制項祁門史令具稟力辨，遂條剖示，閣下試取拙批閱之，卽識鄙

人微意矣。江軍門來省面商，弟許以六月出奏，八月還蜀。擬於奏後咨令裁撤舊營，將來旋營另招新勇。頃徹幕友蔣蕪軒述及良臣之意，假滿後願赴鄂履任，不願再帶勇防剿。弟念蜀將死亡太多，江公幸苦太久，業經允許，令蕪軒作函告之。但須於六七兩月將公營陸續裁撤，料理清楚，乃可啓行。如有應補之口糧，請閣下於茶捐項下籌補。如有應留之營頭，則交桂生接統。仍請閣下會同江唐將應撤留各營先行開單見示。其祁門一路卽咨調周軍門寬世駐防。周與朱唐同出李部，多年至好，三人必可相與有成也。

致李筱泉

前接覆書，以粵東主客之間，難期水乳，欲徹處致緘聯絡。頃已專函託勞辛帥主持其事，者帥則未致緘，恐宿嫌已深，非書所能道意也。蕪太克復後，舍弟遽進金陵，屯駐雨花臺，孤軍深入，四面受敵，實爲可慮。多帥全部援陝，此外別無會攻金陵之人。鮑軍圍攻寧國，賊多地廣，難遽得手。湖州失後，上海益形喫緊。旬日未接少萃信，懸系無已。少彭來皖，小住數日，已囑其速回贛州，與閣下趕緊入粵。黃南翁更事最多，善散財以給士心，當請其綜攬大綱。閣下以細意熨帖出之，必臻妥善。

致嚴渭春中丞

弟策雷鎮可了奏事，匪特於賊勢兵力下之，亦於陝西民情卜之。第二十年前曾過關中，見其民間有純樸安土之風，無從亂

如歸之象，必不至如江西湖北游民以被賊擄脅爲樂，亦不似蜀民之暮然不靖。馬融和以殘敗客匪入關，不能不多擄良民，如秦民均不樂從。強者被擄格鬪，弱者朝擄夕逃。則賊饑易衰，雷鎮必足了之。第此乃弟之私心臆度，不敢專執已見。多公倘尙在鄂未發，請以鄙說會議參詳也。

覆袁午橋星使

來示意在引退而拳拳於我梁我笱，囑弟預爲擊書。弟於五月三日覆奏一疏，其陳希菴之才，足以緩定皖疆，其力足以制服苗黨，請飭希菴專辦皖事，其剿撫苗練亦聽希菴張弛權衡。頃奉密寄俞允計，不久當有明發諭旨。至閣下告養之意，敝疏亦經覆陳及之。前聞臨淮一席，決將撤去，曾專足緘商臺端見幾而作。旋見金陵似有可圖，又專足緘請少緩須臾，今多公業已援陝舍弟圍偏雨花臺，洪逆並不懼金陵已成持久之局，閣下自宜見幾引退，乃得善始善終之道。其臨淮替人仍以希菴爲宜，閣下去年薦希撫皖。若今年舉伊自代，當可不辱尊命。雖不必定駐臨淮，而遵守蕭規，維持補救，自可熟商妥洽。至閣下累年并無債事，固當世賢者所共知共亮也。

覆左中丞

公與侍逆一枝周旋日久，近日該逆技倆較之上年三月，進退乎？如再添忠逆一枝，萃於尊處，自度尙足禦之否？劉培元新兵尙整齊可用否？較之次青平江勇孰爲優劣？寧波之克斷不可

持。本日奉十七日寄諭，飭兄與少荃派兵往守寧波。昨見大咨，已派史士良爲寧波道，弟函請士良來皖，一商大約當帶兵由滬航海前去，別無他法。既無雇輪船之鉅款，又無實可用之勁兵，如何下手？魏質齋何日可到？能撥往寧波否？英法調印度兵大舉助剿，寄諭飭弟與閣下籌議覆奏。弟於夷務尙未諳究，如何布置，乃不致喧賓奪主，即乞詳示。

覆李少荃中丞

正在懸盼疑慮之際，得聞虹橋之捷，喜慰何極！從此上海穩固，湘淮各勇可望練成勁旅。洋人近日氣象何如？我軍足以自立，固可使遠人擊服。然渠自嘉定青浦敗退，而吾能轉危爲安，亦恐其惱羞成怒，生出嫌隙。古人言：『戰勝以喪禮處之。』又言：『登科者須有一段謙光。』願閣下謙懷抑抑，以待洋人，並徧囑全軍勇夫，切勿自誇兵精。吾輩心中有一分矜氣，勇夫口中便有十分囂張，不可不察。寄諭飭閣下迅至鎮江，敝處奏明目下臺駕斷不能移動。滬上替人國藩心目中尙無其選。上海餉源日涸，閣下當一力肩任，不可推於吳方伯身上。月入若干，應發若干，閣下一親權緩急而出之。仲遠索鄂餉甚急，閣下宜傾誠懇告，不聽，則挺身與之爭執，不宜使吳方伯任怨，而閣下轉爲局外和解之人。近日督撫圓滑陋習也。九舍弟孤軍深入，濠牆堅固，或可自立。陝西賊回竄河南湖北，多公援秦之師，若可中止，則會剿金陵大得機勢矣。

致左中丞

前緘商以魏寶齋兵守寧波，由安慶坐輪船前往，是否可行？想復書業已在途。士良尚未到皖，渠若不得楚軍擊之同行，恐亦未肯航海而東也。上海自五月二十一日大捷後，人心大定，賊黨亦退。僞忠王不得逞於滬，聞以全力來援金陵。吾九弟孤軍深入重地，勞無援應，殊屬可慮。希菴到六安後，辦理苗事甚得款，卻惟五月二十五、六、七等日，每吐血四五口，雖醫者言脈象不惡，然固可憂之症。厚菴抵皖後，即赴六安省視希病，將由舒城、三河、巢湖，以赴金陵也。

覆多將軍

閣下以陝省爲京師之後衛，鄂省之邊患，不憚艱苦，冒暑遠征，弟自不敢強留。近奉寄諭，及各處來信，皆云陝事已鬆，賊皆回竄。豫鄂兩省，秦中搜捕餘匪，儘可不須驚駕親往。即鄖西萬山之中，亦可不煩費部分剿，以目下形勢言之，閣下爲天下第一支勁兵，自當剿天下第一處賊巢。洪逆僭號金陵十年於茲，乃第一賊巢也。今年南北兩岸，克城十餘處，席此全盛之勢，再不進攻金陵，更待何時？務祈閣下與秀帥熟商，務其大者，即日奏明，迴軍東指，全局幸甚。揆帥與閣下會奏，或掣敵銜，或不列敵銜，皆可。吾輩數人，皆以討賊爲重，初無成見。朝廷亦初不遙制也。至來示謂圍攻金陵，兵權宜歸一手，此事舍弟去年曾經專稟，具稟待大轟抵金陵後，弟曾秀帥銜具奏，各路當無不聽命者。

覆李少荃中丞

洋人近日何如？不至于惱羞變怒否？吾輩惟諄諄誠各將士，以「忠信篤敬」四字爲主，爲封疆將帥者，雖內懷勾踐，栖會稽，出單守，卽墨之志，而外卻十分和讓，爲中國軍民者，則但有和讓，更無別義。滬上代征鄂稅，不知尊處如何具奏，鄙意待英法二成，各結交單後，再行按月扣還。鄂中已函告仲遠矣。臺旌暫不能赴鎮江，敵處已附片及之。趁此閒暇之際，務將上海入款出款一一清釐，一出鎮江，則該處永無清晰之日。軍事苟十分輕鬆，昌岐或可接手，餉事則無人主持，浮費終不能裁。皖臺近極支絀，粵釐毫無消息，實無以對金陵。寧國飢困之卒，能協濟三五萬否？請卓裁。

覆左中丞

- (一) 守寧波之兵，決計由溫台以往，則較之由滬航海，難易相去百倍。慰甚慰甚！且輪船近常有因火大炸裂，全舟被焚之事，亦斷不宜每船裝載數百千人，冒暑東去。
- (二) 皖南茶改新章，是粵徽商人來省所定者，不出徽官之意。祁門史令會上稟力爭，弟因甫定之法，不便反汗，一一批駁。請閣下將不是之處，拈出見示，以便明年再改還舊章。來示「用法不如用人，用人當先得其心，而後得其力」，精理名言，至當不易。
- (三) 多將軍援陝之議，始於嚴中丞。嚴後官多二公屢次具奏，朝廷諭旨亦適相脗合，遂成一定不易之局。頃陝賊回竄，

秦事已鬆，多公似可不必西行。嚴公之意已改，多軍或可
迴戈東指。

覆李希菴中丞

尊恙已愈，欣慰無已。惟冀少服藥餌，養以虛靜。多公入秦之
行，朝廷之意堅決，似難挽回。金陵援賊已來，濠外飽看一次。張勝
祿受洋鎗子傷，尚不甚重，并未出濠接仗，爲飛子所中耳。湖州失
守，趙竹生竟未殉節，可惜！可惜！賤軀偶患腹泄，旋即痊愈。尊恙實
由外感，不可以內傷目之。篤守『君逸臣勞』四字，當可日起有
功。

覆沈中丞

繼果營之事，不能以一言之譽而招之，一言之毀而撤之。自
是至論，卽如尊指，派令入浙學戰，贛局釐務，黼堂主分，筱泉主合，
鄙意亦以分爲便。將來與韶關釐局聯絡一氣，現在兩贛均暫闔
未批，俟尊處於各缺位置皆定，敝處釐務卽批定矣。江西蓋藏本
少，今年又薄有水災，省城戶口日增，勢不能再辦京米，請卽主稿
掣銜入告。九洲洲不克，雖有米亦不能北上。況江西本極窘細，待
尊處會摺拜發後，弟當奏撥漕折協濟，徵餉蓋欠餉太多，粵釐難
恃，舍此無可設法耳。劉青雲一案，敝處未經挑斥之先，震軒亦常
有信來往，并未說及詐贓重情。甫經批駁，震軒便有手函謂係詐
贓贖命，與正詳全不相符。此何說也？該府縣於劉青雲何所顧惜？
若非刑幕受有賄囑，豈肯枉法徇情，代爲改重就輕，大抵一省刑

幕，自有藩籬。一幕錯誤被駁，則衆幕出死力挽救，以必勝爲期。吾
輩交契，不因小案，遽致差池，亦非羣幕所能簸弄。弟既批臬署覆
詳，且俟詳到再酌。諸希涵鑒。金陵到援賊六七萬，舍弟處尚未接
仗。李世忠派兵由浦口南渡者，營壘被賊重圍，久困殆難保全。看
來金陵又成持久之局。多公勁旅終須入陝一行，朝廷意已堅決，
自難更議。

覆左中丞

惠緘具悉。屢次苦戰，衢北賊已全遁，計衢南亦易得手。惟進
規龍游，盛暑糜兵，最易生病，茲可念耳。所論洋人起印度兵助剿
一節，卓識名言。見垣一方，無隱不燭，無堅不破，洵足益我神智。惟
蘇浙士人，語及島夷，一心崇奉，萬波齊靡，無術挽回。而封疆將帥
中，亦乏志識堅定，確乎不拔之才。恐一二不靖之徒，自神其媚夷
之術，必欲煽動西國大隊東來，屆時欲選文武智略足以應客者，
則難其人耳。多將軍赴秦，朝廷之意已決。實則粵匪馬融和一股，
與捻匪入關者皆已先後竄回。現在陝亂惟同州之叛，與漢中
之蜀匪。回漢仇殺，宜以良有司治之，不宜臨以重兵。且陝回聯絡
甘肅，以達哈密，及南八城，呼吸相通，黨與甚固。但宜設法撫綏，不
宜更興大難。川賊竄入漢中興安，又與三省教匪行徑相類。以多
公馬步搜捕此股，猶以騏驎捕鼠，施之失地，必具自斃於山谷之
間。鄙意多軍終以會剿金陵爲上策，頃奉密寄一件，鈔呈台覽，敬
求規畫全局，詳悉見示。林米劉均到衢州，自可卽由尊處了辦。不

必更勞冒暑遠解。林米難道，恆劉末減，持論亦極平允。所有三犯業經到衢，即由浙辦，不再解皖。山敵處具奏，分別實緩，迅速結案。由尊處具奏，奉敕密辦之件，弟即不另具咨，以此緘為據可也。

覆李希菴中丞

惠書具悉，尊恙全愈，不覺神王！祇要六安應酬稍簡，房屋稍寬，儘可在彼多住數月，不必作歸省之計。秋涼體健，當煩至穎廬臨淮一行耳。官多三帥，調石清吉十營赴金陵助剿，而請尊處撥兵防守廬州。貴部方以全力經營苗捻，似難籌大支駐廬之師。頃甯國以十五日克復，鮑軍此後可為游擊之師，援應金陵。石鎮十營，或南渡，或不南渡，無甚關於得失，俟卓裁定奪。弟再商之官多二公也。

覆官中堂

接賜書，荷蒙垂念金陵兵單，統籌全局，派撥石鎮十營南渡助剿，感激何似。鮑軍克甯郡後，雖可為援應之兵，而金陵城大賊多，欲求大功之成，非得勁旅多支分布各處要隘，終難得手。石鎮果能渡江，則絲陵關、東壩等處，可扼一路。惟希帥能否派出守廬之兵，尚難預定，現已咨請定奪。

覆左中丞

余大勝既到，承飭往春處，甚慰！弟於遠軍諸將，均不過一而之識，無德無怨，并無猜憚。一二借以立威之意，不過因春處公積私信，屢請懲辦，不得不為之主持。又見鄭陳余三人之去，隨同

颺去者至數十員，恐繼之者夫不去止，故嚴行奏禁，以截其流，非弟有所不快於三人者也。即春寔於鄭陽和愛其饒悍，而惜其他之其於陳山立，則深惡其擲部割於地，而徑奔河內。至其於余大勝則惡之迥不似陳，而愛之亦微不逮鄭。蓋牽連得善之類，閣下與余有舊，不為保之受之，而遣之歸鮑，可謂力全大局。寄雲中丞，始終留鄭不遣，則似不達鮑之情，而亦少乖弟之志。春寔駭下威多恩，弟曾有書戒之。甯國克復，廣德州與甯邑建平之肅清，均在意外。弟擬令春寔由東壩、溧陽、溧水、句容，取遠勢盤旋而來，以會剿金陵。惟地廣兵單，不敷防守。若從遠處設防，則守徽守甯之外，又當守廣德、甯邑及胡樂、司三處。若從近處設防，則守徽守甯之外，又當守旌德、三溪兩處。敵處兵力除凱章守甯郡外，斷不能再守廣甯、胡樂三處。祇好移唐守徽郡，而移朱守旌德、三溪、杜賊橫竄太石池州之路，是否有當。伏希卓裁示復。至婺源、景鎮兩處最關緊要，弟每不放心。景鎮礮堡成後，不過千人，足敷守禦，可否於江西屈王諸營撥令西來，固江西之北邊，保徽軍之糧路。至要！至懇！

覆李少荃中丞

夷兵待我兵敬讓加禮，何伯待閣下詞意和順，此最好機括。但宜切戒我軍弁勇謙卑遜順，匪驕匪傲。語言之間，莫含譏諷。銀錢之際，莫古便宜。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蠻貊之道，以陰機言之，即句踐卑辱，以驕吳人之法。聞前此過上兵勇多為洋人

所侮慢。自閣下帶湘淮各勇到防，從無受侮之事。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我苟整齊嚴肅，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無端欺凌。既不被其欺凌，則處處謙遜，自無後患。柔遠之道，在是自強之道亦在是。鄂領事將請何伯帶兵赴漢一節，已兩告官相，思所以備之。華爾來金陵助剿，事亦可行，惟口糧比較湘勇多至數倍，共事一方，殊有不便。不若姑令先攻青浦嘉定，以試炸礮之果效與否。華爾守松江，潘劉守浦東，必可保全無虞。松岩守滬，與各營既不浹洽，一與大旆相離，必不相安。或飭令三弟專管滬中營務，而以松岩專管松滬民事，或較妥洽。如尊意以爲可，則由敝處附片奏明。劉仲良太史亦於此片調之。仲良雖沈毅，目下治軍，遠不如令三弟之熟也。

覆李希菴中丞

接惠緘，并鈔摺讀悉。朝廷之推心置腹，閣下之樸直忠誠，均非叔季之世所有。以是卜中興之機決可操券。惟聞陝西漢回仇殺，枉死至三十萬人之多。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而玉恙雖獲小愈，傳聞異辭，不知近日眠食若何？尙服藥否？脈象何如？殊深系念。每念閣下實地學識，無不可成之勳業，無不可至之古人。惟聞或失之稍隘，竊謂治身當以不藥二字爲藥，治心當以廣大二字爲藥。惜相隔太遠，不能朝夕晤談，相與優游自在而不覺也。臨淮之事，彼此雖微有不同，大致相類。敝處前覆恭邸一緘，因多帥西去，尊恙未痊，曾論及午帥不宜遽爾去位，證以尊處二十七日之疏，想

臨淮必有溫諭慰留。厚菴奏請大肅南渡會剿金陵，不知曾緘商尊處否？貴部方以全力經營苗捻，正在陰陽交爭，應接不暇之際，卽分守廬州，尙覺無兵可撥。安能率大隊以攻南岸，國藩復兩詳告厚菴，但恐渠疏已先發耳。金陵各營，日內平安，惟張勝祿遠近殞一良將，深可憫惜！

覆李少荃中丞

(一) 松江溇澱各湖汶河，何處可通？尊意欲用水師從該處駛入江浙腹地，愈多愈妙，愈小愈靈，自當設法籌辦。惟船身究應長若干丈，寬若干丈，較之昌岐現帶之舢板制度，應如何更改？上海有木料可爲船材否？設廠釘造，尙不甚難。否？所謂檣船者，果可爲戰舟否？祈一一查明，迅速示復。敝處木派李朝斌統太湖水師，定於馬當、吳城市、汶沙、四處釘船，將興辦矣。茲擬改由上海進兵，不由東壩進兵，應將船式小變，暫行停辦，聽候尊信。

(二) 曾秉忠既奮勇無嗜好，自當留於松滬，幫同防剿。官紳之言，亦有不宣盡信者。惟擾民太甚，則必應大加懲創。淮湘主兵既強，渠部亦易懾服。但須犯事後乃辦，不可無端而立威耳。

(三) 派兵交洋人訓練，斷不可多，愈少愈好。與洋人交際，孔子忠敬以行，蠻貊勿踐，卑遜以驕吳人，二義均不可少。形迹總以疏淡爲妙。我疏淡而足以自立，則彼必愈求親暱，此

一定之狀態也。

(一)甄劾六員一片，甚愜人意！披其枝者傷其心，吳君必內不自安，恐終不免於一彈。張仲遠信來，歷數吳公之咨，亦不滿於閣下及鄙人，實則吾二人并無袒庇之見。頃覆一密信，請妥交仲遠手，蓋請其代查關稅之積弊，而代征之鄂稅，仍須展限，不能遽償。閣下亦不必與仲遠生隙也。

致左中丞

久未奉惠書，近狀何若？玉體輕健，勞苦爲民，想多祐助。金陵自六月兩戰後，賊未再出撲營，髮探偵得將以雨夜猛撲一次，已備之矣。春靈辦廣德州招降之事，尙無確耗。靈沅兩軍病者極多，金陵至日死三十餘人，聞之心悸。希菴聞計將回安慶，面定一切再行奔喪旋里。苗事甫有頭緒，生此波折，深恐其伺隙而動，重煩兵力。袁帥因病請退，兩淮千里空虛，豈弟照料所能周此敝處之大慮！苦雨作寒，有礙秋收，亦一慮也。薊泉自粵至長沙，可謂至速，尙未聞其自長沙起程。粵釐聞不可恃，此亦意中之事。惟蔣軍指日抵浙，弟無力協濟，尊處爲深愧耳！

覆李希菴中丞

謝恩摺件，即日拜發。謝辭出以至誠，著語不必過切，恐不知者疑爲矯也。尊恙近日大愈，吾輩當自愛其身，而後精力足以報國。否則空懷忠君之心，全無耐勞之實，則尤悔日多矣。雪琴來赴尊處之弔，國藩勸之在此少候旬日，以待台旆之至。午橋病聞甚

重，恐不能再留數月，都直帥可接臨淮一席否？請預商之。

覆沈中丞

後泉來此，備述起居多福。選將練兵，夙夜匪懈，至爲佩慰！應行覆商之件，條別如左：

(一)裏下河辦米運費不貲，抵津後，聞雜費亦鉅。吾輩量力措辦，自當以米價與各款併計。少荃明歲不能不辦海運，江西之米附蘇米以行，合吾三人之力，辦此創行之舉，其天津零費，不審可少減否？

(二)王護贛道，謾署贛守，允愜物望，弟已批贛局交王接辦。瑞袁臨三府，歸併省局，江西司道委任不至乏員，此間則深以無藩司爲苦。近因希菴丁艱，敝處復兼撫篆，彌虞淺陋矣。

(三)江豐等縣團捐請獎之案，弟久思之，不得妥善辦法。將姓名榜示通衢，以無人稟揭挑別爲主，自可稍彰公道。然亦恐其雷同附和，併爲一談。鄙意弟與閣下暨翻堂皆久在江西，各縣團練出錢之多少，功效之大小，亦差有耳目聞見。如宜黃報捐數二十五萬有奇，與吾輩聞見全不符合。雖供證僉同，亦宜駁之。各縣來報捐數者，報團功者，皆可以吾輩平日之聞見，心中之尺寸駁之。皖北宿松縣，頃以團捐請獎廣額，弟以去年失守無功批駁矣。國家定例，督撫以司詳爲憑，司道以縣稟爲憑，州縣以紳民公呈爲憑。

如漢學考據之家，惟恐其說之不出於人。弟則素性武斷，擬仿理學陸王之家，惟恐其說之不出於己。閣下榜示之法善矣！欲更請參用鄙人之法，可否？

(一) 江西須另練一軍，弟久有此意。深以江西腹地空虛爲慮！來示欲練額兵爲一軍，此策最善。歲約十萬金，不過費養勇千五百人之口糧耳，何足介意。陳鎮精明而多疾病，萬鎮耐勞而少條理，各有所短，然均未染習氣，可以集事。惟既經離汛歸各轅操練，即可留轅長操，與長征之兵無異。又欲整營規，須令其住帳棚，紮壘挖壕，若近賊相持規模。江西城外苦無紮營之地，若跑大隊，及鎗礮打靶，尤嫌太窄。或令紮駐青雲浦，或調兵三千分紮六壘，小操則調之城邊，大操則閣下就往。庶幾氣勢較壯，漸成勁旅。

(二) 劉青雲事，閣下親提審訊，必可洞見垣方。弟恐刑幕週護前失，文員作踐武營，故爾加意推敲，斷不肯意氣用事。

覆左中丞。

惠書敬悉。油埠大捷，得綢旗至四五百面之多，則悍賊之大創可知。臬臬之頭隊，日內計已過南昌，待其到齊，可否以臬部打淳安，嚴州，而閣下率各軍打龍游，金華，乞示知。若臬果打嚴州一路，則弟可飭朱雲崖率勇助剿，唐桂生亦可助力。蓋欽去淳，皆不遠也。金陵疾疫未止，援賊已到數起，尙未開仗。查霆招撫僞保王，童容海一股似已辦妥，留三千人，其五萬人須遣散之資。

尙未籌出。又米貴難購，看來弟與閣下均患人多，力不能舉其體矣。得京報，何根、雲改爲斬監候，前新聞紙所刻誤也。袁帥病甚，斷難再留，希病亦未痊，迫欲回籍。兩淮無人管理，如何？

覆李少荃中丞。

(一) 劉營勇夫傷斃楊令一案，關係甚重，務復認真查辦。宜殺一弁目，或殺數勇，乃足伸法，斷不可敷衍了事。淮勇野氣未除，閣下須苦口教之，嚴法懲之。從前次青之於平江，勇一味寬縱，識者知其無能爲。至丙辰三月，燒殺辰州勇二百餘人，次青不究，又庇護之。鄙人則深恨之矣。今日之與次青決裂，其根尙伏於彼。案閣下設身以處，儼若代爲楊令之尸親，而與銘營爲仇，則足以服各官紳，而淮勇亦知畏懼矣。

(二) 太湖水師即在上游造船，由通泰航海入滬，船之尺寸，概照來函所擬辦理。另備公牘，咨達冰案。

(三) 髮逆思從通泰一帶北竄，裏下河空虛，良爲可慮。現咨請楊軍門赴彼一看，恐須調楊、彭部下分防，該處徒奏明責成，都將軍亦復何補。如上游船少，須令昌岐先顧此路，而略輕松滬、泖一帶，通泰、裏下河一帶，正淮揚水師之專汛也。望與昌岐商明，分別輕重，先後待太湖船隻造成，昌岐專防通泰、裏下河，李朝燭專剿泖、太湖，而松滬則黃、李共防，庶數分布矣。

(一)上海關稅釐局既已分兩大宗。則入款不至含混。吳公雖迷離。而目下替入實難。筠仙最不相宜。鶴汀亦須到皖。察看果否。勝任愉快。再行奉商。吳公甄劾。應由尊處主稿。摺銜辦理。敵處不宜越俎。且事太多。不能絲絲入扣也。

(二)鮑公中秋後可打東壩。高淳。二溧。以達金陵。若其順手。九月可至鍾山。屆時再札華爾前來會剿。台旌暫不能離滬。鎮揚一段殊覺無人主持。午帥希帥皆須回籍。長淮亦無人主持。二者皆目下可慮之大端。

(三)承協銀四萬。至今未到。務祈設法匯解。費甫潦倒以死。良可憫傷。請閣下在滬助其後事。而鄙人在皖。卹其谷口。仲遠數家所依。亦不能不有所以卹之。

致楊厚菴

聞閣下已於前月赴揚州。鎮江。察看下游形勢。惜敵處函咨稍遲。恐台旌不能遠赴如靖。通海等處。然南岸常熟。江陰之賊。若渡江北。竄必在如皋。靖江。通州。海門等處。必不在秦興以上。可想而知。如閣下業已自揚。鎮返。旌回。至老營。敬求不憚功苦。再至通州。海門。鹽境一行。或乘輿一至上海。更妙。蓋水師欲成大功。必由洞庭。直至海門。乃為圓滿。他人看十徧。尚不如閣下看一徧之了然也。

覆李少荃中丞

程學啟戰守可恃。似須調歸大蘇左右。以固根本。青浦之守

與不守。無關得失。閣下既以鄙人不分兵。不兼顧之說為然。則青浦亦在兼顧之列。必有所棄而後能有所守也。逆黨於松滬戰爭不休。閣下斷不可離滬。頃已專摺奏明矣。復恭親王書大稿。剛正精細。佩甚。佩甚。與洋人交際。非裁不宜過峻。宜帶渾含氣象。渠之欺侮詭譎。蔑視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幾分癡氣者。亦善處之道也。

覆左中丞

僞保上一股。已定留用三千人。餘俱遣散。每人給途費千文。頃春霆贖來。又請再留三營。弟昨奏此案。摺尾聲明。如降眾另生枝節。隨時具奏。斷不迴護。云云。蓋亦恐春霆之不能妥辦此事也。次青既將全撤。可否免其一劫。弟既據公義以參之。而尚不能忘昔日之私好。希菴到省十日。病勢漸好。惟思歸甚迫。三奉諭旨。堅留不准回籍。恩眷過隆。進退兩難。九弟處日內未開仗。金陵甯國疾疫之多。似更甚於尊處。少荃在上海。又於八月初二日獲一大勝。較之五月廿一日之役。斬擒更多。洋人坐觀成敗。少荃雖萬分危急。徒不求洋兵出隊相助。其足以自立者在此。其足以招忌者亦未嘗不在此。滬中自方伯以逮眾流。奉洋如神。積非勝是。竟不得一善處之法。奈何？

覆左中丞

蘇軍行程遲滯。聞在長沙亦頗擾民。浙事甚大。蔣劉二人不甚能為左右分憂。殊為焦慮。到衢後。似須令蘇泉共紮一處。朝夕

追從，以閣下之身教，苦口諄誠，或當少變故態。否則彼方矜功負能，專己自足，不復虛心以求所未逮，恐未足以當侍逆也。滬上司餉之人，不能不謀更置。惟心地正大，而又嫻於夷務，長於理財，實不可得。不得已而思其次，則能理財而略通夷情者，即爲上選。筠仙鶴汀同來此間，即日赴滬，不知少荃如何位置。希菴於初九日具疏陳情，旨批如不蒙俞允，尙當再疏續陳，拜表卽行。論聖恩則不能無負，論孝道與病勢，則當爲仁人君子所共亮。何桂清事京師似分門戶，諫官主決，祁萬諸公主緩，論旨報從緩議。今歲停勾之年，明歲必可及寬政矣。

覆李少荃中丞

韓正國銳志自立，方冀其多統數營，漸立聲績。不料遽爾淪沒，實可憫惜。二月以來，張勝祿沒於金陵，張運桂逝於太平，皆於軍務甚有關係。威林密吧哦二船，卽日當札華爾，副將經管，聽候督撫調遣。華爾既爲外國所推重，又爲吳楊所倚恃，自當牢籠，使爲我有。惟鄙意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貴求人。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我湘淮各軍，若果紀律嚴明，節概凜然，華爾亦必陰相許可。凡附強不附弱，人與萬物之情一也。中國與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爲體，以推誠爲用，當可漸爲我用。縱不能傾情倒意，爲我效死，亦必無先親後疎之弊。若無自立推誠二者爲本，而徒以智術籠絡，卽駕馭同里將弁，且不能久。況異國之人乎。區區愚慮，尙希參酌用之。

致官中堂

下游各軍入夏以來，疾疫繁興，秋後尤盛。鮑軍將弁勇夫病者將近萬人。舍弟金陵一軍，乃逾一萬以外，死者日數十人。徽州、江、張、朱、唐各軍，亦十人而病其六七。春靈克寧國後，本擬由東壩進剿溧陽、溧水，以達於金陵之東北隅。因廣德州賊目童容海有投誠之意，往復再四，未就緒。最後繳出偽印偽照，一律薙髮，編立五營，甫經八月十二出奏，而事忽中變。賊黨內亂，僞目朱大椒等與童容海相仇殺，童僅帶萬餘人來投鮑營。廣德得而復失，楊劉、古、賴諸僞王，騰集廣建一帶，僞侍王亦將由浙假道寧國，以救全陵。鮑軍積勞久病，口糧欠至十一月，不知足禦此巨寇，解此糾紛否。國藩從戎多載，惟八年冬與今年秋，士卒極病，今年尤苦。并無買米購藥之資，焦灼之餘，聊報一二，以答廬系多禮帥一軍諭旨。屢飭敝處調度，蓋因禮堂入關稍遲，又久不接尊處奏報，故有改派勝帥之旨。厥後鄂軍已解南陽之圍，多部又有入秦之信。朝廷疑慮已釋。頃奉八月二十一日寄諭，已令勝、剿、渭、北、多、剿、渭南、分辦回匪。以多公之勁旅，應可所向有功。第蔓延已廣，恐亦難期速效。如果蕺事神速，多公凱歸以後，應否駐南陽一帶，仍求閣下卓裁。入奏敝處前有獻策者，言多軍宜駐河南，弟函告渭春中丞，意見亦合。曾經咨達冰案，卽以此議覆奏，究竟有益與否，求閣下隨時斟酌，弟初無成見也。

覆左中丞

疾疫之多，霆軍爲最，金陵次之，貴軍與徽旌各軍又次之，水師雖多病而死亡較少，希軍則病亦較少。江以北之劫數，固當輕於江南耶？小丹陽之賊，連日竄擾抹陵關，太平府一帶，距金陵營不百里，距金柱關僅二、三里。該處防兵僅千人，殊嫌單薄。蕪湖守兵四千五百，而相距百里以外，不能相救。現調巢縣兵至金柱關，協防，即朱南桂所帶之千人也，不知趕得及否？楊輔清、黃文金、胡鼎文、古隆賢、賴文鴻等，會集於廣德，建平之閒，而偽忠王又有派派派曾援救金陵之說，僞侍王亦有假道寧國，下救金陵之說，八面受敵，疾疫不止，竊恐春霆不足了此，閣下何以策之？弟辦江西釐金有名無實，省局比贛局尤壞，不特不能如東征局之數，亦不能如河口、景樂三局月解之數。翻空總辦糧臺，又管釐務，半年無書信來往，漠不關心，恐不能不一參劾。公爲我設方略，應如何而釐金乃有起色？

覆李少荃中丞：

(一) 太湖水師統領李朝斌，欲先赴上海，泖澱一看，帶外江三營前往，看明路程地勢，渠仍回皖，楚造船募勇。其所帶之三營，閣下與昌岐即可留之協防，松滬。目下松滬緊要，昌岐自可不必出江，添此三營，泖澱半嘉一帶當敷分布矣。其靖如通、泰等處，祇好暫置，不願待李朝斌成軍後再說。(二) 蔡東祥、陽利兒，可調赴靖，如賴榮光、陳東友，似不可遽離浦口，以其爲上下交接之區。甫過九洑洲一卡，不可無營

以接應也。輪舟及華爾兵船巡防通海，甚好，甚好！銅陵夾尚無船廠，木料極多，贛州後幫大木又被風全漂入銅陵夾矣。

(一) 鶴汀早已起行赴滬，筠仙今日坐輪舟以行，渠與僕兒女姻親，若必令其履任，須由尊處奏明請旨，或言滬中急需得人，暫不迴避。渠性情篤摯，不患其不任事，患其過於任事，急於求效。若愛其人而善處之，宜令其專任糧道，不畧他缺，并不管軍務餉務，使其權輕而不遭疑忌，事簡而可精謀慮，至妥。至妥，切不可使權位兼隆，耳目衆屬，急求功效，反多損失。

(二) 青浦得之已久，此時自無棄而不守之理。來示布置似俱妥善，此後賊勢趨重金陵，滬上應無他慮。惟兵力尚嫌單薄，閣下急須多選統領營官，日夜訓練，鄙人所期望於淮勇者甚大，寄語珂鄉諸君子，努力圖之，不可以目前立功自足。

覆左中丞。

徽各營疾疫如故，鮑張實已不能成軍。據少泉報，蘇賊十餘萬前來抄鮑軍之後路，頃附片備陳疾疫流行，猶未將蘇賊西來一節入奏。慈給又失，甯波可危，士良請撥贛一軍，慈豁去郡僅四十里，魏軍遠隔千里，何能拯救？華爾銳意赴甯剿賊，誓盡殺廣勇之從賊者，亦在慈豁中鎗而死。華爾在上海，甯波爲中外所

推服既失此人衆志一類，賊燄熾，恐寧波必無完理。質齋尚在馬金昏口一帶否？皖南各軍既不可恃，則魏營不可輕動。萬一賊由歙南竄犯婺源景鎮，則江西腹地又將糜爛，而尊處之釐餉首受其害。除魏軍外更有何法可救寧波，伏候裁示。

覆官中堂

皖南諸軍爲病所苦，死喪之威，令人不寒而慄。弟自度涼德薄才，不足以挽回厄運，奏請簡派親信大臣來南會辦，片稿咨達冰案。春霆凱章若久不愈，皖南實岌岌可危，萬不得已，請調吳廷華兩營來皖協防，渠籍隸皖南，添招本地勁卒，兼集近縣團練，尙可一呼而聚。目前補救，舍此別無良法。而鄂中少此千人，尙不至遽有所損，尙冀俯允，飭吳丞迅速拔營星夜來皖，不勝感禱。南岸兵力既不可靠，則北岸亦處處宜防。石清吉十營本有萬不可動之勢，因多帥飛調藍鎮等三營入陝，而閣下亦調之西行，弟不便阻留，業已照咨轉行。此後留廬十營，萬望閣下無再調動，至以爲懇。若藍鎮等三營能留鄂境內，不令入秦，則更妙矣。滬上代征楚稅，奏歸敵處，極感厚意。然彼中積弊已深，百孔千瘡，竟有不能迅速廓清之勢。

覆毛寄雲中丞

東政局之開，以鄙人從軍於外，重勞故里，官紳士民殫力費財，寸心久抱不安。其或浮言恐沈，下懷亦非至願。特以人多餉絀，他處無可借箸，不得已而出此。來示所指數君子任勞任怨，維持

調護，久已銘諸肺腑，惟是箕畢殊情，或張其口，圭璋特獻，或別其足。尙當妥謀剗臚，以酬勞勩也。陳鄧二鎮承再三淳屬愛才如命，敢不仰體盛意，翦拂而馳驅之。參員赴鄂控案，此間亦有所聞。然九年冬樊鎮一案，波浪掀天，卒亦風平天霽，帆檣無恙。此次怒濤之興，固當少減，舵師長年正可安眠，以待其自定，無邊卒卒也。下游各軍爲病所苦，春霆凱章厚葦皆抱病頗重，將士死者十而二三，病者至八九。敵營務處如姚秋浦、甘子大，皆染病不起。鄙人涼德菲才，不足以挽回厄運，已據實奏明，請簡在京親信大臣來南會辦。不知果否允。各軍欠餉至十一個月，醫藥無資，江西釐務極疲，頃已專札申飭粵東釐金彤甫同年，剛柔互用，苦心經營，卒乏成效。黃莘農前輩新簡粵撫，或可於敵處稍一盡力。

覆郭意城

令兄筠仙親家至此，屢就商出處之宜，殊覺季主莫卜，詹尹難決。卒以斯世滔滔，出固莫知所屆，處亦難以自由。或本省有警，由大府咨請勸捐辦團，或鄰邦不靖，由言者奏請募勇赴援。又或書局已畢，當路變更，因謀食而設法干求，因細故而百端齟齬，皆屬意中之事。祝髮而仍不免喧囂，何如早作下山之計，一爲酒肉之僧，謀議未定而少葦自上海，特放輪舟來皖，迎迓遂解維東下。杜伯升從此俯首韞鎖矣。因思閣下蕭然物外，不受羈絆，良爲勝算。然撫幕例稱腥羶之地，釐局亦有跼蹐之權，予奪所在，恩怨歸之。筠公言貧士求釐差者，每向山中請阿兄闢說，尊處卽鄙人遠

隔二千里外，亦常有湘士求關說尊處，冀得釐差，或湘官冀得美缺，亦以為取決於一言。然則閣下今日之所處，自視以為大隱，自世人視之則權門也。令兄筠公欲急為閣下另謀菟裘，即鄙人亦疑智者擇地而蹈，似不如此。因來示有終日防人之語，聊冀一二，以備參酌。此間各軍為病所苦，楊鮑張三公皆遭疾頗重。盛營如黃慶、伍華瀚、凱營如張運桂，皆關係全軍之興衰。今年軍事稍順，而疾疫繁興，天意茫茫，不可推測。猥以菲才，忝此高位，彼蒼降罰，不於庸陋之身，而於無辜之眾，益增惶悚。

覆李少荃中丞

馮日帥即行正法，大快人心。計滬上紳民與外國商賈皆將拍手誦德。華爾傷亡，寧波殆不可保。士良甫放斯缺，即遭大變。吾平日好言運氣二字，良有以耳。魏直齋現駐馬金昏口，係皖、浙、江西三界要區，斷難移動。即使可撥，亦豈能救寧波千里之急？大約洋人器械雖精，若非合各國之力，積累年之憤，亦不能所向克捷。觀英法青嘉之退，華爾慈谿之挫，實亦不甚足畏。吾輩當細心察看，師其所長，而伺其所短。不說大話，不疏禮節。彼若講信修睦，吾不稍開邊釁。彼若棄好敗盟，吾亦有以禦之。紅丹船四十號，勞帥又奏令來江，颶風打壞，以後尤不可用。應請閣下會列鄙人與都帥銜，仍行截之回粵。厚菴現在抱病，不能遽赴下游。俟太湖水師辦成，仍令李朝斌專管松滬，瀆黃翼升專管淮揚，裏下河庶幾責有專屬。厚菴不必束下，且金陵未克以前，上游處處可慮。厚菴

仍宜駐九洑洲以上，未可遽東也。忠賊率數十萬眾上援金陵，力禦鮑軍，自是意中之事。鮑張已病，其軍幾無人，不病，何能禦此強寇？天意茫茫，未知何所究極。鄙人憂灼之狀，具詳十二日奏片中，另達冰案。

覆晏丹甫中丞

接八月初五日惠書，知入閣代辦監臨事件，感佩並止。官紳瞻望羽儀，德望既為眾流所歸，此後辦理諸事，當無差也。竊企無已。汪寶樹及前此單開各員，儘可即由尊處委派。星使體制本宜專斷，除任怨之地，做處可稍分擔。荷外餘皆屬台端一力主持。鄙人不必與聞。筱泉已到粵，否念念！江西釐金大壞，日內大聲疾呼，并擬附片一陳其弊，不知能稍整頓否？少遲再為詳陳。

覆左中丞

侍逆援金陵之耗，近日已得確報否？礮泉既克壽昌，聲威頗壯。賊急欲自固嚴州門戶，或者不暇竄吳，亦未可知。果爾則閣下派鄉軍規復北路嚴壽一帶，正所以伐賊之謀，乃大有造於皖吳諸軍也。如侍逆入吳之志，尚未遽死，則請飭礮泉於攻克淳安後，逕薄嚴州，賊欲保杭，斷不能不顧嚴，而遷沅等軍得以將息士卒，戒備以待矣。春霖尚在蕪湖養病，雪琴見之云：『兩人扶掖以行，神氣尚完，或無他慮。』東壩之賊連日擾及水陽鎮，金寶圩一帶，寧國之師向由蕪湖運糧，恐將中梗。弟飭宋國永派人三千，紮新河莊，以救金寶圩，不知寔營病卒，尚能成隊否？江西釐務業經嚴

扎山飭其參劾之輕重，尙無成見。長江鹽務，目下九洲未克，票商難行，輪舟拖帶民船，挽運上駛，強半不肯完釐，大利盡被洋人占奪。兩江有爲之地，惜不得如胡文忠者，料理一番。滬上名目太多，治絲而棼，且待筠仙鶴汀至，彼助少荃清釐一番，裁革無實之名，再添有濟之目也。

覆官中堂

上游緊急，弟初不知，而下游之危急，則閣下亦有未盡悉者。僞忠王帶大股援賊二十餘萬，攻撲金陵，官軍營盤連日夜逼，撲極猛。據報洋鎗之多，賊勢之悍，從未有如此股者。僞王黃文金胡鼎文等股自東壩撲犯甯國，鮑春霆尙在蕪湖養病，宋國永代統其衆，撥六營至新河莊迎剿，官軍挫敗，退回甯國。寇軍病者死者，合計將近萬人，何能禦此大敵！大江南岸之危，實如累卵，不特江西可慮，卽鄂境亦處處可慮。南岸果有疏失，則乘閒偷渡，北岸亦屬意中之事。石清吉守廬之十營，前此多帥調去，藍鎮三營者，今已不敢再留，札令仍赴鄂中矣。其續調之三營，則務乞閣下飛札停調。廬州關係極大，不特爲皖北之樞紐，亦爲鄂省之屏蔽。千懇千懇，至吳廷華二營在鄂省不過小枝，在皖南則可添招三營，聯絡團練，或亦保全危局之一計。至於南北兩岸，皖鄂兩省不久恐有非常之警，則必求閣下奏調多帥全軍回駐黃州境內，然後徐觀事變，再行調度。奏事既責成勝帥，則多軍自以保鄂爲主，其次乃援皖，又其次乃援豫也。

覆左中丞

近日危險萬狀，僞忠王率二十萬衆攻撲金陵，舍弟營壘，據報凶悍實過於四眼狗，深爲可慮。胡黃李等曾由東壩犯水陽，金寶圩，宋國永派六營迎剿，在新河莊敗挫一次，鮑春霆養病蕪湖，將力疾還營，賊若直犯甯國，固慮寇軍病卒不足禦之，卽由灣沚南陵斷我餉道，甯國亦無可守之理。自皖南以至金陵，一帶糜爛，殆無一處可恃。欲仗閣下大力飭鄉泉迅攻淳安，就近保救徽州，抑或淳安難破，卽從馬金嶺繞援徽州，胡黃李逆股若破南陵，必由青陽石埭直奔景德鎮，亦求閣下早爲之所。祇要徽州景鎮二處守得住，大局尙堪挽回。弟自愧調度乖方，咎無可辭，惟上極力挽救，至感至禱。

致朱雲崖唐桂生

下游信息緊急之至，甯國恐不能保。縱使守住甯國，亦恐賊從南陵青陽上犯，或由石埭犯祁門，或由東建犯饒景，皆不可不防。現已調劉勝祥二千，陳拔山千人，守景德鎮礮堡，特先與閣下商定，如甯國失守，則請雲崖退守徽州，桂生退守祁門，其休甯一城，請留一二營守之，概交雲崖調度。若甯郡幸而守住，賊已從南陵上竄，果聞青陽石埭失守之確信，亦請雲崖退徽州，桂退祁門，若甯郡與青石未失，則不可聞謠言而輕移動也。鄉泉方伯一軍，已與左帥商定，留作活兵，徽州急則援徽，景德鎮急則援景，茲有寄左帥一函，求桂生專人飛遞。

卷二十

覆沈中丞。

近日風波之惡，迥異尋常。僞忠王率蘇杭全股十餘萬，援救金陵，已撲攻七日。賊百計斷我餉道，幸已勉力支拄。該逆又以西瓜開花，礮打入營內，驚心動魄。我軍人少數，病者太多，祇能苦守，不能出剿，深慮難於持久。逆首黃老虎等由東壩窺竄甯國，鮑軍派去六營，挫敗一次。幸春寔病愈，由蕪湖回甯。凱章日內亦愈，凱章入城守壩，寔軍城外紮營，甯郡或可保全。但慮病者太多，不能力剿。又慮賊以一支牽綴，一支內竄南陵、青陽，窺伺祁門、景鎮兩處。水師病卒亦多，楊軍門病尚未愈。上下千餘里，布置散漫。又分船至泰州、上海等處，兵力彌單。不料賊自東壩擡船入丹陽、南漪等湖，將由蕪湖、金柱出江，殊恐無以制之。統計金陵、甯國、水師三大端，一有疏失，全局決裂。中夜以思，寸心如灼。敬求叢書，挽救萬一。陳拔山、劉勝祥已至景德鎮否？該處礮堡既成，三千人儘足堅守，請飭多備米糧子藥，預儲堡內。練兵章程甚爲妥善，惟口糧究加若干？大咨尙無確數。加糧拔缺二者，乃鼓舞弁兵之實用。間或馮案保舉，亦不可少。綠營積衰之後，非大加獎率，不能振也。司道京米一詳，殊不愧意。入倉之弊，商人裹足，弟亦夙有所聞，而不甚知。詳閣下洞悉情偽，敬求縷晰指示。弟當附片密陳，并請不問既往。今根本之地，如此空虛，吾輩安忍不一盡言，以冀寸補。王

吉雲同年之事，殊難說法。自林米案定之後，言官又追劾次青，必欲加罪。諭旨飭左帥與弟查辦，而未令會奏，現尙不得繫解之法。吉雲已定之案，更難無端著議，憫默而已。

致左中丞。

前奉上一緘，請飭鄉軍先攻淳安，爲救援徽州之地，亮達臺鑿。以近日軍情觀之，竟不能不請鄉軍一援甯國。僞忠王在金陵舍弟營後，百道環攻，并有西人落地開花，礮驚心動魄。業已苦守八晝夜，該逆更迭換班，我軍無人可換，且病者過多，萬難久支。又聞僞侍王於閏八月十四日，自龍游起行，續至金陵。舍弟之力，以支忠逆全股，猶形竭蹶萬狀，豈能再支侍逆一股？此時若得一支勁旅，從采石打下金陵一軍，乃有解圍之望。春寔自蕪湖力疾回營，此時欲由采石以援金陵，不得不專靠鮑軍，而鮑軍爲甯國之賊所牽制，萬不能動，動則徽甯全局糜爛矣。不得已求閣下飭鄉軍由徽、達、甯支持楊黃胡諸賊，騰出鮑軍由南陵、蕪湖下援金陵。至禱，至感，由龍游、壽昌至徽，不過三百里。由徽至甯郡二百二十里。鄉軍若能贖行，十日可到。鮑由蕪湖、采石赴金陵，亦不過十餘日可到。鮑公一至采石，忠逆或可解圍以去。全局所係，舍閣下無可籲救者。

致蔣鄉泉。

頃接公牘，得悉雄師克復壽昌後，連破太平，祝家、油埠、婁家，至爲佩慰。情據稱僞侍王帶賊三四萬回援金陵，則皖、吳局勢彌

形危急，大股圍撲金陵營，晝夜不息，分班迭進，雖已堅守八日，而病勇太多，勢難久支。若又增恃逆之眾，眾寡懸殊，深爲可慮。他處別無大支援師，惟有鮑軍尚可就近調援金陵。而春霆久病新愈，其軍又爲寧國之賊所牽綴，不能抽動。動則徽寧糜爛，萬不得已，敬求閣下督率全軍，即日進援寧國，防剿楊、黃、胡、李諸賊，騰出鮑軍由蕪湖采石以援金陵。至感。至禱。若台旆尚在壽、呂、龍、湯、去徽州不過三百里，去寧國五百餘里，趨程十日可到。務求稟商左帥，迅速定議成行，救災拯溺，莫喻斯急。除尊處外，別無可求之援也。

致左中丞

昨奉達一緘，請鄉軍防剿寧國，騰出鮑軍由采石下剿，冀解金陵之圍。亮達荃馨，頃得舍弟信，業已苦守九晝夜，幸得保全。惟地方太寬，病者太多，賊更番進攻，并未休息。且渠尚未知恃逆將自浙繼往金陵，殊難支持。春霆病已大愈，惟勇丁病者尚多，難以出隊。賊尚未猛撲郡城，惟豈意阻我糧道，疊據逃出脅從人供稱：楊、黃、李諸逆，決計上犯江西，以爲就食之計。金陵之圍不解，江西之防不固，二者皆關係極大。務祈閣下迅撥鄉軍，馳至徽州旌德一帶，能徑至寧國與楊、黃、胡、李相持，抽出鮑軍下解金陵之圍。上也，卽不然，能於石埭、太平一帶截斷上犯江西之賊，亦猶不失爲次也。否則賊蹤一入饒、景，無論官軍得手與否，而賊志斷不回竄，必蔓延江西腹地矣。馬融和一股今春救廬州不及，由河南竄

入陝西，飽掠而東，比又由河南竄至黃陂，孝感將由皖北回援金陵。皖北空虛已極，各城均恐不保，祈閣下爲我力籌補救之法。文忠死，希菴歸，此間竟罕共謀大局之人。每有大調度，常以緘咨敬商尊處，公每置之不論，豈其未足與語耶？盍亦箴砭而推挽之。

覆左中丞

兩次惠緘敬悉，所論避賊大圍包抄之法，歷歷堪記。舍弟不明此義，以二萬紮雨花臺爲僞忠王大圍所困，弟亦自愧見之不確。不於六七月閒飭令早退，以避長圍，而取活勢。舍弟雖堅守半月，幸託無恙，而爲洋鎗洋礮所苦，傷者太多，恐難久支。又經旬北風，凡銀米子藥援兵均不能運載下行，尤爲焦灼。承示極力共謀皖南，斷不先越後吳，敬感無已。綜計徽處局勢可慮者四端：金陵久困無援，一也；寧國縱能倖守，亦恐賊從南陵、青陽上犯祁景二也；東壩抬過賊舟甚多，厚菴未痊，恐其衝出大江三也；馬融和一股由湖北下竄皖北，各城空虛四也。求閣下迅速飭鄉軍一軍由徽入寧，或仗大力迅迴前二端之厄。至禱。至禱。

致蔣鄉軍

前接公牘，知僞侍王赴援金陵，卽經函請貴軍，馳赴寧國，不知何日可到。頃接朱雲崖信，寧國縣城失守，藩籬已弛，朱雲崖守旌德、唐桂生守徽州，兩城日內必極喫緊。朱唐二軍兵力本單，病者太衆，祇能登陴堅守，斷難出隊接仗。恐該逆扼截糧道，不堪設意。務求雄師星速進援徽旌兩城，如該逆內竄，并求相機攔剿。至

懇至懇!

覆鄂筠仙。

接閏月惠書，敬承一切洋務，不宜另設使者，天下事一以常道處之，則身心俱泰。事本輕而視之過重，以爲非宜。卓哉至論！久不見賈生，今真不及矣。觀唐中丞曾有信來，力言特設使者之無益，於事實中多切當之語，將來亦可參采入奏。鄙人不敢文過護前，或請閣下代擬一稿，與薛公商定，俟薛公來上游面商一次，果無疑義後答者，卽騰章上達矣。僞忠王之在金陵，百道環攻，不知何處萃衆，許多悍賊，洋鎗洋礮，又聞掘明地道，暗地道，又起土山，以俯瞰官營，決積水以灌我運道。自閏月二十日至九月九日，晝夜攻撲，并未休息。舍弟多方防禦，幸保無恙，然別無大枝勁旅，從外夾擊，恐無解圍之望。不得已調王可陞、程學啟二軍均入滬內，擬自內而出，決一死戰。其自外夾擊者，現惟調李世忠一軍，尙未知能否得力。此外別無外援可調，程學啟尙未起行，務乞閣下與少荃中丞力主其事。自大股賊到舍弟，卽與厚菴常通書問，盡釋前嫌。此次糧路之獲保，厚菴力也。

覆左中丞。

金陵官軍自閏月二十至九月十二，已守住二十三日。頃又由蕪湖撥去千五百人，都將軍撥援千八百人，又在上海撥程學啟千人，各營調齊，仰託福庇，或可轉危爲安。若能出濠與之力戰，一折忠侍諸逆之凶鋒，仿公上年三月樂平之捷，尤爲大妙。特著

勢審機，不能如公之精，而弁勇又不如貴部之勁耳。忠侍悉萃金陵，楊黃胡李諸賊在甯國與鮑軍相持。其破甯邑窺徽祁者，必賴古劉一股，窮餓無賴，勢必拚命衝窺江西。朱唐病卒過多，必不能截其內犯之路。務求閣下迅飭鄉軍馳赴徽州，先剿此股，保江西之餉源。徽事定後，仍乞鄉軍至甯郡一行會同鮑軍共剿楊黃等賊。甯賊得手，則金陵之圍不攻自解矣。

覆楊厚菴。

郭柱臣殉節深堪痛悼！良將難得，忠勳久著，卽日當會列台銜，奏請照提督例議卹。以後望諄飭水軍，不准登陸打仗。聞閣下曾坐舢板，豎五色旗，徧歷金柱關小河之內，四面礮子如雨，不知確否？以後務乞慎重，切不可有意冒險。內河陸賊太多，貴部水軍以專保大江爲要，閣下尤不可輕入小河陸賊叢中，至囑李朝斌於九月初一日，自上海返棹歸來，待渠三營回至大勝關，以上再請酌派賴陳回紮浦口，炭船卽日設法遣赴下游。

覆李少荃中丞。

嘉定已克，尊處局勢已振，駸駸有規取太倉崑山之意。忠賊亦不無內顧之憂。程學啟既紮南渡扼要之地，自不宜抽動該軍，以損全局。舍弟亦累緘請止調程軍，懼有損於尊處也。白齊文之來，非鄙意所願。然既自尊處建議，伊又欣然樂從，此時斷無中止之理。惟有兩事須與約定：一則舍弟困於長濠之內，極不得勢，常勝軍不可再入濠內，或從下游之下關九洲洲進兵，或從上游之

巢石太平府進兵，庶收夾擊之效。一則事機偷順，收復金陵，則城中貨財，白軍不得大肆擄掠，須一一查封，以一半解京，餘一半各軍均分，白軍酌多一倍亦可。若不嚴禁搶掠，則分財之時，必且各軍互鬪。此雖必無之事，而亦不可不預約，不可不預防者也。金陵軍務自兩處地道同穿，搶堵缺口後，大致已就平穩。惟急切不得解圍，尚深懸系。忠侍對諸僞王皆萃於金陵。在寧國者惟楊黃胡諸酋，春霆或足制之。李朝斌歸必由上游派二營守浦口，騰出賴陳赴滬。竹莊現守蕪湖，暫不能赴寧波。其軍素非勁旅，去亦不甚得力。已由左帥奏派秦如虎一軍，由台州赴寧波，當可速到尊處。留皖之火藥，徹處截留借用，容再歸還。

履左中丞

接兩次惠緘，知貴軍正竭力圍攻龍游湯溪兩城，蕪泉軍一時不能拔動，敬聆一切。官軍與賊相持之際，惟守兵或可偶一抽動，若圍師與攻戰之師，則祇可日增，不可抽減也。苦攻城壘，易損精銳，胡文忠屢以誠春霆，公亦嘗以攻堅爲下策。如城賊之氣尚固，似宜斟酌，不必以血肉與子彈賭勝。金陵信來，已守二十八日，大致可期穩固。賊現開挖地道，仍未停工。忠侍對三僞王實皆在金陵，屢獲僞文及投出之賊供，指相符合。在寧國與鮑軍相持者，爲楊黃胡李之類。忠侍在金陵，似有不得不休之勢，竟不知如何而有解圍之一日。金柱闖獲一勝仗，該處與蕪湖均處要膺之地，從此中段較鬆，卽下而金陵，上而寧國，亦無餉道被擾之患，差爲一

慰春霆久屯高祖山，賊亦未敢尋之開仗，自是憚於夙昔威名。然霆軍可出隊者實不過四千人，自治且有未逞，況能遠援金陵，念此不無氣餒！

覆沈中丞

差弁歸，接奉復示，荷蒙飭局籌銀二萬，火藥二萬，委胡令長芝速解，以應急需。感賴揚旣！前此贛局七萬，業已到皖，分投轉解。尚有省局銀二萬，錢二萬，粵釐銀三萬，阻風在途。但求數日順風，則鮑張朱唐各軍皆可點綴。金陵信來，尚託平穩，業經勉支一月。聞忠侍兩逆全無引退之意，官軍守者太苦，傷亡亦多，別無大支勁旅從外夾擊，未知此圍得解，竟在何日？前在撫州見廣信士民感念德政，淪肌浹髓，漕價略加之事，既非閣下所能勸導，則鄙人更無論已，祇好一律照辦。價既酌減，則各屬丁漕皆須嚴催力省，威克厥愛，庶不疲玩。

致官中堂

日來未接惠書，不知孝感應城之賊，果已回竄豫省否？鄂境已一律肅清否？金陵舍弟一軍堅守已逾一月，賊餒少衰，白晝不甚環攻，夜間仍輪班偪撲。金柱關水陸獲大勝仗，或足稍掣忠侍二逆後路之勢。春霆回營兩旬，尚未開仗，辛病體全愈，軍心已固。仰仗鴻庇，各路保全無恙，則如天之福也。承奏派何紹彩一軍來皖相助，感荷之至。第義渠將赴臨淮，急欲攜何將以北行，未便強之南渡，仍求大力協助，以何紹彩七營濟義渠，帶赴臨淮，以吳廷

華二營濟鄙人，派赴皖南，則爲惠均矣。多禮堂一軍朝廷似必欲其留秦，不知尚可設法強之東旋否？

覆黃南坡

接九月惠書，荷蒙垂注，舍九弟一軍，憂謀迫切，無微不至，至以爲感。金陵危險之症，在閏月二十一日，僞忠王初到之時，晝夜圍撲，糧路幾絕。其次則九月初三日，僞侍王初到之時，賊之攻撲太猛，官軍勞傷過甚，岌岌有不可支之勢。逮初五日，出濠破賊十三壘，十二日地道轟裂，斃賊數千。自是賊勢漸衰，軍心日壯，現尙有三處地道未穿，然已另開內濠內牆，徹處派去之王可陸千五百人，都將軍撥來之楊心純等千八百人，皆作游兵，未分汛地，計堅守已月有五日，大致可期平穩。舍弟所受洋鎗子傷，子出處雖未全愈，入處業已結痂，請釋廬系米糧已承買運八千餘石，此後不必續辦。此間亦飭懷寧宿松無爲等屬征收米石，以抵正賦。如冬閒所收無幾，臘月再當奉商於湖南設法也。票鹽亦係完釐，但不逢卡抽收行楚岸者，院抽十文半，楚抽九文半，行西岸者院抽十二文，西抽八文，均不准在院境售賣。蓋因小販零釐爲數雖多，而但能運院，不能行遠，欲借票販之力，稍收回西楚之引地，也是否有當，尙希裁示。玉班之千人，劉副將之千人，貴局咨募之千二百人，刻想均已成行，但願逆風稍息，早抵金陵，舍弟可率本軍猛擊出濠，則大幸也。

覆鮑春霆

頃接來信，知二十一日之戰，未甚得手，深爲系念。黃老虎本係悍賊，又加揚七麻、胡鼎文等，均係百戰之寇，未可輕視。現由湖北調來何紹彩三千五百人，吳廷華一千人，均於五日內可至安慶。到院後，即派赴貴處助剿。梁美材等三營，刻下已至貴處，否閣下若自度力能取勝，則速戰亦可。若力量不足，則堅守營濠，待梁、何、吳等三營到後，再行開仗，亦無不可。大凡客兵多不甚得力，全靠主兵自強，客兵僅助聲勢而已。梁、何、吳三軍雖到齊，而打仗之時，猶全靠春霆營自己努力也。

覆左中丞

弟之調薊軍，凡三次。初聞各路同警，則調薊軍援徽，繼聞僞侍王竄併金陵，則調薊軍替防寧國，而抽鮑軍往援金陵。繼因寧國縣城失守，又調薊軍援救徽旌。三案之中，函牘重疊，不啻六七次，爲其時祇知薊軍尙在壽昌淳安一帶，爲可東可西之活兵，不知其已圍逼湯溪也。連接閣下信，始知薊軍業已圍攻湯溪，弟卽不復言調薊軍矣。目下金柱關蕪湖及水師各營，業已九分穩固。金陵一軍，亦有七分可靠。春霆軍出隊，小有捐折。凱章之病，據稱十分沈重，殆有不忍言者。楊黃各逆相持已久，春霆軍縱可強支，若忠侍等從金陵折回歸併寧國，恐終不能不煩薊軍一爲援助。湯溪之克，如有端倪，自不可棄垂成之功。若豪無把握，或宜相機撤退，俾薊軍作一枝活兵，於浙皖俱有裨益。舍弟屯駐金陵，鄙人亦患其太呆，囑其於忠會解圍後，趁勢改圖，另由東壩進兵，不必

株守金陵。茲特將家信鈔呈台覽，是否有當？務求諄切指示，至懇！

覆李少荃中丞

接九月兩次惠緘，知廿二日之戰，擒斬逾萬，無堅不摧。五月九月兩次，皆當極危之候，賢帥親臨矣。戰奏此奇捷，化險爲夷，偉哉君侯！足爲吾黨生色！鄙人從軍十載，未嘗臨陣手殲一賊，讀來書爲之大愧！已而大快，遙對江天浮一大白也。程將爲松澗必不可少之人，此間久已停調。張樹聲等五營亦飛札催其速由蕪湖赴澗矣。白齊文軍果於何日成行，前此約法二條，祈於便中預訂之。承惠協銀四萬，又船捐一萬，上海竭蹶如此，此後更無奢望。軍事日來漸就平穩，水師三次奪賊礮船近百號，蕪湖、金柱關、防務穩固，可無渡江北竄之慮。金陵守局已有七分可靠，甯國亦有六分可靠，但不知何日始能解圍，卻敵又賊多糧少，斷無全退之理，恐終不免冒險四竄，內犯江西，茲足憂耳。

與夏古彝

箴言書院經費，胡文忠在日，不妄取一錢，此項無出，故鄙人願與希菴薄助費。至文忠沒後，則奠金所入，當以修書院爲第一義，不宜以奠金專作私儲，而書院又籌別款也。目下奠金尙存若干，請卽全數提出，修建書院，及早完工。如有不足，敝處當續送千金，再不足，乃求助於希菴及官公唐公等處，苟可敷衍完工，則不復函求諸公矣。以胡府之世德，文忠之忠勳，其德配哲嗣，斷無衣食不裕之慮，請放手行之。至以田租爲彌補修建之資，則萬萬

不可！未經成事，先已欠債，斯豈可久之道？癸亥年一切修理完竣，甲子年延師課讀，不可緩也。敝處千金，或今冬，或明春，可由長沙寄往，聯額俟工竣再行寄往。

覆李希菴中丞

接九月十七日惠書，知台旆安抵湘潭，病體日愈，室以爲慰。金陵自地道轟裂，大戰搶堵後，該逆漸已鬆勁，賊之地道，被我軍掘洞與之相迎，賊洞五六處，督未成功。現已堅守四十六日，或可化險爲夷。蕪湖、金柱關一帶已臻穩固，水師先後搶奪賊之戰船近百號，民船更多。春霆在甯國城外，又小挫一次，該軍病故者，獨多。又經兩次挫衄，難期遽振。然凱軍城內主守，霆軍城外主戰，當可勉力支持。自旌別去，鄙人憂灼逾異尋常，若各路化險而得安，則如天之福也。僧邸旬日內無咨緘，不知余覆奏苗練一疏，不至大拂其意否？勝帥又奏調苗軍入秦，殊爲可駭。此公若久司兵柄，斷不能了事也。廣東撥金已報解三批，敝處十二萬，左處八萬。此後印渠爲督，莘農爲撫，當更順手。上海於九月二十二日又獲大捷，厚菴病體日愈，水師助守金陵，甚爲得力。附告，以慰垂廬。

致左中丞

久不接惠書，去審九月二十二日以後，復猛攻如故否？所示思得一攻堅之法，擬試用者，果試之否？金陵否？第一軍，刻已穩固。初五日破賊壘甚多，聞忠逆實派六七萬人，回救嘉定，蓋因少荃九月二十二日之捷，殺賊極多，故分賊回顧蘇崑老巢。其僞侍王

是否回浙，信中並未提及。灣沚之賊，竄入清弋江之西，露營糧路已斷，深可危慮。春霆豪無布置，鄙人久已憂之，而無術代爲補救。將來黃文金等內竄江西，恐不能不煩薊軍。至景鎮一行，景鎮爲弟與閣下暨沈帥三人所共守，亦爲犯江之賊所必爭。自礪堡築成之後，較往年貴部憑河守而難易，何止霄壤。即靠城出擊，亦尙易於見功。若薊泉力能辦此，則台端溥惠徽祁諸軍，亦大有造於江西也。

致毛寄雲中丞

頃接黃南翁十月一日信，擬請江達川方伯帶勇二三千來皖，極妙極妙。目下之急，不在金陵，而在寧國。看來鮑軍殆久難支。鮑若疎失，則張軍困於寧國城內，亦無倖全之理。皖南而危，江西必受其害，吉凶總不出十日之內。如果鮑軍不支，寧國決裂，則敝處一面堅守徽池，二府一面擬奏調味根一軍，隨達川東來，由江西出皖南，或可補救萬一。若鮑軍幸而轉危爲安，則不奏味根之部，專請達川帶勇來安慶耳。

覆左中丞

金陵自初五日出濠一戰，毀賊多壘，賊已退竄一半。其餘是否退淨，已否解圍，尙未接舍弟確信。而寧國軍事，近日危險殊甚。春霆九月二十一日進攻高嶺之賊，十月初八日進攻西河鎮之賊，皆以攻堅無利而收隊，時又爲賊所乘，損折甚多。目下水路糧運已斷，陸運又無夫可雇，觀其主意之慌亂，布置之散漫，人心之

離怨，殆難久支。鮑軍若有挫失，則凱章之在郡城，與春開湖州之困無異。將來終不能不求薊軍一爲救援。蓋寧郡若果不保，不特皖浙之全局決裂，而凱軍亦將全數覆沒，尤可駭痛。目下環寧郡之旌德、涇縣、南陵，皆有防兵固守，救援尙易爲力。尊處兵力并不甚厚，鈴峯援徽，薊軍援寧，則浙境僅存閣下本部，是否足敷分布？弟雖籲援甚切，然未敢顧此而失彼。統俟盡籌酌核，來示日以佛鬱，鄙人則情懷大惡。皖南十餘州縣，幾無堅城可恃，兵愈多而愈不中用。沈幼丹中丞與敝處大相齟齬，將漕折全行截留，初不省其開罪之由，以中才而當末流之世，處權勢之地，固宜叢尤悔而不自知乎。

覆李少荃中丞

白齊文之軍既未啓行，即可竟作罷論。張樹聲等業經札令由蕪湖起程回滬，嗣聞賊由灣沚上游竄過清弋江之西岸，寧郡岌岌可危。蕪湖亦殊緊急，仍留樹字五營在蕪操練，以佐聲威。俟吳長慶疏長庚等四營募就，接守蕪湖，即令張樹聲等回滬，大約極久不過多留半月耳。張景渠之留，不能不請左帥作主，敝處自三辭節制浙軍之命，嗣於浙事概不與聞。閣下曾奉有審辦此案之旨，或當與左帥聯銜具奏。粵東揆印渠爲督，萃農前輩爲撫，釐務可不掣肘。然後泉書來，每月辦成不過十餘萬金，徒負專利之名，並無救貧之實，則亦不欲久貌腥羶之號耳。

致李希菴中丞

病體大愈，至以爲慰！金陵業已解圍，蕪湖金柱關平穩如故。惟寧國鮑軍危急，蓋營官病者太多，死者四五員，又三次小挫，故強軍頓變爲孱弱。幸水路糧運雖斷，陸運尙未盡梗。老湘營守定郡城，米糧可支兩月。春霆老營濠牆堅固，或可轉危爲安。苗黨屢殺綏壽湘軍勇夫，意在挑釁。欲我軍先動，彼乃有辭以稱亂耳。之純方伯有稟請示，鄙意此時米糧不足，守無把握，營頭太散，戰無把握，批令姑且忍耐，將來總不免於打仗。非閣下還營，僕不敢以剿苗之事委將之純一人之純去苗最近，安危祇在呼吸，恐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覆左中丞。

目下春霆本營，宋國永青弋江分營，似已站住。而旌德又甚危急，守旌者爲朱雲崖三千五百人，而病者在一千以外。凱章因病回籍，頃過安慶，言渠部下尙能堅守宣涇二城，但不能出戰。茲因旌德危急，弟又札凱部由涇援旌，無聊之計，固知其無濟也。看來皖南終必決裂，不知繩絕始於何處？極思調蘄泉庄力之軍，一救皖南之急，又未知尊處近狀如何？恐因皖而累及浙，滋不敢耳。

覆官中堂。

漢口定於冬月十二日開關，以後稅課當可稍旺。鹽務數案，洋人與奸商偷越尊處，辦理最爲妥善。江西失之過柔，敝處尙未辦有條理。蓋洋船拖帶一節，行之已久，總理衙門欲一概禁絕，本係正辦。無如九洑洲未克，大江固爲賊所阻，而李世忠新開河

一卡，商賈亦視爲畏途，情願以重貨雇洋船拖帶，雖以嚴刑禁之，亦不能止。而尊處所辦票鹽行楚一案，敝處所辦票鹽行西等案，暗中已准洋船拖帶，特未昌言說破耳。喬運司詳請，祇許票商公雇輪船數艘拖帶官鹽，不准小販奸商私雇洋船。弟雖經批准，而至今未咨總理衙門與尊處。究竟此事宜一概禁絕乎？抑宜掩耳盜鈴，聽其拖帶，而伴爲不知乎？敬求卓裁詳示。庶以後辦理不至彼此兩歧。外國輪船到時，弟與閣下派將弁兵勇上船學習駕駛，此事實不易辦。容與楊彭熟商後，再行奉商復奏。京營及外省學習洋人兵法，現在上海業已行之。洋人不講隊伍，專講利器，似難制勝也。

致王鈴峯。

貴軍赴援旌德，不宜走東路，宜由休甯之濟口，過湯嶺，出烏泥關，由譚家橋，廟首，以至旌德，最爲直捷。既可解旌德之圍，並可防賊竄太平之路。賊一至太平，則處處空虛，防不勝防矣。閣下素能以少勝衆，湯嶺一路多山，正用少之地也。

覆左中丞。

接奉惠書，論金陵兵不可退一節，曲中事理。目下舍弟後濠之外，賊雖全去，名爲重圍已解，而稍遠如秣陵關，六郎山，板橋等處，尙復多築堅壘，層層布置。若非大支勁旅，竟有不能遽退之勢。舍弟之意，必俟新招勇夫到後，補足缺額，重加整頓，能出濠與之苦戰，再議或退或留之策。今則除株守外，無能爲也。鮑軍糧路水

遲久斷弟派人去繁昌南辦陵陸輸。聞鮑軍米不足十日，弁勇有逃散者，實堪憂歎。若閣下能撥將軍山徽救甯，或能保全郡城，保全凱軍。至勝！至幸！以尊處兵力之薄，又撥王鈞峯早來援助，本不忍再行籲救。然甯國爲皖浙蘇三省共爭之地，而附郡之涇旌南陵三縣，現尙皆爲我有，猶有可救之理。過是則不堪設想矣。金陵之賊分股由九洑洲北竄，李世忠軍甚不可恃。江北和含無慮千里空虛，尤爲莫大之患。弟數年在外，憂憤無如近時。文忠不作，香菴歸去，孤懷鬱鬱，公將何以教我？

覆沈中丞

國藩近日憂灼益不可狀。金陵雖倖解圍，而賊匪尙於秣陵關六郎山等處，多築堅壘，層層布置，後路仍未肅清。與金柱關猶隔絕不通。舍季弟抱病甚重，弁勇病者至今未息。春霖糧路水運久梗，弟派人趕辦陸運，本不足以贖大軍。近日霖雨連綿，尤多不便，弁勇紛紛逃散，均非佳徵。朱雲崖守旌德，米糧亦不足。二十日金陵之賊又分股北竄九洑洲，浦口十分喫重。李世忠本不足恃，江北如和含巢無上至舒桐濟大空虛數百里。一經圍入，不堪設想。此數者叢集一時，鄙人實已智盡能素，莫知所屆。幸餉項來數較王爲今年所未有，差強人意。若能如此月之入款，卽全停江西漕折，猶可支持。特恐不可爲常，且待萬過不去之時，再行緘商。尊處通融辦理，韓進春業已成軍到省否？其營官十人，必須經閣下親自審定，不宜全憑渠爲取舍。李迪菴兄弟之選營官，專取簡默

樸實，臨陣不慌。弟不能於臨陣觀人，而取簡默樸實，略仿李氏之意。閣下素精藻鑑，或可參酌用之。

覆官中堂

長江皖境新開三口之事，蓋慮周密，爲敝處代謀萬全，感激何可言喻。鄙人於洋務關稅等事，向未諳究，利弊得失，均未洞晰。又拙於言辭，不克以片語剖決。前接總理衙門函咨，皆就所知者，略爲陳覆。稅司呈文，亦曾備節覆之。茲將三件鈔達冰案，是否錯誤，務求切實指示。安慶並非泊船碼頭，生意冷淡。六安茶亦不由此出江，儘可以實告之，不必添此新口。大通生意較感微泄之茶，由此出江，又爲淮鹽暢銷之所。若立一新口於洋商自有大益。於敝處釐務則有大批。蕪湖目下生意亦極寂寥。薛星使言金陵本約有一口，若添蕪湖，則甚。金陵留金陵則不添蕪湖，俟查明舊約再行酌議。其安慶大通二口，能借閣下之力全停極妙。若萬不能，則祇許大通一口。該處釐金每月四萬餘串，實敝軍養命之源。新口既開之後，一切仍照常抽釐，俾將士沾此微利，不致飢潰。俟軍務稍鬆，再將應停之釐停止。蓋弟舍此，別無餉之路也。

致嚴潛石中丞

九洑洲之賊，衝過江浦浦口各營，上犯和含一帶。弟調希菴

部下毛蕭兩軍赴廬巢堵剿，業經咨達冰案。自和州以至武漢除廬州安慶有兵外，千里空虛。弟調蕪湖五營守無爲州，調毛守巢縣，調蕭至廬州，計期均趕不及。與上年二月狗運由霍山英山竄

陪黃州德安相同。敵處兵力盡防南岸，目下鮑軍糧路未通，南岸尚十分危殆，而北岸復有大股內犯，憂灼曷極。除希部外，別無可調之兵。務祈尊處撥兵二支：一支近守黃州，一支遠守桐城，庶鄂省之外門內戶，俱有準備。希帥部下蔣軍分守潁州霍邱兩城，成軍分守固始三河尖兩處。王載勳兩營守六安，均嫌單薄。其壽州正陽兩處防兵，不得不抽出，將該城與關仍還苗黨。此中亦具有苦心。邱帥既加意牢籠苗練，目下必無反復之理。所慮者馬融和一股，必圖與九洲洲新竄股匪聯絡一氣。大約潁潁六安三河尖麻城黃德七處，該逆熟悉之區，又有戰爭不休之日耳。自愧防範不密，重貽鄂邊之患，祇增慚憤。

致蔣之純

日前奏明江北緊急，擬抽出壽州正陽防兵，以釋苗練之疑，而急廬巢等處之防。鈔稿先送尊處，不知到否？九洲洲之賊業已衝過李世忠營盤，上犯和州一帶。廬巢之禍即在目前。已調蕭軍赴廬，貴軍撤出壽州正陽，專守潁霍。茲有與僧邸一咨一函，特囑閣下專人送僧邸大營。至撤兵或遲或速，亦聽尊裁。但聲言南路廬巢緊急，抽兵回防，苗練青爲僧邸出力爲國家剿擒，便是官兵撤去壽州之兵，釋其疑。如此立言，平平淡淡，正不必作大驚小怪之辭也。

致左中丞

日內未接惠書，想平善也。營糧路至今未通，勉強陸運，亦

未就緒。數萬人之食，挑運於百五十里之外，本難宿飽。而又時有馬賊要截，人夫駭散之事，何能久支。九洲洲北渡之賊甚多，猛撲李世忠九洲洲浦口各營，一面衝過營壘，悉衆上犯。和州含山等處，自和含巢廬上至武漢，除廬州安慶微有守兵外，餘城並無一兵，千里空虛。此次賊犯皖北，其禍必烈。北亦無一支可恃之兵，已飛調毛肅二軍由三河尖霍邱迅赴廬巢防剿。誠恐落在賊後，難於收拾。希菴百日假期未滿，本難遽出。又病勢頗重，不忍促之速出。礪泉地道計已畢工，久征慣戰之賊，恐非地道所能破。鄙意終欲戒其攻堅，設法撤退，以作活兵。皖南有事，尊處首受其累，不可不蓄說以待也。

致彭雪琴侍郎

無爲州城四面皆水，不知冬令水涸，尚有若干深？若干寬？若部下舢板能扼守水路要津，俾賊不得至無爲城外，則樹字五營徑紮巢縣東關是兩全之道也。若水師不能扼防，則樹字等營仍宜先守無爲，保全產米之地。祈閣下熟商行之。至上海之事，目下必已大鬆，張樹聲等姑緩東行，且留以保桑梓之地。待半月以後，蕭毛等軍到齊，則張吳等營可同赴滬也。

覆吳竹莊

(一) 樹字等五營守無爲州極好，極慰！惟大風雪雨，不知果能渡江否？若賊未破和含，則樹字五營進無爲州，尚可搶在賊前，守住該州，北岸總可徐徐料理。

(一)周萬倬不復赴涇援旌，已發去信札矣。蕪湖爲南北兩岸第一要緊地方，團防三營兵力太單。周鎮仍以堅守蕪湖爲是，不必令其移守廬江。

(二)大礮守壘之說，余向不以爲然。沅靈兩軍好用大礮，心竊非之。今閣下屢次堅請，明日準解礮五尊，配齊太子、羣子、火藥，送至尊處。事勢雖萬分危急，而南岸以金陵、甯國、金柱、蕪湖爲要，北岸以廬州、巢縣、西梁爲要。目下力不能顧巢縣，姑且顧此七處。待事機稍轉，再顧他處。王峯臣之新軍，不甚可恃，不宜用之。邊當悍賊。

致官中堂

九洲之賊衝過李世忠各營，銳意上犯。日內警報紛至，和舍無巢，四城運漕，東關銅城關，玉溪口，四隘並無一兵，失陷即在目前。西梁山有舍弟派來之千人，廬郡有石清吉二千人，均嫌單薄，不知能堅守否。自廬郡以上，如廬江、舒桐、潛、太、宿、望、英、霍及鄂之梅濟二縣十餘州縣，皆閣下鄂軍數年苦戰而得者。該逆如長驅西犯，均恐不保。奈何前見大疏，鄂中防兵布置極爲周密，然分守要地外，僅有楊桐林、王桐柏兩支游擊之師，渭兄所添趙既發一支，不知已成軍否。九洲洲北竄之賊，爲數甚衆，洋鎗甚多。若竄鄂皖之交，恐非楊王趙三人所能抵禦。敵處雖已調蕭毛二軍，亦尙嫌其非獨當一路之才。國藩欲奏請多將軍東旋援皖，既不敢違屢次純切之旨，又不忍失秦人雲霓之望。若爲軍情論之多部

如穆楊王趙石諸將，皆留鄂皖，其弁勇亦皆不願西征，相繼逃散。多公入秦，則處日孤之勢，旋皖則操必勝之權。弟意欲將此等實情入奏，不知閣下之意略相符合否。若多公萬難東旋，則弟擬奏調江味根軍門來駐皖鄂之交。味根新領貴州提督，奉旨入黔，劉印渠擬奏請入粵，尚未定局。其軍中三千餘人，現任長沙。若弟與閣下意見相合，即可一面具奏，一面咨調東來，較之禮堂東旋則便捷多矣。味根之才，弟不深知，恐尙難統率一路。弟令其兄達川方伯與之相合。達川調度外事，味良專主戰守，若駐廬郡舒桐一路，必可勝任。鄂軍及弟軍在舒廬附近者，均可歸渠兄弟節制。是

覆毛寄雲中丞

前接惠書，以軍事無利，心緒煩亂，尙未裁復。茲又接環章，以甯國危急之故，遠勞籌慮，急籌補救，感明何極。春霆半月無信，不知糧路已通否。軍心稍完，輯否。刻下危險之症，又不在甯國，而在江北。金陵忠曾大股渡江，攻九洲洲官營，分股攻浦口各營。衝過江浦，直竄和州以上。含山、巢縣失守，自和州以上，直至黃州，千里空虛。大股悍賊長驅上犯，實屬不堪設想。弟調蕭軍門八營赴廬州，毛觀察七營赴巢縣，又截留張樹聲五營守無爲州，吳長慶四營守廬江，均恐落在賊後。且縱能守而不能剿，則皖北糜爛，終無已時。擬仍奏調味根軍門東來，與達川方伯兄弟相合，駐紮廬州舒桐一帶，爲皖鄂兩省長城。味根現有部卒二千餘人，不必添募。

到皖以後，敵處可撥數千人，隸其麾下。鄂軍之防桐城等處者，亦可歸江氏兄弟調度。如此布置，不知味根樂從否？不知朝廷俞允否？先此奉商。

覆左中丞。

前此猛撲金陵官營，弟亦擬僞侍王尙未在此，近日六郎橋秣陵關一帶賊機大動，又自東壩擡船西來，意者僞侍此時方來猛犯乎？抑分黨北犯，和巢掣動南岸兵力，乃更圍撲金陵官營，如忠曾十年故事，掣官兵援浙後，乃折回大戰和張之故智乎？北岸自和合巢三城陷後，賊即踞巢縣未動，弟得以數日之內截義渠之二營，助石清吉防守廬郡，調蕪湖張樹營等五營守無爲州，截少荃甫招未成之四營，守廬江縣，調希菴部下蕭軍門慶衍、毛道有銘二軍會集舒城，以爲迎剿之師。又擬調江味根一軍與達川方伯合駐桐城潛太一路，如賊來少緩，或可不遽決裂。春霆陸運未甚通密，賊亦尙未猛撲，再待一月，則新勇將次補齊，或可一戰旌德之賊，分股陷績溪者，經黔峯大捷克復，其正股由太平至黟縣去祁門僅六十里，弟前函告黔峯，囑其以太平一路爲重，恐聞信較遲，或落賊後也。近日事機不順，一波未平，萬波隨動。而洋人要挾之端，日新月異，自維淺陋，謬任艱鉅，日復一日，詭譎方大，卽當據實投劾，避賢者耳，仍以散秩効力軍中，與之終始，倘黔峯不能了祁門景鎮一路，又恐掣動尊處全局，滋足愧耳！

覆鄂意城。

前接惠緘，未卽肅復。此間近狀，備詳彙報軍情疏中。疏甫繕畢，接祁門失守之信，軍勢又爲一變。徽州休寧旌德三城，糧路已斷，朱唐萬無能守之理。江西饒景一面，處處喫重，不得不改請味根軍門援剿江西。味根萬人之約，係因江北廬州一帶地空勢曠，宜於用衆，故有此議。若江西及徽屬萬山之中，則五千人儘足獨當一路。請閣下商之寄帥，就近撥兵接防，騰出味部三千，并續招之一千，甯道之一千，迅赴江西，能於年內馳至袁州一帶，俾江西不至糜爛，外以保皖浙之餉源，內以固湖南之東防，一舉而數善備。味根移師江皖，諭旨未必允，然敵處不得不再三懇請。蓋味軍在江西，不特爲皖浙之利，卽湖南時有緩急，亦可就近回顧。邇日吾鄉亦嫌空虛，祈玉成此事，至懇！至懇！

覆彭雪琴侍郎。

運漕全無陸兵，水師無能守之理，徒傷船上之精銳耳！頃據李幼荃信，該鎮業已失守，各營戰船想已退紮玉溪口。祇要玉溪西梁兩處不失，大江上下民船往來無礙，大局總可支持。西梁玉溪口兩處，僅有陸兵千人，實嫌單薄。務祈閣下選派好營好哨，至該處協同陸師堅守。至懇！至懇！此外又有黃麻渡一處，係王可陞新紮之所，鮑軍水運所必經，亦求酌派舢板數號，長駐彼處。俾鮑張糧路日穩，則南岸事猶可爲國藩所諄，求閣下者惟此三處。此外則閣下自行斟酌調度。

致李幼荃。

前兩次緘囑貴軍，專主守城，不必下鄉禦賊，想切收到。賊若

來攻無爲，必係大股四面長圍，遠斷接濟，不知城中已辦百日米

糧否？蕭毛進兵之路，究應由無爲先打運漕乎？抑從柘皋先打巢

縣乎？先赴無爲以打運漕，有數利數害。蕭毛由三河以赴無爲，米

糧子藥均可由水路運送，人數雖多，不至缺乏。州城之接濟亦斷

不能斷，一利也。蕭毛雖係勁旅，然與數萬賊相遇，尙嫌彼衆我寡，

由廬北柘皋以至巢縣，係用衆之地，且係用馬隊之地。蕭毛無馬

隊，又無後繼之師，由廬郡柘皋一路實嫌孤單。若由無爲以進運

漕，則係用寡之地，且係用水師之地。彭雪琴部下水師船，儘可助

力。樹字等五營亦可微助其力。南岸若鬆，王可陞周萬倬等皆可

調來幫力。軍有後繼，先立不敗之地，二利也。賊之前隊在巢，則運

漕和含銅城關等處，卽是賊之後路。我攻運漕，抄賊之尾，截賊之

歸路，亦賊所最忌者。或以全力禦我不暇，進圍廬郡，是我用兵一

處，而保全兩處矣。若山柘皋進兵，則斷不能保無廬二屬之糧，三

利也。巢縣前有堅城，後有曠野，一攻不利，則頓兵城下，無計可施，

進退兩難。若先攻運漕，縱不得手，上下百餘里，處處可以進兵，四

利也。北路無一支大軍，巢賊得以橫行於柘皋梁園店埠軍不得

勢，一害也。賊留數千人堅守巢城，而以大股數萬越過郡衝，直廬

舒桐，或由舒以竄六霍，或由桐以竄潛太，二害也。二害雖係全鉅

之患，而四利究屬至穩之着。請閣下與梓鄉各營官哨官熟商，商

覆左中丞。

鄉泉軍不能援，弟亦深知之。前接重九日惠緘，卽不復思

鄉泉來皖。及至鮑路梗糧絕之時，又不克自持，而書緘奉商，不

僅此次然也。弟當軍事危迫之際，明知事不能行，每每不自持而

陳說及之。胡潤帥昔年亦多不自持之時，獨閣下向無此失，從未

出決辦不到之主意，未發強人以難之公牘。故知賢於弟等遠矣！

祁門失守，王鈐峯進兵極速，古逆遁去，殊堪欣慰。然古賴劉皆窮

困無聊之賊，昔年古踞寺陽，賴踞石埭，劉據池州，今各失巢穴，又

不肯依附，忠侍等曾門戶，常思就食江西，夢寐不忘。現由祁鮑掠

三日而去，盤踞石埭太平及烏泥關內外，弟前令守旌之朱品隆

守涇之易開俊，曾剿太平一次，若趁賊巢穴未穩，志趨未定，能痛

剿太平，挫其兇鋒，可得數月安靜。若不能被賊於太平境內，則不

久必由建德內犯，禍及饒州景鎮矣。弟俟得確耗，卽當檄朱鎮棄

旌德而退守徽休，令唐鎮以數營守祁，以數營爲活兵，騰出鈐峯

一軍，好援景鎮也。春靈處新添何紹彩四營，王可陞五營，保護糧

路，或者可以保全，然終非統率一路之才。其部將不願相從者頗

多，屢挫而自滿如故，竊以爲慮。北渡之賊，至今未息，聞已渡過十

餘萬。此間雖派守廬郡無爲廬江西梁山三河等處，不知果可恃

否？

致沈中丞

壽州退還苗練一節，此間人多不以爲然，寄諭亦未允許。苗

練屢稟，動稱楚師勾通捻匪，僧邸屢贖勸稱派員詳查。楚師與苗練不和，孰直孰曲，敵軍若與苗黨開仗，必與僧邸南北水火。今日之天下，豈堪將帥更有水火之爭，故不能不早退一步也。九洲洲北渡賊股，至十餘萬之多，民間紛傳李部用銀贖放。雖人言原屬無稽，而形迹實多可疑。十月再請簡派大員會辦，又未諭允。如此危局，豈一二人所能支撐？古賴劉等股內，竄江西弟時以爲憂，然多而不恩，王唐等軍或足禦之。所最慮者，古賴既由旌德太平內竄，楊七、龐黃金等，或亦從此路上犯江西，則爲患方鉅耳。左帥復徹處信言：江西有事，必渡以全力救援。大約左帥四軍，必遣兩軍回援江西。合之味根一軍，韓進春一軍，總可力扼寇氛。如天之福，江西再得一年安靜，皖浙其終可圖乎？

覆郭意城

日內方以祁門之變，江北之警，憂危踴躍，而舍季弟遽以十八日卯刻殞逝。七八月久瘡之後，本難支持，重以援賊到後，四十六日之勞苦，故十月初五賊退，遂以初九日大病一發而不可復治。始信憂勞果足傷生也。達川到此已十餘日，樸實耐勞，鄙人夙所期之多條理，而少官氣者，庶幾近之，必可相與有成。蕭毛兩軍齊集舒城，日內由廬江無爲進兵，先攻漣漣，春霆亦將於日內開仗。屢挫而驕氣未除，營多而衆心不一，竊以爲憂。古賴等股萃於太平、石埭等縣，不久當爲江西之害，務請設法代催味根於贛底馳至萍鄉一帶，援救江西，至感至感。

覆季少荃中丞

軍事危迫如故，公私憂念，益不可狀。應商之事甚多，略陳一二如左：

(一) 舍季弟於七八月久瘡之後，閏月告假回籍。具贖批准，將登舟矣，而援賊大至，力疾支持，苦守四十六日。十月初五日賊退，閱四日復病，一發不可復治，竟於十八日卯刻殞逝。積勞傷生，實可憫痛。九舍弟意欲求閣下具奏請卹。想另有稟贖奉干，僕嘗以季弟才短不克治軍，不欲令統多人。這本年三月黎營三山夾，四面賊氣環逼，孤軍相持，以少禦衆，至兩月之久，竟能屢卻悍賊，且獨克南陵繁昌，會克魯港蕪湖，始知弟才之大進，因加至五千人。此次擊退金陵援賊，則爲功甚鉅，實志長逝，不忍沒其微勞，謹以奉告。

(二) 張樹聲等五營，本不應久留此間。吳長慶本營在滬，疏長庚並非營官，勉強截留，深恐有乖尊意。惟嘗賊犯江北，巢舍失守，變出倉卒，事機尙屬湊泊，舍九弟於十月二十六日寄信幼荃，商調樹字五營由蕪湖移防無爲，幼荃接沅甫信，遂毅然自任，冒大風大雪渡江，進至無爲，守禦已定。該州幸而不陷，沅甫之見機尙早，幼荃之力肩其難，皆吾兩家佳子弟也。廬江之守，則吳長慶毅然自任，保此二城，皖北不至糜爛，貴部九營有功桑梓，有功大局，感賴實深。

該九營已在如間糧台發餉三萬餘金，敵處已屬竭力供支，而新營尚極窮苦，敬求惠協五萬，爲遠濟九營之需。

(一) 祁門初七失守，初十收復。古賴劉等股麇集於太平石埭等縣，朱雲崖守旌德，反隔在賊外。羣賊皆由甯邑三溪竄入石太，若內犯東建鄱浮，豪無攔阻，此股必爲江西之患。侍逆現在甯郡，而金華龍游等股，請其回援甚迫。忠逆現在金陵，而對王章王諸酋，志在北岸甚堅。看來今冬明春，上海必無異常之警，仍望閣下斂兵自守，不必遽勤遠略。遼拓土疆，其張樹聲吳長慶等九營，應如何陸續抽調赴滬，敬求卓裁酌度，爲珂鄉謀，爲鄙人謀，上游事勢稍鬆，決不久留片刻。

(二) 昌岐屬次失船，並失營哨各官，殊不放心。該鎮臨陣素無謀略，宜切戒其深入重地，能就有旱兵之處，水陸依護，庶不誤事。白齊文痛毆楊道，足使挾洋人自重者，爽然自失，然白酋亦殊可惡，能奏請立正軍法否？

覆郭筠仙

連接惠書，未得以時奉報，良深悚仄。前此寇氛四逼，頃又遭舍季弟之襲，無復意緒。和舍二浦之閒，羣賊麇集，此後通信愈難，謹就應商之件，條報如左：

(一) 江達川方伯到皖已半月，鄧伯昭與之同來。前因和舍集縣之失，奏調味根軍援剿皖北，旋因祁門失守，又緘請味

根由江西援剿皖南，中外皆催番菴速出，僕以希病實重，未忍催迫，惟公自能亮之。

(二) 裁撤通商大臣一疏，至今未發。公與薛公所持之議，自精自正，不才則以江督一席，業不勝其踴躍，而又重以洋務，則有顛踏而已。鄙人非畏事者，亦非不願與洋人交涉者，特祇此菲材，祇此自力，自味爽以至夜分，從未能了本日之事。沛然無恨，實不敢以洋事自任。公有何術，能令既裁此缺之後，而諸務仍不由敵處判斷，乃爲妥善？否則凡事皆有主稿，衙門既裁彼缺，敵處將安逃耶？此疏仍請薛公主稿具奏爲是。

(三) 鹽務之事，非打開九洲，長江暢行，終無辦法。目下官私之鹽，皆賴輪船拖帶，而總理衙門與薛公力持不可用輪船拖帶，鄙人實別無良策也。

復鮑春庭

頃接來緘，驚悉尊堂太夫人錦堂棄養，寶婺沈輝，閣下至孝性成，驟嬰大故，哀慟迴逾尋常。急息奔喪回籍，乃人之至情。惟閣下統領雄師，獨當一路，正值萬分喫緊之際，即日當專摺奏明，仿照咸豐六年福將軍在江甯丁憂之例，奉旨後在於營旁民房穿孝二十七日。目下請節哀順變，公而忘私，仍以軍事爲重，力支危局，寧國之艱難，已歷四月，全賴閣下與各營官勉力撐持。再支一月，則米糧已運足，朱軍必到青陽，熊鎮馮鎮之新勇，必陸續到

齊一交新年，貴軍補足勁旅，又可復從前之舊，掃清寧郡之賊。克復金陵，再行奏請回籍，則哀榮備至矣。

致左中丞

頃接大咨，已派克菴廉訪統帶十營，來此援應，有益於徽。那有益於饒景，實深感佩。實深敬服。朱雪崖旌德一軍，本防賊由徽寧夾縫之中，竄入太平石埭。今賊匪業踞太石兩城，則已破我藩籬，而朱軍反隔在賊外。糧路四梗，無能守之理。久思撤回朱軍，棄旌德而不守，適因青陽爲南陵涇縣後路，諸將求派人防守，遂調朱軍出守青陽，已咨達冰案矣。金陵之賊，日內蠢蠢欲動，蓋侍逆至此始大舉也。舍季弟物故，沉雨久勞之後，繼以憂傷，又撥出五千人分守東西梁山、玉溪口等處，不知能再禁狂風惡浪否。春霆聞計丁母憂，雖以緘牘慰留，而其軍心渙散，逃亡相繼，殊堪隱慮。弟秋冬以來，百憂震撼，下游軍勢便同弩末。徽州與江西之事，全仗大力維持，瞻企何已！

覆左中丞

接奉惠書，敬悉嚴州克復，龍湯賊亦內亂，計日可下。似此則侍逆無不回授金華之理。蕪湖金柱關一帶，必可大懸，企慰無已。克菴不能來，景發徽南少此一枝勁兵，則旌德朱軍未可遽撤，以增徽北之累。已批令照舊守旌矣。春霆新有母喪，黃麻渡之糧路又梗，勇丁之逃亡如故，將領之驕蹇如故。寧郡終虞決裂，寧敗則徽亦難保，不能不爲閣下與沈帥之患，愧憤曷已。克菴一軍，仍望

置諸活處，備景發非常之警。至懇！至荷！皖北之事，蕭毛二軍已從舒城進屯，無爲巢縣運漕之軍，似亦不甚浩大，雖不能驅之遼東，或不至徧擾各城。弟以菲材，忝竊非據，朝廷不加罪，僚友不見棄，尙復何鬱鬱之有？投効之說，實以久辱高位，卒無成效，自須引咎少退，避賢者路，仍以散秩陳力軍中，專辦一路之賊。一息苟存，未敢稍懈，尊見以謂何如？

致楊厚菴

春霆在高祖山清弋江一帶，日內危急如故。小淮密對岸又被該逆占踞，水運不通，陸運可危，非竭力一戰，將灣沚打開，大局將不可問。九舍弟派劉南雲三營來無爲州，似可調至南岸，會合周吳六營共八千餘人，專剿灣沚。求閣下傳齊諸將，詳細指示，共分三路，臨陣之調度，以南雲爲主，事前之布置，進兵之路徑，概請閣下爲主。水師應否同進，亦請酌度。閣下未統陸兵，本不敢以此事奉託。緣春霆十分危急，舍此別無援救之法耳。

覆李少荃中丞

惠書敬悉，常勝軍不來金陵，亦自無害，來亦未必果有裨益。九洲洲下關各賊壘，似非輪舟炸礮所能遽破。鄙人嘗疑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忠逆之攻金陵，官營亦有炸礮，亦雇洋人在內。官軍不因此而震駭，舍弟亦還以炸礮禦之，彼亦不因此而動。左帥以四十餘斤之炸彈，打入龍游城內，賊亦不甚慌亂。頃水師在金柱關搶賊船百餘號，內有洋人一律乞降免死。然則洋人洋器

亦會有見慣不驚之一日也。赫德過此，國藩因恭邸兩次來緘，囑令優待，遂答拜以示稍優。來示以爲過謙，自必講求體制，確有定程，但以內地例之如此，省之州縣，謁彼省之督撫，不同候，自其常例。偶一回候，亦未必大乖於禮。然則施之洋人，亦未必因此納侮。鄙意求勝於洋，在中國官不要錢，不兵兒戲，不僅在稅餉之盈絀，尤不在體制之崇卑。卓見以爲何如。蕭毛均到無爲州出隊，賊未交鋒而遁，不知有何詭計。樹字五營守無爲，慶字四營守廬江，均極得力。感荷遠庇，實無涯涘。惟口糧無着，更望惠施，將該九營各解兩月滿餉，不特新營弁勇藉免飢寒，卽鄙人與珂鄉士庶皆拜公之賜矣。

覆李希菴中丞

大疏稿讀過，不特不讚，且須評責。此次賊犯江北，連陷和合、巢三屬，亦繫軍務之一大變。閣下百日假滿，萬不可不速出赴營，以私情言之，則鄙人懸望迫切，實難再待。以公義言之，則皇上之待台端，至矣極矣。無以復加。若再遲不出，則於忠字有虧。吾輩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當奉方寸如嚴師，畏天理如刑罰。庶幾刻刻敬懼。鄙人今歲憂灼過甚，雖亦近於怔忡，然較之八年情形，則異。八年所以內疚者，以忠孝之地，而用意氣，以樸拙之人，而講權術，是以及愧且憾。無地自容。今歲則憂勞過甚，漸致心疾，而大節無忝，方寸無悔。未嘗不坦然也。舍季弟靈樞，昨日到此，撫棺一櫛，百感交集。春霆糧路至今未通，甯國局勢可危。至務望台旃

速來，協力支撐，至禱！至禱！

覆左中丞

嚴州復後，尊處兵力彌形單薄，不敷防剿。承商留士沐一軍駐紮五城龍灣一帶，卽已大助徽祁之力。近日皖南十分危急，蓋匪特諸將戰守之力不力，亦由鄙人調度之多乖。水師在金柱關獲一勝仗，奪賊舟百餘號。侍逆由東壩抬過之船，又不得逞。春霆雖報楊柳鋪之捷，殺賊八千，而糧道之梗如故。其報仗向多虛數，尤難深信。默計徽甯各路，人謀殊爲不臧，不知天意尙能佑助，不至全數傾敗否。炸彈輪船雖利，然軍中制勝究在人，而不在器。戰船若用炸彈，似尤不宜。舟中子彈傷人，皆從橫穿，而不從上落。炸彈須兩堅相擊，乃能炸裂。恐落水者多，中舟者少也。

致官中堂

運漕既克，北岸聲威稍振。又調蔣之純四營，先至六安，以備堵禦舒城桐城一路之用。鄂邊應可無慮。竄擾惟南岸鮑軍糧路迄未大通，甯郡關繫至大。鮑若不支，則皖南數城均恐難保。弟日夕憂灼，專在此路。承閣下協撥六營，與紮涇縣，卽紮南陵，附近均有大益。然地勢太闊，途徑太雜，慮終難保全糧路耳。

致沈中丞

今冬徽甯之賊，未甚決裂，不遽闖入江境，已非初願所及。明春古賴黃胡兩股，終恐不免爲江西之累。景鎮爲西北重鎮，閣下以全神注此，又撥重兵駐守樂平，以保景鎮之後路，以理勢揆之，

可期萬全。惟聞米糧子藥俱不甚足，似須飭局寬爲籌發。江味根一軍東來，子藥擬求湖南協濟，銀米二宗。總台義不容辭，惟力是視。仍求大力設法供支，曷勝禱企！

覆李希菴中丞

撤正壽防兵一節，人皆不以爲然。惟閣下力贊其妙，文章佳處，作者難閱者亦不易也。蕭軍門克復運漕後，請調毛軍同攻銅城關，鄙意毛軍現紮石澗埠，防巢賊竄廬江三河，桐舒之路不可撤動，因飭蕭軍堅守運漕，且度歲後再看。蓋內而廬郡及無廬舒六等城，三河石澗埠皆已設守外，而玉溪口運漕西梁山皆爲我有。巢縣賊勢已孤，當難久踞。皖南鮑軍糧路迄未大通，然相持已久，或亦可以保全，不出閣下所料。雪崖棄旌德後，至今未到池州，積習未能盡改，殊失所望。舍季弟靈樞至安慶，停留十日，蒙特恩追贈按察使，實出望外，存沒啣感，報稱良難。

覆左中丞

春霆近未開仗，恐賊擾三山糧路。弟又於金陵撥劉連捷三營扼紮三山，東駐數營，西駐數營。寧國之事不特春霆慢無成算，卽弟亦忙亂可笑。所幸石太之賊漸少，徽寇氣不惡，涇縣南陵得以少安，寧郡不遽決裂。意者侍逆聞嚴州之變，稍糾石太涇旌等賊，回救浙江，乎營頭日多，統將日少，賊匪日多，餉項日少，不知後此如何支持。

覆李少荃中丞

曾文正公書札 卷二十

接奉三次惠書，並爲舍季弟請卹摺稿，感愴曷既！舍弟才疏而志遠，氣鬱而數奇，得大疏爲之表襮，使志行得以顯白，逝者有知，尤無遺憾。臨風竄涕，闔門銜謝。蕭軍克復運漕，毛軍在東關挫敗一次，賊現聚巢縣銅城關兩處，筋脈之地，處處爲我所有。皖北之事，或不至于決裂。惟皖南旌石青太四城被賊佔踞，橫亘徽寧夾縫之中，而鮑軍糧路迄未大通，相持不決，終恐自潰耳。承示復總理衙門函稿，精到剛大，良爲經世不朽之作。其與若類思相要約一節，尤足折遠人之心，而作忠正之氣。以忠剛偪泰西之魄，而以精思鑿製器之術，國恥足與於公是望！

覆毛寄雲中丞

前承手教，以舍季弟之喪，殷殷慰唁，彌增感愴。冬月杪，以寄諭垂詢季弟紮營之處，覆奏偶爾陳及，遽蒙優詔褒嘉，贈官給卹。聖主之於寒門，恩寵不貲，存歿均感，報稱良難。靈樞在安慶停留旬日，計二月可抵敝鄉，擇期歸窆。志長年促，歎惋何極。承示江味根軍門剿辦連塘股匪，未便令其停頓，致棄前功，應乘此聲威，合力燧之，帶斷不敢顧此遺彼，強之東來。請閣下告知味帥，專力連塘，神不外散，收此九仞及泉之功，再敦千里赴援之義。此間近狀略臻平穩，劉南雲三營屯紮三山，專保春霆糧路。朱雪崖甫到池州，青陽之賊卽退。大約糧路不梗，卽鮑軍可全，寧國可保。開春新勇補齊，靈營可期。再振北岸，克復運漕，在銅城關獲一勝仗，金陵亦獲一大勝，足慰垂注！

一一五

卷二十一

覆李少荃中丞

接臘月二十五惠書敬悉一切劉仲良與黃昌明等水陸由
福山入常熟志氣甚盛礮火可恃或者易於得手程郭進攻岷太
終嫌地廣兵單攻之難得之難守殊深懸繫樹慶九營本不應
久留上游況聞尊處需人萬繁之際豈忍強留各營顧此遺彼惟
目下無慮防務實有不能遲懸者肅軍克復涇漕後進攻銅城關
糜戰竟日未能得手毛軍駐紮石湖埠在芙蓉嶺敗挫一次賊雖
不甚悍而人數頗眾洋鎗亦多蕭僅足以自立毛尚恐難支撐若
無慮不設防兵則該二城及桐舒以上皆將蹂躪不堪敵處新立
之軍有申夫鈞字五營周寬世銓字五營其湖南調援之江味根
雖未必果來而席觀察寶田之三千人可期必至此三軍者有一
至院即令先赴無爲替防而令樹慶等營星馳歸滬大約至遲不
過三月初旬早則二月或可成行伏祈鑒亮春霆營中米糧足支
一月勇缺亦將次補足青陽於臘月二十三日收復雲崖入城防
守院南危局或可勉強支持附呈一二以慰廬繫

覆李希菴中丞

展假四十日之疏不知已奉硃批俞允否鄙意殷殷奉勸早
出者一則下游軍務緊急實非鄙人獨力所能支撐全仗大力共
出維持一則聖主之於君家眷逮優渥不宜再遲以負恩知二月

初八之約千萬不可更展至要至懇楊起益等兩營已有緘牘知
照東征局閣下若另添新營該局亦必妥爲籌款也新歲惟涇縣
被圍餘尚平穩足慰廬注

覆沈中丞

接奉惠書姑蘇克復之說係屬傳聞之誤有常熟賊目周興
隆駱國忠至少荃中丞處獻城納款福山口賊目江勝海亦已投
誠外聞紛紛傳蘇州收復僞忠王以常熟扼蘇郡之背福山爲北
渡之津親率數萬眾前往圍攻周興隆等求援於滬少荃以輪船
載兵往救至則福山江賊日復叛而從賊無從下手少荃乃調浦
東各防之兵併力以攻福山又以滬中空虛飛檄來皖索前此截
留之九營頃覆書略稱毛羽未豐兵力未厚尚宜約旨卑思不宜
多拓疆土計爾到之日彼中已分兵四出援剿矣賊中大計忠逆
將率數十萬眾竄犯大江以北其南岸甯池等處仍以楊黃胡李
營賴古劉三股爲最多江西邊患仍在西而不在東春霆帶隊馳
九十里大獲全勝擒斬近萬立解涇縣之圍此近事之堪慰者附
聞

致左中丞

巢縣銅城關一帶賊加修城壘爲穩蹕之計屢獲僞文忠逆
欲率二十萬眾竄犯北岸下擾揚防上竄皖鄂雖迭催希庵速出
共圖防禦然未知各軍果能制之否春霆獲一勝仗立解涇縣之
圍差爲快慰然灣沚高嶺西河油榨溝等十餘處仍爲賊踞我軍

猶須運米於二百里外，終未穩固。青陽收復，南陵繁昌無後路之虞，較去冬略善耳。浙省各郡金華寧波係僑侍王分地，杭嘉湖紹皆僑忠王分地，若雄師能攻克金蘭進圍紹興，則敵處皖南江北皆可大鬆。有自賊中逃出者言，忠逆祕計論浙省諸城視紹興爲最重，湖州次之，杭州又次之也。然使閣下果克金蘭而指紹興，則與江西首尾不相應，與敵軍聲息不相通，亦非計之得者。又不如貴部直指湖州敵軍亦進廣德，庶幾兩相湊拍，局緊機活。但祝天心悔禍，尊處則金蘭速克，敵處則寧防速定，今歲軍威庶有冀乎。兩湖江西米價皆驟漲，安慶以下石米已買至五千。二三月後豈堪設想？弟與希庵所部合水師將十萬人，無粟可移，思之心悸，尊處近三萬人，取給江西一省，亦有不繼之勢，不知盡籌別有良策否？

覆毛寄雲中丞

皖北入春以來，並未開仗，肅軍駐守漕漕，當可支持。毛軍駐守石湖埠，尙嫌單薄。迭據探報，僑忠王率衆二十萬自九洑州續行北渡，將以下擾揚州，上犯皖楚。敵處兵力祇此，實不能屏蔽楚邊，深以爲慮。南岸霆軍正月六日馳援涇縣，大獲勝仗，擒斬近萬，立解重圍。雖糧路尙未甚通，而軍威業已稍振。寧徽二郡或可保全。惟揚黃胡李古賴諸酋窮飢四竄，終不免軼入江西，攪我餉源。金陵及蕪湖金柱關東西梁山，仰託福庇，安穩如常。米價逐日昂貴，安慶以下每石價近五千。南坡翁勸弟采買川米，已札李雨亭

駐夔開局，潘倅駐宜開局，請鄂帥派員駐荆開局，不知果有濟否。去歲兩湖江西雖非上熟，亦非凶年，而早荒如此，實緣洋人采買太多，接濟賊糧。湖北華洋雜處無可查禁，湖南若嚴行禁遏，非有各營專咨，咨有定數，不准過岳州一卡，或可少戢洋舟濟賊之風。不知閣下以謂可行否？

覆左中丞

軍士欠餉八月，往昔亦所時有。然去歲疾疫之餘，當浙中食物之貴，良可憫念。敵處去歲餉項尙屬應手，而鮑張等軍欠餉皆不止八月。有欠十一月者。蓋辛酉年之欠款本多，非壬戌之新債也。最可愁者，米價昂貴，安慶上下近千里，幾無商米可買。擬即夔州宜荆設局，采買蜀米，頃接嚴中丞復書，道蜀中亦米少而價昂，十萬餘人嗷嗷待哺，殊不知所以善其後。金陵寧國兩軍比尙安穩，少荃索截留之九營甚急，因令韋志凌由青陽移守無爲，騰出樹字五營回滬。九洑洲近有賊舟續行北渡，將厚利含巢諸逆之力，而旁侵揚州裏下湖。都將軍經營數年，守局已定，所憂者正在桐城潛太以上耳。渠移督畿輔，地望極崇，而西北多難，隻身孤往，竊爲慮之。

覆李少荃中丞

接奉惠書，常熱危急如此，殆不可保。尊處兵力本薄，散布於福山崑太等處，老營空虛已甚。設忠曾引賊還向松滬根本之地，深爲可慮。此間雖派樹字五營疏牧一營回滬，而到防已在二月

之季，未知趕得及否？鄙人多年在外，屢經挫敗，故常有無禮之愆，過計之憂，伏希亮鑒。九洑州北渡之賊，未知實數，而屢獲偽文，均言忠曾親率北渡，下擾揚防，上犯皖楚。皖北兵力太薄，專待希庵及江味根到此，乃可進剿。左帥連克金華一府，龍湯蘭谿三縣，賊之大股，退竄浦江，而於潛昌化等股，連日窺伺徽州，去郡城僅十餘里。徽州守將爲唐桂生，祁門守將爲王鈴峯，或可保全。所慮者，休寧黟縣耳。九江茶釐承許，慨濟舍弟金陵一軍，感荷之至。滬上釐捐酌加一成，專濟安慶餉項，尤爲沾感。今歲並江席二軍，實添二萬餘人，斷難存活。得此，遂如天雨金粟，地出銀錢，皖之軍民，其自此有生機乎！

覆左中丞。

頃奉惠書，一府三縣同時克復，惝懣何極！鄴泉來牘，有進規杭紹之議，規紹則可，規杭則斷不可。敵處兵力本不甚單，自進逼金陵，遂覺處處不敷分布。當時舍弟所以冒昧驟進者，一則恃與多帥有約，可由九洑洲南渡會剿，一則蕪湖梁山連奪重險，軍勢順時，有不暇細審耳。貴部精勁遠過敵處，而單薄殊甚。一遍杭州則各路皆不敷分布，固知偉畫決不出此。然閱歷之言，不敢不以告也。金蘭等城敗賊，聞多退浦江諸暨，亦分支旁竄於潛昌化，信否？頃聞賊由績溪竄近徽州，而春霆亦報竄國賊目僞王十人，特由繁昌涇縣兩路竄擾池州。徽寧兩防同時並警，東壩以下米糧極少，賊之冒死而思就食江西，情勢然也。弟至金陵，審察一番，如

果圍師可以撤退，則分剿東壩高淳二溧一帶，兵力足敷分布，局勢亦較緊湊。惟舍弟堅持不退，厚庵亦以退兵爲恥。去春曾以奉質閣下，亦謂不宜輕退。頓兵蕩蕩堅城之下，形見勢絀，恐未得者，茫如捕風，而已得者，又復糜爛。展轉圖維，羌無定計。敬求叢籌，爲我策之。次青事，何時復奏，弟前疏著語過重，致言者以矛盾，尙祈大力轉旋，爲荷！

致李希庵中丞。

國藩於正月二十八日，自安慶起行，將赴金陵蕪湖等處查閱營務。外間多言金陵一軍，頓兵堅城，宜設法撤退，另作良圖者，亦須親往一看，熟商行之。徽州日來喫緊，關係浙江於潛昌化等股，前往圍撲。寧國有七僞王，將併力上竄，皖南局勢二月內可決雌雄。九洑洲之賊，正月間續行北渡者，據報數近五萬。蕭軍與水師相依護，必可無虞。毛軍孤立一方，不知果足自固否？務懇台從二月起行，如尊慈全愈，則請親赴前敵，勾當巢縣和舍之事，如尙未全愈，則請臥鎮安慶，調度北岸諸軍，幸勿再遲千萬之懇！

覆彭雪琴侍郎。

池州舟次接奉惠書，添兵之說，鄙人亦籌之再四。北岸兵力止此，無可再添。去冬調蕭毛之兵將壽州正陽關退出，讓還苜蓿練中外，皆不以爲然。鄙人亦深以爲歉。今若再將成大吉軍調出三河尖，亦退還苜蓿練，淮上形勢全失，斷斷無此辦法。自成軍外，別無可撥之師，閣下所深知也。巢含等處，外間皆言其並不凶悍。蕭軍

不能克銅城關，毛軍又挫，不知愧恥，反以兵少歸咎於上，殊不可解。將來希庵到後，自有定論也。目下續行北渡之賊，不知實數若干？僕因蕭毛皆不善戰，故僅以守責之。豈謂北岸之賊，不宜急勦哉？

致江味根。

小淮審奎潭西河之賊皆退，鮑軍糧路大通，皖南局勢漸穩。將來定請閣下由北岸進兵，與希庵中丞分兩路進，均至九洲會齊。該洲賊壘甚小，能攻破固妙，不能攻破，則抽兵三千掘長濠以困之，而希帥與雄師皆渡江，會剿金陵。該處係逆老巢，雖城大而堅，而羣賊實猜嫌無固志，未必全無可圖。務望台旆迅速東來，相助爲理，至感至荷！

致彭雪琴侍郎。

灣沚收復，至慰至慰。茲札飭王峯臣全軍駐守灣沚，何紹彩四營駐守西河，騰出霆軍進剿新河莊，水陽鎮，金寶圩，大官圩，直至東壩，必使青弋水陽兩江固城石臼南漪等湖盡爲我有，庶寧郡蕪湖金柱可保萬全。尊處火藥安慶祇能月濟一萬，仍由江西按解一萬。池郡所防者，乃石埭太平旌德之賊，與西河灣沚無涉。張錦芳一營仍當留守池州，北岸內河太小，不必處處置船也。

致李希庵中丞。

國藩至金陵查閱一切，尙屬穩固。寧國附城及西河灣沚小淮審之賊，一律肅清。自去秋各軍大病，風波奇險，卒能轉危爲安。

實爲天幸！刻下北岸喫緊，李世忠浦口九洲各營，被賊攻陷。上竄巢含等處，毛竹丹兵力單薄，已調劉連捷三營助之。若蕭毛幸保萬全，則恐其直趨桐城，上犯鄂境。務望台從迅速出山，由楚皖之交入手，攻克巢含，直下浦口九洲，卽行南渡，主持會剿金陵之全局。亦猶七年從上巴河入手，攻復二縣，廣濟直下小池口，乃成潯郡合圍之局也。

致鮑春霆。

新河莊水陽鎮金寶圩之賊，不知已退去否？務祈閣下趁此聲威，將此一帶賊巢掃清，與下游蕪湖金柱關兩處各軍聯絡，一直追至東壩，將該處收復。然後關閉門戶，固守藩籬，庶寧郡可以安枕，前功不至盡棄。若不趁此辦清閣下一離營，賊卽蔓延於寧郡之左右前後矣。金陵大營後路空虛，舍弟亦求閣下急攻東壩，庶幾金陵一軍安如泰山。國藩俟風息，卽回舟西旋在蕪湖少住，望閣下前來，會晤一商。

覆左中丞。

金陵行次，接奉惠書，敬悉永康昌義義烏東陽收復，諸暨亦已攻克。蔣軍進圍紹興，台旆已駐蘭谿，軍勢百倍，至爲忭慰。弟前商圖湖州之說，亦頗知機勢不甚便利，而不知瘡險一至於此。浙人自賊中逃出者，言忠曾全力守紹，以爲有紹而後有杭，想我軍抵紹必有數次惡戰。惟賊中文報最遲，忠逆方在蘇州，一面圖攻常熟，一面圖竄江北，或未暇以悍賊預守紹郡，則蔣軍省力多矣。

弟自安慶起行，初六日抵金陵營，次北渡之賊破九洑洲，李世忠各營破浦口一城，刻下圍撲江浦，李世忠因搆鹽與苗部尋仇，親赴五河縣私鬪。其子李顯爵等賴函至舍弟處求援。雨花台兵力單薄，本不能以大隊北援，而李營又萬難共事，祇得坐視。二浦來六之失，李部傾覆不足惜，而大局從此更難收拾矣。幸鮑軍大破撲營之賊，乘勝將西河小淮密高嶺梅嶺楊柳灣油等處賊巢一律掃除，而金柱關各營亦頻獲勝仗。從此寧國蕪湖局勢穩固。自去秋以來，奇險迭見，至是始慶更生，真天幸也。現檄春霆進攻新河，莊水，陽鎮，金寶圩，一氣追至東壩，必克復該處，而寧國之藩籬可固，金陵之後路無虞矣。此間餉事之絀，更甚尊處，每與僚友言，假令潤帥而處鄙人之位，決不至此。希庵味根同走皖北一路，誠不知能否契合，然北岸地廣賊多，非此兩軍不足當之。弟所慮者，不在楚師之小隙，而在苗李之大患也。

覆李少荃中丞

蕪湖舟次接奉惠書，舍季弟蒙大疏褒揚，一一俞允，聖朝旌忠之典，良友推愛之情感，愴何極！此間軍事與鄙人行程，粗具於二月十二日在金陵拜發疏中，業經鈔咨冰案。浙東一律肅清，賊約分兩路：一由皖南以圖竄江西，一由金陵以圖犯江北。皖南自鮑軍屢捷後，甯郡大致安穩，惟花旗浙東等股，蔓延，歛，續，古賴，劉巢等股，蔓延，旌，太，而僞，侍，王，擾，犯，金，柱，苦，戰，不，休，黃，老，虎，自，西，河，敗，後，似，亦，併，歸，金，柱，日，內，正，爾，喫，緊。若能擊退侍堵兩會，則蕪

金，少，安，擊，退，古，賴，花，旌，諸，會，則，微，池，少，安，而，江，西，亦，受，其，福。兵單賊衆，竊恐難如人意。李，世，忠，於，西，壩，強，細，軍，民，之，鹽，苗，黨，率，各，幫，鹽，船，闖，越，逸，去，李，親，赴，高，良，澗，尋，仇，私，鬪，而，金，陵，各，賊，遂，以，是，時，攻，陷，九，洑，洲，浦，口，各，營，現，仍，急，攻，江，浦，橋，林，大，約，二，浦，天，六，均，不，能，保。而李，尚，留，五，河，未，歸。頃以代奏爲勝保，贖，罪，一，疏，奉，旨，將，李，世，忠，革，職，留，任，將，來，不，知，作，何，變，態。上而皖，楚，下，而，淮，揚，並，承，其，弊。世變遷流，浩無紀極，可勝慨嘆！柘皋，須，扼，重，兵，議，之，熟，矣。蔣之純八營，四守潁州，一守霍邱，二守舒城，一守三河。諸將皆庸材，故姑爲守局，以待希庵之至。非屯，運，漕，以，自，畫，棄，柘皋，而，不，防，也。閣下高，掌，遠，路，視，鄙，人，之，約，旨，卑，思，誠，太，局，促，然，授，諸，將，以，重，任，亦，須，度，其，人，略，勝，此，任，而，後，授，之，竊，願，與，左，右，互，規，而，參，證，之，也。

覆郭雲仙

樹字五營自聞有常熟福山之役，卽決計遣之東下，不知何日可全數赴滬。半月未得常昭消息，殊耿耿也。浙事順利異常，計杭州亦可得手。忠曾自去歲以三十萬衆援金陵，分黨竄犯皖北，其氣甚張。今蘇，浙，賊，黨，屢，敗，縱，使，皖，北，得，以，一，逞，在，該，逆，已，得，不，償，失，矣。承惠，黃，刻，興，地，廣，記，寶，貴，無，量。國藩嘗謂乾，嘉，間，好，事，諸，君子，刊，刻，古，書，其，精，雅，實，超，軼，宋，元，善，本。就余所見，如黃，蕘，圃，盧，抱，經，孔，驪，軒，孫，澗，如，畢，秋，帆，阮，伯，元，胡，果，泉，朱，竹，君，秦，恩，復，汪，孟，慈，吳，山，尊，諸，家，所，刻，書，籍，每，一，把，玩，使，人，穆，然，意，遠。閣下若遇諸家初印本，幸以重價購寄。老年竊位智短事繁，雖亡羊而補牢，但

還珠而買櫝，祇自晒耳！江西藩司委孫小山接署，牙齧疲乏已極，不知此後又復何如。

致沈中丞。

弟此次察看前敵各軍，本擬金陵若成，久頓之勢，即當另籌退兵之計，及至各處反復察度，勢已萬難撤動。而南岸如蕪湖、金柱關、寧國、灣沚、北岸如西梁山、裕溪、運漕、無爲州等處，皆筋脈必爭之地。從前賊中米糧百物，皆取給於此數處。今大小河道，皆爲官兵所有，穀米日用之需，絲毫皆須肩挑入城。故賊中大以爲不便，屢搜僞文，及生擒賊供，羣賊皆圖爭此數處。故僞忠王去年苦攻金陵，官營今年大股北渡，圖犯西梁山，無爲僞侍王屢攻金柱關，僞塔王輔王久犯寧郡，蕪金一帶皆以無糧之故。較之昔年和張在金陵時，賊取全皖之米者，局勢迥不相同。以是觀之，果能堅守此數處，實足以制賊死命。所慮者，地大兵單，賊有致死於我之心，誠恐一處疏失，全局皆震。尤可慮者，該逆不得逞於此數處，則且橫逸旁出，專爲就食之謀。忠酋不得逞於無爲、運漕，則必東竄襄下、河西、犯湖北，目下江浦、浦口既破，凶饑已大長矣。侍輔塔三會老巢既失，又久不得逞於皖南，則必終思一竄江西。蓋蘇浙多未耕種，舍江西無可營一飽也。故外間皆以寧國賊退爲喜，而弟則憂猶未已。刻下在徽郡附近者，係古賴、劉與花、旋等股，左帥抽出劉廉訪一軍，意在援徽以保江西，其誼可感，其力亦足以了之。惟侍輔塔三會若從寧邑旌太闌入江西，殊覺難於收拾。弟當以全

神注重此層，敬告閣下，同此兢惕。

覆左中丞。

紹興克復，浙東八郡一律肅清。閣下受事於糜爛之後，如大海巨颶，檣傾楫摧，一旦陰雲解駭，稍覩畔岸，遠近智愚，靡不怵慰。鄙人則猶在風濤顛簸中也。九泖洲北渡之賊，盡破洲上各壘，及江浦、浦口各城，新河口、橋林各隘。而李世忠方逍遙五河，與苗黨及各軍鹽船，酣於私鬪，流連不歸。忠酋蹤迹，少荃來信謂其調集羣賊救杭，而該逆自留蘇州。蕭慶衍云：實已渡江，進巢縣城。舍弟處偵探亦言：該逆因蘇浙多未耕種，無所得食，欲仍取南岸宣太之米，北岸廬和之米，復昔年之舊觀。故忠酋大舉北竄，侍逆苦攻金柱關，皆僞天王之令也。弟自金陵西旋，徧閱傍江各城隘，北岸則堅守西梁山、裕溪、口、運漕、石湖、埠、三河，暨無慮、舒、含、四城，待希庵味根到日，再以兩支虛堵巢賊，而以全力實攻銅城關。若忠酋果未渡江，北局當可支持。南岸則堅守金柱關、東梁山、蕪湖、灣沚、西河，及宜涇、南青等城，屢得僞文及擒獲生口，均稱僞侍酋誓攻金柱關，無湖不得不休。弟本檄春霖由灣沚進攻水陽，金寶圩直趨東壩抄侍逆之後路，不意黃胡李等股合竄青陽，將由東建以入江西，不得已調霆軍暨回青陽要擊此股。如天之福，春霖能將此股驅之東返，而徽州之花旗、譚星等股亦由克菴等軍擊之回竄，則江西其少得安枕乎。徽寧與江浙交錯，羣賊往來縱橫，實弟與閣下之公患。務求盡籌畫一長策，俾三省合力遵守，不求速效，但

求終足以弊之而已！幸賜教督，無吝。

覆沈中丞。

弟自金陵轉棹，周歷兩岸各城隘，地大兵單，處處不敷分布。本擬江北堅守四城五隘，以待希庵味根兩軍之至。江南堅守五城四隘，以禦侍輔堵孝諸會之窺。其拙謀已具於前此函中。不料僧邸欲速剿苗黨，壽正臨淮一帶，又添一種波瀾，而朱鎮呈報堵孝各會已集青陽，將由東建以犯江西，不得已檄春霆回軍以截此股。能於青石境內驅之東歸，斯為至幸！乞飭諸將加嚴湖口景鎮之防，以固江西之圍。川米約於五月可到，能得三四萬石，則兵食略可接濟矣。

致晏彤甫中丞。

江南一片逆氛，所在糜爛，惟裏下河粗為完善。聞閣下昔年辦團，亦諄諄思保全該處。此次逆眾北竄，連陷二浦九洲，新河口各城壘，聞賊謀上犯楚皖，下擾裏下河。若天六不保，則部軍之力，恐亦未能屏蔽七縣。李世忠以自請褫職立功，願為勝帥贖罪，奉旨革職留任。適值渠因捆鹽與苗黨尋仇，私鬪之際，又當渠軍挫敗之時，竊恐其惱羞成怒，倒行逆施，則裏下河必受其災。江浙衣冠右族，強半避地該處，倘再離水火，則靡有孑遺矣。弟忝膺重寄，思一救此完區，而無術。往年曾立淮揚水師，即係為裏下河而設。今則專防上海，名實不符。或勸另立陸軍專守該處，而餉項十分支絀，又無可恃之將。閣下眷懷珂鄉，粉社有人才，可屬以重任。

者否？欲為此方籌餉，可別借一箸否？特此奉商，伏希裁示。

與吳桐雲。

僧邸欲急圖苗黨，此本堂堂正正辦法，豪無疑義。但嫌去秋撫苗之時，言太甘，意太濃，使該練黨得以有詞。又惜楚軍全力注重江濱，堵勦北渡之賊。前此既撤壽正之防，目下又不能派兵與僧軍犄角，而除苗恐勝之不武，不勝為笑耳。然邸帥聲威全盛之際，張落刑孫吳兒妾，姦凌次第授首，或苗部聞而胆落，徒黨瓦解，則苗沛霖雖欲獨叛，亦不可得。事機之利鈍倚伏，固難一端論也。至臨淮米糧，苗黨未必竟敢阻截。既失邸帥之歡，又復阻楚帥之糧，公然與兩大為敵，沛霖縱有此志，其黨未必肯從。如果臨淮糧斷，敵處必派兵從六安水陸下擊，助僧邸之聲援，通臨淮之運道，或亦不難得手。所懷千端，匆匆不盡。

致沈中丞。

法國教士羅安當前赴江西，弟亦派武員徐士衡送之以行。因恭邸函囑殷勤，故亦奉函左右，請將前案速結。然弟觀羅教士之氣象，不過如我中國之無賴痞棍。其進京干求迫切，在該國公使不過稍與中理，以應酬外國傳教之人。在恭邸不過稍予體面，以應酬駐京之公使而已。弟上年聞尊處辦理此案，剛勁不撓，恐或激而生變。今觀羅教士之言語意象，必不足以取信於該國之會長。法國亦必不因該教士而興兵動眾。疆吏於此等處，但於剛毅之中，微寓渾涵之意，不使恭邸獨任其難而已。此外，則自以守

正不撓爲宜！前函未喻鄙意，再致區區。

覆李少荃中丞

國藩以十六日自金陵返棹，徧歷南北兩岸各要隘，已於二十八日旋省。鄙人行程，及近日軍情業經鈔摺咨達冰案。忠曾蹤迹頗爲江南北用兵一大關鍵。此間紛傳該逆於二十三日入巢縣城，仍懇尊處設法確探見示。英國提督士迪立弗請以英國頭目帶中國兵勇萬有二百人，各頭目支薪水五萬八千一百餘兩，兵勇口糧在外，軍火器械在外。國藩方苦楚軍沿襲各路舊章，月餉太多，無可挽回，豈敢增此鉅款？另聞風氣，同募中國之勇，丁同隸鄙人之部曲，又豈可多寡懸殊，苦樂不均？雖面訂作書，請示總理衙門，而鄙人固已期期知其不可矣。樹字五營駐防無爲，聲名平常，章志俊換防以後，城中始有貿易者。韋部向頗騷擾，而樹營物論反出其下，甚失鄙人屬望淮勇之初心，亦非閣下造福珂鄉之本意。國藩初募湘勇時，蓋因嚴禁擾民，與羅王諸君大相齟齬。湘潭鐵行一案，筠仙當能言之。次青之於平江勇，則有愛而無憎，有獎而無激。柳子厚所謂『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閣下名位鼎盛，竊謂帶兵與百姓交接擇術不可不慎。善於用獎，不如善於用激也。舍沅弟并無引退之志，不過因家門過盛，才薄位高，夙夜祇懼，思以閒散效力軍中，惟事局尚在艱難之際，尊處亦難於措辭，自可置之不議之列。北渡之賊巢，尚無動作，恐其由天六繞犯襄下河，是吾二人難寬之責。幸俯邸軍威大振，羣捻瓦解，北患或

不甚廣耳。

覆左中丞

接奉惠書，聞師難撤，誠如尊指。不特厚沅諸人持之甚堅，即以局勢論，苟能力扼蕪湖金柱，甯國廬州東門梁由，中溪無爲實足制金陵首逆之死命。而欲力保此數處，又必須於雨花臺大勝關置一支重兵，水陸依護，乃足爲上游各軍之歸宿，又以斷賊中水路之接濟。尊示所謂『大着差失，當思補救，而不必改換』，誠至論也。惟兵單而地廣，力薄而遠，圖恐賊以全力上犯江西湖北，敵處更分棉力回顧兩省。所謂蕪金甯廬數處，一有疎失，則金陵圍師仍處脆脆之勢。頃黃胡李及古賴等股已分犯青陽池州，先鋒至東流以上，弟撤霆軍回援，若不能於東建境內擊退，則賊必直趨饒景。但求景鎮各軍能堅扼昌江，師閣下昔年之所爲，則春霆一軍擊其後，克菴一軍要其旁，當不至深入江西之腹地。惟克菴方與花旗及譚州各股角逐微境，未知能速了否。藤泉進規杭州，自是一定之理。弟前議無遠謬，杭係因紹興未復言之，即舍弟沅甫初進金陵，亦爲多帥已克廬州約定即攻九洑洲言之。厥後多軍西行援陝，非初意所及也。敵處近日餉項奇絀，二月入款僅贛局四萬耳。江西省局竟至不名一錢，東征局月額三萬，正月分因提餉哨船遭風沈溺，愆期不到，而敵臺食餉者至七萬餘人之多，頃截留尊餉八千金，極知不恕，然逼迫爲之，非本願也。

致沈中丞

連日各路探稟，黃文金、胡鼎文、李遠、繼等逆未撲青陽縣城，由池州直上殷家匯、張家灘，其從東流建德竄入江西之饒景，毫無疑義。自去秋以來，無日不以賊犯江西爲慮，今殆必難倖免。雖曰地廣兵單，亦實鄙人調度未善，無所辭咎也。迭次飛檄春霆回援，聞因餉絀難於起程，不知果成行否？現飭景鎮水陸各軍堅扼昌江，無令賊得內渡，而使春霆自池建來，以蹙其後。克菴自徽婺出，以要其旁。冀得挽回萬一，敬求閣下嚴飭段道扼住昌江，一面咨催席研香三千人由湖南馳赴撫州，黃胡雖屢敗之餘，然較之古賴等會凶悍多矣！餉絀異常，敬求賜撥六萬金，以濟眉急。其中以若干爲惠協之款，以若干爲借款，由釐局歸還，均候尊裁。

覆李申夫

此次賊竄江西，鄙意當分湖口、景鎮兩路。而景鎮賊勢尤重，現請春霆、山建德直趨景鎮，另贛奉達左右，尊意欲用船載七成隊，沿江探賊，登岸一擊，似可不必。一則賊行岸上，距江濱二三十里不等，待我軍探明登岸，而賊去又遠矣。除湖口外，賊無可停駐之處。湖口若能守，則萬泰率兵千人，當可保全。若不能守，則安危即在三日之內，亦非貴軍所能趕及也。一則春霆進剿景鎮一路，荒涼無米可買，渠不善經理，此等雜務，必須閣下親駐建德，代稟料米糧子藥等件，乃放心前進。東流爲建德之後路，或酌留兩三哨人，與水師相依護，聽候裁奪。春霆到建德後，望閣下星速前往，與之熟商一切，分條見示。

覆郭意城

自二月初，將寧國各賊擊退宜州，餉軍無恙，意謂或可小休。不料黃老虎一股，由旂德石太上竄，分犯湖口、景鎮兩處。北岸續渡之賊，攻陷江浦浦口、橋林各營，由巢縣圍撲廬江。日內警報紛至沓來，大枝游擊之師，承草奏權衡輕重，仍請以味根一軍東下，劉切軒、豁已邀俞允敬懇函催味帥星速前來，陳大喜捻匪竄擾黃麻、鄂軍小挫。若集舍之賊竄入鄂境，髮捻合勢，全局皆震。味軍終以在北岸爲宜，研香三千人似又不能不先赴撫州，以重江西中權之勢，而顧吾湘東路之防。味研本不宜分鄙人用兵，向亦欲順該軍自然之性，不肯生吞活剝瓜剖豆分。惟味根自長沙啓行，當在一月以後，而南北兩岸是否決裂，消息計在一月以內。請令研軍先赴撫州，以符初議，而味軍到長沙後，則請閣下察南北兩岸孰爲最急，以定趨向可也。楊炳軒自有用之材，而隔省勸捐其難十倍，應俟與渭春中丞商定，乃可發給實收執照之類。國藩至各軍查閱，往返一月，氣象似均安穩，精神亦不散漫。浙軍肅清浙東，滬軍已解常熟之圍，以理推之，官軍應有起色。而春來陰雨連綿，乏晴暄朗暢之象，南北岸驚波迭起，抑又何也？

致毛寄雲中丞

今春餉項之絀，爲數年所未見。二月分僅贛局解到銀四萬兩，江西省乃至不名一錢，廣東亦渺無音耗。東征局以提餉哨船覆溺洞庭，譽期不到，統轄七萬餘人，而缺餉若此，決裂之患即在。

目前久思乞援於台端，而盡歡之求，竭澤之漁，欲言而輒止。因思軍士嗷嗷無銀，或尚可搪塞，無米則斷難支持，不得已求閣下惠借各屬積穀三四萬石，俟新穀登場，即由東征局買補歸款。所以不敢多借者，以東局入款有限，恐秋後不能歸償也。如荷慨允，即請指定近河州縣倉穀於四五兩月，委船解來，即與協濟巨款銀兩無異。萬眾食德，實無涯矣。

致李少荃中丞

日來未接惠書，知常昭業已解圍，以爲至慶！從此外而福山，內而崑太，均可得手。滬浙兩路大順，忠曾或不敢一意窺犯皖北，獲鹿多矣！南岸之賊黃老虎、山旂、德石、太上、竄三月初已過東流，建德徑趨湖口，景鎮兩路。譚星與花旗等股蹂躪歙休等處。占賴各股時從石太入犯各嶺，幸左帥派王鈐峯守祁，又令劉克菴來徽爲游擊之師，山內或可保全。黃文金一股則調霆軍，由甯國回剿，自甯至景鎮七百餘里，陰雨泥濘，恐鮑軍未到而賊已深入腹地。又恐鮑軍甫動而賊復更擾宣州，顧此失彼，應接不暇。北岸之賊，勢將圍撲廬江。該縣先有吳長慶三營，頃又截留南岸調回之梁美材三營，協同守城。侯防守稍定，即令梁美材等留廬，而吳長慶等還滬，不敢久假不歸也。鮑事奇絀，爲數年來所未見。七萬餘人，嗷嗷待哺，其何以支？萬不得已，咨請尊處惠協八萬，以濟眉急。一面札行滬中司道，蓋志在必得，故照例之公牘自不可少，想邀鑒亮，洋鎗風氣，開自尊處與舍弟營，今各營紛紛請領，不可遏止。

意欲於滬中購買五六百支，以應衆將之求，可否飭爲代買，亦希裁示。

覆李中丞

昨夜接信，石澗、毛營危急之至，改調霆軍至江北援救，無爲計畫不精，致霆軍忽而東壩，忽而江西，忽而皖北，舉棋不定，良自愧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以包括古今兵書，凡初從軍者多不知懼，鄙人知懼而又苦不好謀，閣下能謀而亦不甚好行軍，豈臆疾，打仗貴勇猛，目下救湘軍之短，宜從此二語加意。閣下有志此二語矣，更望從懼謀二字加意。

致沈中丞

接景鎮稟報，尙無賊竄，石門、洋塘等處確耗，連日大雨，昌江計已盛漲，自饒州以至景鎮，礮船足以制之，當難內渡。所慮賊由浮梁以上甲路，天寶堂翻山竄入婺源境內，仍可窺伺景鎮。樂平爲緊要關鍵，甚於石門，可否飭韓軍仍駐樂平，較有把握。春霆爲石澗、毛所牽制，克菴爲徽休所牽制，景鎮苦無游擊之師。若席寶田速到，與韓進春合爲一路，應可一戰。但未接其拔營日期，祈閣下專弁一催，或酌帶銀兩迎而犒之。湖北捻股由麻城東下，已至廣濟境內，九江亦必告警。然江大天塹，斷難飛越，敵處已派水師巡防北岸矣。省城雖萬無他慮，然亦不可不爲之備。新補都司詹鴻寶，往年初充哨官，膽氣弓馬均有可觀，後因受傷過重，不能騎馬衝鋒，頃已札飭赴省履任，祈閣下進而訓誡之。若布置賊

守事宜，可擇一最衝地段，責成詹都司防守。此外曾經閣下考驗，膽氣優者幾人，如分段責成，不至乏員否？

覆李少荃中丞

餉項十分支絀，爲近年所未有。沅弟派人援無爲州者，往返近七百里，每人僅發途費二百文。霆軍人數近二萬，今年兩月僅發銀六萬兩，斷難支持。議者請由此開派員至滬，勸捐專勸蘇皖江西三省之富滬者，是否可行，亦尙難濟目前之急。前緘八萬之請，務懇概允速解。竊波一口，近日稅務如何，紹興計已設卡抽釐。尊處耳目較近，或可得其大凡。如左帥餉人稍上，則景鎮河口釐卡亦可酌量撤處。然左公派克蕃鈴峯兩軍援徽，人數將近七千，斷非兩卡之釐所能養贍。且賊竄江西，兩卡必大衰歇也。鄧伯昭在達川處，達川請撤處奏留，將來或可爲皖吏。鄙人住皖年餘，吏治毫無起色，良以爲愧。白齊文乃復有還統常勝軍之請，殊駭聽聞。閣下力持不可，此等處吾輩萬不宜屈撓遷就耳。

覆郭意城

北岸之事，有霆軍與彭毛劉各軍，以禦下游。曾大股有成，李兩軍以禦上游。捻匪一股，應足支持。南岸之事，古賴等及浙東敗匪，廣集徽州，克蕃桂生鈴峯諸軍，尙有難於支撐之勢。黃老虎等股從東建，內犯饒景，則更無活兵制之。沈帥以五千人守景鎮，必可保全，其以韓進春五千人防剽石門，則恐未必可靠。前有緘牘，請催席研香速赴撫州，不知已抵何處。再求閣下諄催，愈速愈

妙！並請函催江味根建旆東來，定由袁州至撫州，與研香合爲一路，專禦黃老虎一股。如黃逆幸於饒景擊退，不入江境，則江席直入皖南，再行相機進止。味軍之或南或北，前此本未定計。今所以決歸南岸者，一則以鮑軍北渡，援解毛軍之圍，南岸太嫌空虛。二則以黃逆竄江西，席軍太單，必江席合打一路，庶足保江西之腹地。兼可固吾湘之東藩。三則以味根與希帥較疏，與左帥較親，軍行皖南，處處與鄙人及左帥相周旋，諸事聯絡融洽。因此三者，故定請味帥由江西進兵，求閣下先達鄙意，卽日另有函牘催之。

致沈中丞

此次徽祁危急，尊處派一軍，左帥派兩軍，苦戰苦守，保全三城。然徽休之賊雖少退，而黟縣之賊仍盤踞黟城及內外各嶺，其胡李黃大股，因景鎮及陶家渡官兵聲勢頗壯，遂西竄桃樹店，閃上小路口等處，蔓延百里。祁門各軍聲息不通，實屬異常危迫。若鈴峯稍有蹉跌，祁失而徽休萬難獨立，則不特壞三省之大局，而弟亦無詞以謝客軍。每一念及，憂心如焚。敝部派守南北城池，至十六處之多，佔住兵力，盡成呆着。除鮑軍外，別無大支游擊之師，所爲全力急解石澗埠之圍，非僅慮毛軍覆沒，亦以力保無爲。裕溪西梁山三處也。幸而立解重圍，鮑軍回援祁景，總在一月以後。江席二軍由撫州入皖，則當在兩月以後。如天之福，兩月內饒景祁發皆不決裂，則大幸也。孫方伯欲於藩署之外，另委大員總理糧台，養素亦以爲言。究竟藩司與糧台應否分辦，伏乞卓裁詳示。

李秀成圍撲石澗埠，毛劉各營於環營二三里外，多築堅壘，以困我軍。春霆已到無爲州，舍弟亦自金陵派八營來援，或可解石澗埠之重圍。然圩田水多，孤軍難進，未敢操必勝之權。徽祁四屬羣盜如毛浙東之賊嶺外之賊，東建上竄之賊，橫逸於祁門，幸閣下派兩軍，沈帥派一軍，苦戰苦守，保全三城，客兵力於原，主兵坐於國，既感且愧。而夥賊屯於祁北，黃胡聚於祁西，實恐鈞軍不能獨支，弟思勉籌一軍，進大洪嶺以援祁北，計非半月後不能趕到，即到亦未必有濟。謬統七八萬人，而所在竭蹶如此，閣下將何以教我？也。捻股自豫至鄂者，迭陷蕪水廣濟，又陷宿松，必下趨歸併偽忠王巢穴等處，江淮之間亂無已時。希菴久不回營，且聞其病未愈，此外更乏引重致遠之器，四顧茫茫，祇增深慨！

致姜彤甫制軍

弟近日竭蹶之狀，反有甚於庚申年祁門被困之際。彼時蘇常新破，徽寧繼失，人人視爲糜爛之局，故責望之意尙淺。但能自保，卽爲至幸。自安慶徽寧廬州蕪湖東西梁山次第克復，人人皆有澄清之望，望之彌殷，責之彌切。今江浦浦口各隘爲賊所有，忠曾又以全力窺伺廬蕪裕溪西梁山等處，南岸則寧防甯鬆徽事又棘。計兵數倍於昔年，而防剿翻覺不敷，餉項尤爲不繼，決裂實在意中。此次告急於左右，蓋亦迫而出此，否則拙性不肯爲無病之呻也。

接惠書，太倉小挫，無關得失。該州克復，崑新亦無獨存之理。崑太並得，松滬與福山常昭聯爲一片，卽蘇州亦有可圖。昔嘗憂小耿落落難合，直至今日，方信調度自有方也。喜慰何已！石澗埠圍困半月，彭杏南與蕭軍援攻於外，毛劉二軍奮擊於內，鮑軍甫抵無爲，未及登岸，而重圍已解矣。惟賊之小股，雖退巢縣，大股則歸併上游，圍攻廬江，而鄂豫捻股連陷宿松太潛，上下髮捻勢將粘連。現檄春霆從下跟追，而令成武臣李申夫從上馳擊，另有公牘奉達冰案，令弟幼泉似亦文武兼資之才，敝處欲用之爲統領，以儲他日棟梁之用。先此奉商！

致江味根

目下蘇浙兩軍，皆極得手。滬軍連克十餘城，蘇州亦有可圖，浙軍肅清浙東八府，杭州亦有可圖。賊勢散漫，不似昔年兇悍，東南大局，似有廓清之望。惟忠曾力犯皖北，恐爲鄂省之患，黃胡古賴諸逆，麇集皖南，恐爲江西之患，兼恐貽害於湖南。惟冀閣下振旅東來，如諸賊尙在皖境，則各軍會剿，尙易爲力。若已入江西，則請閣下一面援江，一面顧湘。吾湘兵力不厚，處處空虛，與其禦賊於本境，不如禦賊於江西，與其禦賊於撫州以南，不如禦之於撫州以北。國藩非敢置廣西於不問，蓋實見黃胡古賴各黨已成流賊行徑，一流於江西之南路，則無法可遏其流，而湖南之亂無已時矣。故思於江西之北路，早截其流，想智者必以鄙言爲不謬，望

與諸公熟商行之。

致彭杏南。

昨夜接廬江吳長慶稟，並鈔寄僞忠王文書，僕細閱之，知其
中有故作大言恐嚇，亦有實係賊中主意。茲批出原文，送寄弟覽。
賊稱曾某之兵，守則有餘，戰則不足，此實忠曾確有所見之言。蓋
兩三年來除鮑春霆在豐城一戰外，我軍從未與忠黨痛打一仗。
卽雨花臺石澗埠兩次，亦皆僅能堅守，故忠曾欺我全不能戰，可
囑羣賊如遇曾某之兵一到卽與交鋒，該會自信戰有把握也。鄙
意自西梁山進兵，上攻銅城關，下攻和合，係可戰之地，賢弟與竹
丹南雲共二十二營，係能戰之兵，四僞王係好打之賊，務請賢弟
與雪帥會商，卽日由五顯集進攻銅城關，得手後卽攻和合，集縱
不能大勝，亦無損於大局。若再不痛打幾仗，恐官兵愈疲，賊焰愈
長矣。至囑。

覆郭筠仙。

來示以愛勤當賊之驕逸，以和輯當賊之猜忌，以嚴整當賊
之浮散，下弭亂之有日，誠爲正論。容春浦上年曾來安慶，鄙意以
其久處泰西，深得要領，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來爲我用。果其招
徠漸多，則開廠不於浦東不於湘潭，凡兩湖近水偏僻之縣，均可
開廠。如湘之常澧鄂之荊襄，濱江不乏善地。此間如華若汀徐雪
村饒春海輩內地不乏良工，易與容君熟商，請其中洋廣爲羅致。
如須費多金以往，請卽謀之少荃，雖數萬金不吝也。其善造洋火

銅冒者，尤以多募爲要。

覆李中丞。

石澗埠解圍，忠曾卽撲廬江舒城，銳意上犯湖北，刻下想已
破霍山，將至英山蕪水矣。湖北軍心遠不如胡文忠公之時，可危
可慮。下游無爲廬江境內，聞已肅清，春霆在陽登岸，向廬江進
發，已無賊可打矣。貴軍亦可南渡，攻打石太東建。聞王鈐峯大破
黃文金於小路口，劉克菴大破古賴劉藍及浙東各股於黟縣，伏
歛夥一律肅清。惟祁西尚有賊，閣下南渡可一痛擊逐之。

覆李希菴中丞。

接三月初八日惠書，知初十日果克成行。尊恙日就康復，歡
慰無已。石澗埠十七日解圍，忠曾大股十九日撲廬江縣，二十一
日撲舒城，皆旋卽解圍以去。二十五日圍攻六安，聞其志在必破。
本日檄鮑軍山廬江赴六安，相去僅二百里，限四日趕到，不知城
中二營能堅守十日否。若六安幸得保全，賊必上犯黃漢。昨咨請
臺旆暫駐黃州，若閣下果肯留鄂，則調蕭毛兩營卽赴黃州，庶左
右有親兵可用也。忠逆之狡謀，與英逆相等，而臨陣之凶悍，遠不
如英。但頭隊洋鎗甚多，須善禦之。九舍弟遂得拜撫浙之命，忝竊
之至，一家受恩過重，報稱愈難。

覆沈中丞。

接三月二十七日賜書，夥祁敗逆，併入饒浮，號稱二十餘萬，
勢若長蛇，誠可深慮。下游無可得食，該逆冒死內竄江西，以營一

飽其勢，但願進死不願退，半窮寇狠謀，殊無禦之之法。然劉王等軍在徽祁境內，以少擊衆，屢獲大捷，均出意料之外。若留鈞峯守祁而克菴心，初週剿浮景，合之段韓二軍，或更有意外之捷，全數驅之東竄，亦未可知。此則全仗閣下與左帥大力維持，與蒼蒼者憫念江皖子黎而已。六安之圍環攻愈急，春霆以久無口糧，師行甚遲，城中僅守兵一千，恐難久支。苗沛霖與忠曾勾結，亦派其黨水陸來圍六安。苗逆僞示鈔呈一覽，僧邸招降各捻巨股，斬其頭目，撫其黨羽，本係妥善辦法，時會不妙，苗逆即借此激怒羣捻，禍端彌烈矣。

覆李少荃中丞

忠曾自石湖埠解圍後，攻廬江，攻舒城，均不得逞，賊撲六安，其勢似不得不休，乃頃亦解圍以去。聞將由廬州集舍回竄，揣度賊情約有三計：一則復去猛撲雨花臺大營，如庚申春得杭不守，回攻和張之故智；一則竄撲六合揚州裏下河，冀江北疆士大成片段；一則聞太倉既破，回救蘇州。六安獲逃賊，亦稱忠曾傳令回援蘇州。三者之中，末段最爲近之。忠逆若果東竄，弟當檄春霆由柘皋以進巢縣，檄彭杏南、蕭慶衍由東關以進銅城崗，檄蔣成毛三軍由六安救援壽潁，聲罪討苗，是則滬上漸緊，皖北漸鬆，但未卜忠逆果東否耳。

致李希菴中丞

久不接惠書，但見在縣城所發大咨數件，知尊恙又小有反

覆，實深系念！自六安州被圍，忠曾既挾一必得之勢，又有捻匪苗練及狗黨之馬融和，方慮其必致決裂，不料竟解圍以去。聞忠曾因滬軍克復太倉，乃回救蘇州，未由英霍而犯鄂疆，實屬至幸！目下檄鮑蕭彭劉兩路規復巢舍，檄成蔣毛三軍進剿苗黨，另行咨達冰案。南岸之事，徽夥將次肅清，劉克菴又援回景鎮，敵處亦派申夫由東推進軍江西，或無他患。閣下貴恙小愈，務望迅速東來，到皖後加意調養，尚不爲遲。大義所在，雖疾痛勞苦，亦有所不顧也，努力而已。

覆左制軍

唐鎮株守徽休兩城，從不帶隊出剿，弟亦數批責之。略鈔數紙呈覽，其中或有渠輩以片紙來稟呈兵事，弟輒就其紙尾親筆批還。尙是昔在太湖宿松偶行之章程。朱唐等呼之曰小稟批詞，與尋常印發者微有不同。敝處近年駭將失之寬厚，又與諸軍相距過遠，危險之際，弊端百出。然後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反是乃敗道也。亦非僅唐鎮爲然，即鮑朱亦殊出情理之外。茲亦鈔批詞奉覽，以著其概。亦非僅鮑朱爲然，即希邵亦非能打惡仗，蹈危險者，弟亦不敢概責之。諸將自去秋以來，調度多乖，布置尤疎。如徽休祁門以至旌德，始僅江朱唐三軍，本不足當巨寇。自江良臣回蜀，而將益少矣。自朱雲崖由旌德移青陽，而兵益單矣。向非公與沈幼帥以劉王三軍來援，則徽休早困於長圍之中，潰敗決裂，豈復爲我有哉！然弟所以未能撥兵一顧徽

休者，蓋亦有故。二月初五以前，甯國四面皆賊，鮑軍久困，自顧不遑，別無大支勁旅，可當一路。逮鮑軍出險以後，議定回援江西，已至大通矣。因忠曾圍石澗埠而改圖石澗埠，解圍後，鮑軍復登舟西上矣。因忠曾由廬江桐城犯鄂，而又改圖，弟非敢重北岸而輕南岸，亦見劉王進兵神速，苦戰力堵，可以倖全。而又聞劉王韓軍迭次捷音，皆足以寒賊膽，而卻巨寇，遂爾倚仗客兵，始終置之不顧。不然鮑軍且不應回顧石澗埠之急，又焉敢進援舒六，進規廬巢，豈意從事於北岸哉。至唐鎮九營內，有兩營係江良臣部卒，唐所鄙，丟不願管轄者，又馬復震皖勇一營，唐於二月稟請遣撤業。經批准，此外六營分布徽休二城，若派隊出而會剿，則義不容辭。若分兵另紮岩寺，則力有未逮，此又當分別觀之者也。克菴自肅清祁黟後，即欲回援浮景，因王心初率隊先行不得已，而留鎮蕪，處處獨任其難，勞而不伐，尤堪欽敬。徽祁若倖而保全，則克菴之勳勞，與其心術，足以保之也。六安解圍後，忠曾竄至定遠，或蘇或揚，或回救巢縣，或進圖臨淮，未定所向。舍弟所派之彭劉兩軍，與蕭毛會克東關及銅城關，巢縣本有可圖，因弟調毛軍援壽剿苗，其機又稍滯矣。

覆李少荃中丞

惠協六萬金，恰濟急需。枯旱得雨，衆苗勃興，感荷何極！忠曾自六安解圍後，竟無確耗，或蘇或揚，或臨淮或巢和，現尙莫測所向。毛劉蕭彭等軍，克復東關，克銅城關，本可乘機速取巢縣，因改

調毛軍援壽剿苗，氣機又少鈍滯。南岸徽境，將次肅清，全賴克菴二王之力量。黃金銳意上犯江西，屢敗之餘，氣餒大消，席寶田已抵撫州，味根行且繼至，當無足慮。尊處與總理衙門書，於諸夷曾之性情心術，與中外相處之曲折本末，殆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伸戈登以抑白齊文，伸赫德以抑李泰國，解此抑揚操縱，節皆有閒，刃皆無厚，特非明眼人不察耳。水師亦復一疏，亦得事理之平。將來徹處查黃鎮之案，即仿此爲藍本矣。

覆郭筠仙

六安解圍，忠曾東竄，大局略鬆。東關及銅城關次第攻克，苗逆攻壽州蒙慶均未得逞，江淮間或不遽決裂耶。主守而不主剿，是近日用兵一失。然如皖南所守九城五隘，皖北所守九城四隘，皆山川筋脈必爭之地，我守之則足以制賊，賊得之則非旦夕所可收復。忠恃楊黃諸酋，自去秋至今，始終力爭，沿江各郡縣卒未得一逞其志，亦未嘗不由堅守之功。自金陵南至徽州祁門，北至潁州六合，動輒千五六百里，與浙滬之周旋於數百里內，局勢迴殊，似未可一律相繩。味根近以覆奏一疏，決計由江赴皖，希菴三月十日成行，途次大病，現留湘鄉縣城調養。蘇漕誠如來示所指，鄙人所改江西漕章，蓋不免於束縛困苦，殆無能久之理。蘇賦果可改絃更張，必且委曲慎重以出之，不敢鹵莽也。

致毛寄雲中丞

兵勇擄船，大有損於釐金，近則百弊叢生，實有不可終日之

勢如霆營。青陽赴援。爲州本僅百四十里。陸路三日可到。乃擄船一千餘號。耽閣七日。致大通荻港燈金爲之頓歇。頃又有叫寃者。連船並米。自姑塘擄來。逼令送營給價。實與搶奪無異。弟痛心疾首。誓必斬梟數案。挽此澆風。敝處嚴禁於下游。閣下嚴禁於上游。仍請官屬兩帥暨新隄劉道九江蔡道嚴禁於中段。有犯必懲。庶船戶稍遂其生。彭尚安一案。即日亦當懲辦。京米一事。辦理誠屬萬難。然兩湖三江不能竭力一籌。更責何省取辦。吾輩受恩深重。豈忍坐視京師官守飢餓。而不爲之所。今歲若年穀稍豐。閣下若能備米數萬石解皖。弟必當設法解滬。湘省若爲之倡。江西湖北亦不能不從而和之。三省各數萬石。滬捐再得數萬石。則京師可湊三十萬石。又足支危局矣。金逸亭觀察何日東來。舍沉弟才薄任重。深慮限越。更望閣下求多賢以扶助之。至感至感。

覆鄂意城。

自去歲閏月以來。恆以月之十二。二十七日兩次奏報。每次必有一片陳近日軍情梗概。不詳敘戰狀。但期各路緩急。一目了然。此是一家則例。閣下若次第取閱。可得其大凡也。壽州毛牧維翼以五百人堅守孤城。四面皆苗黨圍逼。相持彌月。良可敬憐。敝處兵力全萃北岸。南岸布置多疎。雖賴左沈之力。幸保徽休。夥那而借人之力。不可長恃。仍求大力代籌。江軍行糧俾根迅速東來。與研香合辦一路。庶徽甯不至搖搖。而霆軍免更南渡。敝處亦有數緘。浼催味根而成行之遲速。則在銀而不在信也。擄船之事。

公私交困。官商同怨。頃出示一律嚴禁。截斷衆流。湘中如更有犯者。幸一面嚴辦。一面知照敝處。南翁奏留之案。即由敝處主稿。將援調營籌鹽以立言耳。

致李申夫。

(一)前日閣下以米糧後路爲慮。僕答以就祁台之米糧。惟思賊在距景鎮四十里之茅屋嶺一帶。去東建甚遠。閣下抵建德後。若南行打賊。則不能就祁台之米。若東行就米。則不能打景鎮之賊。二者萬不得兼。應請閣下徑赴祁台。就米。鵬劉黉漁尚溪赤嶺之賊。庶收輕車熟路之效。自建德一直衝過祁門後。便無米糧梗塞之虞。

(二)劉克菴蕭清黉漁後。本擬回援景鎮。因王沐先行。不得已留鎮黉漁。此時景鎮羣盜如毛。官軍多而無統紀。必須克菴赴景一行。乃可了事。閣下到祁後。請單騎與克菴一會。告以鄙意。囑其全部回顧景鎮。其黉漁軍事閣下任之。但主迎擊。不主扼防耳。

(三)桂生一軍克菴欲其分守岩寺。左帥切責之。桂生自願分守屯溪。鄙意桂部除良字二營素不親附。震字一營批准裁撤外。僅餘六營。似不如專守徽休二城。而稍留餘力爲鵬劉屯漁之用。請約桂生至漁亭。與閣下面商。敝處亦即有批去也。

致周子佩。

久未得惠書，閱邸報知台旆由豫旋京，凡百綏愉，為慰！自二月初甯國肅清，方幸驚波大定，出險就夷。不料李營失利，二浦繼陷，僞忠王率巨艦上死，連圍四城一隘，幸獲保全。而自鄂來皖之掄，壽州再叛之苗，同時並擾。至今尚在危機駭浪之中。舍弟忝拜撫浙之命，德薄位高，功微賞重，一門寵貴，慚慚無涯。茲專差進京，具疏辭謝餉項奇絀，兵事反復，實深惴惴。舍弟溫甫前蒙賜忠，啟旋又改謚愍烈，不知何故。曾經咨查禮部，未得覆咨。請閣下代為細查。唐竟海先生之謚，係第十一年五月奏准，舍季弟貞幹之謚，係李中丞去年冬月奏准，果得何謚，亦請查示。

覆李申夫

惠書具悉。建德雖未攻克，而貴部多猛士健兒，其氣可用，亦足喜也。頃已備公牘調貴軍由彭澤橫出鄱境四十里街，係韓軍移駐之處，風氣各殊，貴軍不必共禁一處，以省口角。仍須彼此關注，勝必相讓，敗必相救，以聯眾志，而遏寇氛。席軍並不由九江行走，計此時已至撫州赴饒。閣下至饒境，當可與席觀察會晤，尤望妥為聯絡。渠軍係楚勇，流派有江岷樵劉印渠之風，於湘霆之外，另有家數。閣下亦可兼取其長，學無常師，道兼眾妙，不亦善乎！自彭澤至四十里街，是否定由石門洋塘，抑亦別有途徑？此段辦米較難，過此則呼應靈矣。

覆李少荃中丞

崑新之捷，擒斬實二三萬人，偉矣哉！近古所未有也。令弟與

黃昌岐進規江陰無錫，可免賊竄江北之患。程鎮進圖蘇州於理，於勢皆可得手。向嘗疑上海非用武之地，又頗疑左右力薄而遠謀，或非所宜。定至今日，乃知勝算非碌碌者可及耳。李朝斌到此，即日當令其赴滬助剿。惟途費正無可籌發，而楊彭撥歸太湖之三營，尚須赴玉溪烏江兩處交代。若尊處能於數日內寄銀二萬兩，徑交李鎮，則十營可各分二千。敝處若日內候有銀到，亦當迅發遣之東行，不專候滬銀也。減漕一案，即請尊處主稿，掣敝衙會奏。若蘇州克復，此摺與紅旗同去尤妙。鄙人之意，第一疏宜專論浮額，不論浮收。敝處十一年九月，減江西浮收，翻堂創稿，為數太少。州縣之入款頓絀，而出款卒不少減。牧令深以為不便，而紳民於大減之後，仍爾催征不前，殆非可久之道。將來蘇松等府減浮收，竟可不必入奏，不必出示。但令每縣各立一案，就該縣風俗人情而為之制。大戶名目可革，則革辦法不必一律減法，不必一價。但使小戶實有所減而已。

覆沈中丞

申夫一軍本令速赴祁黟，騰出克菴全軍回援饒景。因建德未克，申夫不敢於賊中衝過，又值彭澤告急，大咨見商，遂改令申夫由彭赴鄱，會韓席等軍山內打出。然非克菴南援，恐終不能了也。研香何日到撫，能迅赴饒景否？味根一軍頃奉四月九日寄諭，又令往粵。三令三更，此軍精力光陰，遂全耗於道塗之中。敝處不欲再行陳奏，一則恐政令多門，不成事體；二則七千人之餉，蒙

無可指也。羅安當知難而退，亦自佳事。來示決裂與否，聽之於天。以鄙見度之，羅安當之伎倆，不能聳聽洋酋，搆怨興兵，彼畏難而自退，並非閣下堅拒，不見當無他慮。僞忠王已由定遠回救蘇州，念股之附忠者，又自定遠臨淮折回六安，蔣毛二軍援壽，不知起得及否？苗逆實非巨寇，毛牧以五百人而堅守月餘，賊技可知矣。

覆官中堂

來示過執謙抑，令人悚仄不安。成蔣蕭毛之陸軍，厚菴軍門之水師，皆食鄂省之餉，剿江皖之賊，仰荷高誼，不分畛域，鄙人從無一函申謝。此次酌派水陸數營援鄂，乃本分所當然之事，辱蒙齒芬致謝，祇增慚慙。大抵鄂省東北內藩，則以黃州上巴河麻城宋埠爲扼要，外藩則以桐舒六安三河尖爲扼要。成武臣在麻城，不知已起行否？乞飭台速給口糧，令其開赴三河尖，所以爲潁壽犄角之勢，卽以保鄂省門外之藩。至壽至壽，赫德所購輪船七號，不日可到，口糧經費，尙無着落。弟昨批蔡國祥稟，擬以滬浙閩粵鄂潯鎮七關各養一船，旣而思之，中國弁勇，初駕輪船，未必能遠出重洋，自赴閩粵領餉。擬於輪船七號，三大四小之中，酌派滬鄂寧波三關，養支三大號，派滬鄂潯鎮養支四小號。如該關不將經費按月解交，卽由該輪船自往守領，庶各有專責，免至互相推諉。如卓裁亦以爲然，卽請尊處主稿，掣列敝銜會奏，仍以速辦爲妙。

覆郭筠仙

接惠書，並馮中允奏稿，敬悉一切。巢縣和州含山次第收復。

鮑蕭彭劉諸軍現將會剿二浦九洲，蔣毛援壽，剿苗機勢亦好。南岸微屬蕭清，劉王段韓李席諸軍，併萃饒景一帶，必可驅賊東還。中允奏贖援古證今，無微不至，稍嫌氣象較隘，若與人有積不能平者，又陳義過多，尙有可以刪節之處，卽照此上陳，已可期其允允。頃已緘致少荃中丞，請其主稿掣銜速奏，專辦裁減浮額一案，其核減浮收一節，則斷不可遽奏。來示所論深爲精當，鄙人減江西浮收爲數極少，州縣窮苦異常，而民仍征輸不前，大抵風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雖堯舜生今，不能舉斯世而還之。唐虞賢者舉事，貴在因俗而立制，所謂治去泰甚者耳。鄙意裁減浮收，不必縷奏，不必由督撫出示，各屬之收數不必畫一大戶之名目，不可不除，而輪價之參差不必盡禁。每縣各立一案，不期永遠遵行，而卻有可久之理。不知閣下與諸君子以謂何如？

致晏彤甫制軍

弟請簡派大臣會辦，已經三次具疏，並非有漸圖推諉置身事外之意，實因局而太大，統軍過多，艱險相尋，精力日減。卽有才識十倍於弟者，亦不能久膺此等鉅任，不得不早爲陳明。在弟不致久妨賢路，在朝廷亦宜預儲替人，但使責任略輕，弟仍竭其力之所能爲，一息尙存，不敢稍懈。卽仰知已期許之厚，目下滬軍聲威極壯，蘇垣可望克復，敵處亦風波大定，江北可望肅清，惟餉項奇絀，故於粵東不能無賒望，尙冀曲垂鑒亮。

覆李筱泉

自去秋以來，風波奇險，爲近年所未有。今幸出險就夷，而餉項之絀，又爲近年所未有。粵東釐務若從包攬沮撓兩處下手，自不能不改用猛劑，痛加懲創。卽民怨沸騰，臺諫彈劾，亦屬意中之事。然使因循不變，敵處將賣山空返，卽本省亦更難振作。黃南坡善聯絡衆紳，任怨不辭，本可略開生面。然年已七十，亦恐難遠道度嶺，任此勞怨。黃曉岱編脩與陳俊臣到此，似皆有幹濟之才。二人皆曾客廣東，熟於彼中情形。國藩思於此三人中派一二人赴粵，果於釐務另有生發否？三人之中，何人最爲有裨？物望孰優？乞審量見示。

卷二十二

覆左制軍

連接惠書，相距已遠。書到動逾半月，軍情無由互達。自東關銅城闖攻克後，巢縣、含山、和州均卽收復。舍弟與彭楊之意，堅主鮑軍下攻二浦，直達九洲。少荃聞忠曾回救蘇城，囑舍弟猛攻金陵，無令忠部得全萃蘇滬。沅軍遂破雨花臺，石壘及南門外各石壘。金陵城賊思欲奪回數壘，數日撲濠，鏖戰不休。其分股犯儀揚者，現尙圍撲天長六合。其忠曾果在江北，抑在金陵，抑回蘇州，洎未得其詳也。蔣毛二軍救援壽州，直逼城下，破苗二壘。我軍傷亡至五百餘人，官弁死者二十四人，士氣頓沮。不特不能解圍，且恐爲苗逆所乘。聞四眼狗、舊部四千，尙在苗處，故戰守堅悍。有法

度，絕非苗練未經大敵者所能。未知信否？蔣君滑而輕敵，亦本非破賊之才耳。弟才力竭蹶，自去秋以來，深自知其不勝此任。茲又益以苗逆鉅患，正未知決裂之所屆。頃又且疏密申前說，請簡大臣會辦，鈔呈台覽。菴病失音，尙住湘鄉城內，輕重反覆，深爲可慮。操孤舟而涉巨海，環顧篙師舵工，少可倚恃之人。來示謂鄙人喜綜覈而尙庸材，蓋不盡然。近年所見諸將，惟程鎮學、啓謀勇俱優。去年撥赴上海時，舍沅弟堅不肯放。兄弟力爭數日，強之東行。厥後程鎮學立奇功，舍弟雖深幸少荃振起一隅，有益全局，而未嘗不私怨阿兄，坐令彼得一人而強，此失一人而弱。是知喜雄駿而惡闖賁，重干莫而薄鉛刀，乃人情之常態。今之碌碌隸部者，庸則有之，尙則未也。克菴有大功於徽，就徽境籌餉，以供其軍，事屬可行。惟茶捐一節，敵處先已加銀四錢，曾經出示，並咨明冰案，實難再加以失信於商民。休寧捐輸一節，則民閒窮餓者多，府縣屢次稟請發賑，寄諭亦飭勸捐賑濟難民。司道諸君各湊數百金，寄徽賑饑。休捐如有所得，祇能賑濟徽民，不能遽供劉軍。屯溪鋪捐，介唐擬概濟劉軍。劉軍在徽，一日此項供給一日，卻不必另立科則，號令紛歧。此數者，均求閣下婉告克菴，敵處事局稍順，卽謀所以酬克菴之功者，專款解濟，不至過形菲薄也。

覆李申夫

黃十嶺之戰，頗爲得手。貪賊中資財，最易誤事。吾見前此諸軍因貪搶賊贓，轉勝爲敗者，指不勝屈。每謂騷擾爲人鬼關，貪財

爲生死關。蓋言愛民則人擾民則鬼力戰遺財則生貪財忘戰則死也。閣下新立一軍，欲求臨陣不至大敗，得手時能多殺，不得不以禁貪財爲第一義。若待有轉勝爲敗之禍而後悔之，則已晚矣。賊財乃其所固有，取之於方戰之際，則大禍立至百弊叢生。此實鄙人閱歷已久之言，故水師得勝歌中有云：『第七不可貪賊財，怕他來殺回馬鎗。』閣下於立法之寬嚴，號令之繁簡，體驗最精，望於此事立一妙法，下一雷令，期於堅明約束，不作游移兩可之詞，其庶幾乎！

與吳桐雲。

壽州不克解圍於大局殊有關係。苗逆頗畏希部之威，今見蔣毛之技不過如此，以後當更猖獗，難於收拾。所幸臨淮一軍業已立定脚跟，餉項較前稍裕。頃聞河南交解萬金，唐帥部卒恩誼固結，但使不至斷炊，必可一戰臨淮之根本既固，六安之要區無失，他處縱有疎失，尚可徐徐補救。臨淮章奏是否全出鉅手，續請僧邸南下一疏，願定肅清一疏，稍嫌浮誇失實。我楚軍之所以耐久者，亦由辦事結實敦樸之氣未盡澆散，若摺奏過爾浮僞，不特畏遐邇之指摘，亦恐壞桑梓之風氣，可否與義帥熟商，以後刪除誇飾，一歸簡質。

覆沈中丞。

克菴已至景鎮，尊處檄諸軍恪遵調度，我愈整齊，賊愈散亂，必可一律驅除，逐之東還。申夫自彭澤開船，尙無到湖口確耗，雖

爲逆風所阻，然嫌過於遲滯，莫慰民望。味根果從尊指，由瑞瀾而達湖彭，則西路之江、李、東路之劉、段、席、韓、王、劉相排並進，聲威彌壯。特恐味根濡滯，不能應弦赴節，則人數雖多，分布不遠，不能多殺賊耳。江、席、額、餉六萬，善後局詳請於地丁、漕、稅項下月撥四萬，釐金項下月撥二萬，而弟批並此二萬而吝之，又奏請月撥漕稅三萬，黃、莘、帥兩函苦商，截留粵餉，弟皆未允許，又奏請敕令無得留粵。左、季、帥新有援徽大功，而弟遽請索還景、河、樂、諸釐卡，此三者俱不近人情，實因餉項奇絀，軍情日渙，迫而出此，私衷愧悚，深懼無以對閣下，暨左、晏、黃、諸公。茲將四月二十七日一片鈔呈台覽，派員會辦之請朝廷終未允許，盡疑去歲疾疫，今歲餉竭，或有託而陳告，未必出於至誠。行當齎報再奏，期得請而後已。各營請獎，此間批定之案，每百人中准保十四人，遞減至八人不等，然終嫌其太濫。初次克復武漢，弟僅保三百餘人，計百人中裁獎三人，逮官胡再克武漢，保至三千餘人，此風一開，遂不可挽。近年每百人保二十人者，幾成常套。弟去年思挽回一二，批定極多，不准過十四人名，器日濫，弟等實執其咎。治軍多年，愧嫌莫大於此。

覆郭意城。

自克復巢、含、和三城後，旋又收復橋林、江浦、浦口諸城隘，現在水陸會攻九、洪、洲，未知能否得手。壽州之圍，至今未解，苗逆實非悍寇，蔣毛並此不能制之。希帥久離營次，湘軍稍孱矣。自江、味根仍奉赴粵之旨，鄙人本不欲再強之東，本會專緘奉達左右，旋

接根信，鈔錄覆奏，決計援江征皖，而江西善後局詳定江席二軍已有四萬可靠之餉。敵處因再咨請建廂東來，不知江軍日內果成行否？

覆李希菴中丞

接惠書，詞意周詳，字畫端整，把玩再三，如獲至寶！意尊恙其自此日有轉機乎？橋林江浦浦口次第收復，均未接仗，而賊先遁，目下水陸會攻九洲洲，未知能否得手？蔣毛獲勝一仗，逼賊而壘，壽城守兵，人心應更堅定。蒙城之圍雖未遽解，而賊已漸少，蓋將併力於壽以禦蔣毛也。湖北餉項極細，各軍苦況可憐，成武臣奉檄赴三河尖，至今尚未成事，蓋因餉餉太少，糧運無着之故。鄂中政令紛歧，遠不似胡文忠昔年氣象，實可深慮。蕭軍現紮二浦，以後當由敵處專濟米糧。成蔣毛三軍則尚不能不有厚望於鄂。然敵處亦必設法，使之無勞廩念！

彭雪琴侍郎

惠書敬悉，水師攻破草鞋夾燕子磯，賊舟賊壘盡為我有。將輪攻九洲洲，欣慰曷已！惟草鞋夾燕子磯之石壘，以水師登岸守之，究嫌不妥，仍宜換陸兵守之。劉南雲之營，儘可守此數處，祈與舍弟商之。春霆全軍不知已渡南岸否？九洲洲若不能克，亦不必十分疊攻，但令南雲紮於洲上，使洲賊不能再竄北岸而已。南雲紮於洲北賊壘之後，水師紮於新開河，蕭軍紮於二浦，北岸已萬無竄路，江中已萬無接濟，然後併力以攻南岸，必易得手。霆營南

渡之後，鄙意令其先攻二溧東壩，沅弟意令其先紮孝陵衛一帶，究竟二策孰優？鄙人不敢遙制，請閣下熟商行之。

覆李少荃中丞

惠書敬悉，侍輔護諸僞王之衆，膺集江常無金一帶似均不足深畏。侍逆妻敗於金柱關，精銳損耗殆盡，忠逆有回救蘇州之說，然其銳卒亦多損折於巢含九洲洲一帶，而洪逆又苦留之，共守金陵。自九洲洲克復，遷軍南渡，金陵已成合圍之勢。謂忠酋不肯專顧金陵，而忘蘇杭，則或有之，謂金陵悍賊全萃蘇垣，則未必然也。尊處飭各軍穩慎以圖，自可萬無一失。滬甘而淮苦，人人皆知，寶堂之不願赴淮與昌岐同，昌岐之義應赴淮，則自十年保淮揚鎮寶缺，已定之矣。閣下若必留昌岐共剿蘇垣，則請於昌岐部下酌派一人帶三四營，駛赴長淮一助義渠共誅苗逆。寶堂本太湖水師，名實不符，鄙人不能改派寶堂也。蘇松浮糧減額一摺，業經上陳甚好，甚好，此事不趁今日圖人，則永無可望矣。

覆左制軍

弟與各鎮公牘體例少乖，行之已久，亦難驟更。兵事不貴遙制，節節代為籌度，機反滯而不靈。來緘屢經指導，敬佩無數，自少荃攻克崑山，分道圍蘇，沅弟攻克雨花臺各壘，忠逆調羣賊南渡，遠救蘇州，近救金陵，於是下而天長六合，儀徵來安，次第解圍，上而橋林江浦浦口，亦皆不戰先潰。於是楊彭乘機力攻，將九洲洲草鞋夾燕子磯賊壘賊舟一律掃除，不特舟中壘中之賊，斬滅無

遣，卽北岸之賊，甫抵中洲而未渡南岸者，誅踏亦實逾萬，而我軍亦傷亡至二千之多。蓋水師近年惡戰也。現調春霆南渡，紮孝陵衛，作合圍之勢。忠逆本意援蘇洪逆，強留共守金陵。現於東北城外趕修石壘，以禦鮑軍。一面飛調黃胡李古賴劉諸逆回援金陵。黃李現在鄱湖之交，劉席段韓之力本足踏之。古賴現在石太青涇一帶，窮餓不可終日。若皆有金陵之行，則饒潯徽池四府之境，指日可望肅清。江席可進規廣德，克菴可進規湖州矣。東南其果有轉機乎？惟米價日昂，餉項奇絀，百孔千瘡，無可剋補。而唐馬在臨淮，蔣毛在壽州，尤爲不保。萬不能坐視其呻吟，而不一援手。不得已，索回河景葵樂四卡，以濟眉急。雖相距稍遠，而此間艱窘之狀，必有道達尊聽者，想邀鑒諒。弟所轄多膏腴之區，假若以胡文忠處此，必不至生事蹙蹙如我。今日鄂中近事，多不愜人意，亦令人苦思胡公無已也。

與厲伯符

九洑洲克後，又有洋船停泊中關，運米進城。此項接濟不斷，將來恐又成持久之局。實深憂愧。秀相嚴極，運米東下，自是爲截賊糧起見，而立法未善。於洋船購米濟賊者，全未禁遏。於各營買米自食者，反行禁阻。下游水陸十餘萬人，若一律禁止買米，何以度日？鄙人已將不能禁營采買之故，咨復秀相矣。又恐營員舞弊營私，或咨照數少而多買，或並無咨照而假冒。特派劉小粵太守往鄂會查。奉懇閣下主持一切，其有確憑者，放之東下，其憑少而

射多，無憑而假冒者，查禁截留。其擄船而勒買，則照弟擄船告示，徑行正法。大約營中最惡之風，以米與船並擄爲尤可恨。而營弁勇居其大半。奸商最惡之風，以重價購米，附洋船運濟金陵，爲尤可恨。而甯波與廣東人居其大半。弟現於船米並擄之案，痛加懲辦。其甯波廣東奸商由鄂購米濟金陵之案，不知鄂中能辦否？

致李希菴中丞

日內未得惠書，而接大咨請假四月，回里調治之疏，讀之焦灼無似。如蒙聖慈，俞允，則從此壹意養病。凡鄂皖軍務部卒缺餉，一概置之不問。或者漸有轉機，以慰中外之望。克復九洑洲本是極好消息，無如洋船停泊中關，運米進城，豪無顧忌。而春霆自下游渡江，紮於燕子磯一帶，尙不能直達孝陵衛，莫能合圍。又成持久之局。蔣毛在壽州，殊無解圍之望。成武臣至三河尖後，又檄令由六安同援壽州，未知果有濟否？

覆李中丞

今年天氣酷熱，殆爲十年來所未有。貴軍病者尙多，雖未開仗，遠近皆可相亮。南米既到，又囑台解米八百石，銀萬金，目下當不貧餓。九洑洲克復，雪琴搜獲僞文，忠逆調黃胡李古賴劉等悉數下援金陵。聞洋塘之賊退遁，並未大受懲創。或果回援金陵，老巢亦未可知。洋塘之賊既遁，則都湖羣賊亦斷無久持之理。閣下與江席諸軍，由石太旌甯直搗廣德東壩，江皖之幸，亦鄙人與將士所至願也。凡兩軍相處，統將有一分鉅鎔，則營哨必有三分勇

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濟，自統將先辦一副平恕之心。始人之好名，誰不如我？同打仗則不可譏人之退縮，同行路則不可疑人之騷擾。處處嚴於治己，而薄於責人，則脣舌自省矣！

覆李少荃中丞

顧山以西攻破賊營七八十座，從此進逼蘇垣，羣賊當無固志。金陵城大賊多，鮑蕭諸軍尚不能紮孝陵衛，百戰劇寇，困獸死鬪，以古法論之，本不宜遽謀合圍。恐援賊大至，或者一蟻潰隄，全局皆震。以機勢論之，又似宜迅圖合圍，使金陵蘇杭之賊同時危急。該逆備多力分，或者慶兵於金陵，收效於蘇浙。厚菴沉甫力主合圍之說，鄙人亦不敢過爾持重。惟勁旅無多，雖添調鎮揚兩防之兵，猶不能合長圍，而斷接濟。必待江西一律肅清，江席李諸軍由石太旌甯打至廣德東壩，庶無他慮，非可旦夕期也。壽州失守，苗穰彌熾，馬穀山蒙城一軍萬難保全。臨淮為中原之樞紐，皖撫之根本，萬不能坐視不救。現咨請楊彭兩帥先派舢板八十號一赴義渠之急，仍求閣下迅催昌岐，星速赴淮，勉措危局。公義私情，皆不能不一援手。至懇苗逆若得壽蒙其禍孔長，湘勇之力，漸不能穿魯縞，將來蕩平此寇，端賴淮勇矣。

覆沈中丞

陶溪渡洋塘之賊俱退，江軍已到湖口，江西當可漸就肅清。惟金陵蘇浙剿辦得手，皖南終為遁逃之藪，江西仍無安枕之日。去冬以來，徽饒等處專仗閣下與左帥大力經營，鄙人愧未厝意。

此後有事，當通力合作也。九泖洲克後，方意事機大順，澄清可望。不料苗逆猖獗，壽州淪陷，該逆素所畏者希菴之湘勇，今湘軍技止於此，彼復何所畏？馬穀山蒙城一軍，危在旦夕。唐中丞臨淮一軍，恐亦難保。長淮全貽將壞於鄙人之手，而江以南機勢可圖，又未敢舍此而顧彼。愧悚旁皇，莫知為計。九江洋稅一款，曾於四月二十七日奏提三萬，今江席正當進剿喫緊之際，此項自當先儘渠軍。如收數大旺，或可分潤皖台，再行酌商。今年穀米先事預籌，將來度過荒月，尚可餘穀三萬，有奇餉銀則奇絀異常，釐金亦毫無起色。有米無銀，各軍可紮老營，難以開差。浙江之案，還景河等卡，廣東之不准截留釐項，均不免石交生隙。而湖北大稅川私估盡，淮南引地及希部欠餉太多，皆不免大起論端。今而後知天下之爭，皆生於不足也。釐卡得人實難，前此舉劾數員，皆據各處稟件，不知當否。敝處派去之員，亦求閣下留心察看，隨時函示，不勝感禱。

覆李希菴中丞

尊恙服人，屢有效，則可受補劑，猶是旋轉之機。壽州竟陷，苗穰彌熾，關係極大。渠所畏者，麾下之湘軍耳。今湘勇技倆為彼所輕，此後恐益不可制。向使閣下身行在行間，或在六安等處，必不至此。穀山在蒙城無能救之理，義渠臨淮一軍，現求厚雪。二公派船往救，不知果有濟否？一苗得志，羣捻縱橫，遂使淮南全局壞於鄙人之手。所願閣下病痊早出，同扶艱危，禱祝曷已。金陵近狀平安。

酷暑異常，熱病大作。雲軍尚不能進紮孝陵衛，厚菴調齋慶衍會，劉南岸亦因合圍無期，尙未南渡。伏希保衛千萬自玉。

覆李少荃中丞

前見台端致總理衙門書，伸赫德而抑李泰國，以爲操縱有法，權衡至當。不意此次總理衙門奏定條議，將兵柄全予李泰國，而令中國大吏居節制之虛號。不特蔡國祥如駢拇枝指，無所用之，卽吾二人亦從何處着手。鈔示覆信稿，委曲周詳，無微不至。大局已定，恐難補救。此間卽日當覆一緘，大致與尊書相表裏。都帥頗有引退之志，劾奏通州一案，敝處尙未見其疏稿。如令黃牧受屈，吾二人儘可會摺更正。若專鑄此老，則僕病未能封疆將帥，可議者多矣。似不必先問此朽鈍者也。雲仙甫履新任，未便遽令南渡。應俟數月以後，饒政覓得替人，再令回至松滬，主持減漕大政。南坡更事孔多，未必肯專任饒務，更爲其難。且當以一緘商之。四萬之請，實出於不得已，務祈飭催司道，按月滿解。至感。至禱。前奏撥潯稅三萬，旋爲幼丹中丞奏罷，先儘江席二軍。江席亦隸敝部，不忍拂也。

覆李希菴中丞

諭旨既准回籍養病，從此可以安心調理。無論軍中之或勝或敗，或飢或飽，毫不系念。待大愈之後，再出視事。早作夜思，尙不爲遲。成蔣蕭毛諸軍餉絀，迥異尋常，閣下既不能出山，此後發餉卽與敝部均勻攤放，同甘共苦，均則無貧。惟營中頗多弊端，銳氣

大減，務求閣下諄託金逸亭星夜來此，往來於六安三河尖兩處，總理各軍營務，以補鄙人之不逮。此中關係極大，惟閣下以至誠求之，俟逸亭兄到皖，再行具奏，免致徒託空言。其蕭軍在二浦則厚雪沅甫就近照應可也。

覆郭意城

寄帥擢升兩廣，次帥卽撫吾湘，不特爲疆域得人之慶，卽敝處籌餉亦陰受其福。第不知台從是否度嶺一行，此開朋好多盼賢者，久福桑梓也。下游軍事，金陵大營疾疫又作，死亡相繼。鮑公已在鍾山修壘，因病者太多，又平毀之，而紮江濱神策門一帶。蕭軍亦紮二浦，未遑南渡。卽使蕭渡南岸，亦尙不能合圍。蕭部欠餉太多，雪琴曾有一信，讀之令人氣短。迪希部曲，昔年胡文忠視之如祥麟威鳳，餉項最優。今一落鄙人之手，月餉不滿三成，實譬他軍所未歷之苦。蕭軍如此，成蔣毛亦岌岌不獲一飽。士卒旣怨鄂台，亦讟鄙人，萬難坐視。不一勻濟也。援壽之役，蔣毛不甚和協，看來淮上之亂方長，苗非難平，人自不足平之。味根申夫在湖口與黃老虎相拒，亦因新勇太多，隊伍不整，不能制賊。萬一由都湖再竄鄱浮，卽劉席諸軍亦恐防不勝防。非特江西腹地之憂，吾湘亦盱食矣。新化激浦土匪之案，層見疊出，銳小芸深以爲慮。謂邵太守久宦寶慶，力能捍衛斯郡，而恐其調守他府，必思借寇久保桑梓。請閣下便中一言，敝處亦當函託中丞也。

覆左制軍

軍士多病，實用兵第一苦事。微聞杭嚴各軍與江西金陵諸軍多寡相等，而霆營獨甚。上年三次派人至湘募萬餘人，旋募旋逃，且病且死，今又不滿七成。其不病者，則不滿四成。外間多咎霆軍不應圍紫金陵，以活兵置之呆地，不知初渡江之際，係厚雪沉霆等乘機定議，徹處甫接克復九洲之信，時霆軍渡江已畢，後之不能邊進孝陵衛，速圖合圍，又不能抽至皖南，改爲活兵者，則皆以酷暑多病之故也。克菴一軍，聞亦爲暑病所苦，難更縱橫馳擊。黃文金在湖口，氣勢尙自浩大，恐非江李二軍所能了，尙煩克軍西行，乃能肅清江境。壽州陷後，已將成周蔣毛諸軍調防六安、潁州、三河尖等處。諸公旋具稟，不保六安各鄉要隘，則新穀全爲苗有，我軍無所得食，而城亦難保。又批令各軍分扼要隘，馬穀山在蒙城，萬無可救之理，義渠在臨淮，本足自固其壘，徹處又添調何紹彩四營，并楊彭水師往援，乃老營僅留孱卒千餘，而張得勝、普承堯等略可用者，皆在懷遠，一爲賊梗阻，則決裂堪虞。苗逆窺臨淮，黃李窺江西，日內極憂灼，惟此餘尙平善，用以告慰。

致彭雪琴侍郎

黃老虎等股，本係屢挫之後，勢將退竄。不料韓軍一挫，賊以全力注重湖口，味根申夫似俱不足禦之，自都昌下至東流，濱湖、濱江處處皆賊，師船太少，又復散漫。萬一賊擄小划，載數百人渡湖之西，渡江之北，則全局決裂。而吳城華陽各釐卡，立時星散。不得已請閣下親自赴援，庶幾數百里水面，在在嚴防，無隙可乘也。

覆毛寄雲制軍

前聞覬旌度嶺，管秩兼圻，箋賀稍稽。頃奉惠書，牘示周詳，佩慰無似。疏稿分肌，擊理洞若觀火。粵事須從軍務下手，正與鄙意不謀而合。驅珠既得，鱗爪自不勞而理。拙見尤以水師爲要。西江發源貴，匯流兩廣，槃薄萬里，論者謂江河以外第一巨川，即東江北亦復歧港百出，浩瀚逶迤，動與海汶交錯。專恃陸師，斷難制勝。今之長龍舳板，其初式本出於廣東，惟楚軍立法較密，紀律特嚴。楊彭部下風氣素正，多出廉恥之將，遂爾遠勝粵東水師之舊竊。請兩廣軍事，高州之擾亂其偶，而南甯與潯梧肇羅之蠢動，乃其常也。陸兵其經，而水師即其緯也。閣下既從軍務入手，似宜併講水師，用楊彭之紀律，選湖南之將領，挈以俱南，一洗彼中水軍官兵影匪，明護暗搶之陋習，必可一振聲威，潛移默轉。凱章持躬謹飭，馭下有法，不特戰守可靠，亦足少挽風氣。如其病體全愈，閣下儘可攜以赴粵，弟當作書勸駕，粵中爲凱章熟游之地，或亦欣然南往。二年以來，閣下所以惠助徹處至多，且大借此一才，未足云報也。惟金逸亭觀察，實爲徹處目下切求之人。蓋希菴部下成蕭蔣毛四軍，勢均力敵，莫能相下。苗逆並非百戰悍寇，因兩軍不和，以致援師無功。欲求聯絡希部，化散爲整，惟逸亭或勝斯任。弟昨於未讀尊疏之先，業已函商希菴，諄催逸亭東來。如逸亭經過長沙，尙望無奪之南趨也。楊彭二公，派船八十號，馳援臨淮，義渠老營當可保全。霆沅兩軍，又爲疾疫所苦，幸援賊雖到，尙無戰

事。味根申夫迭獲勝仗，黃老虎有下竄之信，江西腹地應無他虞。

覆郭意城

寄帥鈔示入粵疏稿，想大筆所爲，分肌擘理，入木三分。凱章儘可入粵，逸亭必須來皖，請閣下強爲我致之。希帥四軍舍逸亭觀察外，別無可聯絡之人。幸逸寄帥無并擊以度嶺也。劉開生學問淹博，文筆亦雅，特章疏箋牘不甚合式。告以嶺南之行，渠頗憚於遠游，蓋其眷口寓於天津，胞弟宦於山東，親戚朋好多僑居於上海安慶，一經赴粵，則各處消息難通，故欲前而仍次且耳。筠仙親家於六月十五履任，昨日到一詳文，欲於各口岸督銷鹽，漸復引地之舊。鄙意欲商賈不販輕本之川私粵私，而販重中之淮鹽，欲小民不食賤價之川私粵私，而食貴價之淮鹽，雖殺之而有所不行。筠公前有一信欲於淮引地面重稅鄰私，較爲易辦，差有把握。敬求閣下與南坡翁熟商兩策孰善？一面飛函示復，一面請南坡翁星夜東來，敝處即當咨商湖北再行具奏。

覆李少荃中丞

羣賊夾攻吳江，卒不得逞，蘇浙之賊業已截成兩橛。局勢極佳，惟患侍輔等著名逆首，膺萃金陵，下關營，印子山之戰，皆異常凶悍，未審終足制之否。義渠近極危險，來信鈔寄一覽。苗逆儘可緩打，而臨淮則不可不急救。臨淮倘有疎失，繼此席者，朝廷必取材於楚軍，必徵兵於敵處，必徵餉於尊處，與其待決裂之後，百方補救，不如趁此時早一援手。故國藩既請厚雪兩部往援，而又屢

催昌岐繼進，蓋亦有萬不得已之苦衷。昌岐平日之忠良，在滬年餘之功勞，鄙人豈嘗須臾或忘？特時艱所值，不得不飭令兼顧。淮上明者可一望而得也。江西肅清後，江席李三軍可由建德石太下達旌寧，機勢漸順。惟餉項極絀，除希部四營外，額餉者至九萬餘人之多。蕭慶衍一軍前已於公文內咨達，其他軍窮窘，想尊處必有所聞。一由鄙人不善理財，一由食者太衆，無術減省。縱月添四萬，尚不能發足六成之數。務乞指定二三釐卡，幫我數月，卽明年索還，亦無不可，勝於指困之高誼矣。

致沈中丞

前月堅山之役，意謂江李縱能支持，必難破賊，而江西之患且無了日。不料月初大股退竄，饒潯肅清，江李并未大戰，不知果因黃老虎重傷而退乎？抑被劉段席韓屢創之後力盡而退乎？此大徵饒倖保萬全，實賴閣下與左帥調派諸軍苦戰苦守，敝處僅有鈞營會剿，既少且遲，深以爲愧。此後饒於前轍，即派江席李軍爲江皖游擊之師，另有公牘奉商。如閣下與左帥意見相符，則一切由三君者自定進止，不復遙制矣。下游軍事，忠侍輔諸僞王萃於金陵，廣徵各悍酋，共謀解圍。鮑春霆臥病月餘，其部卒病故極多。舍弟營內較去年病者稍少，迭次鏖戰，該逆洋鎗隊至八千之多，不知天地戾氣何時可滅。目前金陵萬無得手之理，但求勉力支撐，牽綴忠侍諸酋，不得分顧蘇浙，卽爲幸事。袁午帥仙逝，有遺函寄弟，諄諄以苗事見囑。臨淮日內十分危急，義渠殆不能支。苗

練發端甚微，不謂釀成如此大禍。雖曰氣數，勝帥謀之不臧，亦何可道。希菴病重不出，鄙人不得不獨執其咎。數月以來，外而苗患日熾，內而餉項日絀，晝夜憂灼，惟此二端。仰仗大力，將江西釐務料量一番，庶有補救耳。

覆郭筠仙中丞

運使實缺未蒙簡放，有人而寄諭已特派候補道忠廉署理。不知忠君比已到秦否？既有特派之員，自未便節派許次蘇接署。南坡翁有七月杪起行來皖之信，奏保兩淮總辦使鄙人本有此意。特發之稍遲，昨舍弟已專疏保之，待諭旨到日，南老亦將至此矣。吏材極乏，在皖年餘，吏治毫無起色，可愧之至。奏請於新進士中簽分十六員來皖，尙無至者。大氏吏治與軍務相表裏，皖省羣盜如毛，人民相食，或百里不見炊煙。雖有龔黃良吏，從何施手？頃江西幸已肅清，而苗逆蠶食日廣，臨淮危如累卵。袁帥淪逝，李公不來，江淮諸艱，一埤遺我，如何如何？

與厲伯符

此間餉絀情形，台端想已略知其概。敝部統至八萬餘人，加之江席二軍已逾九萬。舍弟又增募新軍，以圖合圍，通計十萬有奇。月發半餉，亦在三十萬以外。而雪琴全部食城之釐，尙不在此數。協濟唐義帥暨李世忠月餉，亦不在此數。而入款則僅江西釐金、皖省水次釐金、湖南東征局釐及粵東釐金四款。自去歲以來，無論義旺，從未有一月滿二十四萬者。通盤籌畫，餉項不過三

成以上，萬難支持。所有蔣毛蕭成四軍，務求鄂省竭力供支。請閣下上稟兩院，下商寅好，惠顧該四軍，即所以惠顧鄙人也。

覆左制軍

日來未審近履，何如？軍士疾疫大愈否？相距過遠，甘若遂不相聞，至以爲念。春霆南渡後，病瘡未痊。其部卒病者亦較他軍獨多。赴湘募勇，則旋募旋逃，終無足額之一日。金陵賊勢實未甚衰，舍弟與之相持，踴躍補苴，救過不暇。若果合圍，恐尙有他虞也。湖口賊退，江西一律肅清。李席諸軍本應乘勝進剿，而江軍病多夫少，至今尙未拔動。李軍拔至東流，亦以病卒不敢獨進。該逆遂以全股圍攻青陽，朱雲崖臥病甚重，七營官兵病者四人，其胞弟亦帶一營，甫經病故。該軍近日本不得力。青陽若失，則南陵、涇縣、甯郡均爲可慮。苗逆攻蒙城不得，乃悉力回攻懷遠。蚌埠之師，該處爲普承堯張得勝諸將，素不可恃。而義渠重倚之，弟咨調楊彭水師舢板八十號往援，僅破苗部划船，不能毀其陸路營卡。臨淮恐難保全。袁帥於六月二十四日淪逝，希菴多病，僧邸不來，江淮諸艱，遂畢萃於鄙人一身。餉項以人多而愈絀，將領以恬熙而愈孱。中夜以思，怛然憂愧。江席李三軍前令其作爲潯饒徽池甯五郡游擊之師，就目前論，潯饒暫可安枕，就大局論，下游若果得手，羣盜固將假道五郡，奔命江西。湖南爲遁逃之藪，即下游終不得手，亦仍思就食江西。克菴一軍還徽後，曾指如何調派江李席段韓屈諸軍，果應如何布置，而後五郡不至糜爛。江西終保萬全。尙

祈壽籌裁酌！徽池兩郡處處與江西唇齒安危共之。寧國郡南路三縣則切近江西北路三縣則於江西無甚關繫。江席之力不能遵設廣德東壩是否姑置寧郡北路亦祈卓裁詳示。

翟毛寄雲制軍

凱章處弟曾寄一緘勸其度嶺南征不知日內開募成軍否？台從果於何時啓節至以爲系水師宿將應取材於下游誠爲至論。雪琴來此弟與之熟商既用彭楊部下之將須派統領一員營官數員哨官數十員全仿淮揚水師太湖水師之例全軍規模略具在粵中僅添勇丁船礮而已。現已商派陽江鎮總兵任星元爲統領卽日函商厚菴將營哨各官派定俟筭仰中丞過此時卽令攜諸將以行也。逸亭如果東來自當專案出奏惟近日奏調之案往往屢疏交爭而卒無赴調之日。故弟先函託希帥諄請逸亭東下俟行期已決再行疏陳或亦少省箋牘之繁。黃老虎伏誅之說自是浪傳其受傷或尙可信。近日全股圍攻青陽四面文報不通如青陽不保則下游南陵涇縣宣城蕪湖皆將大震。皖南積骸成莽人類將盡而賊勢蔓延其間未有已時不知上天何惡於皖造此古今未有之浩劫而鄙人薄植適丁斯厄終夜以思但有悚畏而已。

致鮑春霆

貴恙近已全愈各營士卒病者日見輕減至以爲慰。聞金陵米鹽菜蔬比前稍賤軍士日用之需少得便益則苦況亦減矣。貴

營紮城北離孝陵衛太遠難於施功。心須改從城南進兵庶幾糧路易通。聞黃李古賴等股皆將回援金陵貴軍至大勝關後先紮一不甚當衝之地俾各營略得安閒待擊退援賊後再進孝陵衛可也。

覆李少荃中丞

接惠書敬悉湖蕩河汶如此之多寶堂不肯分紮淮揚師船亦有難於抽調之勢。然號令者吾輩所當共守而共惜之者也。敵處號令不行亦行及管處矣。臨淮危如累卵義稟籲救甚切斷不能置之不問。頃普張朱營之在懷遠者業因糧盡撤退軍火器械委棄殆盡。慨由此間搬運挽救袁帥長逝希公久病苗捻諸艱遂畢萃於鄙人之身。昌岐往援義渠卽所以助鄙人但恐陸路瓦解非水師所能爲力耳。

覆左制軍

貴恙近想霍然軍士病小減否。敵軍亦苦多病。沅霆二部今病不得戰者尙有四成餘軍亦略相等。惟青陽朱軍獨多雲崖病已二月不省人事。營官死者一人病者四人。黃李大股圍攻青邑四面包裹文報不通已十七日矣。城中米糧不足萬難久支。現飭申夫往援渠軍僅三千人病者什四豈能解此重圍。江席亦以士卒病困不能繼進。若青陽不保則南陵涇縣寧國蕪湖處處喫緊勢且瓦解。弟現調鮑軍仍由燕子磯渡回北岸再由江北渡過南岸以備上援寧蕪之急。上游無恙則再進孝陵衛扼截金陵糧路。

是否有當，尙祈卓裁！臨淮事日岌岌，普朱張軍由懷遠撤回，軍械委棄殆盡。日內由此搬運，不能遽到。臨淮四戰之地，唐部無一可恃之將，苗逆戰事未知如何？守則過於髮逆，營壘一夕必成，一成則無能破者。中原之禍方殷，斷非薄弱所能勝，卽曾邸恐亦未足了此也。

致陳作梅

前接惠書，稍稽裁復。少荃中丞，勤劬堅卓，夜以繼日，其勞苦五倍於敝處。較之他省疆吏，抑又有加。人生之精力有限，而斯世之災變方長，曷勸之少節勞勩，留此身以久膺艱鉅。鄙人前索滙餉四萬，以司道久不詳復，心疑不應膜視若此。嚴劄催索，贖甫發而詳文已到，餉亦俱至。義渠危如累卵，軍心渙散，銀米子藥，全賴敝處壹力維持。成蕭蔣毛四軍餉項，鄂台積欠過鉅，亦不能不設法補苴。索之上海，卽以濟之。臨淮六安，搃彼注茲，乞醯與鄰，在鄙人亦自有不得已之苦衷。想閣下能亮之也。黃昌岐淮陽水師本應早赴臨淮，以拯義渠之急。因少荃屢函稱蘇松百湖千汝，師船不敷分布，故此不復以嚴檄催調昌岐，亦因丁潤瀾王吉等船暫可不必調回外江耳。李泰國七船，近日果否到滬。江陰克復，蘇常均有可圖。恐彼族摯臂其間，必欲掠爲己功。卽金陵合圍以後，彼亦必駕肩而來，喧賓奪主，奪我將士之功，尙不足惜。所最惜者，前則大掠寶財，割割遺黎，日後則百端要挾，損我國威耳。七船到後，并不令蔡國祥在船居住，頃有覆總理衙門信稿，鈔寄台覽。其

會剿金陵，蘇常亦當續函阻之。

覆李申夫

(一)行軍國渡水爲最難，不特渡長江闊河爲難，卽偶渡漸車之水丈二之溝，亦須再三審慎。恐其半濟而擊，背水無歸，敗兵爭舟，人馬踐溺，種種皆兵家所忌。此次渡水紮營，本係冒險之着，又不以全軍同往，而僅去兩營六百人，又多帶子藥等物，致左營以鎗礮不齊，而先退登舟，右營以子藥不繼，而參用鍋鐵。此皆調度不善之咎。然閣下本意欲急解城圍，冒險輕進，不暇細思，亦欲力挽過於持重之弊。鄙人不深究也。

(二)閣下於午未開壘成後，卽坐小划回營，留陳鄭獨處危地。此不足服將士之心。惟晚飯後，又騎馬至粽子店。夜又至沿隄巡哨，此節差足服軍心。鄭將不顧陳將，棄壘先遁，此最可惡。應否參辦，請酌之。陳將守至四更，始帶隊衝出，可憐可敬。雖不能遽予特保，然亦必設法獎之。應卽令其添募一營，并楊春華營亦歸其調遣。由閣下專案稟請，渠得三營，稍厚其力。而閣下仍與之寸步不離，庶有起色。

(三)袁橋新失之壘，爲賊佔踞，此路已難再進。洪山口亦不易攻，則銅埠進兵之路已無可下手矣。喻鎮似應會同席軍由茅坦進兵。至來書謂進奪袁橋，須得水師猛攻。此則不然，柳壽田僅帶舢板四號，受傷至三十餘人之多。閣下所

坐小划，被困於獅子山，跳入蘆葦泥淖之中，始得逃出。則該處河窄灘淺，已可想見。豈水師用武之地哉？彭帥已派定湘營各船與喻吉三同赴銅埠，不患礙船之少。然該處斷不宜多船，此自閣下閱歷太少之故耳。

(一)春霆病又反復，頗爲沈重。其軍由燕子磯渡至北岸，又由大勝關渡至南岸，非十日不能渡畢。陸行又須半月，萬不能遽到青陽。朱洪章并無援青陽之說。若借彼兩軍以張虛聲，則可。若靠彼來會戰解圍，則不可也。

覆李希菴中丞

接惠書，欣悉心境安逸，興趣不減，雖難刻期康復，定可日起有功，至以爲慰。善渠所派普張諸軍圍攻懷遠者，爲苗所困，糧路斷絕。七月二十二日，滑圍突歸，士卒傷折餘多，兵械委棄殆盡。黃開榜水師往援，亦失船六七十號。現在墜兵未敗者，僅何紹彩四營，及去秋招募之義字三營。水師則楊彭部下丁泗濱、土吉等尙在臨淮，與相依護，未知能否瓦全。苗逆破懷遠後，復圍蒙城、穀山，已至臨淮，蒙邑恐難倖保。桐雲近與義渠大相齟齬，齟齬衍在金陵，相得益彰，餉亦稍裕。毛蔣周三軍，在六安霍邱等處，均屬認真，亦得民望。惟成武臣被參稍重，受病已久，又與固始陳令積不相能。潘壇父子首鼠詭譎，成亦且疑且畏，以是鬱鬱不自得。其守頰四營孤懸淮北，亦如嬰兒失母，寢食不安。是數者皆須逸亭來此調停，庶武臣得舒其抑鬱之氣，潘壇漸化其猜忌之心，而河南守

令亦不至十分作梗。頃得逸亭書，必須奏准，乃可東來。敝處定於十日內出奏，令其綜理周成蔣諸軍營務，會辦皖豫交界剿苗事宜。諭旨必可俞允，河南亦必無違言。祈代催逸亭迅速啓行，至要至懇！

致左制軍

日內未得惠書，不審尊體果否全愈。將卒次第痊復否？青陽被圍已近一月，申夫敗挫一次，東門一路已難再進。席軍由西南進，味根換防池州，病者太多，亦不足以禦賊。城中萬難久支，青邑不保，則涇南甯蕪四城，灣沚青弋江各隘，處處喫緊。現調鮑軍上援，而春霆抱病甚重，士卒病者尙有四成。皖南之危，殆與去冬相等。敝處兵數九萬，而無一支得力游擊之師，誠恐一朝決裂，前功盡棄。幸賴閣下惠撥劉王二軍久戍徽祁，大局不至瓦解。然甯池苟有他虞，則虜亡齒寒，亦終累及徽祁。義渠一軍，自普張潰退後，逆苗再圍蒙城。臨淮老營暫可苟安，然陸師無一足恃。水師又以河窄水涸，愛莫能助。臨淮倘不能支，則上游潁州、六安、固始、三河尖在在可危。筠仙履運司任月餘，銳意爲我謀興鹽利，甫有端緒，而又有嶺南開府之行。敝處終日憂貧，而大處泊未能認真。區畫尊處經營鹽政，果大有裨益否？

覆沈中丞

接奉七月二十七日覆函，敬悉一切。日內伏審玉體康復，勿藥占喜，至以爲禱。青陽被圍已市一月，申夫在北門外十里鋪紮

營被賊撲陷，士卒傷亡甚多。喻吉三席硯香由茅坦繼進，尙無確信。而城中食盡已久，萬難再支，不特下游之南陵、涇寧、視青、陽之存亡以爲存亡，卽徽池潯饒各屬，實亦防不勝防。青失則賊蹤驟長，卽使劉王段韓等仍如冬春之苦守苦戰，亦在勝負不可知之數。咨言大局憂愧，均已前調霆軍回援皖南，斷不能赴青陽之急。臨淮唐帥一軍自懷遠潰退後，傷折頗衆，軍械全失，苗逆復往攻蒙城，故臨淮老營得以偷安旦夕。然餉緝兵單，終慮難以圖存。來示謂江席宜進攻石太，與浙軍步步聯絡，俾左帥得以次第肅清浙西，良爲三省至計。惟賊數太多，官軍大支活兵太少，其野戰十分可靠者尤少。縱使青陽倖而解圍，而下游無食可謀，羣賊之回甯廣湖州者其偶然也，內犯饒廣腹地者其本心也。弟之約旨卑思，不敢遽規廣德者，蓋有鑑於去夏之覆轍耳。釐局各員，台端固執謙退不置，可否弟現派至江西辦釐者，已至十五員之多，日夕兢兢，常恐用人不當，不特貽害商民，亦必有損吏治。釐卡之爭端，何一不與州縣相交涉，不敢求一一稽查，但求於聲名最劣者，以片紙見示，立卽撤委，則惠我多矣。

再密啓者：接奉初十日大咨，以蔡道將九江關洋稅三分勻解一案，咨商迅復。查蔡關道於七月二十八日，陪馮展雲學使坐輪船來安慶，在何小宋處小住三日。初一日，馮蔡與彭雪琴同赴湖口，蔡道在此面稟公事三件：一言京米太少，江西本屆須解漕

米進京，一言九江洋稅可以三分之一解江席，一分解安慶，一言

茶葉落地稅，洋人紛紛不服，且華商於落地稅之外，別無釐稅，洋商於落地稅之外，又別有子口稅，亦不公允。宜將新章更改等語。弟比嘗以京米、洋稅二者，須稟撫轅，洋稅尙可函稟，京米必須進省而稟。至落地稅新章，應改之處，准由該道稟請酌改，但須與前次貼出告示不相矛盾等語。告之三十日，渠來稟辭，弟又囑其咨省稟見閣下。是蔡道歸潯後，卽行督省之說，徹署人人知之。彭馮二公知之，九江府縣知之，不知南昌有所聞否？又不知厥後何故中止三分勻解？在渠以爲遵旨辦理，然既未面稟，又未奉批，請理殊不妥。葉之申報，弟尙未批，當卽批令以後儘解江席，不解安慶。其現已解到之萬五千金，徹處亦可徐解江席。如昨日解米二千石之類，亦可抵也。此案孫署司之初詳，蔡道之申報，弟與閣下之奏咨，四者皆有參差不符之處，諭旨亦作調停之詞。弟若備咨奉復，恐稍着斧鑿痕迹，故以密函布復，恕不另咨。又太咨中「萬難戀棧」一語，似有引退之志。自台端蒞任，江西劣員洩汰將盡，仕途爲之一肅，門包供應，省垣絕迹。若旌從去位，則繼之者恐難如此弊絕風清。卽主兵如段韓屈王等，皆能竭誠效命，客兵如劉王江席李等，亦感激無間。言若另易他帥，亦難必衆軍之用命。弟忝附同舟，竊欲代皇上一爲挽留，代百姓一爲攀轅，可否函納衆流，同支危局，伏候卓裁！

覆嚴仙舫

自僞忠王竄擾江北，迭攻石澗壩及盧桐舒六，均以堅守倖

完。該逆連不得逞，折而下竄，官軍乘勝攻克巢和二浦，并攻九洲。江北一律肅清，方意事機大順，卽金陵老巢或亦可圖。不料苗逆復叛，陷踞懷遠壽州，全淮震動。大江以南則黃李古賴諸僞王，由江右下竄，圍我青陽，援盡糧絕，萬難保全。而寧國涇蕪諸城勢必處處吃緊，皖南被兵最久，白骨如麻，屠人互市，或百里不見炊煙，而羣盜縱橫，方輿未艾。不知院人何辜，遭此奇劫。賤子不幸，膺此艱鉅，譬操壞舟而行大海，颶風之中，日引月長，靡屆靡究，先生將何以拯我也？武贊臣新軍効力桑梓，義不容辭，第不知新集之卒少有紀律，不擾閭里，否？驅輜適舍弟金陵一軍尙屬安穩，賤眷擬於今冬來皖一圖聚處，附告以慰垂注。

覆李申夫

喻軍能在鯉魚山紮定，而貴軍不能在袁橋紮定。喻鎮之得處安在？貴部之失處安在？此等須切實講求一番，不可疎略看過。行軍以失陷營盤爲大辱，羅李諸公以比諸婦人之小產，損貽言失陷一次後，卽懼陷而不以爲恥也。江席已至茅坦否？聞賊有回援蘇州之說，青陽或有一線生機，春霆由燕子磯渡至北岸，日內當可渡至南岸，漸上蕪湖矣。

致左制軍

日內未得尊處緘牘，聞富陽克復確否？果爾則雄師必圍杭州，而滬軍亦攻蘇日急。院南諸賊當分股回救蘇浙，不能久擾青陽寧涇等城矣。春霆援皖之師已由燕子磯渡過北岸，再從上游

渡回南岸，重陽前乃可達三山、南陵等處。青陽糧絕不能久持，克菴與二王約分道出嶺進攻石埭、太平。此舉果行，青陽縱失，內外夾擊，賊亦不能久踞也。蒙城四面圍困，萬難圖存，臨淮亦難久支。幸李世忠與苗結怨甚深，誓師進討，或不致另添一波。新購輪船七號，月需各海關銀七萬五千，其條約利害多，弟復恭邸一緘鈔寄尊覽，尙祈密之。

覆李少荃中丞

婁門之賊，晝夜撲我新營，程部輪班堵擊，卒保萬全。從此圍攻蘇城，益有把握，至以爲慰。青陽圍困，數年所僅見，江席二軍進薄城下，不知能解此重圍否？春霆病體漸愈，其全軍調援皖南，先渡而北，復渡而南，日內可至蕪湖，大局或不決裂。苗逆猖獗日甚，蒙城危在旦夕，都帥已派兵二千援救臨淮。寄諭復催富公親往，李良臣亦帶五千人赴臨，與苗決戰，人數實爲不少。惟一國三公，心志不齊，義帥復布置多疏，恐皆非苗逆之敵。思之憂悸無已，來示以揚軍宜及時淘洗，良爲至論。惟眼前人才缺乏，敝部別無獨當一面之才，可以薦達閣下所稔知也。卽江北貨棄於地，亦無好手，可以前往經理。敝處諸事因循，祇爲無賢，可舉此心極不忘耳。

致左制軍

自富陽克後，尊處如何進兵？鄒泉已滬會垣否？馳系無已！青陽解圍，若乘勝長驅，從石太旌寧以攻廣德，鮑軍由宣城以攻建平，本可直趨東壩，亦可與貴軍漸漸合龍。無如江席部卒多病苦

求休息彌月。朱李則久困新樺，皆難遽振。入冬水涸，看來今歲又不能圍東壩也。臨淮局勢已穩，蒙城則高麗倖保。苗逆之技，築壘必逾丈，掘濠必灌水，攻人專斷糧道。此外實無足畏。祇因濱淮上下無一善戰之營，遂養成該逆氣候。而羣捻亦駸駸附之，未知何日了此一段耳。尊處與辦鹽務，聞商情極爲踴躍。弟頃亦改淮南新章，先行試辦江西一岸，則被川私估盡驟難措手。弟於磋商初無所解，閣下當有特見，脫去白科尙祈惠示一二。

覆陳作梅

承囑鄙人以全力滙略，揚大處着筆，誠爲名言。至論惟先哲稱「引利不什不變法」，國藩則謂「求人什不易舊」，都吳馮喬諸公固亦不厭人望，然環觀目前人材，求所以易之者，其材德果能什於諸公乎？抑能倍蓰於諸公乎？楊彭之意，皆欲終老水鄉，不復請觀它樂。卽臨之以朝命，強之以其所不欲，而位置何席，亦未敢必其遠勝前人。此外則黃茅白荳，彌望皆然。雖楚而未必有材，未鄙而已覺無幾。在皖已多苟且遷就，安能更謀淮揚。毛羽不豐，固不足以語高蓋也。頃略整頓鹽務，試行西岸，擬由西岸而推及楚岸，由鹽務而推及釐務。次第更張，盈科後進，至於汰驕惰而實以樸勇，懲貪劣而易以惻愍，刻尙未遑及此。敬聞高論，銘刻不忘。

覆沈中丞

接奉八月二十七日覆緘，敬悉。前疏計日將奉溫旨。上感君

恩，下憐民望，知仁人必有不忍決然者。鄙人無狀，亦竊附諸紳看之列，一致攀轅之忱，想鑒之也。味根日內來皖城，談及渠與研香新搆嫌隙，難以合軍。研香亦稟請回籍養病。弟以諸軍勢均力敵，不相統屬，恐一經輕進，不肯回顧。因與味根熟商，請其破石埭後卽行回駐石門洋塘一帶，保江西之藩籬。蓋蘇杭賊勢窮蹙，必難久踞。舍皖南江西別無可竄之師。一旦有事，饒州有江韓兩軍，景鎮有段王兩軍，庶幾有備無患。研香去志頗決，弟慰留之。如果肯留江皖，則或駐建德，或駐視田街，請卓裁預籌見示，以便會同飭遵。弟於釐務力求整頓，蓋實出於不得已。至於擾累商民，大拂公論，則弟亦不敢出此。所慮卡員奉行不善，流弊日多，來示欲派大員坐局，聚精會神，頃派范雲吉赴江，敬求隨事訓迪。於卡員劣迹，一有所聞，卽告雲吉懲究。是乃台端所以惠愛商民，亦所以匡助鄙人也。漕改本色一案，曾疏中限以成例，官無可賠，難其實銷費。無從出，四語最爲破的之論。連日與黃南坡熟商天津采買商米，毫無把握。欲求大宗數十萬石，斷不可得。必須由東南疆臣運解，乃可不誤。要需弟因擬一疏稿，將漕船屯丁等大致一併陳請更張，擬於日內拜發。此議若行，則江西擬解漕折銀若干進京，均可改爲米石。閣下尙未覆奏，可否於覆奏時，卽照鄙議雷同出之。

覆李少荃中丞

忠侍皆赴蘇州，黃老虎自青陽退後，已回湖州。恐其歸併蘇屬，則尊處愈形喫重。望堅囑前敵諸軍，但固自守，不求進取。如其

汎地太多，守兵太少，則攻蘇屬之兵，亦未嘗不可暫行撤退。傳稱「戰勇氣也」而以「彼竭我盈」爲決勝之機。貴部戰無虛日，勝不絕書，恐亦將近「再衰」。「三竭」之候，而賊當屢挫之餘，積憤難遏，不可不加意戒慎。國藩敗挫多年，慎極生蕙，嘗恐一處失利，全局瓦解，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也。聞貴處各統領驕氣日深，士卒騷擾，聲望遠遜去年，不知傳聞失實，抑或微有端倪，尙祈悉心體察，反復申誠，保全令聞。至幸！至幸！黃昌岐人不赴淮，在滬又不得力，楊彭兩帥，均大不以爲然。頃將兩處來信鈔示昌岐，檄令即日赴淮，再遲不能不參，幸亮我苦衷也。近日尊處與舍弟添募甚多，鄙人殊以統領不稱，多轄爲慮。拙性拘謹，每見高掌遠跡，而致疑耳。白齊文再出投誠，自是漢人之畏洋兵，或可少息。幼丹告病，兩函挽留，溫詔亦必慰留，當不致愆然也。

覆左制軍

來示度賊所必至，甫到急擊，不宜過於遲回，正中此間諸軍之弊。卽如青陽解圍後，乘勝銳進，石太古賴諸逆，實無固志，乃江席以病卒太多，苦求休息，朱以病重求假歸，李喻以孤軍人少不能獨當一路，席又以與江齟齬，引疾謝事，坐是遷延，至今未進石塘，去青陽僅八十里，玩寇彌月，而六賴固安諸軍，其情形略與此相類。軍興日久，諸將視賊如先世之夙債，得償固佳，欠亦不惡，催之不動，責之不畏，敵部觀之，殆無可以平賊之理。滬軍較敵處銳氣稍勝，然聞驕矜擾民，頃以一書規諷，未知能否整頓。貴部劉王

兩軍，其氣習遠過敵處，不知蔣魏諸隊，又復何如？江席李朱輩，自由旌德進剿廣德，爲不易之理。近觀其氣象散漫，行止遲疑，恐緩急不能應手，已與味根商定，石太克復後，江軍回紮石門洋塘一帶，以保江西藩籬，席軍或駐建德，或駐規田街，函商沈帥再定。非弟之姑置廣德，不願與浙師合龍也。深入而難期有功，則不如退守饒景，保全江西之爲愈也。尊處兵力本單，規取杭會，萬難再顧江皖。然饒廣徽州處處關係貴軍糧路，劉王二軍仍望在此三府附近周旋，所以惠江皖亦卽所以保浙臺。敵部所調度者，可微可饒，決不由池宜壹意進取也。聞京倉需米至急，弟頃議覆戶部崇厚籌備京米一摺，鈔咨冰案。如有不妥，叶處祈指示。浙江今年是否可辦米若干，若照上海商捐之案，則明春舉辦，尙不爲遲。若浙力不能，則滬當竭力圖之。

致嚴渭春中丞

弟與二十二日覆奏戶部議崇厚鹽漕一案，聞京倉需米至急，吾輩爲三江兩湖之量吏，在今日猶可勉籌一二之時，特以部價僅一兩三錢，而外間運米一石所費在三倍以外，故雖以閣下之公忠體國，而不能不因此縮手。卽幼丹中丞之賢，亦因此而不敢辦米。弟將窒礙情形一一說出，請特旨准其報銷，則外省無賠累之苦，至於由鄂至鎮江，由鎮江渡海汶至滬，本不易易。弟設法幫同遞運，若沙船能至鎮江受兌，則鄂船儘可解至鎮江，并非難事。承平之世，江督本有護送漕船之責，弟之設法遞運，亦屬分內。

之事，不敢攬，亦不敢推也。天下雖大，如鄂之富強，足以自立者，能有幾省？如閣下與秀相之力顧大局，憂國如家者，能有幾人？若湖北不能解米，雖諭旨勉強俞允，究失朝廷之望。望台端與秀相熟商，籌解京米若干萬石，戶部議崇厚之摺，二公本應復奏，弟此摺必有寄諭到鄂，亦應復奏，儘可歸併一疏。聞湖北漕折銀應解京者，不足二十萬兩，即全數辦米，不滿五萬石，若能勸捐商米數萬，湊成十萬八萬，則妙矣！先此奉商，敝摺中有不妥之處，求指示爲荷。

致官中堂

京倉需米至急！弟昨覆奏戶部籌米一案，業經咨達左右。湖北歷年力顧大局，閣下平日公忠體國，縱使鄂省不解京米，聖主必不見責，然究竟稍失朝廷之望，且非老兄忠盡之本懷。戶部議崇厚之摺，閣下例應覆奏，弟此疏亦必有寄諭到鄂，曾處似可併案。覆陳湖北應解之漕折銀，聞不足二十萬，潤帥疏中言部撥十五萬，若改解本色，則不滿四萬石矣。必須籌捐數萬石，湊成十萬，或八萬石，庶與鄂中平日之魄力相稱。俟尊處辦有頭緒，弟當設法代爲遞運。蓋承平之世，江督本有催運楚漕之責，分內事也。淮鹽運楚，擬於漢口設督銷局，不裁公費，不減釐金，不禁鄰私，總期無損於鄂餉，而有益於淮饑。俟章程相定，再行詳商。

覆李希菴中丞

聞尊恙日益增劇，旁皇憂悸，不欲以軍中瑣務相告。茲於十

月朔日，李星泰來云：得見台端並無增劇之說，健飯尚如去年，稍慰鄙懷。舍弟在雨花台，將城外東南各賊壘攻破，將盡，接深漸斷。青陽亦解圍，臨淮雖急，近得富明阿帶四千人，李世忠五千人，在助，足以自存。惟蒙城糧盡援絕，決難倖全。蔣毛周諸軍人守六霍，頹境當無他虞。成武臣一劾之後，牢騷偃蹇，不復約束勇夫，以致固始官民大有怨讟。渠請病回籍，未便批准，專侍逸亭來此調停補救。計貴部曲在此者，蕭周朱唐公私差爲順遂，蔣毛則以餉項太絀爲苦，尚無他佛鬱之處。成則前此功績最多，近來名望最劣，事機亦最滯。然鄙人當謀設法疏通，閣下安心養疾，切不可稍勞慮念！

覆惲次山中丞

承惠示，不蹈流俗人之見，則落落大方，彼此俱入君子之林。實惲鄙懷，湘漕十萬石，決非僅恃招商所能集事，必須官購商運，同時並舉，庶多而且速，不誤放洋之期。故鄙意欲留銀在湘辦米，若敝處代爲遞運，以十五萬金作運津之費，當可有贏無絀。江西自應多解本色，因沈幼丹前有引退之說，弟前函諄致挽留之忱，未將漕事暢論。頃聞幼帥銷假視事，候續議定數目，再行奉報。若湘鄂江滬能共辦四十萬石，則閣下倡始之功大矣。

覆李少荃中丞

古隆賢投誠獻出石埭一城，太平旌德之賊，一併竄遁。水陽新河莊金寶圩次第克復，楊友清亦投誠獻出高淳一城，現檄鮑

春寔進攻東壩。若其得手，則寔軍上剿廣德建平，而金陵亦可添兵合圍，無後路之患矣。石達開之餘黨，竄至道州，席寶田一軍移防吉贛，國藩亦檄江味根一軍回駐石門，以保景饒。幼丹定於初三日銷假視事，蓋溫旨慰留，萬民攀轅，而敵處亦有兩兩諄致繫維之忱，故難恣然也。昌岐此次再不應調，實不能不參辦。今各新漕湖南擬解十萬石，湖北江西國藩均有緘往商，大約不能滿二十萬。松太兩屬可辦若干，應由閣下主持會奏辦理。

覆馮魯川

得惠書欣悉臨淮安固，蒙城又得解嚴，真屬貞疾不死，出人意表。皖南收復高淳後，旋即克復東壩，而廣德之賊亦上書投誠，全境可望肅清。尊書奇趣橫溢，莊生所稱開口而笑，一月不過四五日者，豈其然乎？斯不然矣。

覆左制軍

古降賢投誠，收復石埭太平旌德三城，甯國縣之賊，不擊自遁。高淳建平賊亦投誠，東壩則半降半剿，奪此要隘。廣德鄉賊酋亦有獻城之說，氣機頗為順適，惟羣兇皆未就戮，遣散亦復無多，終非了義。現將各城分派守兵，廣德及甯國縣皆應有重兵駐守，惜力量不足。廣德僅以洪容海擬之，甯邑則竟無防兵，尙不能與雄師合龍。舍弟銳意圖合金陵之圍，然聞城中米糧尙足，賊氣尙固，似須蘇杭全克，各路雲集，乃可徐圖耳。蒙城又得解嚴，殊非意料所及。苗逆遁脅各圩，因誅求太酷，羣起叛苗。李世忠亦發憤以

劉苗爲己任，僧瑯亦統師南伐，淮事或不至決裂。淮南鹽務，近亦稍稍整理，先辦西岸，次及楚岸。淮饒行楚竟不能不聽鄂人抽釐。蓋如厚菴全軍，希菴四部，皆食楚餉，而剿江賊皆取給於釐。今奪回淮南之引地，堵緝川粵之私鹽，彼驟失百餘萬之釐，起而力爭，情也勢也。故議行淮鹽而仍輸鄂釐，加鄰私而不禁侵淮，尙不知果有裨益否。景鎮河口之釐日旺，由公委任得人之故，自無疑義。顧二處之旺，謂他處之衰爲有所侵佔，弟卻無此疑。俾即閣下自恐有侵佔，弟亦了不記憶。幼丹接印復位，廣東高州之賊聞已殲滅，東南其果有豸乎？

卷二十一

覆郭意城

近事差爲順利，古降賢投誠，獻出石埭太平旌德三城，甯國高淳建平溧水次第歸誠，收復四縣，東壩則半降半剿，奪此要隘，幾有破竹之勢。惟拓地太廣，守兵太單，賊酋之就戮者太少，難免更有他變。各路得手，則羣賊冒死衝突，不外皖南江西一路，現飭池青石太溧旌六城一一置守，而令江席兩軍回駐江西之石門洋塘，以保饒景。未知果有裨益否。米鹽互市一案，奉旨交王大臣戶部核議，而寄諭中於黃南翁詰責甚至，原擬以京卿保之，而仍留二品頂戴。鄙人因寄帥三品卿之奏，未奉俞旨，一切刪去，謹請暫留着墨無多，不意亦干譴責。臺諫昌言之際，彈擊生風，彼一是

非此一是非，或者劾章甫入，適逢其會歟。頃得涇春幼丹二君覆信，今年決不解米。大約解本色者，謹有湖南十萬石，不能不勉力爲之，以求有濟於津。無損於湘米石，僅恃招商，斷不可恃。宜力講官籌官解之法。望閣下竭力經營，隨時見示。江西鹽章久經刊刻，楚章院章即日刊成。舍弟募勇太多，鄙人深以爲慮。渠銳意合圍，亦頗有愚公移山之苦衷。屢次規責，誠其智小而謀大，而亦未嘗不諒其坦誠也。任星元即日旋里，聞粵東軍務已竣，請飛商令兄筠帥，若無須任鎮度嶺，則不必更募水勇矣。

覆沈中丞

研香來此，晤談兩次，似是近日各統領中出色之材，可爲喜慰。語及韓參將，渠無貶詞。並云，操守極爲廉潔，打仗亦肯衝鋒。研香已屬深識大體。況克菴之賢耶？景鎮浮梁一路，有段劉及張子衡之師，石門洋塘一路，有江席之師，江西門戶之防，所缺者惟建德下關。取一路，江席之力，稍可橫出攔截。弟又分守徽池七城，大致周密，不如去年之疎。然江西之患，究在北而不在南。若南贛刻無警信，韓軍可暫留中路，撫州一帶，而南而北，可廣可饒，伏候卓裁。前派人密查江西商情，據云省河以上，設卡太密，商民怨咨。擬派朱紫卿赴各處一查，再行分別裁撤。紫卿去歲來時，惠緘以爲佳士，與琴西並稱。連日與之暢敘，洵佳士也。

覆揚厚菴

閣下天性篤摯，視功名如脫屣，深堪佩服。惟內外江水師各

營哨，全交雪帥統轄，恐諸將敬畏之心，不如閣下在營之時。據各降賊供稱，金陵實有可克之望。務懇台旃，再留數月，約束諸將，兢兢業業，竟此一贊之功。如果洪曾授首，不特閣下夙懷功成身退之志，卽國藩亦斷不久於戀棧，爲大雅君子所笑也。目下實難出奏，伏乞曲亮。

致沈中丞

頃接程鎮學啓信，蘇州省城於十月二十五日克復。僞納王等殺僞慕王以降，自足欣慰。惟僞忠王竄出，將至金陵，挈僞天王以借竄。此降人所供也。弟思洪逆與忠曾大股出竄，除皖南江西別無他路。特此飛商，務懇閣下檄調韓軍，回顧饒景等處。前請留該軍暫駐撫州，不知已允行否。江軍門赴南昌養病，斷難速痊。惟席韓同堵一路，段劉同堵一路，庶足自固藩籬。凱章所部六千人，尙駐郴州，如南贛有警，弟當函商毛惲兩帥，令凱章由桂東上游來援，可否伏候卓裁。

覆左制軍

近日各起消息俱好，蘇杭金陵三處並緊。蘇州元克，亦意中事，所謂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也。惟淮事大轉，殊爲可喜。自十月後，各圩紛紛反苗，從官僧邸至蒙城，用炸礮連破數壘，得解重圍。唐中丞亦攻破蚌埠，苗黨張士端獻懷遠城以降。頃聞苗逆業已就擒，雖未知其確否，要之無能爲耳。蘇城克復，聞僞忠王之計，將赴金陵，挈洪逆以上竄。除卻皖南江西更無他路。弟令朱喻易

劉等分守七城，而以江甯駐石門洋塘，較之去夏布置稍密，然江皖之交尙少大枝游擊之師。曾處克復杭州後，可否以克菴回顧景葵，伏希卓裁。預爲籌度。少荃與曾處意見不合，此間竟無所聞。雲仙由海道入粵，並未過皖。弟派太湖水師十營助攻蘇滬，而說淮陽水師六營由滬赴淮，以援義渠之急。函牘十返，少荃竟不遣一營入淮，鄙衷不無介介，以蘇州兵事方殷，未與深論也。

覆吳竹如侍郎

承示江西沈中丞相處之事，規箴懇摯，紉感實深。弟與幼丹中丞本無嫌隙，惟漕折洋稅之事，曾經入奏，略有參差。弟於十一年元年奏撥江西漕折每月五萬，係毓中丞經手之事。二年又奏撥每月四萬，奉旨俞允。厥後沈帥奏請以此項漕折全歸江西，未經函商敝處，未免稍存意見。弟恐由此生隙，因致函婉商，請其酌分一二萬與敝處。又咨商一次，幼丹皆未允許。弟亦即不再索，不覆奏矣。至九江關之洋稅，弟於六月奏請月撥三萬兩，奉旨俞允。幼丹旋奏請以此項先儘江忠義席寶田兩軍，奉旨江席與敝處酌撥分解。八月開九江道蔡芥舟以三萬解江席，以一萬五千解敝處。幼丹答蔡道不應擅專，嚴批斥責。蔡道一面咨詢敝處，一面告病開缺。弟恐覆咨着語稍勁，或致決裂，因不以公牘覆之，而手作密緘覆之一面。明弟與蔡道並無私託，一面諄致挽留之忱。九月間又致函留之。幼丹接弟兩次留函，適奉准假四月之溫旨，遂不俟假滿，於十月初三日銷假視事。國藩德薄能鮮，皆兄弟忝竊

高位，謬司兵柄，自問無一善一長，堪稱斯任。故兢兢業業，不敢稍涉於亢。茲將去年十月致幼丹商撥漕折一函及本年八月慰留沈帥密函鈔呈台覽。非欲汲汲辯辯，特使故人知我辭氣之閒，不敢忘遜慎之風耳。其他與沈帥來往函牘，暨與各省交際文書，大率與此相類。是否有當，尙祈常賜箴言。匡我不逮，至禱。

與程尙齋

凡辦一事，必有許多艱難波折。如鹽務緝私，尙未動手，而建昌已有毀幣委員之案。將來棘手之處，恐尙不少。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爲人共亮。閣下秉質平和，自可虛心徐入，委蛇以求，其有當，更望於誠心二字加之磨鍊，則無窒不通矣。辦鹽究竟易於辦釐，然釐務亦不外虛心誠心二法。國藩自問頗有愛民之心，而江西釐務近於虐民之行。則卡員虛心誠心二者皆虧耳。所以欲閣下常常寫信蓋廬，系實深也。

覆左制軍

自蘇州克復後，無錫亦於初二日收復。自苗逆就戮後，潁上正陽下蔡壽州以次歸誠。事機可謂極順。惟苗黨巨酋如張士端、朱萬隆、李萬春、苗景開等均未誅戮，後患仍不可測。而南岸如忠侍輔堵諸僞王，其黨尙衆，其力未竭。江西之北境有兵無將，味根長逝，無人堪統其衆。段起亦因病請假，硯香才識較優，而其部下

無得力將領。若賊復從皖南竄江，景饒兩防俱難深恃。聞少荃分兵進剿嘉興，想杭州餘杭之賊亦難久抗。杭城一下，尊處當可分兵回顧。婺樂景饒一帶，但恐忠侍輔堵之竄逸，不待杭城既破之後耳。金陵洪逆死守弗去，其志甚堅。今冬忠侍再往救援一次，如果猛撲，而官兵不動，則忠侍必做石達開之例，改圖西竄。而洪逆之堅守，一年二年均不可知。鄙意妄度如此，其幸而不出於此則國家之福也。朱唐勇丁缺額，此間亦有所聞，欲求一破除情面之人前往點名，殊不可得。近日各營弊端甚多，不僅缺額一事，鄂中積習有更甚於此間者。若軍務不速完竣，正不知遷流之何極耳。

覆沈中丞

李復猷股匪，頃得湖南信，業赴凱章處投誠，將李曾解至粵省。似此江西南境或可暫安，而北境則爲慮方長。幸賊勢已衰，不似昔年之剽疾。韓軍於開正後，再由撫州以還饒景，當不爲遲。味根淪逝，深堪痛悼。弟以尊處必先行入告，故至今未爲陳奏。望將疏稿鈔咨敝處。其族兄達川方伯將赴蜀中，亦欲先覩爲快。其部下陳道鳴志最爲味根所許，而資望尙淺，不足統轄各提鎮。味根病篤時，達川曾與商及替人，據稱惟其從兄江忠朝人較穩練，物望歸之。十月閒馳函促之來皖，如其肯來，臘月可到。此外無人可承其乏。此達川之論也。弟與楚軍同事之日極少，左帥與岷樵兄弟，暨印渠味根諸君子，周旋較久，氣誼彌篤。如江忠朝不肯從軍，尙當緘商左帥，擇一賢將暫爲統理。目下軍無統率，必不得力。

軍北行以後，尙乞閣下於韓段劉張中酌派一人，至石門一帶與席軍爲犄角之勢。視香識力過人，聞其麾下無一良將，亦足慮也。釐務屢釀巨案，自是辦理不善，當囑筱雲二君，獨除煩苛，尙寬大。仍求閣下體訪情形，時加訓迪，俾得免於大戾，是所至禱。

覆李少荃中丞

前接賜書，旋得克復蘇州無錫各捷報，頃又讀籌畫大略一片，仰見高掌遠躡，氣吞醜虜，而智邁羣倫，佩慰何浹。戈登之事，僅見於寄諭中，不得其詳，比已稍就剛擾。自苗逆授首，蒙城解圍，淮甸大致肅清。惟苗黨巨酋如張士端朱萬隆李萬春苗景開等均未就戮，而瑯帥部將宋慶等氣餒殊甚，殺李世忠部下提鎮朱元興等數人，反以李部攘功爭鬪入奏。蔣毛進攻正陽，宋慶亦以爭功罪之。而富副帥與義渠結怨甚深，瑯帥亦爲所動，必須將此數段者，調停解釋，而後將苗黨擒拿。擇尤誅殛，淮上庶以奠安之日。南岸自進圍紫金山後，金陵接濟已斷，李秀成入城，苦勸洪逆棄城同逃，洪逆不從。大約猛撲數次之後，忠逆則竄流江楚，洪逆則死守勿去。未知何年始得永畢永訖也。皖南之毗連江西者，業派兵分守八城。江西北境如石門洋塘景德鎮守兵亦頗不少。惟江味根於十一月初四日淪逝，劉克菴丁憂回籍，段起因病請假，韓進春尙戍贛南，饒景重地乏一可恃之統將，萬一忠侍輔堵諸曾分途上犯，殊爲可慮。希菴亦於十月二十八日仙逝。忠薰廉潔，家無長物，實堪痛惋。昌岐已報二十六日起程赴淮，而淮事適已

先了。始則既疲於東，又驚於西，後則外亦不侮，牆亦不闕，容容者多厚福，昌岐其有之乎？浙中錢君廷薰來此，攜去一函，曾賀宮銜黃馬褂之喜，不知何日可到。

覆范雲吉。

接誦惠書，藉悉貴體違和，念甚！所商諸事，均係最要之務，逐

條詳覆如左——

第一條坐釐門釐，敝處批牘末嘗不苦心分明，而各局卡總未辦理如法，以致因門釐而釀成事端者，屢見迭出。國藩於星子縣稟請免抽之案，當即批准停辦，並飭總局於凡似星子之縣，查明停抽，旋又批催一次。至今未據開單詳覆。頃於凌委員稟吉安坐釐案，已批令自行出示停止。原批鈔寄一閱，其省局十屬，應停之處，即請閣下會小山方伯銜出示停止。其略云：「照得某縣某卡生意冷淡，商民清苦，應將坐釐門釐停止抽收。除詳明（督撫）憲外，爲此示仰卽一體遵照！」云云。寥寥數語，不說體恤市恩的話，不說普律停止之話，雖係寬政，卻宜出之大方，不着聲色。先就衆所共知之苦卡停起，其可停可辦，疑似之處，請朱子卿往勘一次，或半月而停一卡，或一案而停兩處，不過半年均可辦畢。其應行抽辦之處，仍須將坐釐認真，將門釐放鬆。至曾經打卡鬧案之處，或不停，或緩停，請再查酌稟商。如此逐漸分案辦理，卽不必開單詳覆矣。

第二條來書以事涉更改，或係疑難，請批總局核復。嗣後於卡局徑稟此等事件，概交總局核復。惟饒州到安慶不過三四日，每專差候批。如事非疑難，必交總局核復，未免往返羈延。應一面批定，一面迅行省局。如係條陳局務，亦必交總局核復，以一事權。

第三條江西釐金兩起兩驗十分外，在撫瑞袁圖有江軍之三分，在湖口有彭雪帥之三分，皆係三年前之舊章。此外各卡驗票放行，不准再取絲毫。來書謂各卡任意加抽，如果屬實，亟須嚴禁參辦。惟鹽釐一項，前有客商由省城買鹽赴饒，卡員見原執護照，月日相距太久，盤詰船戶，呈出行戶一信，內載代買他人護照，另去錢若干字樣。卡員令其起票坐釐，尚齋言之鑿鑿者，恐未知買票之緣由耶？凡完滿兩起兩驗之票，行店隨貨賣與客商，沿途騙釐，此等弊端最難防範。咸豐十年，經總局兩次議詳，終無善策。本年六月，據吳城分局稟定章程，凡行商到岸起貨售買者，將原執護照蓋戳注銷。其貨不全起者，將原執照內所起貨數批明蓋戳。其起存行棧未賣之貨，發給小票，俟售出時，抽收坐賣，繳銷小票，行之數月，尚無窒礙。現當力崇寬大之際，吳城之章斷不可施之通省。卽有貨是客，非賣票騙釐之弊，祇好置之不問。尊處既聞饒州尤甚，應請閣下與小山尚齋諸君切實查究。如有於兩起兩驗之外，勒

入起票者，嚴行參辦！此等大信，斷不可失，敝處亦當通飭各卡局遵照。

第四條：梅林渡地方，上年陳鎮金、蓋會同知府何守設卡抽釐，以爲造鑄礮，修建東西兩卡城上營房，製造軍火器械之用。自咸豐十一年十月設卡起，至同治元年閏八月止，辦理將及一載，商民尙無違言。曾據造冊報銷在案。敝營製造火藥，江西湖南辦解硝斤，不敷甚鉅，吉安產硝甚多，欲派員採買，無款可籌。前據糧臺疊次請撥釐金，製辦軍火，未經批准。因釐金專充院壘月餉，不欲撥動，故飭吉安分局會同吉安府查照陳鎮金向章，復設梅林渡卡抽釐，專備買硝之用。嗣經凌守派員設卡，按貨抽收三分，僅五日。卽據商民呈出陳鎮金舊票，按上下卡釐票每釐錢一千抽三百文，旋即更正，仍照陳鎮金向章辦理。按上下卡一千之數，祇抽三百，是不滿一分矣。此事現歸黃印山辦理，且待渠稟復再商。

第五條：多添分卡，是釐務最惡弊政。本年添設分卡，惟撫建閩鹽稅局爲最多。七月間，據鄧丞稟稱水運加抽，必先嚴截旱路，不令無稅之鹽入境，致使貴賤懸殊。茲據廣昌鹽販張鑑臣等聯名具稟，情願每鹽百斤完稅錢八百文，已經批准，一面刊刻告示曉諭。其旱路要隘，除椒溪、藻坪、大港、業已設卡外，尙有刊都、沙洲城、繞石岡等處，分別設卡等

情。當經批飭該員，既經批准出示曉諭，准照所擬試辦。八月鄧丞又稟新城橋、樟村、蓉村、杉關等處皆與閩地毗連，擬卽添設旱卡，未經批准。十月鄧丞又稟稱黃家隘爲宜崇鹽販繞越之所，已於河橋添設分卡。當批如稟試辦。又據申稱曹委知縣劉廷選經理樟村正卡，熊村德勝關爲分卡，請委員接辦等語。又批既委劉廷選經理，俟試辦兩月再行具稟請示。疊據該丞公牘均係設卡在先，具報在後。其因私鹽添卡，而未經批駁，是鄙人之疏忽。其因添卡緝鹽而并抽貨釐，則鄧丞之大謬也。此外批准添設分卡者，又有二處：一爲趙少魁稟添荷蔞橋卡，一爲饒州分局詳報鄱陽北門外旱卡。來書謂多一卡多一查驗，往往等候刁難，或正遇順風而一泊數日，自係指添水路分卡而言。此間無准添設水路分卡之案。本年四月據從九潘文琳請添袁郡城外水卡，曾經批駁。十一月初六日，接閣下會同小山方伯呈報始知袁郡北門外設立水卡，亦不出自敝處之意。所有已添之旱卡，應先從撫建裁起，請函告劉彤，就便查明，將鄧丞新添之卡，次第裁去。此外如有新添水卡，請查明開單，見示以便飭裁。

第六條：江西罰款向章，罰加十倍，以四成充賞，六成充公。自咸豐十年改設牙釐局，批定章程，減作三倍，以兩倍充公，一倍充賞。辦理三年，盡歸局卡中鮑報解寥寥。今年整頓釐

務，報解稍多。而此間疊次批飭卡員之優劣，不關罰款之多少。來書謂今年新章以罰款之多寡，定稽查之疏密，應如何收回前命等語，頗爲詫異。此間不特無此通飭之札，並無此批，不知閣下據何牘以立言，希鈔寄一閱。本年五月，小山方伯養素廉訪會銜呈報賞罰章程，以巡丁舞弊，或得賄賣放，或串同短報，是以責成下卡稽查，分別記功記過，亦無計較罰款之文。閣下所指或卽此耶？釐務若全不稽查，巡丁操可多可少之權，有大票小票之別，致商賈巧者完釐少而跌價搶售，拙者完釐多而折本生怨，流弊極多。故此間通飭之札，以卡員親督查驗爲首務，若謂以罰款定功過，則敝處實無此意。

第七條鄰鹽加稅一節，來函所陳語語切當。湖南衡州亦係淮南引地，歷食粵私已數百年。昨因整頓引地，亦札飭加抽粵釐八文，敝鄉有函來請示。國藩覆函言，但抽船私，不苛求肩挑之私。吉安分局濩守不敢往良口抽粵鹽稅，稟請改委，此間亦將覆衡州信函之法批示之矣。將來贛關仍循多年舊章，抽收八百，至良口加抽四百，則但抽船載之私，不抽肩挑之私，至撫建抽收開私，前據鄧丞稟稱據廣昌贖販聯名稟請抽收陸路鹽稅，成本與水運相均，不至賤售，始願具結照章完稅等語。則陸路減稅，水販或有怨咨，當時以其言近理，故爾批准。今既將新卡裁撤，則陸

路肩挑之私，過卡者完釐，繞越者縱之，亦網解三面之意。水路則仍照刊定新章，加抽八文。

第八條新城毆斃卡紳一案，形皆前往應可查勘明確，不激不隨，來書謂鄧丞過猛，評論最確。但添鹽卡而兼收貨釐，則不僅猛字之咨，王令柏理雖可勝分局之任，而目下多事之秋，暫令形皆管分局，王令管許灣，相去不遠，兩人熟商會議，或較妥善。形皆襄辦省局，俟明年夏間再議。建昌各新鹽卡有應裁者，卽由閣下與小山兄會銜出示裁之。做照停抽門釐告示之例，以短爲妙，措詞欲不損威重，斷不可得，稍損亦自無妨。殺一二要犯，以論抵而懲惡，裁二三新卡以除苛而安民，並行不悖可也。

第九條來示辦軍裝器械，必須瑣瑣屑屑，親身經理，與工匠委蛇漸摩，方能撙節，誠爲破的之論。既派親信友人經理，又承閣下隨事稽核，以後必臻妥善。姚丞鑲辦理多年，前販冒銷太多，批駁臺詳時鄙人再三細核，卽如火繩一項，此後現辦，每根九文半，拙批不以九文半爲例，而以前年初克城時之十二文爲例。此外各項可以類推。閣下與小山兄悉心推敲，卽知此間之持論平恕，不肯苛刻矣。將來此項賠款，如何結案，亦期便中熟商見示。

晤李克軒李北岡

頃接希菴親家遺書痛悉痼疾沈綿，哲人淪謝，愴悼何極！苦

戰十年，忠義廉介，實當世所罕見。大功未竟，梁棟先摧，朝野同聲悲悼，不僅賢昆弟友于之愛，鄙人患難之交，軫惜無已也。希帥戰守選將之精，富貴浮雲之志，外間多知之者。若其滅賊以報國，承歡以事親，讀書以追古三者，尤有遠大無窮之意量，百不一償。賈志長終，可勝哀惋！然逝者不可復生，姻伯衰年多感，尙望賢昆仲勉抑悲懷，以奉椿庭，而娛暮景。迪希二公壽雖不逮五十名，實足以千秋邦家之光，哀榮備至，夫復何恨！忠武公在時，曾存公項萬金，分寄蔣毛成肅等處，鄙意可作爲姻伯養贍之資。迪希兩帥臨沒，以此奉親，如世俗所謂遺念銀者。明春當專差送湘，其贖儀等銀，屆時亦可同寄。

覆曾親王。

曾國藩頓首上書。曾親王鈞座：接奉尊函，並鈔陳國瑞李世忠稟件，敬謹領悉。淮上積年糜爛，秋冬間危險之局，尤爲岌岌難支。仰荷雄師南下，星馳霆擊，迅解蒙城之圍，遂梟苗逆之首。各城圩懷德畏威，相率反正，浹旬之間，長淮一律肅清。偉烈殊勳，卓越今古！復以籌畫善後，仍駐節廩，周爰諮諏，大含細入，下風引領，感佩莫名。十一月十八日密寄諭旨，並鈔吳漕帥原摺，敝處亦經奉到。李世忠之心迹，向不深知，惟聞髮逆屢次勾引，苗逆亦屢次勾引，該提督均不爲其所惑。國藩自去冬兼統該軍前後，接其函牘，頗知感激聖恩，似尙無不軌之心。惟其部下素無紀律，專利擾民，今秋在懷壽一帶焚掠甚慘，民怨沸騰，不能不大加懲究。國藩慮

見，但可究其騷擾之罪，不必疑其別有叛亂之心，但可歸咎於李世忠一人，不必與師以剿其部眾。國藩自接奉密旨，審度再三，本思作函招李世忠前來安慶，面諭一切，旋接唐中丞來函，李世忠現奉鈞諭，令其詣營謁見。如果即赴尊營，則措置操縱，毫端自有權衡。萬一該提督懼於威嚴，不敢晉謁，閣國藩當謹遵諭旨，結予一函，調至徽營，諭令遣散部眾，交還城池，退出釐卡，停給餉鹽。將該提督放還田里，保全末路，其部下之必難盡遣者，由國藩另行派員管帶，發統官餉。如該提督一一聽命，自可不動聲色，銷患無形。如其函招而不至，或既至而不從令，國藩當細察情形，一面密奏朝廷，一面密告尊處，另商妥善辦法。至諭旨令挑選豫勝營之部眾，分隸楚軍各營，該部縱恣已慣，難受約束，與其日後另生枝節，似不如趁早悉數遣散。是否有當，伏候鈞誨。至陳國瑞與李世忠互相稟許，彼此各執一詞，尊處初次具奏時，尙未接到李世忠之稟，頃唐中丞來函，朱元興杜宜魁被戕之案，擬殺苗景開以議抵國藩，愚見鎖押蔣立功，殺斃朱杜，自足以平宋慶之怒。苗景開抵償，亦足以服李世忠之心。此案由唐中丞悉心查明，閣下就近判斷，必可處置妥善。兩造咸服。國藩相距稍遠，卽不派員往查矣。康錦文與蔣凝學爭論一節，頃據稟咨達冰案。原康錦文自壽州而往，在正陽之東，毛有銘自六安而往，在正陽之西南，蔣凝學自潁上而往，在正陽之西北。三者各不相謀，當彼此互擊之時，不特康錦文官兵在關城之內，蔣凝學不得而知，卽毛有銘湘軍在

關城之旁，蔣凝學亦不得而知也。旋經毛有銘飛騎馳告，彼此各自收隊，頃接唐中丞來咨，有親赴正陽細加訪察，實因兩下未及知會，並非有心尋衅等語，似可免其查辦，統候尊裁。

覆郭意城

(一) 敝處所陳南漕普改海運一疏，至今未接戶部議覆之文。聞天津采買商米，每石不過三兩五六錢，然此偶得數萬石，或十餘萬石，欲求數十萬石，數百萬石，則斷不可得。卽數之少者，亦豪無把握。敝疏所陳者，則經國永遠之章，非權宜一時之計也。此次之准駁不可知，將來江廣普律海運，恐終不能出捐疏之範圍。湖南十萬石之說，自不能不候部議准，然後興辦。准其據實報銷，則外省可以從容展布。若不准報銷，而但於部價一兩三錢之外，酌增運費數錢，則萬分棘手。來示所謂，但求免累者，計固不得不出於此。鄙意以爲朝廷褒賞湘漕，今年之十萬石，明年江鄂或可繼起有功。若淡漠置之，則明年仍難辦耳。

(二) 鹽務卽責成釐東兩局，不必另起鑪竈，極是極是。前此各處東征另立一局，外間已有議其當歸併釐局者。茲釐東兩局處處羅網周密，於淮鹽督銷緝私，綽有餘裕矣。至衡州加稅粵私，舍弟澄侯亦有信來說，鄙人籌度再四，定以但加船載之私，不加肩挑之私。蓋衡州及做鄉等處，從古皆食粵私，不知有所謂淮引者。道光中督轅督銷，雖林文

忠之明，周文忠之猛，皆未能禁斷粵私。但見衡清差役，強送淮鹽於民家，勒銷擾累而已。頃江西新城加稅粵私，竟至屢贖巨案，毆斃委員，不得已改爲但稅船私，不加肩挑之稅。良口之加粵稅，亦如此辦理。數百年積慣之習，難以驟改。衡州一卡，請閣下妙爲張弛，船私則加稅八文，肩挑繞越則但照舊章抽釐可也。

(一) 希菴與味根先後淪亡，可憫而亦可慮。希部諸將多乏樸忠之風，殆難振興。味部自以陳鄧二文員爲優，而黃徐輩殊未肯相下。達川謂江忠朝足以統之，現已飛檄往調求閣下設法催之。若其不遵來此，或來而不足馭衆，當遣之回湘。由閣下妥爲經畫。希帥身後蕭然，家無長物，此間當爲籌畫，謀卹廉吏之家。頃讀諭旨，卹典甚優，全賴次帥與閣下維持褒顯之耳。

覆沈中丞

韓軍東旋計已抵饒，往返二千里，亦甚勞苦。幸冬間久晴，近日始雨耳。曾見以江省所患，徽婺爲急，東建爲緩，與微見相合。前批席道一稟，恐僞王由寧國縣昌化淳安開化以達於玉山，是該逆得意熟路，曾經咨達冰案。左帥留老湘營久駐屯溪，似亦預防徽婺一路。若開淳玉山，則浙軍米糧運道，尤切膚之災也。金逸亭統三千人，毛竹丹統四千人，均擬新正南渡，作爲徽池一帶游擊之師。合之江席之萬人，韓軍之五千餘人，兩王之六千人，共爲四

支活兵，應不至任賊深入。惟應否酌調一軍，先顧東路廣玉之防，伏候尊裁。進兵廣德，本是要着。奈敝處諸將除鮑公應防東壩外，無人堪當此路。又苦艱於運米，遂作罷論。寸心蓋深以爲歉。釐局鹽卡，疊次滋事，自是辦理不善。現將添設分卡與辦門釐二事，次第裁撤，私鹽亦但加船載之稅，不加肩挑之稅。淮鹽另有餘斤一項，泰壩過壘時，用十八兩三錢秤，江楚出售時用十六兩八錢秤，每斤餘一兩五錢。每引餘五十六斤有奇，合之一加一耗，據稱可贏百斤以外。商利名爲分半實可得四分內外。此間熟悉鹽務者所陳如此，弟於變政向未諳究。來示恐利溥難期踴躍，且俟試行數月，再爲察奪變通耳。

與李中夫

頃得江西信，雲吉濫逝，不勝駭愕悼愴。閱世已久，每見仁厚正大者，卽苦無才識氣力。雲吉似兼二者而有之，深喜得人相助，而又喜厝生與閣下氣類之不孤。不意斯人乃止於是，先告一致於悒！

覆左制軍

偶忠王至金陵，兩月有餘，並未出城猛撲，不解何故？屢據探報，洪逆決計守金陵老巢，忠侍等曾則謀上犯江西。廣德尙爲賊踞，羣酋上竄一過廣德寧邑之後，西路則有防兵，東路則一片荒涼，均有難於飛越之勢。然米糧則兩路俱無可攜，防兵則西路較厚，東路較薄，故東路尤爲可慮。弟咨沈幼帥於江席及韓將二軍

中，酌調一軍，移顧東路。究竟東路以何處最爲扼要，伏乞卓裁！來示欲派兵駐守廣德，敝部諸將實無足當此者。糧路又極不易，新正金逸亭、毛竹丹兩軍赴皖南，或令進謀廣德，不知不落後着否？希菴味根先後俱謝，散營日多，統將日少，殊以爲慮。尊恙想已全愈，近人氣體充實，無踰閣下者。來示乃謂遠不如前，況弟蒲柳之質，其又足控搏耶？

致惲次山中丞

南坡兄頃來安慶，具一稟牘，備言昔官江蘇，並無劣聲。弟歷詢元長、吳武陽、上江等縣士紳，俱言南豐當日官此數處，無可訾議。惟寄諭並未飭令覆奏，若遽附片剖辯，反多一重斧鑿痕迹。祇好批答，以慰其意，得問再爲疏陳一二。大氏任事之人，斷不能有譽而無毀，有恩而無怨。自修者，但求大閑不踰，不可因護議而餒沈毅之氣。衡人者，但求一長可取，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材。苟於嶮嶮者，過事苛求，則庸庸者，反得倖全。鄙見如此，不知台端以爲何如。人數太多，穀米太少，是此間極可慮之事。敬求大力多方疏通而維持之，並以爲懇。

覆劉印渠制軍

自蘇垣克復，苗逆伏誅，議者輒謂金陵指日可以蕩事。實則洪逆老奸巨猾，牢固不搖，僞城米糧少者久已食粥，多者尙足支年餘。鄙人之學，深慮洪逆堅持不下，而忠侍輔堵諸酋，冒死上竄江皖，又成不了之局。比聞少荃常州圍師，獲大捷，不日可期。克

復而嘉興逆首窮蹙，有願獻杭嘉湖五城之說。左帥攻杭之師，亦疊次克壘殲渠。如彼四府並下，金陵亦必無久抗之理。祇望江皖各軍力扼回竄之賊，當不致別生波折。兩廣及畿輔各員，來示所開，亦已環賣溢目，不宜更有乏材之嘆。豫省責成河北鎮道，直省責成大名鎮道，東省責成曹濟鎮道，自是直截了當。惟此六人之中，是否勝此重任，是否各有素練之兵，久戰之將，如託之非人，則緩急仍不可恃。練兵大疏，較之薛公原奏，實爲識高，而當於事理，惟將領實不易得，餉需亦無把握。竊疏奏撥之十一省，必難如期如數。直隸雖無大河要津，然如衛河直沽及陸路繁盛市鎮，是否可抽辦釐金，大氏軍政吏治，非財用充足，竟無下手之處。自王介甫以言利爲正人所詬病，後之君子例避理財之名，以不言有無不言多寡爲高。實則補救時艱，斷非貧窮坐困所能爲力。葉水心嘗謂仁人君子不應置理財於不講，良爲通論。國藩素無理財之能，故撫有三省，不克游刃有餘。閣下精細和厚，卽理材一節，想亦能批卻導窾，本末兼該。第處多懼之地，值多口之際，未審因興利而更增譏議否耳。至於講求吏治，卽可裕餉息兵，雖屬正論，究不切於事理。祇可姑存其說，以備參核。味根淪逝，深堪悼惋。現調江蘇臣接統其衆，而以陳二君綜理營務。達川調任蜀藩，景況稍裕，責任亦鉅。得伯昭朝夕贊助，應可攸往咸宜。諸關廬注，願布一

致沈中丞。

頃奉大咨，調韓軍至玉山，調精捷營精銳營至婺源，布置極中要害。婺源城小易守，留千餘人登陴，可出八千人爲游擊之師。糧運亦較石門爲便，弟亦調毛道有銘赴休甯，與王道老湘營同爲活兵，與蔡帥互相聯絡。雖專重中路，而援應東西兩路均不甚遠。左帥意在速克廣德，自是勝算。柰敵處將材糧運二者均不逮此，且卽能堅守廣德一城，而四鄉仍可竄越。窮寇衝犯，無孔不入，祇好多守城池，多設游兵而已。雲吉一病不起，實堪悼惜。仁厚正大，而有剛氣，意可漸任。報鉅，費志長逝，百不一試，令人短氣。臺局二務，祇得請小山方伯兼顧，撫餉分局兩王聲望較勝前任二員，或可相安無事。贛道已委少彭，卽當札飭兼管釐局，亦必悉臻妥愜也。總理衙門信弟處亦經接到，同此一稿。臘月杪已專函覆之。總理衙門於關係外省籌餉事件，每與各國公使反復爭論，不令利權全歸洋商鄙意，洋商較華商更爲喫虧，渠固不從，亦當使華商本利與洋人相等，庶免紛紛轉買單照，冒充洋夥。不審臺端以謂然否？

覆郭意城。

僞忠王到建康已逾兩月，尚未出城搗戰，僅有零股至溧水撲城二次。少荃攻圍常州，忠曾往援，破官軍營壘，幸以力戰得完。大約杭嘉常三府春閒可期收復。惟金陵湖州難遽得手耳。江皖之交，業經堅守七城，又備三支游擊之師，未知果有裨否？江席二軍改駐婺源，江忠朝未到之先，派劉陳爲營務處，研香在青陽。

與味恨雖大決裂，厥後病篤契好如初。近兩軍亦無差池，或可和衷共濟。淮鹽行楚本無應納楚釐之理，鄙人恐鄂中祖川而拒淮，故以九文半予之。淮鹽行湘向皆由湖督主政，江督並不過問，故鹽行鹽局匣費皆聽鄂省專利，湘省並不過問。此次刊章於湘省，另立門戶，不由湖督衙門督銷，已屬破除常例，偏重湖湘，鄂中頗不謂然。現雖未用公牘駁商，已寄手摺來商，欲減徹處之川釐，欲分湘省之七文，原指鈔呈臺覽。東征局仍派玉階觀察辦理，米事務期竭力購辦，善後局斷不刁難也。

覆左制軍

逼溜合龍之說，屢承指示，弟亦深解此義。奈弟處有散營而無統將，春霆不肯分兵由來已久。既令渠扼守東壩，即不能力攻廣德，即攻克亦非良將勁兵不能守也。自九月以來，弟私擬靈軍而外，惟味根逸亭可當廣德一路。不意味根久病謝世，而逸亭至今尚未抵皖。二者沮敗人意，而又因米少運艱，方不能供寧邑廣德之師，故舍進剿而言遠防，非弟之本意然也。毛羽不豐，不能高飛，是弟之大歉也。自味根不作，僅令江席兩軍駐防石門，沈幼帥又調之移防婺源，自逸亭不來，僅令毛觀察有銘駐紮休寧，游擊歛績遠一帶，亦尚不失為自全之策。乃三軍皆未成行，而賊已由廣德寧邑上竄，績溪失陷。該逆若於績溪小作停頓，各軍或可力圖堵禦，若冒死狂奔，晝夜不停，則江席未至，婺源韓未至，玉山毛未至，休寧而賊已深入江境矣。連日大雪苦寒，軍士凍僵，不能

拔營，深用焦慮。少荃信來聽逆請以杭嘉五城歸降，咨請尊處主持妥辦。如果浙事速了，雄師以全力回顧江西，誠為如天之福。否則江西不支，兩湖亦吁食矣。自苗逆伏誅，僧邸將其悍黨頭目擒斬略盡。李世忠亦見幾而作，願交出滌全、天六數城，請敝處派兵接防。呈繳礮械，請派員驗收，或可漸就範圍，別無波折。此近事之差堪喜者。

覆郭筠仙中丞

承寄示四摺一片，粵中情形十得八九。省城修礮台一節，明知無益而不能不姑與委蛇，莊生有言：『今也以天下惑余，雖有祈禱不可得也。』少荃克蘇，僧邸平苗，雖與鄙人無與，而兵力藉以少紓，頃已由皖北撥入六千南渡為徽池游擊之師，洪逆堅守金陵老巢，偽忠王以母妻在彼，亦無舍而它竄之志。計不久當出城猛撲。侍輔塔諸逆則決計上竄江楚，行將變為流寇。正初侍黨數股西犯徽州，績溪一股已被唐義訓等擊退。昌化一股意在玉山廣信，未知能否遏截。輔塔之黨聞將踵至，深用焦慮。鹽務自釐定西岸章程後，又續刊楚岸院岸兩章。張芭堂頃來安慶一見，忠鶴皋亦將來此，何銑把持如故，終當擊究。張小山亦假官濟私，已批飭不准干預鹽務。李世忠屢有咨牘，願將所部兵勇遣撤，滌全、天六等城交出，請敝部派人接防。礮位呈繳，請派員驗收。此段若遂了，則淮北鹽務較淮南易於稽查，或者連提數綱，踐十年以前之讖語，亦未可知。南漕概改河運，自是天時人事必然之勢。敝處

九月二十二日一疏，並鈔閣下裁革屯衛原詳，自謂頗得要領。乃戶部覆奏，含糊影響，略有微辭。又聞議者疑我前疏，專爲南叟而發，鷓鴣已翔於寥廓，羅者猶倚乎藪澤，可一嘆也。南叟比自滬揚歸來，湘漕已不復解本色。米鹽互市之議，亦不復行。惟令其來往楚皖，經營釐政。粵釐之行，已作罷論。畫不臂鷹，宵不入山，或可使入無多獲之疑，犬無羣吠之怪乎？是又不特南叟宜知此義矣。

覆沈中丞

毛竹丹六千人合之原駐祁門之千人，儘數祁休屯溪之守，并可馳擊馬金結溪之賊。頃已徑札繼果營，迅赴婺源，聽候尊處調遣矣。賊股既多，難保不犯江西腹地。然閣下調江席赴婺源，調韓軍赴玉山，實爲確不可易。盡人力以聽天，但求反已無悔而已。弟不能蚤取廣德，以與浙師合龍，不爲無過。然敵處兵力糧運，實辦不到，亦但求反泉無悔而已。聞杭州金陵春閒俱可望克復，如兩城倖克，則以全力共援江西，當不至於決裂。乞紓靈懷，無過焦灼。忠曾尙在金陵，侍曾尙在溧陽，輔培等亦無西竄的報。此次由遂開上犯之股，大率侍黨及花旗賊也。如聞侍忠實已舍老宮而圖江楚，敵處必飛函奉聞。印山請以官捐代坐釐，弟已批駁。印山或出於相助之誠，其屬僚何堪此累？且新章一兩九錢，因銀價太賤，收令深以爲苦。筱山方伯請征銀錢，由官作主，仍改復三千之舊，弟已批准。請臺端主持。州縣過於窮窘，未有不殃及百姓者也。專辦釐務，省局實難其選，俟得人再以奉商。

覆李少荃中丞

接正月惠書，知已派戈登郭松林西剿宜溧，旋聞宜興於正月二十四日克復，溧陽於二月二日克復。威棱所指，無堅不摧，而駕馭洋將，擒縱在手，有鞭撻龍蛇，視若嬰兒之風，尤以爲佩。金陵業已合圍，僅剩後湖一段外援，全斷。賊縱死衝出，爲數當不能多。宜溧既爲我有，丹句之賊亦難久據。舍弟處當無意外之虞。侍黨上犯之賊，唐鎮王道敗之於歙，南席軍敗之於葵，東另股由昌化入江，聞韓軍敗之於玉山。本非凶悍難破之寇，惟計窮求食，義不反顧，雖屢敗而內竄如故。比已至鉛山之湖坊，非由上清宮以趨撫建，卽假道於閩而仍窺江西。有孔卽入，防不勝防，良用焦慮。減賦一事，自應以劉方伯爲主，必求蘇松太與常鎮不甚歧異。此萬不能之勢，人心難鑿。今日求與常鎮輕則相等，浸假而求與更輕之楚則相等矣。浸假而求與尤輕之蜀則相等矣。不如墨守部議，蘇松太三分減一，常鎮十分減一，庶得事理之平，而息紛紜之議。惟松岩欲將輕則重則之鄉通融核減，鄙意亦以爲不可。卽常鎮欲於京漕之外，議及錢糧，亦似可以不必，不如專認定三分減一，十分減一二，語徧張曉諭，婦孺皆知，庶大小戶一律減，則書更不得高下其手。若求之過深，議論過多，則弊端叢出矣。

覆左制軍

竄江之賊，迭爲韓席所敗，大致無礙。惟一股繞至鉛山之湖坊，該處由上清宮以達撫建，是歷年羣賊之熟徑。毛竹丹帶五千

餘人不特可駐守屯溪，亦可分布龍灣等處，扼馬金之要隘。弟意欲騰出王沐，繼果一軍駐防婺源，而精捷精毅兩軍縱橫馳擊，兼顧江西腹地。乃咨札甫行，而聞精捷已抵馬金防所，幼帥調繼果紮駐屯溪，是中路兵力頗厚，而東路尚嫌其薄。又接夏陂甫稟言，精捷軍隊伍散漫，騷擾異常，味根沒後固蚤憂其有此，紀律全廢，斷無能禦寇之理。是中路兵雖多，而仍未可深恃也。少荃中丞派戈登郭松林克復宜興溧陽，計必趁勢進攻丹句，其議發於尊疏而舍弟金陵一軍深受裨益。忠逆爲洪逆所留，死守老巢，比已四面合圍，僅剩後湖一段，隔水頗寬，計不能以大股衝出，貽患它方。所慮者周遭九十餘里，圍困數十萬賊，恐舍弟一人照料難周，窮寇致死於我，或似黃河合龍洪溜走掃耳。侍輔兩酋，新歲不知的在何處，堵會狙伏湖州，其力未竭，將來圖犯江西，仍以該酋爲最悍。聞台端近日講求吏治，孳孳常若不及，閩浙兩省循吏共得若干人，便中乞示及一二。

覆毛制軍

惠書敬悉，粵東艱窘如此，誠非初意所及。公與筠帥適當其敵，天若設此盤錯，以試利器。省會兩帥三司皆賢人君子，當無不轉之事機也。金陵於正月杪合圍，僅剩元武湖一段，無營扼剿。然隔水甚寬，米糧不能運入城，賊亦難衝出，大致可期得手。惟官軍不滿五萬，圍備數倍之衆，譬之黃河合龍之際，亦有洪溜走掃之虞。滬軍東攻嘉興，西圍常州，又以其餘力進剿宜興溧陽次第克

復，大有裨於金陵之師。惟侍逆之黨上竄江西，蔓延廣王撫建，雖非凶悍之寇，然避城池而不攻，避官兵而不戰，已近流賊行徑。將來兩廣兩湖恐難免於蹂躪。辦竊號之賊，與辦無賴之賊，方略不同，鄙人苦思未得要領。老兄何以策之？南叟之事，極所不忘，然進言自有時會，古人謂蕭相薦淮陰，或累年而不通，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而納泉，閱世已久，動致聲牙，不能不慎也。

覆左制軍

竄江之賊，賴貴部截住後股，又分布華埠等處，俾剿辦內地諸軍無復後顧之虞，爲功最偉。惟前股由湖坊竄撫建者，據席硯香稟實有五六萬之衆，不能不照咨鄰封各省，恐變成流寇，疑吾輩之諱之也。洋船過此者，言常州克復至今半月，未見明文。常郡果復，則旬容丹陽金壇均無久踞之理。獨洪逆與忠曾老巢堅守如故，并無懼之象，亦無糧盡確耗，彼必有所恃而後能固其衆，未知此段竟待何日了耳。湖州賊數近傳極多，侍逆既失溧陽，計亦歸併湖州。廣德股匪糧盡竄逃，聞亦混入湖州，羣凶麇集，能不由安吉孝豐擾及餘杭，否金逸亭抵皖，即令其赴休甯與毛竹丹合爲一軍，除派三四營扼防馬金外，餘概紮休城以爲游擊之師。以後尊處有大調度望檄逸亭知照。

覆沈中丞

撫建之賊得席韓劉楊四軍建昌城外之捷，當不致多擾腹地。惟慮其奔竄廣昌，內可吉贛，外可閩省，終成不了之局。苟能停留繼

戰，俾韓四軍再得痛打幾仗，前股解散過半，然後併力以禦後股，則三省之公幸也。廣德之賊，米糧久竭，退遁湖州，敝處亦以無米可運，不能分守廣德。春霆一軍已檄令進攻丹陽，句容如能得手，當令駐守句容，專備金陵，克城時，太股衝出之賊，但求洪曾忠逆不能挾眾上犯，則侍塔諸黨或稍易收拾耳。朱子欽一清激骨，條理精密，方冀其於整務大有補救，遽爾淪謝，可勝感愴！渠自以爲賢者所器賞，銜感殊深，官捐之不宜辦，弟夙持此議，數年以來，朋儕多勸弟辦江西民捐者，弟以既抽釐金，不欲重困斯民。近日之辦釐不善，大拂民望，非本意也。官捐之外，如節辦辦差、火耗、挪捐數者，能爲州縣寬得一分，則本縣之取民者亦自少一分。火耗一項，請由閣下核減定案，節辦辦差二端，究竟應否全裁，抑尚有窒礙之處，均請卓裁定奪。見示攤捐一事，處處與交代相牽涉，元年奏豁之二百萬，因交代各案未清致豁，如未豁，真虧者與無虧者，同爲不潔之身，全案不能覆奏完結。弟意欲請道光咸豐年間交代數百案一律豁除免算，請乞賜示，并乞將攤捐案由尊處主稿見示，於一二月內會銜覆奏。至懇至懇！

致鮑春霆

前檄請閣下統師進攻丹句，不知近已拔營否？聞僞忠王以血書求援於湖州，賊目侍塔等逆，侍塔許以三月間來援金陵，舍弟所部分紮百餘里，汛地大廣，圍城賊則有餘，打援賊則不足。如侍塔果來，務望閣下妥慎禦之。如句容已克，則請閣下親駐句容，

一以防侍塔來援之賊？一以防克城後，太股衝出之賊。句容最爲扼要之區，侍塔來時，無句溧兩處駐足，斷無能久之理。閣下雖不打援賊，而舍弟軍已受福矣。若句容未克，則貴軍仍須回駐東壩。侍塔來時，應請閣下帶行隊至溧水等候。賊撲舍弟之後，閣下即抄賊之後，亦如在高祖山時，出行隊打溧縣也。敝處札萬方伯爲貴軍辦米萬石，閣下可派員至泰州守催，以多葛藤也。

覆左制軍

得杭省克復捷報，伏承勳福，并隆爲頌。鮑春霆攻克句容，而東壩僅留洪容海三營守之，萬不可恃。頃飛檄調其派宋國永帶三四營防守東壩，不知來得及否？貴部既得杭城，計必以全力圍攻湖州。湖賊不能抗踞，則上竄徽郡，江西旁竄寧都、東壩，皆意中之事。敝處各統領除劉松山差強人意外，竟乏可恃之將。金逸亭雖未深知，亦恐言過於行。金陵搜獲僞文，毫無懼之意，專望援賊一到，內外夾攻，以圖解圍。其氣尚壯，克復竟無期矣。李世忠雖允遣撤所部，而意存觀望，尚眷戀五河巢穴，其財貨積聚該處，其勇丁之名散而實不散者，亦未必不思藏匿該處。將來恐非用兵不能了局。南豐新城之賊盤踞如故，殆亦非江席韓劉所能了。幼丹截留江西釐金，敝處抗疏爭之，以此閒需餉之迫，實有不能不爭之勢。然使皖浙賊股續行上竄，敝處不能撥兵援江，則又食江釐而滋愧也。湖州果克，尊處或可派兵援江，則既保後路，兼顧吾湘而鄙人亦暗受其惠矣。

覆郭意城

正月竄江之賊，左帥文稱僅剩三四千人，竄至廣信而研香力爭，以爲數過十萬。吾輩寧失之慎，毋失之疎，故照研稟奏明咨行各省，現踞南豐新城兩邑，江席韓劉四軍萃於一處，不能勝之則數萬之說，宜若可信。杭州復後僞聽王等，由德請於潛昌化寧國縣而至績溪，毛竹丹在徽東小挫，賊遂蔓延休歙之南，山韻灣下竄，計必由婺源景鎮，又入江西矣。此股合杭餘嘉興之賊，計亦不下數萬，將來侍堵補三大枝，計又不下二十餘萬，亦將自湖州衝出，上犯江西，而常州宜溧之大股，金陵丹句之大股，舍江西以外，亦復別無去路。是目下南豐新城之賊，雖不足爲巨患，將來踵至之賊，爲患大而且長，不特貽患江西，并爲吾湖切近之災。閣下切勿忽視，至要！至要！俊臣防堵南路，應尙可靠。鄙意鈴峯一軍宜由茶陵赴吉克菴，一軍宜由醴陵赴袁窮寇股多有隙，卽竄尙不似九年石達開之入湘，專趨南路也。然賊中號令不一，心志不齊，祇要能打幾猛仗，究比早年易制耳。敵處具疏，爭江西釐金，與沈幼帥恐遂決裂。今巨股陸續竄江，而不能撥兵往援，聞心固已抱愧，而官紳之交口嘲罵，尤爲不堪涉想。然衆軍倚藉爲命，有不能不爭之勢，金陵之役未畢，又有不能撥援之勢。此心殆無以求亮於天下也。秦豫髮捻環偪襄樊，不久又及皖北，僅恃蔣之純普欽堂何子文數人，殊難應敵。南坡翁今日抵皖，卽日西上，東釐近狀何如，能於三萬之外，增與五乘否？

致惲次山中丞

下游軍事，蘇杭并克，常州湖州之賊亦難久踞，大局不爲不順。惟金陵二酋，堅忍異常，本無糧盡確耗，又城中新種麥禾，青黃數十里，足以療飢，竟不知何日始克了此一段。杭城破時，殺賊無多，陳汪諸酋挾大股衝出，其侍茲輔三巨股，本在湖州未受懲創，皆注意江西而流毒必及兩湖閩粵。敵處諸軍如舍弟與鮑軍皆專力金陵，以防大股衝出，亦遂無餘力回援江西，憂愧之至。江西有事，湖南處處宜防，故特咨商尊處預爲籌畫，厚爲防維，幸勿以爲敗殘之身，而忽視之。至要！至要！一俟金陵倖克，卽派大隊由九江至瑞州一帶，以援江而保湖。惟春霆丁艱請假，屢次允許，而屢次展期，此後悉難再展，而金陵之能否倖了，又覺茫無把握，用是中心耿耿，如負重疚耳。

覆左宮保

連接惠書，敬悉一切。自杭竄徽之賊，初亦未必遽敢猖獗，毛軍甫一交手，輒自敗潰回郡。由是賊饑頓熾於屯溪，尚溪，龍潭等處，恣意進退，如入無人之境。逮楊村之戰，則侍堵等會實在焉，宜其大挫。賊本無意於徽，休諸城并未猛攻，當可倖全。惟諭患江西，其禍方長，計湖杭嘉餘德武之賊，合之南豐全股，已不下三十餘萬，而宜溧壇甸楊舍江陰之賊，亦將陸續由徽入江。觀其號令不一，心志不齊，較之九年石逆，竄江之時，遠不能逮，而人數之多，殆將過之。鄙意欲逐賊至廣東，俾三江兩湖之衆不願隨往，庶粵

匪終有窮時。計惟嚴防贛江以西，不令闖入瑞臨袁吉姑委撫。甯都一路，除郡城外，都不置守，暫任蹉跎。俟春霆自饒而南，黃少春自廣而南，克菴自袁而東，鈴峯自吉而東，併力驅之，向粵得三數猛仗之後，則三江兩湖之賊散者必多，免致紛竄贛江以西，擾及湘鄂，愈形棘手。頃已備咨奉商沈帥暨尊處，如以爲可，則此後調度不至兩歧，伏候卓裁示復。自漢中東下之賊，本四眼狗百戰悍黨，一從潁州竄出，未經小創，裏脅日多。又勾合羣捻，號三十萬，由襄樊下竄，圍援金陵，長江固難飛渡，而皖北節節空虛，可以直犯浦六滁揚裏下河，江淮禍患未知所屆。以公擇將之精，治軍之整，而猶自謙曰強弩之末，然則敵處之虛枵浮脆，擁空號而乏實際者，能不廢然悟而浩然嘆乎！金陵城賊似有難於逸出之理，然無糧盡確耗，其精力尙沛然，未遂枯竭，可爲長慮。邵位西懿辰之世兄，順年歸尋父骨，曾否進謁，敬求照拂。羅淡村之世兄，忠祐境況甚窘，能否在浙中予一差遣。此間苦無位置，且紳士亦難爲入官地也。并此奉懇。

致李宮保

金陵城賊并無糧盡確耗，似非旦夕可了，而餉絀異常，爲近數年所未見。霆營尤有立見譁變之虞，有周綱堂者在霆營當差，寄書湖北糧臺，言我待霆營獨薄，決裂卽在目前，實則霆營今年發餉不滿五成，舍弟營不滿三成，國藩并未敢厚他營，而薄霆營也。今霆軍不平如此，恐其遽生變，故是不止厝火積薪，業已火然。

及眉矣。特委陳虎耳赴滬迎提總理衙門奏撥之二十萬，并洋銀一萬六千餘元，務望速飭全解，以九萬與霆軍以十一萬并洋銀與沅軍，能保四五月無變，或可藏金陵一贊之功。此外江海關欠撥之五萬輪船回國經費，應找之二十四萬，均求設法趕解敵處，感禱無已。自台從東下，握別以後，此間選將整軍，用人治財，都乏實際。虛枵之象，日甚一日。長江三千里，幾無一船不張鄙人之旗幟，外間疑鄙處兵權過重，利權過大，蓋謂四省釐金絡繹輸送，各處兵將一呼百諾，其相疑良非無因。而兵弱餉絀之實情，乃無一人得知。擬卽日將辦理竭蹶之概，一一上疏直陳，請將欽篆督篆次第交出，而鄙人亦不敢置身事外。但僅統兵萬餘，專辦一路，如昔八九等年規模，或可免於大戾。適有肝風之疾，請假調理，附告一二。

致劉松岩

江西釐金部文令督營撫營各支一半，而總理衙門奏請於輪船回國經費等項下，撥銀五十萬兩，專解金陵，以竟將蕻之功。其中有銀二十萬兩，洋銀一萬六千餘元，原奏稱爲有著之款，卽可起解。茲特委陳令艾赴滬守提懇閣下稟商宮保中丞，立提此款，派員由輪船迅送金陵。至感至禱。虎耳篤實貞介，鈍於言詞，因其向爲中丞所器，又聞閣下素取樸士，不尙浮華，望無以其陳詞稍簡，遂疑其情未迫切，而置爲緩圖。幸甚。江海關應撥之五萬，亦求代爲催解，其二十四萬則查明已否出洋，另案奏辦。江西寇氛

日熾，釐務大減，不得不專仗大力，濟此艱危！

致毛寄雲制軍

弟年來不自量度，所添募新營過多人數至十一萬，而長夫尚不在內。前此舍弟增募時，弟力止之，舍弟以爲洪逆堅悍異常，雖各省一律肅清，而金陵老巢非苦圍苦攻不能得手。於是雨花臺圍師增至五萬有奇，雖較之和張昔年尙少二萬，然頓兵堅城，氣不能舉其體，百道環攻而無如之何，餉項遂因之大絀。今蘇湖各城皆已得手，金陵孤城終有蕪事之望。然外間頗有譏其曠日持久者，舍弟因此鬱鬱以一人而統九十餘里之圍師，困數十萬之悍賊，勞苦本非人所能堪，加之憂讒畏譏，鬱抑過久，常恐肝疾日深，難於調理。故國藩每作書寬慰之，閣下與筠帥篤愛舍弟，相知最深，聊述一二，以答遠懷。弟亦心血過虧，大懼顛覆，詎羞知好，但思引身謝事，少減營尤兩接戶部覆奏之疎，皆疑弟廣攬利權，詞意頗相煎迫。自古握兵柄而兼竊利權者，無不凶於而國害於而家，弟雖至愚，豈不知遠權避諂之道。惟舍弟引退之志更急於鄙人，此中先後之序，尙須妥商局勢過大，經手頭緒太多，未知何日始得脫卸無痕耳。

覆李宮保

頃讀大咨知常州克復，全股剿滅，奇功偉烈，不獨當世無雙，卽古人亦罕倫比。自閣下入瀾，屢瀕危險，皆躬率諸將決戰，出生得保，全於呼吸之頃。數役之後，賊萃各路悍黨，專與尊處爲

仇。故皖浙金陵諸軍皆得少省氣力。尊處出奇制勝，如塞洪水，如捕惡蛇，始終無一隙之暇，無一著之懈，不特全吳生靈出水火而登衽席，卽東南大局胥藉餘威，以臻底定。壯哉！儒生事業，近古未嘗有也。金陵洪李諸酋堅韌如故，援盡而糧未絕，不知何日始了此一段。舍弟憂灼異常，徹處屢書寬譬，囑其稍耐而慎圖之。尊處兵力計已沛然有餘，敬求撥四千人守東壩，三千人守乍容，騰出鮑軍上援江西，至要至感。抑或富部仍須北渡，丹陽亦須費軍分守。又或諭旨飭公親赴金陵會剿，或遮截洪賊竄路，均不可知。統候裁奪。惟東壩句容二處，則求迅速添兵替防，并求飭籌銀九萬兩，解交鮑軍以爲援江途費。總理衙門餉五十萬兩，據應觀察稟有三十三萬可靠，其餘十七萬尙不可知。敬求大力將此三十三萬星速催解，仍懇將去歲訂定之月餉四萬源源批解。若能度此三月，不致譁潰，則感惠大矣。幼丹中丞與敵處私交已絕，自問數年以來，未嘗挾權市德，稍有觸犯，此心可質鬼神。閣下不與左帥爭意氣，遠近欽企。此閒意氣孰盛，則豈聽公論耳。

覆郭意城

竄江之賊，第一起爲僞陪王等，係溧陽敗出者，溧陽本侍逆巢穴，故陪王亦侍黨也。第二起爲陳炳文、汪海洋等，杭州敗出爲多，而武康、德清、石門等股亦附陳汪以行，輜重最多，旗幟最鮮。第三起爲僞侍王由湖州逸出者，第四起爲江陰楊舍之敗賊，常州城外之壘賊與夫金壇句容克復之賊，頃於十二三四等日唐桂

生與金毛輩在休黥屢獲勝仗擊散一股未知定何曾也。常州克復頭目及粵逆馱誅無漏網者餘亦投誠遣散不留餘毒。丹陽克復逸出之賊甚多，是將爲第五起。而湖州之賊將爲第六起。皆當由徽入江，人數實已不少，所幸不甚凶悍。號令不一，心志不齊，沿途擄糧，多飢少飽，紛紛逃散，不敢言戰。此機勢之最可喜者，而敵處各軍，江西各軍絕少，良將勁旅，無一人能制此散漫之賊。左部差勝亦多新集之卒，此又時局之最可慮者。現調春霆，馬步萬六千人，上援江西，少荃已派兵接防東壩，句容，營軍，途費九萬金，亦將次第解到，十日內必可成行。五月當可到江，屆時賊若未渡贛江，以西則全局穩固矣。

卷一十四

覆左宮保。

金陵之賊援絕而糧未盡，堅忍似更勝於九江之林啓容，安慶之葉芸來，竟不知何日始是了義。東壩，句容，金壇，蘇軍，業已接防，鮑軍各營先後拔至蕪湖，定於五月六日自蕪湖起行，本月必可到江。接讀大疏，請簡厚菴督江西，皖南軍務，克菴幫辦，業奉俞允敕處所，派援江三軍，春霆本係厚帥舊部，必可聯絡一氣，指麾如意。惟厚菴素不願改統陸師，若先商後奏，未必允從。此則恩命先下，無可諉謝。黃翼升將抵金陵，已飛緘催厚菴迅速西上矣。湖北之賊尙盤踞於漢德安陸之間，副都統舒保在德安陣亡，亦馬

隊多年名將，賊餒必且益熾。嚴中丞以道員降補，義棗暫署鄂撫，與官帥以水濟水，諸將毫無忌憚。弟既慮髮捻之長驅東下，亦未嘗不憂鄂軍之不振，鄂民之不堪命也。驅賊入粵，誠爲非計。然入湘入鄂，爲禍更烈，蓋亦兩害相形，姑取其輕之意。特恐賊不受驅，且辱將羸卒，反爲羣賊所驅耳。開歲以來，滿擬甲子景運，掃除氛祲，不意蘇浙之逆萃於江西，秦豫之賊盛於江北，世變相尋，乃未知所終極，而賤軀孱弱，隕然如八九十人，萬無可肩此鉅任之理。諸關龐注，順報一二。

覆李宮保。

江西陳汪一股尙盤踞鉛山一帶，侍逆大股已由建昌東破宜黃崇仁，直逼樟樹省垣戒嚴。敕處咨楊鮑周三軍門赴援，不知趕得及否。省城三標沈中丞操練有素，又新調萬泰帶潯兵入省助守，根本之地，不至動搖。所慮竄渡贛江，以西由瑞臨而出，湘鄂三省皆震耳。鄙意欲求尊處撥兵督守溧水高淳建平三城，騰出敕處三小枝，北則防守桐舒無慮等邑，南則防守饒景湖口等處，如蒙惠允，卽請一面函覆，一面撥兵前來，至感。至禱。上海勸捐國藩亦知其難，惟敕處餉源一一爲閣下所深知，江西一片賊氛，平分半釐，四月不滿二萬，五月以後尤不堪問。湖南廣東兩省之釐不及七萬，江楚兩局鹽皆不銷，皖釐亦因鹽滯而大減。反覆思維，除卻蘇滬捐釐二宗，別無可借之籌。以貴部屢立奇功，振興全局，鄙人斷無瘠蘇軍以肥皖軍之意，應爲吳中所共亮。然值此山窮

水盡之候，又焉能不爲將伯之呼？每月八萬之索，尙求大力玉成，不必謂各局卡向隸蘇軍者，概不得分撥敵處也。

覆郭筠仙中丞

金陵圍師相持如故，城賊援盡而糧未絕，舍沅弟百計俱窮，餉項彌絀，又畏師老之譏，懷抱鬱鬱，肝脾受病，亦惟多方寬譬，徐待瓜熟之候而已。湖北之賊，雖昌言東援金陵，而尙徘徊於漢黃安陸境內。舒都護在德安陣亡，蓋亦馬隊名將，官帥倚之爲長城者。如久不驅除出境，雖皖北得暫紓一日之難，而鄂民實不堪命。武漢亦恐緊急，待逆入江西後，一攻撫州，既不得逞，卽東竄建昌，破萬年橋一卡，連陷宜黃崇仁，前鋒已逼樟樹，省垣戒嚴。敵處所派援江之師，鮑周金三軍，共二萬四千人，厚菴奉命督辦江西軍務，鄙人方忻鮑周諸軍得所依託，而厚菴函咨不欲去水登陸，請敵處代爲疏辭。藩雖復函敦勸，尙未知渠肯幡然應詔，慷慨西征否。羣寇回粵，本在意中，然使江西先受其毒，則粵禍或可少除。以僕與沈中丞水火而召寇，則閣下與寄帥和衷，或可銷患無形，亦其理也。多口之增，誠不能無介於懷，然禍福在天，毀譽在人，自有彼巨囊者主之，至於理之是非，情之順逆，吾輩猶可勉自主持，且當忍耐辦去，所進於左右者，始終以躁急爲戒而已。

覆馬穀山

釐卡委員，賢者本不易得。然州縣掣卡員之肘，則卡員尤易見過，雖優者亦譏議繁興，而劣者尤無論已。從前駱公在湖南胡

公在湖北，其於釐務，皆抑牧令而庇卡員。每有印委抵牾之案，輒將州縣撤委。其時駱所用皆湖南之紳士，故湖南有紳大於官之謠。胡帥有袒護同鄉之議，然兩省釐金之旺，實由於此。蓋印官掣卡員之肘，則有餘；卡員掣印官之肘，則萬不能也。江西歷用佐雜爲卡員，其勢不敵印官遠甚。去年弟欲稍變此風，從皖派去卡員若干人，其後吉安、饒州、撫州、萍鄉等處，印官皆與卡員不和，每稱卡員苛索商民，抽釐太重，上告撫藩，下告紳董，以致卡員動多怨讟，而商民遂大長刁風。聞卡之案迭出，而弟與沈中丞之際亦自此深矣。皖省向無此風氣，今年正月望江周令面稟該縣坐釐太重，請弟札飭會議核減。弟如所請行之，厥後詢之高守，則去年本與周令面商辦定者。周令又思見好商民耳。章委員應暫緩撤，如速撤則須并撤易令，謹將弟所閱歷及辦釐機宜，附陳一二。

覆李宮保

接奉惠書，許以令弟酌帶數將，於七月中旬會攻金陵。總攬全局，相維相助，感仰無既。是日恰奉初九日寄諭，飭尊處派人酌帶礮隊會攻金陵，并有大纛親泄之命。不揣冒昧，特備咨請閣下親至金陵會剿，并請不待長興克復，亦不俟七月中旬，卽日遣發雷轟電掣，總以六月初間趕到爲妙。洪曾堅忍異常，援盡而糧未絕，舍弟掘地洞十餘處，志在拚命一攻。此等百戰悍賊，豈地洞所能奏功？若以開花礮與地洞同時并舉，而輔以尊處洋鎗驍悍之隊，當可濟事。聞地洞定於六月初告成，國藩囑其少待旬日，以俟

雄師之至。舍弟所部諸將，素知閣下與賤兄弟至交多年，無不欣望大旆之西來。而所疑畏者，亦有二端：一則東軍富而西軍貧，恐相形之下，士氣消沮；一則東軍屢立奇功，意氣較盛，恐平時致生詬誶。城下之日，或爭財物，請閣下與舍弟將此兩層預爲調停。如放餉之期，能兩軍普律均放，更可翕和無間。先此函懇，即日專疏具奏，再行知照。江西之賊，逆分踞南豐、崇仁兩邑，而分佈撫建境內，聽康等黨尚在鉛山一帶，厚菴新授陔甘總督，留辦江西軍務，即日挾鮑軍西行，由瑞臨樟樹下手。有此大枝勁旅，當足了之。湖北之賊，不久必東入皖境，自英霍以至揚防，無一支游擊之師，深可危慮。閣下會克金陵，尚煩調派熊熊大隊渡江西，邁一救珂鄉水深火熱之民。蘇皖分關，鄙人亦力主此議。請即擬一會奏疏稿，由敝處拜發可也。

覆彭杏南

沅弟病勢大愈，欣慰之至。惟金陵一日未克，沅猶鬱鬱，望表弟多方勸慰，俾沅弟懷抱開暢，心氣和平，竟此一贊之功。余昔年岳州之敗，萬眾奔回長沙，九江之敗，親身走赴江西，其可恥孰甚？沅弟生平并未敗挫，不過此次成功稍遲，初非恥辱之事。丈夫可屈可伸，何必過於焦憤？望表弟與諸君子互相勸解，交相儆戒。至幸！至幸！現雖請李中丞前來會剿，開花礮果否得力，尚未敢必。其內圍城賊，外禦援賊，及嚴斷接濟三事，全仗閣下與諸君竭力經營，不可恃有人來助，稍涉懈怠。即無人來助，亦必有糧盡內變，瓜

熟蒂落之一日，始終敬慎圖之而已。

覆郭意城

金陵圍師所掘地道盡被該逆由內鑿出，隧而相見，勞而無功。舍弟智力俱窮，適值寄諭迭催，少泉中丞親來會剿，國藩因疊次函咨請之，舍弟亦屢函速之。頃接少泉咨言礮隊尙須教練，似六七月，尙不能遽來，餉需奇絀如此，深恐又生他變。焦灼之情，有逾昔歲。周厚齋入江西，春霆亦單騎入省，其全隊由九江瑞臨進兵，既保贛江以西，亦兼顧鄂之南境，湘之東境。吾鄉瀏醴防兵，或可少節糜費。厚菴交替水師事務，定於二十五日起程赴江，侍逆及聽康諸酋實散漫無遠志，若楊鮑剿辦，定可紛紛逃散，尙不能如石逆由寶慶竄粵時之整齊也。鄂中髮捻徘徊於黃孝麻城之交，若深憐我英霍濟太桐城之無備，而不欲迫我於危者，狗黨數曾均有投誠之說，密約劉維楨前往定議。維楨者，狗部一會，十一年德安投誠，蔣之純用其計以破黃州者也。髮逆若果投誠，則羣捻必不久擾濱江各屬，而敝處之患，或可以少紓其濱。准各屬僧邸即日將抵三河尖，陳國瑞將抵正陽關，應足以遏寇氛。李廷璋之賢，久聞而菴談及俊臣、玉班、劉曉滄、王永章俱緩急可恃，吾鄉似不甚空虛。麓溪辭湘潭一席撫署，如何批答，捐釐本易於叢怨，久任尤非所宜。然湘潭爲東征大宗，此間嚮望切於乳哺，又虞繼之者，益難爲工也。

覆郭筠仙中丞

金陵洪李諸酋頑抗如故，舍弟焦憤異常。江西之賊侍逆盤踞，放宜崇南豐，康聽諸逆蔓延於金谿、東鄉一帶，厚蕞率鮑軍入江，由瑞州臨江。兵先保贛江以西，兼顧鄂之南境、湘之東境。以理卜之，江西當可速靖。然使堅踞數城，曠日不下，則雖精兵雲集，亦無如何。鮑部昔攻休寧，青陽蓋亦頓兵數月，雖能舉之，又難以臆計也。鄂賊徘徊於孝感、黃麻、皖北，空虛處處可慮。幸僧即將至三河尖，陳國瑞一軍將至正陽關，均係老於剿擒之營，而髮逆四眼狗之黨又紛紛相率投誠，或不至長驅東下。承示別紙所詢，此古今難判，昏曉之事。鄙人半生與世斷斷所爭，大率在是。蓋大非易辨，似是之非難辨。竊謂居高位者，以知人曉事二者爲職，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歷勉得之。曉事則無論同己異己，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原固謬，狂狷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決非和協之理。故恆言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爲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爲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卽爲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爲君子；卯刻偏私晦曖，卽爲小人。故羣譽羣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閣下之於某公，亦不隨曹好爲推移，得毋有類於此乎。

覆李宮保

金陵克復國藩以六月二十五日東來省視，諸將憔悴可憐之色，幾於不可辨識。蓋自六月初一日，以至十六晝夜苦攻，曾無

片刻少休。而四方各營，并出行隊，至鍾山一隅，別無帳棚可支。日曬夜露，全無遮蔽。自舍沅弟暨各將領皆出入地洞之中，故形色迴變。舍弟熱毒久不愈，其克城首功之李臣典竟以積勞一病不起。蓋與程學啓同一可敬，可憫。此城雖以力爭得之，而將士勞苦過甚，乃亦若生播之果，不適於口。城中僞宮賊館以及民居，概付一炷，百物蕩盡，而羣尸山積。善後事宜，竟不知如何下手。據僞忠王供稱，侍逆之盤踞崇宜等處，係渠與之約定。三四月五六等月，則擄江西之糧以飽侍逆等股之賊。今金陵既克，侍逆等之去向不可知。惟勸官軍不宜多殺兩廣人，恐粵賊勢孤而心愈固結，則軍事仍無了日等語。擬日內卽行正法，倣陳石二逆之例。傳首各省，以快人心。國藩與舍弟犒商一切，仍回安慶。至八九月再來，湖北之賊，尙在黃岡、麻城一帶，不久終當入皖。擬請雄師北渡，肅清淮南北各屬，以保珂鄉，亦卽以衛蘇疆。一至淮北，湘勇遠不如淮勇也。

覆錢子密

自到金陵，徧歷各營，兼一巡視城內。近又定李秀成親供，遂少暇晷。李曾八日之內，在囚籠中共寫三萬餘字，刪其重複諛言，尙近三萬字。甫於初七日出奏，其二十三日一疏，至今未接批旨。與平日計期可到者不同。小泉清才有正氣，竟以毀死實可憫。悼不獨柯氏之不幸也。心泉請兵預防皖北鄙人，亦久有此意。察看此間各營，疲勞太甚，人人思歸，竟不能撥出一支游擊之師。若

第言守兵，則李王陳三軍，皆將到防矣。

覆馬穀山

賊山羅田東窺，自是英霍之患。蔣之純請帶兵出剿，中丞業將潁州四營撥還六安，應足以當一路。申夫一軍若抵桐城，又可進紮六安，俾竊軍得以全數西行。惟盛暑開差，口糧太少，請閣下告之少岩，該二軍六七兩月除食米全給外，尚須發足七成現銀。此外如朱劉易吳等軍除米外，亦須發足五成爲妥。

覆李宮保

捷報一疏批諭山安慶遞回，初十日乃奉恩旨欣悉閣下榮膺顯爵，而賤兄弟亦忝附驥尾。舍弟前敵多年，與閣下躬冒矢石，屢嘗奇險，鄙人則安居皖垣，尤爲忝竊非分。又念塔羅胡李諸公艱難百戰，不得同邀懋賞，愧歎之餘，翻增悲感。李秀成於初六日定供，初七日出奏，初八日接富將軍咨到寄諭，始奉檻車解京之旨。洪仁達病重不食，已於初四日處決矣。日內當具疏復奏備陳，所以尊處既以郭劉四鎮直搗中堅，而又以張樹聲等并力東路，劉銘傳等併力西路，徹處應辦之廣，德州亦蒙大力相助，再接再厲，片刻不自休息。既欽閣下之忠，蓋閱遠而又私幸下走創立淮勇新軍，正所以濟湘勇之窮，而爲鄙人彌縫無限之缺憾也。舍弟所部除由鄂來者分別撥還外，擬留萬人守金陵，以萬五千人作兩支游擊之師，其應撤者尚近二萬，鎮江防兵請尊處即行撥往，馮部自應全撤，即富部亦宜次第裁撤，均如鈞裁。

覆郭意城

金陵行次接奉惠書，猥以江甯告克，遠勞履賀！以閣下關注之殷，補助之厚，其爲歡欣有過於身親其事者。惟追思同袍諸君，或百戰功高，而蚤獲黃壤，或患難與共，而中更差池，或出死力相扶，而聞望不彰，而賤兄弟獨遭逢際會，同膺上賞，感涕之餘，彌增慚悚。鄙人在金陵小住二十餘日，苦熱相困，營中又無辦公之地，酬應紛繁，二十日登舟西上，回安慶料理月餘，再至江甯籌辦善後事宜。舍弟一軍定擬裁撤一半，餉項奇絀，乃爲近年所未有。東征局裁撤之議，尚須俟之冬間。八九兩月，務求多解一二萬，至禱！至禱！康逆在許灣七十壘之外，包以長圍，固以深濠，不意爲鮑公所破，無一得脫。此處得手，三縣相繼克復，聽逆率六萬人投誠，江西當可指日肅清。吾鄉東顧無憂，眈眈之去留一聽尊裁可也。

覆郭筠仙中丞

自金陵克復，湖廣德相繼而下，耳中所聞，無非吉語。紙上所見，無非諛詞。然前此侍陪康諸逆，即將由江入閩入粵，目下堵禡諸逆，又將由徽入江入粵，皆將爲棠疆之累。惟羣賊所甘心者，實不在粵而在楚，而三江兩湖之賊，又實不願從諸會還粵。此情事之的然者，當非廣東不解之禍。江席諸軍已抵贛南，似可由尊處奏調援粵，但苦俱不得力。于鈴峯略勝一籌，亦惜全係新營。此外則皆須留江西之南路，鮑劉則防江西之北路，禦浙皖之續股。厚菴則以回疆連陷三城，奉旨諄催赴甘肅，新任欲爲尊處請將

調兵，殊難應手。士直視粵之說，鄙人亦無是心，然莫能辭矣！停止粵釐一疏，諭旨尚未允准，此時本省三成萬不敷用，請閣下與寄帥商酌，江粵各分一半。俟一二月後，彼此再行奏明。釐稅加中額四名，或可間執阻撓者之口，而稍見踴躍。人謂粵東昔年辦捐，始終未奏獎一次，欲閣下追獎舊捐，而新捐乃旺信否？國藩在金陵不及一月，七月杪乃回安慶，九月初再赴江甯。舍沅弟之病迄未痊癒，功成名立，異數殊恩，而肝疾猶鬱未已，真有如退之所云『餘瀾怒不已，噴唾鳴瓮蓋』者。眾情激撞，觸緒增悞，計閣下與沅弟之編衷，皆將與天地無終極。視鄙人昔歲殆不多讓也。蓋一稍紓懷抱，一脫桎梏乎？

致李宮保

自七月二十八日回院，俗務紛集，稍疏音敬。頃以九月初日，買舟東下，回駐金陵。上游軍事，湖州廣德之賊，山徽境入江者，據報實止數千，而由歙縣開遼之交逸出者，聞尚有二三萬。春霆克蕙等軍，俱迎剿於撫建廣信等屬。此外兜剿跟追之軍尚多，此股當不足慮。南路侍康等股，其志在湘而不在粵，然粵太空虛，自南康往者已抵仁化。彼中兵餉兩絀，深為可慮。做處停止粵釐，請還本省一疏，未蒙俞允。業經飛函分致筠仙與令兄小泉，請本省與做處各支其半。又檄周厚齋軍門由贛援粵，如果大股深入半釐，尚不足濟粵之窮。周軍亦不足解其難也。鄙人與粵中三公皆有休戚相關之誼，又曾用粵餉二年，當別謀所以拯之道。遠力不能

遽及，歎悚無已！皖北英霍之賊，已派萬人赴英，八千人赴霍，應足遏其東趨。惟湘勇強弩之末，銳氣全銷，力不足以制擒，將來戡定兩淮，必須費部淮勇任之。國藩蚤持此議，幸閣下為證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須培養朝氣，滌除暮氣。淮勇氣方強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則宜多裁，速裁。頃舍弟沅甫部下已裁撤萬人，國藩擬於今冬明春共撤四五萬人，但苦欠餉無着。前札劉子潘錢諸君籌指八十萬金，又欲與閣下商撥蘇滬釐金三成，釐餉可分若干，伏候裁示。捐務則志在必成，尚懇鼎力扶助。做處若果裁撤四萬人，則除餉周兩軍仍食江西半釐外，以後當粗足自了。十一月舉行鄉試，頃已備咨請閣下監臨，即日出奏再行咨達。上下江應否分關，集兩省之賢紳會議定奪。減漕大政，國藩力主常鎮十分減一，不與蘇松太索算，亦不另奏請減地。丁六月間奉咨後，未接尊處復咨，亦未再接松巖函牘。統俟鄉試前相見會議，以期折衷至當。

覆李宮保

舉行鄉試一疏，昨日已接奉批旨，雖允許簡放主考，而聖意甚不放心，又慮及察旆不能前來入關監臨，詢及朱學使萬方的能否代辦。鄙意安徽學政向無代辦之案，宜學使又無入境之耗，籠軒辦本任提調事件，已覺日不暇給，安能更兼監臨之任務，求閣下撥冗前來主持一切。國藩七月初創此議時，不過借此風聲招集流亡，初不敢必其有成。一回安慶則羣士歡欣鼓舞，寧徽鎮州三府紛紛求學使考試，以便新生入關。這定議審國生童調省

考試而徵太穎鳳又若東考西怨呈訴不休國藩觀此氣象勢難中輟是以聞貢院工程將竣卽一面咨請閣下監臨一面札江西印辦試卷今因聖意十分慎重鄙人亦懷疑慮特恐畫虎不成貽笑遠近敬求閣下速來相助盼切盼切九舍弟回籍一疏仰蒙俞允并荷溫綸慰問珍藥下頒感激曷已現定於十月還湘裁勇過二萬無論何處銀錢概儘遺營先行給放欠餉不敷甚鉅若今冬能勉強敷衍則敵處人數漸減餉源如常明年或可漸入佳境惟目下騰挪欠款或用長沙期票或用此間期票屆時難踐成諾來示許於蘇捐內分二三十萬串見惠尙嫌其褊俟相見更當請益鄂中兵事日壞珂鄉難望安枕貴部留以龔定兩淮切勿輕議裁汰湘勇則銳氣消滅倦飛思還稍有餘資續卽裁撤此鄙人確有所見幸垂采納

致胡蓮舫

廣東釐金所以裨益尊處者至大然目下粵中軍事方殷弟何敢久假不歸已於十月二十二日奏明全歸本省俟奉俞旨卽將閣下兩年勳勞上陳而各員亦皆調回本省粵東大寮皆一時之賢俊而憂讒畏譏增茲多口軍事又復相乘不知均能化險爲夷否鄙心實深焦灼

致李筱泉

前在安慶時聞人言令弟繼泉物望日損屢次寄信誠之頌繼泉來金陵會晤多次一切未改常度絕不似曾統數萬之衆屢

立奇功者少泉亦豪無驕盈之氣淮勇諸統將亦皆謹厚不佻以此卜德門福澤方長而皖勇蒸蒸日上也爲之大慰鈞帥銳於任事而頗涉躁急近日軍務方殷能勸其鎮定應之則善矣

致毛寄雲制軍

尊處之事刻刻不忘鄂臺覆奏參以活筆反有帷燈匣影之嫌宜閣下鬱鬱不能自釋舍弟亦憂讒畏譏終日焦灼今雖奏請開缺尙不知浮言能從此衰息否弟精力久衰心思不耐苦索偶說話多至三十句則氣竭而舌若縮短者本擬於明年春夏之間陳情引退今值交卸督篆附片預陳下情鈔寄臺覽廣東釐金亦卽於此次奏明全歸本省另贖咨達冰案俟奉到俞旨卽將在粵辦釐各員調回原省運舫同年之事亦屆時上陳雪帽大令舍弟已列單請獎吳帥現權蘇撫殆亦多所窒礙粵東軍情近尙不甚棘手否愛莫能助愧歎愧歎

覆郭筠仙中丞

聞賊至潮嘉一帶連陷數城旋復回竄江西歸併閩境不知近日廣東軍情何如愧無勁旅前往相援又竭粵中釐餉以事吾吳久抱不安因於十月二十日再疏請粵釐全歸本省又舍弟撤勇之便帶精銳三千回湘備桑梓緩急之需使湘軍得以全力援粵不知得如所期否驅賊入粵之說當時以賊入湘鄂爲患較長恐掣動金陵圍攻之局不若驅入閩粵爲害稍短爲此兩害相形姑取其輕之議厥後鮑超捷於許灣各城悉克大股投誠餘匪

膽落官軍七萬餘人其力足以制賊則不特不令西犯吾湘亦宜不使南入粵界言一也傳此言者非其人則言一遷而謬矣用此言者非其時則言再遷而大謬矣自斯言既出至今私心疚憾但冀粵事不果糜爛稍贖余譽舍弟於克城之後徧發熱毒行坐維艱加以憂謔長譏頗懷鬱鬱值其生日曾爲小詩以寬警之錄呈台覽鄙人精力日衰飽閱世變自問不復堪任艱鉅昨因交卸督篆附片密陳下情曾鈔達毛寄帥處亮邀鑒照

覆郭意城

科場事件俱有頭緒應試者約一萬三千人上下初意舉行鄉試但爲招集流亡起見不意外間頗不謂然但求三場平安乃可放心楚界之行因湖北并無餘匪是以遲遲其行科場本係鄙人主持萬事草創亦須幫同經理楚皖均報肅清計近日別有後命也江粵之賊目下雖全萃閩省然閩中地瘠米少終當遷入粵東窺江窺湘吾湘東路之防斷不可以少弛舍沅弟有精銳三千帶回故里暗備桑梓之不虞留之則糜費餉項遣之則莫備緩急想次帥與閣下必已熟商妥議矣江忠烈事八月曾發一密片茲鈔呈台覽旋奉寄諭於忠烈報功之典似已滿志躊躇未便再行續請俟稍遲再當覆奏王壯武身後未聞加恩子嗣來示欲援羅王之例或誤記迪菴二子爲王家事耶粵釐請廣中額爲東征局先樹一的昨見部文又頗虞其駭飭學額不准逾十名中額似無此限也沅弟途次久無信來不知過省時病狀何如務望嘉言寬

譬廣其胸臆至感至荷

覆郭筠仙中丞

金陵克復曾寄兩緘而來示均未之見頗不可解此間鄉試初疑趕辦不及後亦無他闈墨聲光竝茂不似喪亂後氣象前奉派赴楚皖之旨旋以湖北安徽一律肅清諭飭無庸西上仍回本任惟因僧邸在鄂挫敗令劉連捷劉銘傳等赴豫概歸邸帥節制調度諸軍素以邸部左右氣燄逼人本有望而卻步之意又因鄂將常星阿姜玉順兩提督上年在黃州曾受邸帥鞭擊棍責之辱彌覺凜凜難近劉連捷病係內傷勢難久履戎行擬即裁遣該軍劉銘傳等以淮勇剿捻人地相宜義無可辭擬由淮潁多運糧仗遣之赴豫一淨搶氛頃有復奏一疏鈔呈尊覽尊處意緒佛鬱此間亦有所聞凡名之成毀雖曰人事亦有天機湊泊其間如近日移獎子弟一案胡張查辦毛帥一案皆係巧於湊泊推波助瀾增人懊惱退之所謂「變化吐納有鬼有神」者也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然造端過大本以不顧死生自命寧當更問毀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卽魂魄猶有餘羞是以戊午復出誓不返顧閣下之進退視鄙人昔年雖稍綽綽然旣蒙詬毀則宜俛默精勤以冀吾志之大白不宜草草賦歸也金陵儲蓄之奏措辭誠多未善然言之見信與否皆在言外奏豈足道哉

致劉霞仙中丞

癸甲二年均於正月奉致一緘，未得復書。第聞屢乞病假，不知玉體果否康豫？公私是否顧適？至爲廬念。金陵克復，賤兄弟忝竊異數，至優極渥。江浙旋卽一律肅清，洋人氣燄亦稍斂戢，似皆可用慶慰之象。然餘匪竄閩之後，凶燄復熾，張廉訪運蘭林總戎文察皆已殉難，劉克菴近亦大挫，閩中貧民從亂如歸，死灰再燃，勢將仍爲江西兩湖之患。鄂皖髮捻投誠雖多，而回竄豫中者亦復不少。羣言雜進，任事者多不自安。賤兄弟亦憂譏畏，筠仙尤增茲多口，環顧後起之英，真能返樸還醇，捍禦外侮，講求吏治者，似亦不可多得。日夕惴惴，念此陰陽交爭之會，未識消長之機，竟復何如？賤軀適適而精力遠不如昔，去歲盛暑困人，自五月至八月，竟日汗下如洗，兩目昏花，不復能辨細字。齒牙雖僅脫其一，而動搖幾徧。說話至二十句後，舌便蹇澀，氣亦不屬。自度萬難任此艱巨，而舍弟甫經謝去，不能不稍與褻衷，但求闔寇不犯江浙，豫匪不窺鄂皖，波恬浪靜，從容蟬蛻，養拙息機，則幸甚也。舍弟之病殊非旦夕可愈，聞世兄之長子已殤，而次者誕生伊邇。昔年於兒孫不甚厝意，近則老態日增，頗以抱孫爲望。閣下想有同情也。

覆郭意城

接奉惠函，裁答稍稽。皖中之行，本係做處於回任時，自行奏請。厥後僧邸大捷，豫省將次肅清，劉連捷劉銘傳具奏無庸赴豫之旨，則鄙人西行自可以已。東局有功金陵，似已中外共喻。現已奏明於夏間停撤，屆時再行詳述東局之功，南叟之勞，已在南叟

開缺數月之後，則議者不疑全篇皆因南翁而發。七十老翁身外之榮，本無所求，但求致仕時內無嚴諭，外無閒言，卽足差慰衆意。至東局應得褒寵，鄙意以加中額爲主，倣照廣東之例，在事諸君子二年冬業經獎敘，此時未便再請。江西釐金四年，共解七百餘萬，亦僅去冬請獎一次，尚不如二年冬東局保案之多，且優。今夏若再請滿保，恐并中額而義駭也。且湘人過此者，多議釐東兩局之員薪水太豐，保舉過優，氣燄甚大，如不加畏慎，恐爲言者所糾。又有星使查辦之事，次帥之案已奏結否？究係何人所劾，有無罪礙，閣下嶽游之約，能否遠引十一年曾有一函，勸閣下見幾高舉爲寄雲所匿。此際次帥危疑之時，似亦難於果決耳。

致馬毅山中丞

接惠書，索取安徽請豁丁漕奏稿，業經咨達冰案矣。浙中減漕章程，共已辦定幾府，聞立法至爲詳妥，較安徽新章異同如何？敬求示鈔，爲荷。石泉本與希帥同學，其志事操履相等，惟將略稍遜，而其不好用權術，似又過之。弟雖同縣，而不多相見，得諸邑人之論如此。薊泉才氣邁倫，昔所深知，近亦十年未與共事。許薛二太守亦聞人稱其賢，究竟才識孰優，此外守令中出色之員，當不乏人，便中乞示及一二，以廣孤陋。

致毛寄雲制軍

聞星使至湖南查辦事件，仍牽涉椿李二員所控之案，憚帥爲言者所劾，一并嚴查。椿李以劣員獲咎，訐告上司，有識者皆知

其反矚之端，志在詛案，不審何以屢查不已。憚帥才大心細，辦事能破陳文網，而又悖乎今日之軌轍。舍沅弟屢稱其才識，似胡文忠精而過汪衢市。頃何子貞前輩過此，亦稱誦不置。弟方佩閣下知人之明，種福徹省。此番磋磨，不下果能鏡明冰解否？江南五郡吏治向歸蘇州中丞主政，江北六州郡吏治向歸督署主政者，頃奉旨仍照近年事例，暫由漕轅主持。弟不與聞吏事，政務較簡，豈意裁撤各營，以節餉需。惟欠款過鉅，羅掘一空，尊處如可騰挪，能惠協十萬金，則貺我者大矣。

覆李宮保。

劉銘傳等二軍既免中州之行，自須令其仍回大江以南。若入閩歸左帥調度，敵處諸將俱不甚願。不知銘盛等軍豪無意見，樂爲之用否？目下江浙一律肅清，淮勇精銳未濫，別無用武之地，似不能不遣之入閩，竟東南之全功，絕皖吳之後禍。左帥近有信與尊處商定否？此事應由卓奪覆奏，敵處卽不疏告矣。減賦之事與松岩再三商榷，常鎮普減十分之一，另案辦理。蘇松太倉按科則核減漕漕之外，再疏請減錢糧，三者皆已議定。尙有未甚定者，蘇松太雖按科則而輕則亦普減十分之一，鄙意欲將此層奏明，懇請明降諭旨，俾輕則者不至再生觴望。松岩之意，以爲輕則者得減十分之一，已屬格外優厚，儘可不必奏明，五郡請減錢糧。松岩之意貴普減十分之二，五鄙意嫌其太多，欲以十分之二爲止。斯二者尙未議定，敬懇閣下折衷裁酌，於已定三端，未定二端，一

併核奪。擬一疏稿寄示，將來仍由尊處拜發，以符原案。揚州須淮軍四營駐防，必不可少，請速籌之。蘇松之捐，乃能增益十萬串，感賴何極。敵處今年裁二萬五千人，計須百七十萬金也。

覆李宮保。

減賦一事，請尊處定擬奏稿，初非有所推諉，特以鄙人於錢漕中原委，條目不甚明了，幕中亦乏熟手。由蘇擬稿後，吾兩人悉心核定，或由蘇發，或由山發，均無不可。松動八千人赴閩，自足以靖閩難。銘盛兩軍請仍留皖北，以備豫捻。蘇餉本不甚裕，而皖寧近撤七千人，需費甚鉅，故咨請速解蘇捐，尙祈俯允飭籌爲荷。

致楊厚菴制軍。

前接大咨，奏派李輔堂駐紮武昌，總理各路協甘餉項，奉旨允准。不知輔堂何日可以到鄂。其未到之先，敵處月協三萬，擬交漢口督銷局，聽閣下派員迎提。霆營出關較之甘肅用兵，其難數倍。鄙人深慮春霆身名俱裂，故具片密奏，不宜獨令出關。語雖近於參劾，實設法保全。頃將原片鈔達冰案，將來春霆行至甘肅，如詢及此事，乞閣下以鄙意告之。春霆之才識，不宜令其獨當一面。若打仗籌餉，用人奏事，四者皆由一手經理，則春霆必急遽難亂易於動氣。閣下與直夫將軍熟商，能使春霆統兵不至過多，不居首座，獨辦一路，正所以保全春霆之功名也。區區愚見，未審以爲然否。

覆李宮保。

恭邸近事，雖有後命，殊覺未滿人意。初八詔旨，措辭過重，讀之戰慄。應守到此數日，洋人亦來，現尚未經勘定形勝。津要之地，自不能不與力爭。惟條約指定金陵，則上下離省稍遠者，渠不願去，亦難強也。霆營行至武昌，上六十里之金口，忽然生變，敵血飲盟，洵洵索餉。宋國永及各營官彈壓不服，避之晉省。各叛勇聲言至江西，索餉行至咸甯，已戕官擄人，如不陸續潰散，則此禍之烈，恐尚過於苗沛霖耳。捻匪橫行河南山東，徐海未受小創一次，其窺伺裏下河之意，迄未少衰。恐須合銘盛樹三軍之力，痛剿於鄂宿一帶，仲帥欲再調常州開字各營前往，鄙意大江以南，過於空虛，既恐闖賊回竄，又慮霆營叛卒俯視一切，仍非貴部不足制之。開軍自宜留置左右，不可北渡。厚菴專員至尊處，索餉幣金三成，自不能允。然閣下亦必有以答其意，若鄙人與賢昆仲三處意見悉符，則厚菴可釋然矣。

致李宮保。

接奉四月二十七日寄諭，飭出省督師。昨又奉二十九日寄諭，則曾邸業已殉節，飭即馳赴山東，閣下署理江督，松岩護理蘇撫。想尊處亦經奉到諭旨，令不待駕到金陵，先將篆交筦軒星速啓行。此城過大，伏莽頗多，搶案層見迭出，必待台旆到此，乃敢放心啓行。護衛之兵，亦請閣下酌帶三四人，乃足以資鎮撫。湘勇早已定議全數遣散，因遺資未備，又挑秦淮淤土，出城土工最巨，尙未裁遣。今聞此信，畏縮不願北征者十八而九，勉強派去，終屬

強弩之末，難期得力。貴部淮勇銘盛樹各軍，平日頗有一家之誼，不識離蘇赴齊，尙能心性相孚否？擬約季泉幼泉同往相助，祈閣下於竹報中一爲勸駕。季泉請開甘涼一缺，遲遲未敢入告，此次乘便一奏，或可仰邀俞允緘漕一疏，本擬悉心核改，以助松岩成此盛舉。今心緒繁冗，不暇構思，即用松岩原稿，請兩君迅速出奏，不宜更列敝銜。鹽務及江北捐釐，係敝處餉項所出，請閣下精心經理，全以撥交敝軍，即可分潤銘盛等營。敝營暫住署內，數月後乃能騰出。台從暫住下江考棚，已飭趕緊修理。次青之事，尊處接有部文否？頃摺弁自京歸，聞部議得及寬政，免其北戍矣。年來此事最爲疚心，近霆軍潰叛之事，其疾憾尤難言喻。恭邸雖復舊位，而挾制離間等語，尙未泮滌。霆營及邸軍非常之變，適承其後，豈天人合應，亂機亦有相召者耶？賤體畏熱異常，實不堪此艱巨。如何如何？

致李宮保。

自奉山東之命，因湘勇在金陵者，人人思歸，不願北征，久未復奏。本日本始具疏復陳，鈔稿呈覽。甫經出奏，又接奉初四夜諭旨，令國藩繞赴山東，節制直東河南三省。敝奏迂緩異常，而北路望援急於火星，賤軀頹憊已極，而復假以絕重之事，權其不至絕贖，願贖者幾希。貴部銘盛樹三軍，自須資爲干城腹心。然樹營須留於江境，淮徐韓莊等處，能出境者，恐止劉周二軍，以將來剿捻之全局言之，自須開幕府於徐州，專力於十二府州，以目下危急之

情形言之，則須繞至泰安濟南順河南岸而擊之，驅賊回竄西路。庶宵吁之憂，廬少釋，而直東之人心稍定。然繞前而逼賊使西，必親自騎馬督隊，鄙人實不任此。若使省三獨當一路，由滕鄒兗州繞至汶上，然後迴擊，鄆曹之賊果能勝此任否？鄙意琴軒由海道赴津，似須賊已渡河，乃下此著。頃讀初四夜寄諭，則無論賊果北渡與否，此著似不可少。貴部雖多且勁，然劉潘周張皆已北征，郭楊又將自閩而楚，則左右人數太少，萬一賊由江西竄皖北軍，恐不能不迴顧耳。國藩帶金陵數營隨行，其中良者多已先歸。此皆替代暫署鱗爪僅存，頃檄調劉松山由密國來金陵，易開俊亦有稟來告請隨征，二將差強人意。其部勇願北征與否，尚未可知。湘軍銳氣久濶，真強弩之末，與承示代練千人，佐我征調，感甚感甚！徐州四戰之地，古多豪將健勇，與尊處風氣相近。若能化其梟悍之習，道以忠樸之風尚，淮勇之波瀾彌闊，枝葉彌茂矣。閣下獨無意乎？

致郭筠仙中丞

閩賊自漳州竄出，計將全數入粵，雖將來終爲江楚之患，而目下徧布棠疆，焦勞可知。自金陵克復，人以爲漸入佳境，而不知乃日處熱城。湘軍銳氣已濶，功成意滿，良者次第散去，留者驕汰不檢，難以游勇奸民，與居人積不相得，遂致臺諫糾彈，而各軍分布皖江南北，亦皆強弩之末，暮氣乘之，既慮一旦有警，無以應敵，又恐準繩全弛，不戢自焚。夫幾而果有靈營金口之變，未幾而又

有靈營上杭之譁。國藩方派劉南雲等萬餘人進駐瑞臨，防禦金口叛勇，保固江湘兩省。又出示招撫解散。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僧邸追賊鄆城中，陣伏亡，直隸山東大震。諭旨命國藩赴山東督剿湘軍，既無可恃，淮勇雖屬勁旅，而上下素不相習，未知能指麾如意否？畿輔望援急如星火，而湘淮皆無馬隊，黃河尙無戰船，何能遽言戰事？鄙人精力日頹，夏暑竟日困臥，不能治事，豈堪再膺艱鉅。自當抗疏辭謝，但以閒散留營效力，以明盡瘁之義耳。

至郭意城

國藩精神疲倦，實已不堪事事。比來眼濼殊甚，舌端無故蹇鈍，夢魂無故驚怖，撫躬循分，決當解位謝事。乃以僧邸之變，又有山東之役，已於五月二十五日交卸督篆，二十八日解纜，將由清江進駐徐州。全撤金陵之湘勇，而新招三千人，挈之以北，又調壽春易鎮皖南劉鎮之老湘營各三千人，少荃所撥淮勇萬七千人，步隊本不爲少。惟賊騎逾萬，非練馬隊二三千，不能制敵。而清江以北糧運極艱，柴草尤少，殊非南軍所宜。久困兵間，重荷茲任，顛躓殆不遠耳。俾帥罷官之後，幾至無以自存。廉正深可欽敬，然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自古歎之。筱泉中丞莅任後，聞台從不入城市，深閉固拒，踰於段干，自不容以鹽局瑣事，更洞清聽。歐建吾稱以漢局相累，則告者過也。覆老一疏，乃大爲吾輩吐氣。胡張覆奏東局各情，僕乃一無所聞，墨白質亂，甯獨此哉。

覆李宮保

兩次惠書以朱金唐三軍譁餉之故，見示敵處。遣勇之發全餉以六月克復金陵，七月卽由舍沅弟遣散多營。以甫立大功，勢難扣減欠餉，舍弟並未見商卽行全發，鄙人亦以爲情願理當未嘗相非。厥後蕭慶衍雖非沅弟所部，而同攻金陵，事難兩歧，亦給全餉。其餘毛喻、李章各軍續撤者，祇令統領營官繳出截贖一二三萬，或數千不等。其勇丁欠餉仍亦全發。因各處皆疑我厚於沅軍，而薄於諸軍，不欲歧視以詭口實也。意謂平日積欠愈多，臨撤得餉愈巨，各勇必可相亮，帖然無事。不謂乃反以此生事，現在飛撥各處銀十二萬兩，分濟朱金唐三軍，皆非無著之款。萬一解到少遲，請閣下墊出先發爲感。江皖各軍交尊處接統者，計其餉儘可按月滿支。茲另備一咨，逐一開出，若閣下於沿江及皖南兩處釐金經理得法，所獲必增。於今日以支應各軍而有餘，嗣後請飭各台月發滿餉，少亦發七八成，使以前此之紉歸，怨下走。後此之豐歸，德台端則可惟命是聽。至遣散之遲蚤，須由在上者主持，不能因譁迫而遂撤也。髮捻全數概重皖北，英方伯在雒河被圍緊急，易鎮在蒙城糧路亦絕。臨淮壽州均屬可危，現擬奏調省三由齊回皖，而令周盛波駐宿州，國藩親駐臨淮，姑以屏蔽安廬滁泗腹地，未知果有裨否？

覆李宮保。

接尊處排單，封遞張鍊渠密稟。鍊渠此次奇辱，較之山東兵之辱畢方伯，鎮守兵之辱福中丞，殆又加甚。八箇月之餉，倉卒斷

難辦足，卽使能辦，而大鬧之後，銀錢大批立至，各路湘勇皆當紛紛效尤，後患何可勝言？且如此猖獗，而各營官安然無恙，似上下商同一氣，蔣之純所部在襄陽鬧餉，統領營官亦各無恙，決非不知情者。兩月之限，八月之數，斷難如其所請，決裂亦所不恤。閣下接統之前，業已生事，儘可推諉不管。敵處前批發十二萬金時，尙未聞金唐兩軍之變，今亦不復反汗十二萬之外，不願再撥，亦實無可再撥。微休各函稟，刻不批發，且看十日半月後情形如何。倘竟照金口叛卒之樣，亦祇好付之數定。若苟且安帖，須待唐金到後，嚴行奏參，勒令每營交出二三人，審訊正法，其勇夫仍發全餉，如不交出倡首之人，凡欠餉一筆勾銷，逼令反叛通行數省，併力防剿，其禍或烈於靈勇，或輕於靈勇，均所不計。唐鎮在家，業已屢檄催之，金道則據報於四月底起程回營，不知何以未到江皖。各軍敵處積欠三百餘萬，然自裁六萬人之後，目下每月實可悉發滿餉，亦有餘資湊清舊欠。茲將出入各款，咨達冰案。其中如沿江之釐，近日實不得人，若閣下認真經理，每月收數當倍於今日。皖南釐金亦然，幸留意焉。英西林脫身出營後，雒河之壘尙屬無恙。劉松山到此一晤後，卽赴臨淮也。

致鄂筠仙中丞。

金陵善後事宜一無足觀。公私掃地，蕩無一存，無財既不可爲悅，而從事諸人亦實乏經綸草昧，條理始終之才。所保甲房屋章程，則爲人所詬病。上元朱侍御鎮專疏參劾，不得已乃姑與少

休。百廢未舉之際，來書乃聞其規畫闊深，索觀條教。毀譽之悠悠無定，類如是哉！國藩以閏月八日至清江浦，聞山東已無賊蹤。全萃院北蒙亳一帶，因改道先駐臨淮，俟皖氛少定，再駐徐州，以符初議。近日區畫大意，略鈔文牘附呈，用慰遠念。靈營金口叛卒，爲江湘剿敗，解散甚多。聞入粵不滿千人，當不足爲大患。行將入閩賊黨中，近來朱唐及金逸亭蔣之純各部，紛紛鬧餉滋變。世亂方殷，誠未知所底止。且督撫同城，誠爲兩難，而胡文忠乃獨得少行其志。世多言官帥休休有容，不佞視其用人行政，自度萬難與之共事，然後知胡公所處極難耳。前勸閣下不宜輕於去就，蓋其時粵人盛毀左右，謗議方騰，自應俛默內修，以待其定。若羣議少息，則進退之閒，閣下自有權衡。譬如飲水冷暖自知，固非鄙人所敢與聞矣。眉生現署十府糧道，申夫子密從征北來。此外幕中數人，皆與公無相知一日之雅。自淮勇外，楚軍留江皖及從行者，尙有三萬數千人。欠餉近四百萬，概求少荃昆仲爲我了之。

致李宮保

日內未得惠書，至有系念！劉松山二十日至清江，國藩卽於二十二日啓行，二十五日渡洪澤湖。東北風順，二十九日已至臨淮。洪澤之大，略與洞庭相等，而水淺動輒礙柁，泥深不能下篙。一片荒涼，無栖泊之處，若非連朝順風，恐終月尙不能達。此行一帆迅利，氣似早秋，良以爲快。而盛夏陰寒氣象，愁悶亦殊以爲慮也。雒河集圍困如故，劉軍尙無到徐消息。幼荃來此宜由蔣壩至盱

眙也。

致李宮保

省三之事，亦嘗再三思慮，觀其將才，似在禮堂厚菴之間。閣下多方培植，苦心琢磨，而成此令器。鄙人斷無不知愛惜之理。惟渠調托副都統儘可自行咨商，乃於敝咨之尾，添出一層，適足見笑於國將軍。故國帥有專咨來詢，後聞官紳言銘營所過，秋毫無犯，頌聲載道，遂將參劾之意解釋，令省三來此一見，少遲再商轉圜之法。徽休一案，聞逸亭業已回營，桂生亦自湘起程。俟其到防，擬將唐義謨暨張道密稟中所指各劣員，提至臨淮審訊。一面飭查倡首滋事之人，一併研訊，明知其將激變而萬不可不一懲辦。是否別有上策，務乙熟籌詳示，切弗推諉拱默。敝處自願做惡人頭，決不累閣下分此怨謗，但恐畫虎不成，反類狗耳。雒河解圍，雖仗劉周之威稜，而程史等堅守之功，究不可沒。從此四路設立重鎮之局，可以辦成，擬派琴軒在濟甯，振軒在徐州，錦堂在臨淮，各綜理營務處，卽提調存儲米糧軍火事件。惟周家口尙少提調大員，省三須休一兩月，豫若有急，不能遽往援也。幼泉尙未到臨淮，國藩近年畏暑，迴異尋常，而出師已四十日，尙不甚熱，天亦稍憫勞人乎！然終不免火雲燒肉山耳。

覆彭宮保

頃奉惠書，知閣下積年辛苦，迥異他人。在舳板小艇之中，歷受風霜烈日，雖金石亦將剝蝕，而況血肉之軀乎？故近年力勸改

住屋宇，無再以船爲家，蓋深慮病之一發而難支也。此次病雖在標，然非稟賦素厚，何能禁此風波？祈卽在皖城覓一精潔之室，安居調養，萬不可再周旋於孤舟風濤之中，至囑！至囑！長江水師永遠章程，國藩在洪澤湖中，細閱一遍，知閣下用心良苦。惟船與官皆太多，必干部駭。且眼中諸將，均難勝此重任。日內酷暑逼人，尚未悉心核改，俟月杪核定送閱。七月出奏，弁勇請卹及金寶珩兩案，則准於六月出奏。國藩身體尚適，惟畏熱甚於昔年，不耐煩勞。雉河解圍，差堪一慰。

致李宮保

省三來此小住三日，仍回臨淮。臨行請自練馬隊二營，已面允之。此外，鼎湖盛及湘勇則不令其自練，卽於吉林黑龍江察哈爾等處三千馬隊中，挑選而分撥之。幼泉及李恆清卽日當至徐州經理此事。淮水盛漲，所住之營築陡捍禦，水高於內尺許，徵事務望速示，日內當發動也。

覆李宮保

接惠書并摺件，足以開執利口，爲任事者吐氣矣。諭旨亦平允暢達，惟末世氣像，醜正惡直，波瀾撞激，仍有尋隙報復之慮。苟非極有關係，如龔桶捐四千萬之類，斷不能不動色相爭。此外，少有違言，卽可置之不問。德門兄弟槩戟，功業烜赫，高明之家，鬼神亦忌，總宜處多留餘地，以延無窮之祜。徽軍給餉遣撤，不辦一人，後患方長。拏辦首犯，則變速而禍小，否則變遲而禍恐更大。東

壩防軍進駐旌德，殊可不必。祇要守住金陵、安慶、南昌，他處且可聽其蹂躪。未反之前，不能不在先設防兵，惟鍊渠勉亭所籌巨款，不可先發，卽可嚴檄止之。若欠餉全清而更叛，則尤不值矣。鄙意將鍊渠撤省聽參，另委皖南道改駐蕪湖，將唐義謨及營官之劣者拏問，而另檄每營交出刁勇二人，如以爲可務，祈迅速回示卽發也。

覆李宮保

王侍御疏中竟有「罪不容誅」等語，自無忍而不辯之理。良善可爲而不可爲，國藩涉世多年，蓋亦深明其旨。然如左公之強梁，乃由稟諸天賦，而人事又足以濟之。鄙人本無子路好強之資，又恐運氣不濟，每訟輒輸，用是斂手而退。閣下剛勁之質，度越時賢，而世亂言靡，訟端方多，運氣之或濟或否，究不敢必。其惟處於一張一弛一龍一蛇之間乎？徵事查辦一札，告示一紙，明知勢將激變，而萬不能不出此下策。如果效金口，叛卒之爲，敬求閣下以全力赴之，不使有不勝爲笑之患。至懇！至懇！

致李宮保

松勳開奇四營留備徵事之變，應足了之。惟該勇等畏尊處威稜，或南趨葵德廣信，則收拾較難耳。朝廷屢催劉銘傳等軍進援山西，并調陳勛仙爲晉臬，又以久未接敵處奏報，嚴旨詰責。鄙意淮勇喫麵雖稍勝於湘勇，然亦祇可一飯一麵。若秦晉等省，終年喫麵，則劉周等亦決不相宜。擬再剴切陳奏，湖南若有大警，蘇

軍馳援太遠，須與令兄言定。劉朱席斐等軍，皆可援湘。如果湘急而江緩，劉孫二公亦必可商撥也。

覆李宮保

國藩自臨淮起行，行四日至靈璧。天尚晴明，惟路多隔水，幕府坐小車或牛車，遲笨異常。途次又無一物可買，若下雨則寸步難行矣。惲守光業明白稟復之案，已自認錢價出入不符，而謂另有不能報銷之公費，取給於此項錢價。聞發覺後，近日弊端更多，務乞尊處迅派委員接辦。正陽鹽卡案尚未結，尊處公牘但稱惲守有被控查辦之案，亟須委員接辦云云。國藩恐其來淮不能迅速，請派賢員，總以由陸路速來為妙。山東解琴軒協餉併入餉款三萬之內，此間尚未聞是說。果爾自當爭之。丹初所與敝處商贖均屬誠懇，不涉虛偽。聞其居官亦極廉正耐勞，而謗議朋興，幾於燦金銷骨。寄諭交敝處確查者二次，一密一明，所鈔參摺皆肆口醜詆，至不忍讀。惡正醜直古今同慨。閣下與琴軒通信，請囑其無盡信官場謗辭，遂疑丹帥難與共事也。舍沅弟來信因病體未痊，決辭督撫之任，此實恐以屏軀誤公，當不致以抗違貽譏。

覆陳防仙

京師物議與樞密消息，隨時變遷，每有上下交推，眾望所歸者，轉瞬為人所唾棄。亦有羣疑眾謗，浮議沸騰者，轉瞬又風平浪靜。惟卓然自立之士，歷常變紅黑而終不改其度。閣下此次進京，時日無幾，而天眷物論似均優許，望閣下弗引之以自喜，將來設

有訾議吹求，恩眷少替，望閣下弗因之以自沮。蚤夜孜孜，專求自立之道。私事則行已與讀書二者并進，公事則吏治與防務二者兼營。以勤者本，而以誠字輔之。勤則雖柔必強，雖愚必明。誠則金石可穿，鬼神可格。鄙陋之談，若傾黃河以滌凝汗，豈待辨哉。晉省情形，聞動用款項雖數百千金，亦須具奏咨部，猶是承平時之軌轍。黃河自潼關以東至垣曲皆北岸晉，而南岸豫。再東則南北兩岸皆屬豫境。造船防河，似須處處與河南商辦，不知果能聯絡一氣否。造船之木料尚易購求否。礮位須敝處協解否。至為系念，便中尚望詳示。

卷二十五

覆郭筠仙中丞

自雒河解圍後，捻匪分爲兩枝。西枝蹂躪於宛鄧等處，逼近隨棗，未遽入楚。東枝游弋於沈項周家口，頃更回竄皖之潁州。鄙人初義四路各駐重兵，外籌大枝游擊之師，往來追逐。今徐州濟甯臨淮周家口四處防兵業已辦定。惟游擊之師尚無頭緒。蓋邸部馬隊汰留不足二千人，新調之察哈爾兵及添募馬勇，技生馬劣，全未見仗。斷難驅之向敵。與捻匪精騎相拒，而廷旨迫促數令移營河南許州等處，外間物議督責尤峻。觀河南軍政吏治之敝，揜禍殆無已時。身膺銀鉞，焦灼易極。覆仙辨誣一疏，有識嘆仰。頃閱邸鈔，吏部議以降調，瑞繼兩星便在秦，計尚他有吹求，亦足見

世途嶮巖，任事匪易矣。九舍弟蒙恩簡授晉撫，以怔忡之症未愈，五月又大病一次。在籍恭疏辭謝，陳請開缺，不知得仰邀俞允否？席慶兩軍定以本月由江入粵，會剿粵事，當有轉機。石角藤枝何處不有，公昔在京於諸老多所許可，與僕異趣。近年在外，於諸公多所齟齬，又似與僕昔日同符。不知後世復有爲吾輩辨蚤晚異同否？

覆李宮保

接奉寄諭，飭移駐河南之許州，不行則屢違詔旨，并失民望。遵去則局勢全散，有損軍事，反復籌思，焦灼無似。松勳兩軍鄙意，欲留防微休之變，朝命亦令移以剿捻。俟金唐案結，似可量調廬壽之間，以爲入豫之漸。游擊之師，茫無端緒，頃囑幼泉一力擔承，以五千步隊，二千馬隊爲率。步隊須由閣下挑撥勁營，妙選將材，代爲經畫，馬隊則無上驪，又乏良將，即操演臨陣，初試時亦無佳營爲之榜樣，殊無把握。金唐餉項既截至閏月初二日止，騰出此項口糧，擬即全供幼泉游擊一軍之用。琴軒訂於節後來徐，近日淮軍均有令名，良以爲慰。爲當隨事訓戒，不可寬弛。丹初物議猶煩，少村葢任未久，臺中已有彈章，甚哉封疆可爲而不可爲也。

致李筱泉中丞

昨奉寄諭，飭國藩進駐河南之許州，不行則既違屢次詔旨，又失豫省民望，遵行則迭次之奏議不符，行軍之局勢全散。進退兩難，焦灼無似。接省三軍門信，謂賊已渡賈魯河而東，志在決犯

山東，果爾則許州之行自可中輟。惟橋山事嚴之時，又恐震驚畿輔，聞捻匪此次北奔，一日夜行百六十里，尚過河二道，飄忽若此，將來何以制之？鄙人自離金陵後，公事較簡，體氣稍適，惟以捻事未了，徽軍生變，憂灼莫釋耳。

致閣丹初中丞

賊若果已渡運河而東，或趨濟南，或入東三府，應令琴軒督率全軍，跟蹤追剿。此次帶三千人至鉅野，留二千五百於濟寧，頗嫌兵分力單。若跟追，則須全軍同行，不宜更分。官軍縱不如賊騎之難，而有一軍尾之以行，賊究有所顧忌，不敢肆行擄掠，又不敢留東三府爲久據之計。弟當續調歸德周軍進扼曹州，海州一軍進扼沂州，而徐已去之馬步八千人，則聽閣下相機調遣。總期與潘軍爲犄角之勢。若使賊在東境大受懲創，則此後稍易爲力耳。

覆陳舫仙

調南方水師赴晉之說，苟可爲力，鄙人必不憚煩。無如再三籌畫，實辦不到。目下節過霜降，不特水涸膠淺，且運河自清江北至張秋及黃河數千里，冬間例皆冰凍。若待明年夏間再令南船北駛，自不如在晉造船之便且速。舍沅弟辭撫晉之命，據弟信言，病不能唾，不能食，頭暈目眩，小便極多等語，如果調理得宜，冬杪或可勉強出山。鄙人亦苦頭昏舌蹇，老態日篤，因新事則辦理毫無頭緒，舊事則皖南各軍尚未遣撤。金唐應辦之首犯，雖已正法七人，而營官等應解徐州者尚未解到，不知果有它變否？舍弟

未出，僕不得不強爲支撐。來示認真治事者，例不能取說於人，面而皆圓。但雖與人齟齬，而此心出之以公，言辭又不過激，或於不圓之中結怨較少耳。

覆李宮保

接復書具悉！以松軍赴徐而鼎軍駐紮宿遷，妥善之至。仍不營兩軍同紮一處，呼吸相通，連日探報，東賊將由城武單縣南竄，魚臺豐沛適當其衝。松勛二軍早到，或可迎頭截擊，乞一催之。國藩前不西駐豫境，幾於一國非之，天下非之，乃自任柱牛賴等東竄後，賊之驍悍者全萃齊境，而非之者如故。奉初六日寄諭，欲令閣下督兵赴豫，而吳帥李丁遞膺三席，飭令兩商復奏。鄙意黜陟封疆將帥，本非閩外之臣所宜干預。昔年密詢一人，尚不敢率爾置對，若三臣會商覆奏，尤覺非宜。而李丁二君資望尚淺，亦不宜遷擢太驟，遽躋開府。淮勇大支勁旅，業經盡數北調，江南僅留劉王二軍，萬不可少。大旆若赴河洛，帶去淮軍數支，則東路仍不敷剿辦。擬即以此數者覆奏，摺尾聲明疆臣不應上干進退大權，故不商李吳會奏，是否有當，祈裁酌飭金唐解犯赴徐，嚴檄既出，此時不便放鬆。萬一叛變，尚須調淮軍南渡剿之。閏月初二以後，決不准發餉絲毫。既已發難，未可中輟。小宋求卸任赴鄂，竹莊不宜遽署藩篆。渠在江西湖南物議頗多，過顯則恐惹彈劾。或於三道中派一人署藩，閣下與翁酌商，亦愛人以德之道也。

覆閻丹初中丞

接惠書，知防賊竄沂贛，已派楊營至滕縣防禦，大慰！大慰！弟始則恐賊分二支，由長溝韓莊兩路渡運，而東業經寫入正摺，旋聞賊實未犯長溝，又加一片補行聲敘，而恐其由韓莊一帶渡竄沂海，則未嘗一刻稍釋。今得閣下慮及此層，私懷爲之稍開。賊既東竄，非北窺濟泰東三府，卽南窺沂海裏下河，未必肯不大掠而遽歸。求閣下更於此加意，或令一軍在滕嶧防邊於微山湖之東，令一軍在魚沛跟追於微山湖之西，尤爲周密。琴軒可出境追剿否？昨有一牘商辦，想入荃鑿！自賊破銅山境之辛家集後，羣捻游繹於銅沛二邑，已閱四五日，似非遽回皖豫者。長溝幸未搶渡，若南路亦不得渡，運則東省稍紓，而大局亦歸於一條鞭耳。

覆李宮保

兩次惠書，俱商寄諭中入洛之事，鄙人已決計不商而專奏。十九日覆陳一疏，奉旨留中，此事不應別無後命，豈拙疏果立言失體耶？抑已成之局，不宜妄爲異同耶？此間軍事幼泉與張詩日等出隊，獲一小勝，竄逆該入蕭縣，又折回豐縣，潘琴軒接仗大獲全勝。有此一捷，或不敢再窺曹濟清江，祇要朱唐金三軍及江西劉朱等軍次第遣撤，騰出各餉，全養淮軍，以與此捻周旋，似不至全無把握。一有更動，則全局皆非矣。太夫人病十愈七八，實爲欣慰，日內想已復元。凡涉疫症，補劑不宜太蚤，祈慎之。汪梅村爲金陵讀書種子，梅氏亦果葉清通，均希格外關垂。莫善徵保案，已爲部駁，應請閣下專案奏補一缺，或變尋常補缺奏稿舊樣，竟作保

舉人材之式。陳虎船似亦可補一缺，於官場之風俗，民生之困苦，總有裨益。二君從僕日久，其行義又可嘉也。回任金陵之說，思之已熟。目下每日公牘較之兩江任內減去三分之二，然猶嫌其繁冗。老年心緒凋疎，精力日頹，但求少承一事，少接一人，即若俯仰少安。若以兩江重大事件而假手幕書，草率了之，又非鄙人平日之常度。故以不復任爲善始善終，閣下以請何如？

致吳南屏。

弟於五月二十五日由金陵北行，由清江洪澤湖至臨淮，小住兩月有奇。八月初始來徐州，今又兩月矣。自弟北征後，捻匪已由山東回竄蒙亳圍攻雒河老巢，力戰得解。旋竄河南分爲東西兩股，西股蹂躪南陽，東股回竄山東之曹濟，甫經調兵齊集濟甯，賊又奔竄江蘇之豐沛。我師夾擊二次，賊又紛竄山東之魚台等處。飄忽無常，伺隙則逞，稍一失勢，則電掣颺去，終不得痛擊而大創之。故捻匪之人多志大，遠不如粵匪，而其狡黠多馬，則反過之。中原之民窮財盡，難於行軍，則又倍於江南也。弟精力日頹，厭苦兵事，雖卸江督篆務，公事減去三分之二，猶若嫌其繁冗。勞人暮齒，意緒凋疎，殆古今人之恆態也。幕僚多好學之士，足慰老懷，而鮮所造述，無新著詩文相與證發。弟亦憚於文事，今歲得一二首，都無精思。過是以往，抑又可知。閣下邇年又增鴻文幾何？前後巨製名篇，是否寫定成帙，無惜示及一豁鄙襟。

致郭筠仙中丞。

自任柱等捻回竄山東，圖渡運河以北，窺伺登萊青完富之區。濟甯潘軍力與相持，賊又改竄江蘇豐沛，將由韓莊等處渡運，又爲水陸諸軍所扼，迄不得逞。正旁皇無計之際，李幼泉於徐州城北獲一小勝，潘琴軒於豐縣兩獲大勝，賊遂回竄河南。周盛波率歸德所駐淮軍於甯陵獲一大勝，皆係攔頭迎擊，一變向來尾追之局，差爲少慰。前此雒河解圍，全股西竄，中外皆謂鄙人不應再駐徐州，幾於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國藩以皖豫艱於覓食，賊斷不戀於西，而忘齊蘇濱海膏腴之區，其志終欲東耳。此次東竄，雖受創以去，然尚不能忘情於齊。數月之後，仍當電掣東趨，垂涎於青萊各屬，特鄙人久爲豫中所責望，此後恐不復能抗疏堅持，初議，願駐徐州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也。閩粵汪逆亮無久存之理，督撫同城之害，果遂一發揮否？即更懇所欲言，亦未必能拂衣高蹈。與霞公及舍沅弟耦耕之說，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舍沅弟賞假六月，比亦頗有再起之時，事尙未可知。若其風塵不靖，林下豈得安枕？如果大段肅清，則扶杖課農者，不在東阡而在北陌矣。

覆李宮保。

頃接大咨，將水師營制事宜籤出各條，極爲精密，即當一一更正。惟口糧一節三兩，微嫌其多，但原議二兩，部中亦不免駁飭，而此案接奉部覆後，吾輩終不免續有申陳。不如即照尊指寬留地步。惟兵丁既遠勝於馬糧，則自總兵以至千把之廉俸，亦似宜優於陸軍。雪琴原議比陸營之官均加一倍，似不能如此立言。鄙

意酌加三分之一，可否務望星速示復？鎗礮固屬目前急需之物，而輪船亦不可不趕緊試造。造成此物，則顯以定中國之人心，即隱以折彼族之異謀。敝處試造三年，刻楮不成，有同兒戲，亦當效愚公移山，勉卒此功。金陵軍械所，即請閣下裁撤，歸併上海之鐵廠。鎗礮與輪舟二者兼營并舉，似須派司道大員總理其事，兩生可以遙領否？

致李筱泉中丞

近接官相函咨，成武臣一軍正在開餉督省，而捻匪適於是時深入腹地，一支至黃岡，一支至黃陂，又接各處稟成軍句捻入鄂，并有與礮船勾通之說。而南陽一股亦已擾及樊城，是鄂中情形喫緊，幾與十一年春閒風波相等。恐廷旨飭敝處撥兵援鄂，則省三與幼泉必有一軍西入楚疆，而移駐周家口之議，局勢恐當小變。目下湘勇僅劉壽卿一支，尙屬可用。此外全係淮勇，鄙人兢兢業業，但求淮軍講求紀律，愛惜聲名，將來不滋事變，大不蹈靈成之覆轍，小不似徽休之譁鬧，是賢昆仲桑梓之光，亦即鄙人之福也。

致劉霞仙中丞

歲序如流，又值正月初三之期，伏想動履康愉，政聲益懋，去歲驚波迭起，洞心駭耳，卒能從容出險，不限厥問，良以為慰。文輔卿出京過此，具言君子之阨於陳蔡，由朱石樵慫恿而成，怨毒於人，一至於此。國藩自上年五月奉剿捻之命，即奏定於臨淮徐州

濟寧周家口四處駐防重兵，以靜制動。另籌兩支游擊之師，與賊追逐。建議之時，人亦鮮所非議。秋冬之間，四鎮甫有端緒，兩游尚未成軍，而羣賊蹂躪河南，未克馳援。山是中外交譏，疑謗叢集。目下游兵粗就，意欲悉數赴豫，謂可與此賊縱橫角逐，或一聞執悠悠之口。乃全軍尚未西邁，而捻眾已竄漢黃，距此間又二千里矣。不得已，檄劉軍門銘傳跟蹤援鄂，政恐我方南行而賊又北旋，破寇之方，漫無把握。昔年所部十餘萬人，多係湘軍，近日裁撤殆盡，存者不及二萬。現在黃州叛變之成大吉，一軍即係希菴最親之部，而敝處徽休二軍去夏亦幾釀巨禍。世變日新，而人情益幻，下走精力久頹，齒落其二，而餘悉動搖。目視昏花，閱文牘至三四紙，即須少困，以節其力。說話至二十句許，舌即蹇澀不靈，久膺艱鉅，斷無不償事之理。眷屬尙在江寧，今春擬遣之回湘。雲仙在粵亦無好懷，強寇久踞嘉應，兵將無一可悅，又與瑞左二公大有乖忤，鬱鬱思去，又有不能脫然之勢。閣下雖處艱窘之境，聞與厚菴水乳交融，此外尙有拂意之事否？僚屬中果有相視莫逆，利可斷金者否？便中惠告一二。

覆李宮保

銘軍援鄂，鄙人初亦有意。得省三自請南行之稟，而始決。乃適與尊策符合，殊以為慰。又得開營駐防二郎河，外援內守，悉當人意。仲良之事，日內擬即入告。國藩既率幼泉等軍入豫，難保該逆不窺伺東路。劉軍在宿遷，與徐州劉軍為犄角之勢，足固淮海。

門戶。江南苟無大警，似不宜將勳軍遠調。湖團之事若全不示之以威，斷不足服銅沛之心，而團民亦視通賊爲尋常事件，列於小德出入之科。故將勾賊容賊之王刁兩團驅逐，而令其餘各團得以永遠安業，未知終能安帖否？俟該二團還回本籍，幼泉卽行拔營，國藩亦於本月行矣。春霆所用之何元普業已離營。春霆所短在用人不慎，取財無制，又立功已多，驕矜自是，敝處當常寓書戒之。長江水師營制事宜摺業經奉旨交各衙門核議，尊意重在口糧宜厚，作梅重在陸營宜裁，均經敘入正摺之內。其提督應歸總督節制，則添入事宜條內。惟上下江設兩提督，則與初案全翻，難著筆也。

致陳作梅

近來各處言辦捻者，動以數省會剿爲辭，而不知三江兩湖及東豫等省，今惟淮勇數軍可戰可守，此外并無一枝可以與賊交鋒，何會之有？湘勇久成強弩之末，幸鄙人見幾尚蚤，三年以前卽致書少泉宮保，言湘勇須陸續全撤，淮勇須留以禦寇。兩年間湘勇遣撤將畢，幸全體面，差強人意。否則變端尚多，豈僅徽防之鬧，成部之叛哉？惟淮軍統帥之才尙嫌其少，恐難收拾全局。閣下漢鑑素精，亦曾與少泉謀及，別有足當一面者否？尙求詳悉見示。

覆郭意城

去臘接奉惠書，藉審躬康勝，泊然物外，豈勝企仰。國藩自奉命北征，初籌四鎮之兵，繼謀游擊之師，諸未就緒，倏逾數月。捻

黨悉衆西趨，於是中外紛紛譎議，責敝部不能與賊縱橫追逐。迨冬臘月間，游兵粗已成軍，正擬并力西向，專辦豫事。而任賴牛李等曾全趨鄂省黃麻一帶，張總愚亦由南陽竄入襄樊，又有成部叛勇之變，楚事日棘，不得已檄劉省三一軍由周家口援鄂。不特前此所奏十二府州不能自守其說，卽諭旨所指之三省亦不能格遵而自畫矣。賊旣注重湖北，則淮西濟甯周家口四鎮均不能筋脈聯貫，自須多籌游擊之師，與之往來奔馳。而初議所云『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者，亦終恐莫踐斯言。紛紛如是，何時定乎？閣下自去歲謝事，置身在材不材之間，邦政在聞不聞之際，擺落塵緣，蕭灑送日，閒中佛國，令人嘆羨。東征局巨款，請加中額，欲求大筆代作一摺，曾寄書南坡翁爲我轉達，恐踰十名之數，或干駁詰。曾經議有長策否？

覆郭筠仙中丞

得惠書，具知大施出省督剿，蓋勤益篤，而德鄰罕覩。不知到防後，別有齟齬否？聞嘉應克復，汪逆伏誅，餘孽亮難久存，或可肅清全省，振旅凱旋，稍解憤鬱，以養天和，企系無既。此間自羣捻在豐沛歸陳被創，全數西竄，東路粗安。正擬悉銳西征，專辦豫事，而成大吉所部湘軍叛於麻城，勾捻入鄂，任賴牛李等股膺集麻黃陂孝一帶，張總愚亦自南陽竄入襄樊，楚事大棘。飛書乞援，不得已檄劉省三由周家口援鄂，李幼泉由徐州赴豫，鄙人亦將移駐周家口，就近調度。捻匪本非劇寇，惟所得僧邸之馬極多，又豫軍

屢挫，以長其釁，成部叛附以濟其凶。今亦居然勦虜，未可輕視。敝部昔近十二萬人，目下遣撤殆盡，僅留萬人隨駐淮徐。此外則久處江西之銓軍、霆軍，遙奉節度而已。淮軍誠爲雄勁，然上下五省，僅恃淮勇數支，亦恐病重藥輕，疲於奔命。賤軀日益衰墮，目光尤壞，此賊愒愒殆非余可了也。梅仙陳蔡之厄，雖無損於清望，然意興豈能如常？兩賢躬畔之說，雖雅志已決，然亦須事會適助成之，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銘辭在耳，遺忘之乎？

致喬鶴儕中丞

查圩一事，弟每囑各員多擊正法，以淨根株。苦本籍查拿殺一人，勝於臨陣斬擒數百人。查出者多真正積匪，陣斬者多裹脅良民也。各委員惑於陰陽之說，惟恐枉殺一人，本懷觀望。若各州縣再從而掣肘，則漏網者尤多矣。故李牧之事，弟不能不嚴行批斥，又聞積惡捻目多在英方伯營中，弟擬行文往擊，求尊處先爲道達鄙意是荷！

致李宮保

國藩到濟寧原訂小住三日，卽出閱運河，五六日仍回濟寧。再由曹宋以達周口，乃抵濟一日卽聞捻衆東來，徧布曹荷鄆鉅定陶一帶。前與幼泉議定渠軍專辦張逆一股，今賊入山東已閱六日，而幼泉尙無入境消息，豈偶患小恙耶？抑張總愚前隊入齊，尙有後股在中牟朱仙鎮一帶與幼軍相持耶？抑函牘因道梗不達耶？琴軒留四營守海寧，自率七營步隊，二營馬隊，拔行至鄆鉅

一帶防剿？丁稚璜帶五千人防守運河，長二百六七十里，照料實難。周到湖北任賴等股竄至太和省三，跟剿已至汝寧，盛軍亦自歸德回非亳州，目下楊鼎勛守宿遷，劉松山守湖團，均籌遠動待仲良所部到宿遷後，究以二軍與幼軍合剿爲宜乎？抑以與盛軍會剿爲宜乎？求裁示吉中八營以五營守徐郡，調三營防濟甯，須俟風波少定，乃能與老湘營合作游兵。其仲良一枝，則須迅速辦成游兵，特車馬駱駝均難猝辦，焦灼之至。何日渡江，望催其軍迅赴宿遷，而親來濟甯一會爲要。眉生到此三日，囑行卽往履任，一切循振軒之舊，振軒條理精密，而有布帛菽粟之概，曾代草湖團擬結疏稿，乃一奏議好手，淮軍多才可慰也。雨生辦理鹽務，無弊不剔，開舊河影，及清釐場鹽二事，似須留渠一手經理，暫緩月餘赴潮，當無不可。自揚州來者均言雨生操守甚好，尊處見聞，想更確矣。

覆李幼泉

接惠書，知慶戰甚苦，中間小挫而未後仍勝，鼎軍亦小挫。究竟我軍進戰，追逐有未合法之處乎？抑係賊實强悍，遠過於粵匪乎？請體察情形，詳細見告。我軍新練馬隊，未經見仗，萬不能如賊騎之精。鄙人所以屢次告誡，並通行札飭，欲馬隊後出隊一時之久，並須距賊在十里外，蓋爲藏拙之計，亦本古人之法，及近人多禮堂法也。此次甫經交手，馬隊卽去猛追，追賊回撲被圍，步隊始往救援，鎗法已亂，卽難得手矣。總由不自量，馬隊之不可恃，不善

藏拙，輕用其鋒也。以後望閣下與琴軒熟商，專以步隊爲主，鼎軍去秋在豐南全無馬隊，亦以方城陣禦寇，幸保無恙。今兩軍雖有馬隊，視之若無此物一般，幸與琴軒熟籌之。

致李宮保

鼎軍在潘溪渡大獲勝仗，在蕭家亭接仗，先勝後挫，幼泉一軍接仗鏖戰良久，互有損傷。前此但聞擒匪不如粵匪，張總愚一股又不如任賴等一股，今張逆精悍如此，任賴又將繼至，何以禦之？茲將琴軒幼泉信及徹處回信鈔呈台覽。淮軍隊伍之整器械之精，迥非各部所及。惟驕矜輕敵之心，蘊之甚堅，又於聖人臨事好謀之訓，不甚厝意，欲抑之則恐餒其氣，求閣下善爲勸誡，俾諸統將皆沈慎好謀，而氣不少減，則妙矣。

與陳舫仙

出處之道，亦不可苟。司道位高而無權，處易交三四之地，縱不多凶，亦頗多懼，本難時措成宜。惟遵行引疾求去，恐柳惠有難枉之道，陳文無可適之邦，似宜姑忍以待時，反求以自責，卽不甚獲乎上，但能見信於僚屬，亦足展布一二。晉省守令中，賞識幾人，可否開單見示？

與李幼泉

僕本力誠閣下不可分兵分將，貴軍現作守局，卽稍分亦尙無妨。師行所至之處，總須多問多思，思之於己，問之於人，皆好謀之實迹也。昔王璞山帶兵有名將風，每與賊遇將接仗之前一夕，

傳各營官齊集，與之暢論賊情地勢。袖中出地圖十餘張，每人分給一張，令諸將各抒所見，如何進兵，如何分支，某營埋伏某營並不接仗，待事畢後，專派追剿諸將，一一說畢，璞山乃將自己主意說出，每人發一傳單，卽議定之主意也。次日戰罷，有與初議不符者，雖有功亦必加罰。其平居無事，每三日必傳各營官熟論戰守之法，張凱章是王之幫辦，劉壽卿是王之部將，故二人守王之章程，將戰之先，夕必傳衆營官會議，至今不改。閣下於軍事閱歷尚淺，如鮑之兩層大一字陣，打進步連環，李之不肯輕進，待賊先撲，王之將戰會諸將，各獻計謀，皆宜深思而善學之。令兄與程學啓等必有獨得之祕，不可及之處，亦宜博訪而師法之。堅其志，苦其心，勤其力，事無大小，必有所成也。

致張敬堂

打仗用二字陣最好，前一層打衝鋒，後一層排立不動，最易取勝，屢試屢驗。若被擒匪四面包圍，卽將二字陣變作方城陣，前一層站前左兩方，後一層站右後兩方，亦足自保。除一字陣外，操此兩陣足矣。

致李筱泉中丞

密啓者：研香治軍之才，究竟何如？觀其歷年來牘議論多而實事少，江味根暮年惡之頗深，似非樸實辦事者。又觀陳俊臣、吳纘先陳石、銘諸君之論，稱其號令嚴明，識趣遠大，并謂力抗左帥，不稍屈撓，又似能卓然非立者。二者參考，苟得位乘權，果能宏濟

時艱否閣下以謀黔爲已任，外間亦以此相責望。必須先立數大柱，兆李尚非柱之勁者，如研香結實可靠，則須加意扶植，否則以多裁幾營爲是。次青才優學贍，用兵實非其所長。閣下勸令入黔，似非所以愛之，恐適足以累之。渠若欲復原官，賢昆仲與賤兄弟皆可設法疏薦，何必定趨兵之危途與黔之苦地。今事已成局，無可挽回，閣下即須按期給餉，比諸軍稍優，以彌補鄙人昔年之缺憾。湖北近年軍事太壞，奏報亦虛，黃陂之役，省三深爲不平。揔匪實亦勁敵，外間多輕忽視之。觀銘盛之膽智，俱優潘劉之志力，堅卓似揔衆當平於淮勇之手，又觀其萬騎縱橫，善戰而不輕用其鋒，而河南政亂民貧，驅之從賊，則揔之爲患方長，鄙人始不足以了此，仍須少泉出而了之。惟渠離兩江一席，則餉事毫無把握，又可慮也。

覆李宮保

四月初與印渠丹初同閱黃河事竣，由東平州至泰安府，察看運河東岸形勢，因便登岱一豁塵襟。張牛股困在徐曹之交，已近一月，幼泉與劉壽卿小捷，解曹州之圍，泗靈睢寧一帶，係任賴李允一股，噴檄開營渡淮進剿，與大咨之意相合。仲良與吳長慶皆鬱鬱急思一試，未便遏其壯志。且非令多歷行陣，亦無從鍊出本領，蔚爲時棟。觀仲良琴軒幼泉之志氣，劉周王楊之謀勇，似揔匪終當平於淮勇之手，而以賊匪之日集，日多，愈擊愈悍，窮民圩破從之如歸，則流寇之禍，殆不知其所終極。來示謂兵以餉爲命

脈，軍火鎗械爲根本，深慮後路之不可靠。鄙人亦久知餉項關係之重，若雨生不能居留後一席，餉源全無把握，決不肯輕變目前之局。用將之格小寬，尚非鄙人所難，但恐情意少闕，賞罰不當，亦無以愜諸將之心，而作其氣。尊處如有所聞，望時時密以告我，徹處向待諸將以誠，不肯片語欺人，不重在保人官階，而在成人美名。似淮軍諸統將，亦漸漸識我性情，樂我教訓，惟湘軍歲發全餉，而淮軍不滿十關，厚薄不均，耿耿莫釋。求閣下設法增加，彌縫此失，至感。至懇。省三兩策驅賊，運河以東一議大失齊蘇之人心，礙難照辦。驅賊沙河以西一議，稍爲變通辦理，有益無損。省三求休息，業已許之。前函令駐紮徐州，騰出劉程爲游擊之師，本日與琴軒商，又擬令駐紮濟寧，騰出鼎鑾爲游擊之師，瓜棧改歸儀徵，自是正辦。但長江不能泊船，鹽艘盡擠內河，所關亦鉅，諸希卓裁。

覆郭筠仙中丞

四月三日得惠書，其時已聞內召之信，欲作一書奉慰，而萬緒紛錯，不知所言，論雅懷之久鬱，則與其在位而憂煎，誠不如去位之解脫。論公道之難明，則是非殺亂岐路，又岐幾不知荆凡之孰存，臧穀之孰善，要之世變方滋，任重道遠，早一日謝事，即少一日之咎責，慎毋介介爲也。國藩以二月十九日行抵濟寧，羣揔亦適以是時，廣集山東曹州各屬，竭劉潘等軍之力，益以東省防河之兵，始能遏賊不得東渡運河。三月之季，業已計窮四竄，勢將西返豫皖，乃任賴李允等股分竄徐淮泗州一帶，而張生等股仍游

釋於曹單定陶境內。各軍縱橫追逐，該逆巧避不肯輕戰，亦復凶悍異常。淮軍小挫二次，餘皆平平互有損傷。自張落行誘降，苗沛霖散敗後，捻勢本已稍衰。三四兩年，僧邸屢挫，賊奪官馬至五千餘匹之多，自此不可復制。今則岸然敵敵，精騎逾萬，殊無破之之術。中夜以思，焦灼無極！舍沅弟因恩眷過厚，復出任事，鄂中積習太深，督撫同城，斷不能悉化猜嫌，殊恐易於見過，難於圖功。厚菴在隴，政出多門，本屬萬分棘手。比聞省垣兵變，盡殺督署幕友家丁，且四面糧路俱梗，即無此變，蘭州亦萬難久存。渠之所處，又倍艱於它省。隴果糜爛，震老亦盱食矣。台從以何時還湘，頗有餘貲買山，以庇歲暮，否仍擬北上京輦，一與委蛇否？陳叔蔚屬續之前，有一書見託。其遺集現在何處？刊刻已就緒否？高碧澗前有數詩見寄，以未知其行蹤，闕未報答。國藩自離兩江，公事減去三分之二，而精力日頹，尚苦其繁。近以捻氛日熾，尤覺鬱鬱寡歡。天未相思，繼見何日？諸希心鑒！

覆劉霞仙中丞

魏疇先來營，接惠書，并荷開成石經之賜，感愧無涯。自台旆重留關輔，西事日棘，頃聞蘭州兵變，殘殺湘人頗多，并云督署受害尤慘！不知貞陪果與於難否？厚菴自慶陽回省，盡法懲治否？筠老不爲粵人所悅，又與同事相搆，久慮難安其位，亦卒無恙。今之忽然以去，聞係左帥兩疏保薦，蔣劉宜撫羊城，不有廢者，彼何以與筠公纏綿悱惻，而心懷頗嫌弦緊。自入粵後，無一適意之事，今

戈矛起自同里，不知能自遣否。國藩接辦捻匪已閱一年，賊騎逾萬，裹脅日多，專好避兵而行，不輕與官兵接仗。而偶爾接仗，亦復凶悍異常。三月初間，淮軍即兩次小挫，自後雖屢獲勝仗，泊未能損其精銳。殆與北魏之末，賢元末明末各流寇相近，破敵之方毫無把握。鄙人精力日頹，日昏齒疼，不耐煩劇，自度不足了此一股。曾有一函請少帥來此接辦，渠深以不兼地方餉項無着爲慮。聞洋人在京，要挾百端，勢將棄好稱兵。計洋捻甘回共三大患，殊不知所屆也。陳蔡之阨，來書所指，徹處亦略有所聞。大約講義理之學，而居崇高之位，則讀書知人曉事三者，闕一不可。某公讀書本儉，而又不知人不曉事，流弊一至於此！吾輩亦頗負清望，尤不能不於此三者猛省而精求之。

致郭意城

令兄筠公四月來書，并鈔寄與左公信。以石交而化豺虎，誠不能無介介！然此等祇可憫默終古，辨說亦復何益？有言不信，柳子厚所以致慨也。令兄每遇褊急之時，有所作爲，恆患發之太驟。目下自粵還湘，固無應發之事，然亦須閣下善於將順，導之於寬博，紆餘之域，乃不致以弦緊致疾。此間羣捻猖獗，縱橫數省，世變滔滔，茫無畔岸，視微答去官者，乃是善解脫法。賢昆仲飽閱世態，想亦籌之熟矣。

覆李次青

捻匪實乃劫敵，外間輕忽視之。雖僧邸覆亡，衆猶不悟。目下

中外之患，自以洋務爲最鉅，其次則甘肅新疆之回，其次則中原之捻。而捻衆縱橫腹地，尤爲切近之災，剽悍亦遠勝於回。雲貴賊勢視三處稍弱，然亦未可輕視。輕之則我軍日懈，賊餒日長。莊生『所謂兩軍相對，哀者勝』矣。尙望將之以慎爲要。國藩精力日頹，流寇方熾，自問斷難了此一段。在軍無事，亦常流覽載籍，不敢因僥倖成功，侈然自足。知注并聞。

覆李眉生

軍事不厭辨說，既不能臨陣閱歷，又不於平日討論，則更無明了之時。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談兵者，鄙人不樂與之盡言。遇有考究實事，多思多算者，未嘗不好與講明也。國藩所知者，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統領營官須得好真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關乏，算彼己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雖多，調度雖善，有效有不效，盡人事以聽天而已。河南久望鄙人前往，今既不能赴豫，未便更回徐州，祇得且住濟寧度夏，過徐各軍紀律何如，望一一詳示。

覆李宮保

仲仙調度紛繁，諸將無所適從，做處亦深不謂然。其平日居心行事，不失厚道，惟用兵之道，知人之明，實非所長。聞閣下所與書函辭旨，切直，仲仙曾向昌期談及，願寄做處一閱，繼又以其近於陳說是非，卒未鈔錄寄來，可見於尊處猶有服善受言之雅，而其自處亦無護前爭勝之心。閣下亦必鑒察此情，續有書函寬譬

慰問矣。僕近日觀鄰邦調度，如官衙吳李諸公，亦皆號令頗煩，忙亂虛飾，與仲仙略無軒輊。日內擬至桃宿查勘運河，晤時必訂約，不宜輕調淮軍。清江有警，鄙人與尊處斷無不竭力援助之理。三人同舟，舵樓專政，庶幾俱捐細故，偕之大道，終克共濟也。張總愚竄至杞縣扶溝等處，渡沙河而南，任賴一股亦將由潁州上下搶渡沙河，大抵三股皆將竄犯光黃六廬一帶，做處既檄劉楊潘周劉張六軍分投跟追，又檄鮑軍至六安迎剿，似已足數剿辦。省三幼泉二軍必應休息兩月，省三言四五千人不足當一路游兵，自是篤論。然大支勁旅太少，不得已以兩小支合擊一路。仲良壽卿均思添營以當一面，以餉絀不敢許也。

致李筱泉中丞

惟勇各統領如省三琴軒幼泉仲良皆志趣遠大，卓然思有所建樹於時行軍講求紀律，不肯稍涉騷擾。近惟周海齡名望稍損，楊少銘頃始出爲游兵，不知軍律何如。閣下若與諸將通信，務懇將愛民則造福，擾民則造孽之道，諄諄勸誡。僕於各統將以保護其令名爲第一義，銀錢等事不掣肘次之，保獎功名又次之。亦經再三申誠，不啻師之教弟，恐太煩則聽者生厭，太疎則士卒易忘。再請閣下便中代我勸誡，又多一番警惕，不獨目下於行軍有益，即將來淮勇遣撤時，亦於珂鄉有益也。

覆郭筠仙中丞

接四月惠書，並鈔示與左帥二函，呂相之書，陳琳之檄，聊可

據其義憤，恩難解彼宿嫌。復總署書，似得馭外之要領，然古來和戎持圓道之說者，例爲當世所譏，尤爲史官所貶，智者有戒心焉。輪船宜於速購廣求，視之等於家常什器，則不佞主是說久矣。敬舉所知一疏，惟鄒伯奇素無所聞，此外則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鄙人亦得粗窺崖略，不知廷旨如何擢用。方今雅道陵遲，人物渺然，苟有樸學通材，自應次第薦達，以勵方來。此聞軍事自張牛股逆於二月杪，竄至曹鄆，任賴亦接踵東來，往復於曹濟徐宋淮泗諸郡。始在鄆濮攻撲山東運河，繼在桃汛攻撲江南運河，多方堵禦，始能守此衣帶之水，保全運東完善之區。五月中旬，各股分投西竄，任賴由蕭宿以竄懷遠，牛逆由永城以竄亳州，張逆由豐碭以竄太康，其志皆思渡潁渡淮南犯光黃廬六。現在諸軍進止，除李幼泉劉省三奔馳已久，量予休息外，以潘琴軒周海齡爲一路，劉仲良楊少銘爲一路，劉壽卿張田峻爲一路，皆由豫皖跟追鮑軍，則由固商六安前來迎剿。兵力不爲不厚，布置不爲不寬，但苦馬少且瘦，尤乏得力騎將，終無以制其衝突，損其精銳。流寇之技，倆日精，官軍之將材日寡，誠不知中原之亂，何日少定。楊厚帥入隴以來，殊無適意之事，蘭州兵變戕害湘人尤多。貞陵亦與難嚴辦，則閩省綠營盡成仇敵，不辦則威望一弛，萬事土崩。加以糧道梗絕，米石至百餘金，種種棘手，恐難邊振。隴果糜爛，秦亦齒寒。觀公在位之日，無一好懷，良有難自遣者。若論時事之多艱，焦頭爛額，救過不暇，則霞仙之留，未必不爲各公之去，未必不爲吉也。

覆李宮保

運河非常盛漲，未接各處文報，不知賊蹤果至何處？省三近在徐州，亦因水隔無信，積潦盈途，恐不能拔隊西行。劉楊諸軍，恐不能跟追光六，而濟淮鳳泗悉成澤國，民房淹沒殆盡，難民數十萬，轉瞬又成流寇，實堪憂灼。春霖雖久，處鄂垣，而所部於五月十一日自黃州渡江，駐上巴河，去固始六安均不過三四百里。馬隊帳棚已齊，所短者僅步隊帳棚。如其警急，應可由湖北趕發，請其赴敵也。

覆李宮保

國藩以初六日自宿遷開行。初九日自清江揚莊換船入湖，沂淮十五日酉刻惡風暴起，頃刻翻礮船八號，鄙人所坐長龍船亦萬分危急，頭篷大篷均被風裂斷，繩索颺去江中，而後船勢稍定，乃慶更生。大水成災千餘里，民居蕩析本已傷心慘目，而又逢此酷暑，受此大驚，衰年之身體意緒，兩非所堪。幸聞劉壽卿在上蔡鄆城等處，四獲勝仗，張總愚一股大受懲創。琴軒在太康扶溝等處亦獲三捷，任賴已至涓川鄭州一帶防守沙河之議，或可辦成，差爲一慰。來示欲令省三回家休息，則斷不可。現在苦無大枝勁旅，惟靈省二軍較爲可恃，若省三歸去，則劉盛藻唐殿魁又分兩枝，亦不能當一路矣。省三自元年夏赴滬，今僅四年，有奇，三年冬曾回籍小住數月，亦不爲甚勞甚久。凡教人當引其所長，策其所短，如省三之所長在果而俠，其所短在欠淳蓄。琴軒之所長在

堅而慎，其所短在欠宏達。國藩責令省三主持防守沙河一事，而教之以堅忍，正所以勉其海量，進之於淳蓄也。今若聽其告假回籍，則沙河必辦不成，在大局無轉機，在省三無恆德矣。目下淮勇各軍既歸，徹處統轄，則閣下當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處私有請求者，批令概由徹處核奪。則號令一而驅使較靈，以後鄙人於淮軍除遣撤營頭，必先商左右外，其餘或進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參，或添募或休息，皆徹處徑自主持。如有不妥，請閣下密函見告，自問衰年氣弱，但恐失之過寬，斷無失之過嚴。常存爲父爲師之心腸，或責之，或激之，無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好人耳。昔麻衣道者論易云：『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脚跟下盤旋。』前此湘軍如羅羅山、王璞山、李希菴、楊厚菴輩，皆思自立門戶，不肯寄人籬下，不願在鄙人及胡駱等脚下盤旋。淮軍如劉潘等氣非不盛，而無自關乾坤之志，多在台從脚下盤旋。豈閣下善於制馭，不令人有出藍勝藍者耶？淮勇自成軍後，多遇順境，未經大挫，未殉奇節，不困阨，則不能激，無詆毀，則不自憤，原閣下憤之激之，勞之教之，俾諸統將磨折稍多，成說更大，而鄙人藉以少靖捻氛，免於咎責，受惠多矣。

與潘琴軒

劉張湘軍一經分防派汛，將來不能抽出游擊，自以不分爲妥。卽仲良少銘兩軍雖經檄令赴沙河西南進剿，但目下大局專以辦成河防爲重，如須留劉楊暫紮沙河之西，亦請閣下與省三

會商留之。若河以東有銘鼎甯樹四軍，與之設防，河以西有劉張劉楊四軍扼守堵禦，似於防河之局更有把握。此公牘所未言者，特以私函奉告，請閣下與省三仲良壽卿密函定奪。如賊尙徘徊於河西附近各屬，則劉張劉楊四軍決當留於河西與賊周旋。騰出河東四軍得以專力興工。如賊西竄已遠，則鄂豫有鮑郭彭熊諸軍，六安有王永勝一軍，亦尙不至決裂。

覆朱久杏

前由昌期處寄到密示，以要語不敢假手他人，病中久稽裁復，歉甚。英部史程名望俱劣，史尤物議紛紛，在懷遠與中丞說及在亳州亦爲方伯言之。並聞皖軍均有騷擾之弊，諸將歷稟近況，咸言皖勇每月僅發銀八錢，合之米價等，每月才得二兩，較之湘淮各軍親兵四兩五錢，散勇四兩二錢，長夫三兩者，固有霄壤之別。卽較之齊豫各軍亦尙覺厚薄懸殊，實有難於整頓之處。來示獨斷獨行，爲朝野除害，無復待人商辦，免致掣肘云云，深感相愛之厚。今日之事有不能直情徑行者，去年兩奉諭旨，查辦劾去豫撫今年豫事卽多齟齬，不如齊皖之易於商量。晚平日兢兢恐蹈古來權臣剛愎之咎，但思委曲求全，不敢氣陵同列也。今年傷暑遺疾，衰態驟增，久任艱鉅，必至債事貽羞，知我如何如何！

覆李宮保

在臨淮新遭寒疾，旋力疾起行，泝淮入渦，由亳州登陸，抵周家口，外感全愈，而元氣遽虧。偶一用心，汗出不止，夜每盜汗自汗。

肌膚瘦減一半，已附片請假一月。沙河賈魯河之防，似可辦成，自朱仙鎮以北至黃河南岸七十里，豫軍未能認真興辦，銘鼎兩軍，假爲代修，三千餘丈，二日竣，可敬可喜。劉壽卿與豫兵宋慶和好，彼此力戰，以相結納。目下諸軍在豫省三名望最隆，壽卿、琴軒、次之、海、柯、次之、仲良、楊、張亦無違言。海、輪、物、望、較、劣、容、當、廣、徵、而、訓、迪、之。請閣下於盛開兩軍加意察訪，此外各軍皆不至損公令名也。來函本無猜心，鄙人觀省三琴軒、仲良、振軒等之軒爽，久知閣下待人之光明，惟省三回籍，則大局全壞，不得不激辭力爭之。軍事興衰，全係乎一二人之志氣，故鄙意每望閣下暗爲激厲也。

覆李宮保

羣捻於十六夜在朱仙鎮以上東竄，銳意擾犯運河以東，業經飛咨冰案。現在銘鼎勳、良樹五軍均已馳赴東路，幼泉軍本在韓、莊、濟、甯一帶。此六軍者不可無人調度，賤體病中不克遽赴徐濟，又恐鄙人東移賊復西竄，乃不得已奏請閣下暨駐徐州就近指揮諸軍。敬懇閣下念鄙人之疲病，憐諸軍之無主，即日馳赴徐州主持一切，至要至感。李子和中丞視河防太輕，諸軍稍得力者，概未調回，僅以余保羸軍修防，敷衍應酬，興工太遲，人數太單，千里工程，誤於一段。本有應得之咎，惟據實糾參，恐將來彼此水火事更棘手。故密片多爲恕詞，請將請撫免議，冀收將來和衷共濟之效。聞都中議論紛騰，是非歧出，鄙人衰年多病，不敢與人爭辨，但求免於大戾。閣下恤災賑夷，察吏籌餉，料知薰勞異常，今又兼

顧山東軍務，益覺晝夜無暇。然實無他人可以代謀，不能不求助於左右亮之。

與李眉生

昨十三日已具片請續假一月，未經咨行他處，蓋恐遠近紛紛，諸條將來如請開缺，亦不敢遽請離營，以明臣子倦倦之義，而精力衰頹，不堪再膺鉅，恐誤測揜大局，亦不能不及時陳明，愈久則貽誤愈巨矣。

覆李宮保

台旆徐州之行，蓋亦熟思審處，公私俱無妨礙，然後入告。捻若西竄，齊蘇之事稍鬆，閣下即可一面回署，一面具奏。所引者平時江督駐袁浦防河之例，去住久速，由台端權衡斟酌，不取中旨爲進止，舍弟之偶駐南陽亦猶是也。此次任賴一股東竄曹鄆，聞較之八月尤爲剽疾，未知運河能否堅守。若仍爲運防所阻，則此股勢極窮蹙，或可大受懲創。張逆一股西趨汝洛，春霆到魯山已落賊後，能不渡黃河入晉，其患稍淺。洋曾惡閣下而薦恆譚，此間亦有所聞。正閣下樹立堅卓之徵，自古爲彼族所說，其後能自欲濯者，曾有幾人爲千秋計，全自可賀。卽爲目前，亦當不違離江南軍民皆得所怙蔭。淮軍規模事事妥善，惟號褂雨衣包巾等件，俱由上製，而扣錢微多，米價亦攤扣稍貴，祈細籌之。

覆劉霞仙中丞

接到稟書，以捻匪入秦，囑派霆軍西援，公義私情，均不容辭。

惟聞秦中米糧奇貴，有錢無市，將士視為畏途，而鄙人亦以霆軍素乏紀律，入閩者有上杭闕米之譁，赴甘者有金口棄舟之變，恐其偶缺糧食，遽生事端，不欲奏令入秦，反爲閣下之累。亦因旬餘探報，均稱賊即回竄，自後五日未接回竄之信，乃檄霆軍由荆紫關入秦，業經咨達冰案。春霆之不願赴秦，蓋有數端：一則患米糧無出，二則畏剿回匪，牽連入甘，三則懼歸左帥調度，凡人各有隱衷，不能不曲爲體貼，而缺糧尤爲切膚之痛。故於公牘中，酌參活筆，到萬分爲難之處，聽其中途折回，蓋亦不得已而出於此。喬帥雖到，閣下似尙不能脫然回籍，此卻如易爻三四之位，動多悔吝，不知閣下何以處之。鄙人所處與台端不同，前請開缺一疏，奉旨調理一月，進京降見，擬於臘杪春初北上展覲，一以謝累年高厚之恩，一以請辦捻不善之罪。少泉以湘淮軍餉無着，不能離開江南，仍籲懇於少帥之外，另簡使臣來豫接辦，閩藩亦始終留營以散員周旋其間。維湘淮之軍心，通吳楚之血脈，絕不作置身局外之想。再三面求，不知能邀俞允否？蓋握兵太久，於軍心大有關係，不得不委蛇求全，卓裁以謂何如？承示詩歌諸篇，卷鷹詞，曾由舍弟寄到讀過，各篇風骨迢逸，絕無衰老艱澀之態。東坡謂「陳氏精悍見於眉間」，豈山中之人哉？故恐吼嘯山神，仍有勒移之日耳。

覆李宮保。

頃接惠書，并大疏，敝處初二日一片，與尊疏互相發明。鄙意

閣下不握星使之篆，於事無損；不握江督之篆，則確有礙於大局。僕不握星使之篆，亦於事無損，並不留營照料，亦有礙於大局。惟另簡使臣來豫，俾僕得略分重擔，新使雖於淮湘各軍不熟，然凡有調度在東，則與閣下商之，在中則與國藩商之，在西則與賤兄弟商之，似規模不至大變。公則無損於數省之全局，私則鄙人得以藏拙養病，又不甚見棄於清議。蓋七月以來，反覆籌思，而後出於此，入對之時，必更懇切陳之，不知果蒙俞允否？任賴爲銘軍所困，飢疲殊甚，沿途逃散，頗多拋棄馬匹器械亦不少。此時若得鄂軍迎剿淮軍，窮追當易得手。尊疏謂仲仙軍務不長，自是正論，至請飭迅赴新任，未免痕迹過重。霞仙亦深以留秦爲苦，關防之送雖不急，然亦不宜太緩。將來必爲左右力辭此篆，另擇能者，其得請與否，自有命焉。鄙人則決不更執牛耳，謬長諸侯矣。

覆李宮保。

敝處覆奏之疏，昨日已出。於各事似尙不觸不背，鄙人於江督星使，協辦三缺，決不肯以病軀尸位其間，故開缺之請，卽十疏不獲，而請之彌堅，雖獲譴而不顧。此外更求有益於大局，無損於尊處之道。摺末所請三事，自以閣下薦賢籌餉，布置後路爲妥。如以令兄小泉調蘇撫，或兩生署蘇撫，而奏定鹽課鹽釐全餉淮軍不作別用，當亦稍可敷衍。照料之說，不過以留營自效，藉塞清議，其實不主調度賞罰之權，卽全不干預矣。閣下接辦，僕固無不放心之處。卽他人接辦，僕又豈肯以無效之故，將軍更換，而越俎

乎總理衙門連來三咨三信，國藩既不同任，全數移交尊處接辦。此兩三月之內，閣下既奉專征之命，料簡出省事宜，而又有洋務、吏治、鹽政三者，萬端瑣委，想見日夜勞動。然鄙人內度病軀，外畏人言，勢有不能代閣下分勞者，乞亮之也。昨專人送信言，鄙意不再守沙、賈兩河，實見豫軍皖軍之不可恃。子和中丞以九千人交宋鎮統帶游擊，專以是爲撐持門楣，斷不欲令其修防河干。此外劣將羸卒，守則必潰，故國藩深知守河之善，而不能堅持到底者此也。

覆李宮保

寄諭令剛藩回任，而於疏末正文全未理會。頃已恭疏覆奏，力請開缺，另簡江督。明知此疏一上，閣下必離江境，餉項斷難應手。然事機所值，舍此別無奏法，無已，則請閣下密薦賢員，布置後路。此外尚有良策調動一二人，可使淮軍不至飢餓，否亦由平日用人多取和平一路，不能如左帥之布置後路，堅強深固也。然即使他人爲之，亦決不至改弦易轍，坐視淮湘各軍之貧窘而不顧。閣下似可放心出境，賤恙不能爲江督，初非矯激之詞。即使并無洋務，而一日之精神已不能了一日之公牘，豈可貿然攜臂下車，貽後日悔？任賴竄近安陸，似將由隨襄出鄂回豫，二劉皆已西行，留幼泉專防回竄山東之用，何如？

卷二十六

覆李幼泉

來示閱悉，外人譏議一層，猶可姑置弗問。『汝寧爲適中四戰之地，周口守地而非戰地』二語精切不磨。『拔隊宜速，進仗宜緩』二語尤爲打捻。金丹要訣，鄙人爲物議所交，蓋自初辦捻之始，兩三月已招衆謗，故難挽回。有此數端，閣下自以速進汝寧爲妥，敝處卽刻辦札耳。

覆李宮保

任賴賊股近日不知竄往何處？春霖自奏請入鄂，先剿東股，計當由鄂州而南，二劉由唐新而南，周張由麻黃而西，幼泉復赴汝寧，合之鄂兵，實亦不薄。不知能痛加懲創否？春霖不遽入關，擬令壽卿西去，以塞秦人之望，先以函示之，不遽奏咨，恐又以空文貽笑中外也。敝處辦就簡明清單，本擬年內出奏，惟各單分起而未分年，似嫌太簡。茲將摺單并送尊處一閱，是否可用？祈核定發還。

覆黃恕皆侍郎

承來示，述及佩衡兄言，敝處儘可施展，勿爲人言所撓。仰荷關垂，感甚感甚。竊觀古來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極諫，惟將帥不可直言極諫，以其近於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彈擊權奸，除惡君側，惟將帥不可除惡君側，以其近於王敦也。凡臣工皆可壹意孤行，不恤人言，惟將帥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於諸葛恪也。握兵權者，犯此三忌，類皆害於爾國。凶於爾家，政改自庚申，忝竊

兵符以來，夙夜祇懼，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徑行之故態。近有朱廬穆等交章彈劾，其未奉發閱者，又復不知凡幾。尤覺夢魂悚惕，懼難不測之咎。蓋公論之是非，廷之賞罰，例隨人言爲轉移，雖方寸不盡爲所撓，然亦未敢忽視也。國朝由翰林起家，而謚無『文』者五人，敬求開武見示。鏡丈行述營中偶爾失之，頃寄信至長沙找尋，明春當可擬稿。特學術荒陋，不足表章有道耳。

覆李宮保

接惠書，殷殷勸駕回任金陵，於國藩私計甚便。惟作星使，則告病甚重，回金陵則痊愈甚速，此非取巧而何？豈能不爲一二有識所笑？且不能多見賓客，多閱文牘，此自知最明，亦閣下所深知者。僕辛苦多年，何必於晚節戀此一官，致損物更，現雖奏明由徐接印，而三月必奏請開缺。從此不居極要之任，或可保全末路耳。至閣下既赴前敵，僕在徐州，必將後路妥爲照料，俟會晤商定，再行密奏。冬竄一軍，鄙意欲即留之東路，曾函商尊處。閣下出省後，一切皆應由左右專主，此事是最大關鍵，請煩妥籌迅速見示爲荷！

致李宮保

張海柯陣亡，實深傷悼。稟臨陣每失之太猛，僕每戒之。別時諄囑，其與海船同打一路，不料二十一日之戰，與海船相隔二十餘里，竟以兵單被圍而敗。其居心仁厚，正派，不避艱險，隕此良將，足爲傷心。自郭軍大挫，繼以樹軍之變，賊鋒彌長，將來何可收拾？

僕定於初六日起行赴徐。三月交卸督篆，專在後路操練馬隊，備閣下前敵更換取用。樹軍隊伍抵周家口時，擬令其亦赴徐。俟另派統領，即在閣下左右護衛數月，再行出戰。海柯之死，國藩與閣下當各奏一摺，無論卹典優否。且於疏中旌獎其人，慰逝者於九泉。春遠省三仲良諸軍，日內必皆見仗。春省二人平日皆視賊太輕，閣下亦頗易視此虜。僕觀傅邸屢勝之餘，自九甲關呂堰驛羅山數敗之後，而遂難再振。淮湘各軍亦本爲賊所畏，自三月初六七奪我炸礮洋鎗，嗣後不復畏我。十月底銘軍單縣之捷，以爲任賴已殘，敗不堪。十一月初盛軍在羅山又稱獲勝，似大衰矣。而此次郭張之挫，賊乃凶悍若此。從此凡呈報賊勢衰弱者，僕與閣下皆不可深信，且須謀畫所以不敗之法。又當籌此軍雖敗，而彼軍仍盛，隨時再振之法。淮湘馬隊，不如賊匪遠甚，不得不竭力操練。遠近責望皆萃吾二人之身，中夜以思，爰灼何極！

致李次青

揔帥勢極猖獗，善戰而不肯輕用其鋒，非官兵與之相逐相迫，從不尋我開仗。偶戰則凶悍異常，必將馬步層層包裹，困官軍於核心，微有不利，則電掣而去，頃刻百里。故我有大挫之時，而賊無喫虧之日。其難辦有數倍於長毛者，不謂衰憊之年，遇此棘手之事，恐湘淮各勇均不能了此賊。身名不能惜，大局殊可隱憂。龍陽易芴山太守佩紳，曾聞王子槐侍郎及復仙中丞盛稱其賢，辛酉帶勇入蜀，所如不偶。迨漢中敗挫被劾，尤爲困阨。本年開復引

見分發貴州因道梗不能進省可否留於貴軍裏辦一切卽以到營之日作爲到省之日伏乞卓裁

覆李宮保

頃接惠書論霆軍及西北事均得事理之平惟國藩自度才力萬不能顧晉秦並不能籌直隸曾經五次具奏去冬以來憂讒畏譏尤甚於昔覺吾二人可不顧陝西而不能顧山西賊一至晉則京師震恐吾二人同爲世所唾罵晉省軍政之壞不可名狀自海柯徂謝敝處亦深知無人可以撥赴河陝但以明季流寇入晉可爲殷鑒故寸心刻刻以山西爲慮其應否撥營防晉統俟相見再行面商仲良喫盡辛苦而功不甚著殊未稱意敝處不徑調者亦正爲此然此等人實不可得總須強之治軍耳

覆劉復仙中丞

敝處於十月初十接賊竄陝西之報決計調霆軍援秦未調之前遲延半月而始能定策既調之後遷延月餘而迄未成行僕與春霆皆不能無咎而秦中米糧極艱兵勇視爲畏途亦勢有不敢遽前者想亮之也逮臘月初改調老湘諸軍入關劉壽卿聞命卽行差強人意乃未入潼關而秦軍有灊橋之敗既抵西安而張敬堂有正月六日殉難之變此則事機不順大實爲之敬堂學識閎遠志行堅卓習勞耐苦十倍時流其傾囊閣下結諸夢寐方冀練習兵事培成國器不謂裏戶關輔百無一成僕實負稟夫復何言計閣下慟哭敬堂亦卽浩然歸矣

覆李宮保

初一日寄諭已令春霆先逐任賴一股想接會疏後益不强霆軍西征矣目下賊勢任賴實較張曾爲強人亦較衆銘樹新挫鄂軍未振自應留鮑軍久剿東股大局私情均無疑義閣下調渡之檄向不輕發發皆當於事理春霆必樂效馳驅也爽旣留營卽日當附片聲明渠甚得河南之士心亦可藉以聯絡圩寨招懷才俊若爲統軍利鈍雖不可知必能樸實治軍爲地方官必能肺摯愛民此堪信耳

覆李宮保

頃接大咨知鄂軍有十八日之挫并得舍沅弟信知舍親彭杏南陣亡營官及哨勇亡者甚多捻氛日熾士心日怯舍弟殆不能軍矣兩三月來鄂軍秦軍三敗幾於全覆此外銘樹兩軍之挫皆昔年劉長毛時不輕見之事觀此氣機憂愧悚畏不知所以爲計鄂事敗壞如此求麾下徑入鄂境或駐德黃安襄等處兩月以後軍勢稍振令兄已履署督之任大蕪再移它處吾兩家門第最盛近舍弟軍敗名滅僕亦屢掛彈章矣門有衰替之象德門值鼎隆之時亦宜平不忘陂安不忘危願閣下訓飭諸弟以習勞崇儉爲第一義揚州過於空虛昨檄李質堂率師渡江設防渠爲劉潘諸人所推令其漸帶陸師爲將來閣下調之北征張本將才難得馬隊及淮北將才尤爲難得不知馬德順到尊處後察驗果堪大用否國藩在高郵阻風三日今日始得過湖明日當可達揚州耳

晉事誠如人意，聖盡而鼻不傷，然吾輩久處高明，瞰室者愈衆矣。

覆李宮保。

聞鄂中賊尚在陂孝一帶，意欲偷渡漢水，圖竄巴蜀。若果渡漢，則湘蜀皆震，勢益燎原矣。閣下雖未履楚督之任，而目下鄂禍孔棘，大旗似須徑駐襄德等郡，以作士氣而保楚餉。不僅爲令兄與舍弟計也。揆患日熾，已有石達開陳玉成盛時氣餒。官軍不可再有疏失，准軍好用開花礮，論者多謂於剿擒無裨。請閣下悉心體察一番，應否去大礮而加長矛。又郭彭大敗，似均無營壘可以退守，應否仍用昔年修壘自固之法，均祈卓酌。國藩在瓜洲守風二日，今日用輪舟拖帶出江，北征無功，而時局日危，真覺愧對江東，望賢者爲我雪恥也。

覆李宮保。

前敵餉項四關已有着落，五關亦所少無幾。朱南桂劉連捷聞俱肯來帶隊，雲慶亦可南來。二成洋稅奉旨允今歲餉事，似不至誤。惟枯旱太久，二麥已傷，早稻已失，若用不雨，晚稻亦將失望。蘇皖兩省百萬生命，悉懸於此。參人德薄，久尸高位，寸心焦灼。闔城皇皇，不知齊豫麥收如何。甯滬協解甘餉三萬，左帥必大戰爭。然通盤籌畫，實不能再有增益。子青索助少許，擬於江北釐金項下，以五千濟之。深江防務於全局大有關係，義不容辭。揚州設防係因二月之警，安慶紛紛遷避，故令質堂兼顧揚郡。其不能北行則係徇蘇州官民之請。昌岐北赴徐濟，俟賊蹤果過汴東，

再行檄飭遵照，當不爲遲。馬德順已至尊處否？其才究可統馬隊若干？請閣下飭令先招二三營，兼使弓箭。僕在外半年，而馬隊毫無調理，至今抱愧。閣下當苦心經營，不可再因循也。春霆病勢甚重，尊處覆奏求獎護之。

覆李宮保。

連旬亢旱不雨，憂皇無措。揆逆至南陽後，向西向東，尙無確信。然決向山東自無疑義。運河乾枯處處，可以徒涉，齊之東三府蘇之裏下河，該逆垂涎已久，此次恐不得免。鹽河無水，南北鹽均不能出場，二事已爲非常之患。而農田巨災，更無論已。近聞徽甯池太均已得雨，浙湘江西皆有豐稔之象。惟安廬淮揚常鎮江甯及湖北受害最劇，豈舍聞與尊府兄弟，均以德薄位高，上干天和，累及斯民耶？思之憂愧無地。春霆之病斷無生理，幸而苟延，亦須回蜀調養。經年其部下各分統，公稟頌宋而詆斐，明目張膽，若勉強以斐統之，必生他變。宋君柔儒，將聽客之所爲，何能得力？鄙意竟將霆軍全數遣撤，撤畢乃令斐君另招一軍，仿照霆軍家法，繩以湘湖紀律。其著名驍悍之譚勝達、唐仁廉等，或調至尊處，令其分帶三四營，撥隸省三壽帥部下。如其不願，亦即聽之。閣下如以爲然，俟接到復示，當由敝處主稿，會列閣下暨筱泉、沅浦前銜，先行遣撤。目下事機未順，不求立功，先求免禍。勳軍之挫，似是大敗，而尊處奏報彙敘於勝仗摺中，頗有代爲掩飾之意。聞左帥力詆，僕與左右諍敗飾勝，揆匪猖獗異常，而吾二人之奏，猶是輕描淡

寫云以閣下豁達英偉之度，何患馭將無術？如少銘之材，若曲加庇護，不特爲左帥所譏，卽諸將亦未必帖然悅服。祈卓裁斟酌之！

致李筱泉制軍

霆軍奏歸斐統，斷無因一公稟而卽改歸未統之理。亦斷無聽鄧譚唐黃等分統之理。鄙意以全行遣撤爲是。舍弟頗慮其倉卒生變，或酌留譚勝達唐仁廉兩軍，各三千人調譚赴周口歸少帥處，唐赴安慶歸敝處，而將其餘各營遣散。似比全撤者稍爲易辦。請與舍弟商定，飛速見示。僕與少帥會檄行之可也。

致李宮保

捻竄運東大局日壞，恐言路不僅糾彈丁公，亦或波及閣下。尙望忍辱負重，徐徐圖之。僕前歲受任，未滿三月，廷旨有因循疲玩之責，亦由言路而發。彼時頗懷鬱鬱，祇此不耐煩之一念，遂至久無成效。至今歉然閣下若遇棘手之際，請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鑿僕之失，或可了僕所不能了也。省三有過人之聰明，所慮者亦恐其棘手之際，或不耐煩。望公常以此二字勸之，講求紀律，禁止騷擾，卽耐煩中之第一義，亦淮湘二軍之令望也。

覆郭筠仙中丞

接五月惠書，敬承一切。其謂左公竭力傾公，鄙人雖未見摺稿，而路人皆已知之，不才豈故疑之？其謂鄙人附會左公，以咎公，則又似汪鈍翁私造典故，而不察於事理之實也。左公之朝夕詬

訾，鄙人蓋亦粗聞一二。然使朝夕以詬訾答之，則素拙於口，而鈍於辯，終亦處於不勝之勢。故以不詬不訾，不見不聞，不生不滅之法處之，其不勝也，終同而平日則心差閒，而口差逸。年來精力日頹，畏暑特甚，雖公牘最要之件，瀏覽不及什一，輒已棄去。卽智稟諛頌之尤美者，略觀數語，一笑置之。故有告以詬我之事者，亦但聞其緒，不令竟其說也。自五月二十日後，大雨時行，十分霑足，但求不苦霖滂，歲事可望有秋。任賴捻股竄至運東，直趨登萊，李少帥前議飭守運河，近又定防守膠萊河，冀殲賊於海隅。膠萊河僅三百餘里，較之扼防運河千里，差有把握，未知天意人事竟復如何？

覆李宮保

接惠緘，并鈔示與張青帥來往信三件。捻匪已猛撲膠萊河，沿東軍不可深恃，勢必竄出，再議倒守運河之局。運河地段太長，從前防守東岸，則自桃源以下，僅守成子河之橫圩二十餘里，卽已直接洪澤湖。今日倒守西岸，則自桃源以下，直至海濱，添出五百餘里，實無許多兵力可以分防。就目前而論，六塘河河寬水深，自仰化集而下，卽可無須陸兵防守。就將來而論，黃河以北之六塘河，九月必將枯涸，黃河以南之射陽河，十月亦將枯涸。是桃源以下五百餘里，皆須陸兵分段設防，安得此數萬防兵？且卽使阜寧以下之射陽湖不甚枯涸，而自桃源至清江百二十里，張漕師部下兵僅數千，已覺不敷分布。自清江至淮安五十里，自淮安至

阜甯百六十里又豈僅王可陞之五營歐陽利見之三四營所能分布此二百一十里乎？國藩觀青帥兩賊似尙近理，而閣下覆子青之緘於桃源以下至海濱五百餘里，籌算似未甚周詳。卽桃源以上幼泉以十七營而防百七十里，浙軍以六營而防五十里，水涸時均嫌太單。國藩反覆計算，倒守運河之局，兵數不敷甚鉅。而自清江至阜甯二百一十里，陽王兩鎮九營尤爲不敷分布。此鄙人分內應設之防，更不能不熟商者也。請閣下再加籌審，如果膠萊河之防被賊衝破，則須預派勁兵助黃王歐陽防守裏下河門戶。倘待六塘河既固之後，乃議此着恐緩不及事矣。特此細商，敬乞裁奪。

覆李宮保

近日別無警報，想膠萊河防穩固，若宋開等軍到齊，防局已定，再議進剿，當可得手。惟酷暑已近一月，將士極可憐念，盡躬恐亦難勝，屢系易已。劉峴帥咨商減協靈軍之餉，閣下如與峴莊通信，請懇切求之。唐仁廉曹志忠將至尊處，請閣下卽令招馬隊若干與馬鎮同駐一處，認真募練。僕觀四鎮之地，惟徐州最好操習。馬隊較勝於淮濟周口，閣下以爲何如？至添馬隊之口糧，合江西湖北計之每月二萬，必不至誤。閣下放手辦理可也。膠防得手，如天之福，萬一差錯，不必過於焦急，須從馬隊痛下工夫耳。

致王葉亭

自五月二十日大雨後，農田需足，直至六月二十日雨止，亢

晴一月，又有旱象。七月之季，連獲大雨，若運河隄不潰決，通省約有七分收成。淮勇困賊於膠萊河之東北，已及一月，似亦可望得手。余曰夕所慮，在此二事。前此酷熱四十天，深以爲苦。幸歲事與賊情尙無惡耗，此心得以稍寬。紀鴻於五月二十六日起程赴省鄉試，紀澤有稟來請示，已令其於中秋後來此省觀家眷，則無庸東來。以余身體衰弱，不欲久居此官也。甥在京寓居何處？擇交果能得益友否？『勤儉敬信』四字，刻刻宜自循省。進德修業，皆以此四字爲體。慎擇交游爲用。榜發不中，迅速出京來江。如其中式，余必付銀至京以資接濟。

致李宮保

用兵之道，最忌『勢窮力竭』四字。力則指將士之精力言之，勢則指大計大局及糧餉之接續人才之可繼言之。目前可恃者，自以銘鼎兩軍爲最，然兩軍馳驅太久，又屢次修牆挖濠，皆認地段之最難者。士卒之精力，蓋將竭矣。若再以該兩軍倒守運河，必又認地段之長者，難者軍士之力太竭，恐以勁旅而變爲羸卒。若銘鼎兩軍不認防運之責，它軍尤無可恃。爲淮軍略留有餘不盡之力，必須決計罷防運之議，永不築牆修濠，除追剿之外，或有休息之日。縱不能爲淮軍保常新之氣，亦不至疲癯而不可振。願與閣下反覆圖之，至後路糧餉，僕與作梅籌畫，今年尙可支持，明年斷難接續。須裁減步隊萬數千人，方可爲繼而勢不終窮，請閣下默爲預籌，至以爲禱。

覆李宮保

頃接大咨，知潘道傷痕已痊，宋鎮亦殺一人論抵。全案即結，未傷和氣，至以為慰。此雖小事，卻有關係。豫軍皖軍和睦，東軍雖有嫌，大局自無所損。後路餉項接雨生信，言中丞甚有難色。計明春必不如今年之充裕，然使蘇境有可生發，鄙人由能設法提用所慮者，羅掘殆盡耳。閣下幸無以後路為慮，專彈心於前敵。第一貴忍辱耐煩，次則貴得人和。淮軍與各省之軍宜和，淮軍與淮軍尤宜和，協無纖芥之嫌，不患剿辦無起色。

致李宮保

僕自九月十六抱恙，半月不出內室。出辦武關監臨事件，本屬奉行故事，而又為雨泥所困，殊增悶損。琴軒九月初四之戰，得閣下復奏一片，始知其詳，可敬可危。以後銘鼎同剿一路，當可立於不敗之地。楊郭一剿一路，少銘調度較優，子美是否可統多營，尚難預決。目下賊竄泰安，又將北擾濟青，或截或追，或防或剿，竟無可操之勝算。想見薰籌日夜，苦思艱難，憂瘁無人共喻。求謂中外倚鄙人為砥柱，僕實視淮軍閣下為轉移。淮軍利閣下安，僕則砥柱也；淮軍鈍，閣下危，則僕曩卵也。至中外交涉之事，半年以來，僕皆循閣下之繩墨，幸無新奇尋衅事件，尚免隕越。明歲換約，應敏齋及各關送到條議，徹處商之筱嵐，又臣加簽其上，交二孫攜至總署，聽候核奪。大約有關商民生計者，但以『為民請命』四字與之樸實說去，始終不移。在我有真摯之情，亦不致邊激各

國之怒，似與來示所謂『貴有至理，不掉虛機』者，稅相膺命，卓見之為何如！眉生傳述尊論『作梅論事不能曲折，赴題於淮軍亦甚隔膜』云云，僕於淮軍瑣事好商決於作梅，雨生兩君以後仍當親為裁處，斟酌出之。

致李宮保

長江水師章程自四年臘底會奏，五年五月部議覆准，至今未將應補各缺奏補，實難再緩。各處履歷久已送齊，惟尊部水軍將弁履歷未到，雪琴屢次函託徹處一軍，務望迅速辦齊，咨送年內必須出奏。至要至要！

覆彰宮保

連接數信，久未裁復，愧悚無似。擬匪徘徊山東，方以冬深冰堅，渡黃北竄為慮。幸十月下旬氣機大轉，劉省三一捷於安邱，再捷於贛榆，其收降之賊目竟於二十四日擊斃。任柱擒中去此巨酋，與粵匪去四眼狗相似，深堪慶幸。幸沅弟已於十六日奉旨准其開缺回籍調理，郭遠堂調補鄂撫，何小宋護理。如賊不能渡運，而西鄂事當者轉機，否則兵災旱災水災之外，近又有非常之火災，鄂幾岌岌不可終日矣！各營補缺履歷，惟少泉處未到，僕已寫信催之。

覆李宮保

前聞擊斃任柱之信，外間頗疑不確。僕得省三一函，旋得閣下一函，欣慰無似。僕前不以倒守運河為然，今或將賴此以收大

功。昔年不以救援常熟爲然，厥後克復蘇垣，卽基於此，可見軍事無險着，斯無奇功，不宜太平穩也。日內續有勝仗，否事機甫轉，正如大病初愈，尤宜加倍慎重。黃河之防，振軒以爲有把握否？閣下駐紮濟甯，尙可照應黃防，似不可再移南路。未過驚蟄以前，似可不弛黃防之兵。聞臬匪全數投誠，直隸兵力亦稍厚矣。來示言籌餉有勞，僕實不善籌餉，今年幸得敷衍無誤者，一則境內平安，本省無耗費之巨款，一則協餉斟酌，別省無強奪之大宗。入數則閣下所定之規模，未增絲毫也。鄂鄂兩軍，其將才不過昔年朱唐之流，調赴山東，未必得力。留鄂則稍資防禦，頃陳由立等剋扣餉項，又有東津灣之變，令兄欲久留於鄂，而廷旨切催東征。此軍或鄂或東，應由閣下主持。內而具奏應調之緩急，外而商鄂出境之損益，皆須閣下定奪。僕但助催江西協餉，不管調度也。僕近精力日衰，申酉後每有頭暈舌澀之症，見客極少，公牘亦難細閱。頃兒姪輩前來省視，略慰岑寂，惟劉潘屢捷，懷抱一開，李鎮殉節，壽卿困頓，延緩山中，則仍慮系懸懸耳。

覆郭意城

得十月朔惠書，敬審以桑梓多故，復出從事幕僚。哥匪之外，又有齋匪，所在蔓延，吾鄉未形之患，誠不知其所極。然亦祇宜批卻導窳，以無厚入有閒，未可概用斤斧。陵節而施舍，澄弟在湘鄉辦理哥匪，則排擊不中理解，徒足以堅脅從者從逆之心，而臬桀者或多遁匿，無辜者或遭刑戮。國藩前恐激之生變，寄書已侯劉

明府概從寬弛，頃又致函韞齋中丞，申內嚴外寬之說。在湘鄉專主一寬字，其有真正頭目，須予嚴懲者，則解省垣聽候中丞委審定奪。不知韞帥以爲然否？竊意湘鄉果辦理得法，則他屬之哥匪易戢，哥匪辦理得法，則通省之齋匪亦孤。欲湘鄉之悉就範圍，則生殺之權當操之撫帥，湘邑不准擅殺一人，獄訟之權當操之邑侯，局紳不准擅斷一獄，此湖南之福，亦寒門私家之幸也。望閣下佐中丞，力爲主持，他縣或可放鬆，惟湘鄉舉動纖悉，必使撫署呼吸皆知，明以了之，靜以鎮之，或可化有事爲無事耳。東路捻匪自十月二十四日擊斃巨酋任柱後，賊餓日衰，劉潘郭楊諸軍追至青州等處，若果能大創數次，該逆進不得擄糧，退不能渡運，或當有投誠者。直隸臬匪存者無幾，而官相頃有署直隸之信，不知印渠何故開缺？近日厚霞筠沅次第去位，而印復繼之，吾鄉極盛固難久耶。思之悚惕！

覆李宮保

頃得初三日書鈔寄省，三二十八日捷報，知壽光瀾河大勝，全股擒斬將盡，卽日紅旗入奏，大鬱之後，旋即大伸，何其速也！犒賞銀兩前接閣下信，有飭備五萬之說，昨已解去銘軍二萬，茲續解四萬，湊成六萬，仍侯閣下犒賞文牘到日，如數籌解。軍事早了一月，省卻無數巨萬，賞項雖多，決不敢吝。常鎮款捐，無可指撥，當從它處設法也。僕日內本擬至揚州一行，因聞郭中丞自蘇來甯，不知有何要件見商，是以少留候之。

致李宮保。

省三創倒守運河之謀，使此股殲除淨盡，又苦追苦戰，至三年之久，實爲非常之功。而三等輕車都尉，僅與英中丞同賞，勞逸相去萬倍。此聞公議多爲抱屈，知渠必不能無鬱鬱。且丁獲優賞，吳未允藩銜之請，衆意亦覺未愜。閣下忍辱耐煩，肅清中原，雖不以勞浮於賞爲意，亦必對省三而歉然。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古今往往然也。然當鄂師屢敗之際，膠萊潰防之時，幾疑大局不可收拾，淮軍不足備數。今不及半載，竟此全功，中外同聲稱頌，謗說頓息，則彼蒼之眷護閣下與省三者甚厚，尙望婉勸省三，閱默含宏，夷然忘之，乃爲善承天眷，善居成功，至囑至囑！

覆李宮保。

頃見大咨稟奏之件，大旆卽日督率諸軍渡河北征。公忠篤，視國事如家事，良以爲敬。而省三累年之勳勞，緩急之可倚，亦爲申敘一二，絕無吞吐鬱悻之辭。閣入豪端，度洪而心細，公私曲盡，旄擘之忱，經年不見，德量彌自此遠矣。張逆渡黃後，壽、鄆、追、剿屢捷，聞火器拋棄殆盡，賊頗窮蹙。自入魏、邢各屬，千里平曠，湘、勇自難得手，不知賊饑近復何如。以雄軍與楚師東西夾攻，又有直隸、晉、豫之兵，彌縫其間，殄賊之期，計當不遠。前此尊意欲借洋商銀兩以爲遺資，如果辦成水師，亦多應撤之營，或須酌撥少許，請尊處便中一爲附奏。印渠獲咎之重，專爲梟匪遷延乎？六軍虛糜乎？抑別有所謂乎？尊處覆奏預籌修約疏，乞鈔示。

致劉峴莊中丞。

印渠制軍至做處小住，三日，返棹已過蕪湖，東北風多，不久當可抵潯。渠意不願迂道南昌，弟述尊處延跂之殷，渠恐江西熟人太多，憚於酬應，不知果可與閣下勉圖良覲否？聞帶勇回籍之舉，係官相密片所請，陷窳下石，相煎太急。頃富都統來，此代爲不平，並稱印帥受穆公之陵侮，人所難堪，而直隸之官紳軍民無人不服其忠勤，而惜其去。弟於印帥歸時，欵歎不忍別，聞富公之言，尤爲感慨。仕途險巇，使爲善者增懼，想閣下必有以厚慰之也。

致陳舫仙。

閣下此時所處極人世艱苦之境。然古人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亦君子居易中之一端，易需二爻處險之道曰：衍，晉二爻處險之道曰：裕。衍與裕皆訓寬也。閣下宜以寬字自養，能勉宅其心於寬泰之域，俾身體不就孱弱，志氣不至摧頽，而後從容以求出險之方。近來戊新疆者，大約皆在甘肅，不知甘省停留尚有幾員？部中催令出關者，不知各案寬嚴何如？令弟續查之件，不至獲戾否？系念殊深，便中示及。

覆郭筠仙中丞。

張捻盤旋直境，官軍圍之於黃河西北，運河東南。運河自張秋以達天津，正值夏伏盛漲，斷難飛渡。該逆拘窘十縣境內，勁騎不能馳騁，舞袖不能迴旋，殲滅之期，計當不遠。各國換約尚無頭緒，孫道士達之赴京華，因總署咨請派員做處札飭丁方伯應道。

二君會保。二君之保孫竹堂及孫教諭文川本非愜意之作，鄙人接晤一二次，亦不深許。倉卒無可使者，遂以中駟應之。聞其在京所陳說，都不當於事理，預籌換約各疏，軍機中有與敵處書者，頗言閩中沈公欲以翰林從總理衙門學習洋務，做學習河工之例，議其大駭聽聞。可見章京之內，亦自是非雜出，言人人殊。弛三成洋稅之說，此間無道及者。聞藩昨在滬上曾一過洋涇，領事處觀其迎候禮節，初無惡意。今年換約，當不至更稱干戈。來示謂拙疏不應襲億萬小民與彼爲仇之俗說，誠爲卓識。鄙人嘗論與洋人交際，首先貴一信字。信者不僞不誇之謂也。明知小民隨勢利爲轉移，不足深恃而猶藉之以仇強敵，是已自涉於誇僞，適爲彼所笑耳。時名之不足好，公論之不足憑，來示反覆闡發，深切著明，鄙人亦頗究悉此指。而又因王介甫之閱深精確，卒以持之太堅，論護百世，用是徘徊其間，僅默默以自葆，願信閣下一證此義。

覆丁雨生中丞

摺稿已酌定一二，祈核止繕發。解洋碼核尋常事件，仍以專差爲是，不必由驛。國初凡奏牘無不由驛者，雍正開始有摺匣專差奏事，與由驛並行不悖。乾嘉以來亦不以專差爲是，發驛爲非也。道光末始有常件不應發報之說，其實並非掌故。今則習爲常例，吾輩亦宜循而行之，不必立異。洋碼等件，覆奏時不必會列敵衙，總署係以私情相商，閣下不必以官話應之。卓見以爲何如。

致李宮保

前因上海商人稟請減釐，曾飭臺局核議，擬於八月酌減。蓋計其時直隸當已肅清也。厥後蘇州連日大雨，丁中丞率屬步禱，商民遮道環訴，求免釐捐。雨生遂允普免輔捐，每月三萬串有奇，較之敵處擬減之數更多。蘇局減數既巨，滬局亦不能太少。計兩處入款，所少殆近五萬。然前敵餉項必可按月趕解足數，不至缺少，請釋廩念。都帥昔在揚防於台端微有不滿，然文忠素稱其忠樸善良，茲同辦大事，當不致稍存芥蒂，便中示及一二。

覆黃恕皆侍郎

閏三月間霆營撤遣之際，在黃海幾釀大變，游勇哥匪聚至三數千人，乘霆營不遑之徒，明脅暗勾，叛在呼吸。乃被黃梅團勇擒斬數百，砮然瓦解，首匪已除，餘黨消散。目下霆軍遣去十分之七，僅留八營，當無他慮。實天意之悔禍，非人謀所能濟。自金口叛變以來，弟無日不以霆營爲憂，茲計消弭無事，鮑公得以保全，令名弟亦免於譏議，附告以慰垂廬。此外可慮者，惟哥老會爲最。吾鄉在軍營保至大官者，往往豐衣美食，廣交濫用，費用資用，復思再出。如向日求財求官之易，不可得矣。若能保今歲，明歲若輩不羣起滋事，則吾鄉乃可保爲安土，而吳楚不至再見兵革耳。

覆李宮保

差弁回接惠書，具悉一切。據該弁言，尊體康勝，精神不倦，幾於五官並用，夜以繼日，可慰亦殊可念。尊處奏張捻受傷，厥後各軍受降極多，想六月之杪，必可蕪事。都帥前在江北，聞有鐵芥之

嬾乃竟能盛推尊處主持一切，豪無爭功妒能之意，雖奉教派歸渠，調度諸軍，聞亦從不輕調，厚德大度，令人欽感！大功成後，台從自須入京展覲，將來由江赴鄂，成一圖良覲。凱撤各軍，僕當與兩生力籌遺資，如不應手，或借浙江十餘萬，而指滬釐陸續歸款，借江西十餘萬，而指鹽局陸續歸款，仍留淮勇二萬餘人，明年再議去留。尊意以爲何如？今年各路大熟，裏下河亦豐收，此間禾遲，尚望再晴一月，乃告有秋。民間已傳樂歲之聲矣。尊處少一奏疏好手，茲有薛撫屏、福辰者，貴同年曉帆之子，工部員外，供職多年，會試後，因貧告歸，學問淹博，事理通達，用特薦至尊處，作爲奏疏幫手。雖渠於奏牘素非所習，然輩行較晚，心懷虛受，閣下隨時訓迪，數月後，必可脫手爲之。三年之艾，貴及時而早蓄，憑依之雲，在噓氣而自爲，已令趨謁左右，知必邀青睞也。

覆丁雨生中丞

頃奉大咨，以沙洲查辦一案，前次告示有未妥者，另出第二次告示，會印飭發。鄙人籌思數日，督撫會銜告示，本不宜朝令暮更，而前示既多窒礙，又恐第二示仍行不動，不得不斟酌詳慎。詢之此間官紳，於沙務均不甚了了。因就各屬印委各員會稟沙洲情形，並其册摺粗加審度，大約老額頃下宜分三層，有應升科轉則者，卽有應豁除減則者，有不增不減照舊則完納者，新承買項下亦宜分三層，有可令繳四錢者，亦有宜少繳者，有全不可繳者。必此六層分得清楚，庶幾條理精密，大服民心。然此六層均於告

示中說出，則入款極少，爲時頗久，恐所收者不敷局費之用。竊觀閣下近日居心行事，專從愛民上著筆，此次沙洲要務，若不取民之財，而能息民之爭，安民之業，則造福無窮，其陰德之鉅，當可與清理積訟千餘並論也。至前示未說出此六層，第二次忽爲補說，應如何立言而後不觸不背，尙希卓裁，抑或於六層中少說一二層，又或了然說出，豪無遮飾，使人知前示，則兼息訟籌餉二義，後示則專重息訟，不重籌餉，亦不失爲光明磊落之所爲。數者均聽鴻裁酌定，各屬委員稟復者，江陰縣最有條理，武進縣最爲顛預，尊意以爲何如？

覆彭宮保

昨接惠書，以捻逆肅清見賀，髮捻擾亂十餘年，今中原重覩太平，一塵不驚，聖主之福，敷天之慶，吾輩曾履戎行者，尤爲歡抃無量。鄙人開缺之疏，亦在秋間可發矣。長江僅留五卡，本不優裕，然五省共此一軍，未便徧枯，且將行各省裁卡既多，則五卡之人數必遠勝於今日，或不致於短絀，水師全案先送三十分至尊處，俟將來多刷，再行補送。老友吳南屏兄，前與僕同游蘇滬，相得極歡，茲慕大名，過訪幕下，特派礮船送之過裕溪，後仍求飭礮船節節護送，俾老人還湘無驚無阻，感荷多矣。

致許仙屏

正封函間，聞李少帥已拜協揆之命，爲之拊慰！自去秋以來，疑謗紛乘，少帥寵辱不驚，禍福不計，心靜力堅，卒能艱難百折，藏

此奇功！不特雄才過人，其德量實已大進。次青在黔屢著勳績，告養回籍，不知仰邀俞允告頌得渠函，寄所著先正事略案序，博雅公核，近數十年無此巨製。僕自甲子以來，嘗悔昔年參劾次青爲太過，又以勳掄無功，引爲愧憾。今大功出於少帥，而次青光復舊物，篋有傳書，曩曰同袍，不至菟枯懸殊，似鄙人兩端愧悔，漸可以少減矣。

覆李中堂

接中元日惠書，具承一切。協揆酬庸之命，恰如人人意中所欲出。此閒朋好多以李府之登庸爲曾氏之大慶，紛紛來賀，斯亦一時之佳話也。自去秋以來，波瀾迭起，疑謗不搖，寵辱不驚，卒能艱難百折，了此一段奇功，固自可喜。德量尤爲可敬。從此益宏偉，度渾滿圭角，有忍有容，退藏於密。古人所稱勳績蓋世，而人不忌，庶近之矣。遣撤之資，已奏借西浙鄂省銀五十萬兩，未審得邀俞允否。報銷之事，自三年七月至四年五月，僕與閣下各自聞報。自四年閏五月剿捻起，僕與閣下併作一局造報，茲將徹處報銷摺稿鈔呈台覽。請閱核後，卽於近日寄還。不妥之處，請爲簽出，擬重陽前出奏。後，僕卽起程北上也。報銷部費，擬以三釐爲率，至貴不得過四釐。蓋剿捻自四年五月至今年年終止，餉項將近二千萬，以三釐計之，則費須六萬。三釐半計之，則須七萬四釐，則八萬矣。其三年七月起，至四年五月髮逆報銷，僕與尊處兩案，亦近千萬。統計之所費亦殊不貲。如部吏於四釐尚不允許，則僕與閣下當

再四頂奏，竟不花一錢矣。閣下此次在京，請卽託人說定。敝案九月出奏，尊處今冬出奏，其剿捻之案，則明年接辦。來函云重陽前後出都，僕擬重陽後自金陵起行，若不能在清江相會，則恐彼此錯過。應訂定皆走湖路，由滕縣以南，至韓莊宿遷等處，陸則傍運河行走，或僕亦乘舟至濟寧，則不至於交臂失之。仍懇台從於出京時，示一確信。至要。至要。老湘營勞苦過甚，壽卿尙未昏嫻，似應令其回籍。遣撤數月後，另募西征，乃能得力。

致馮敬亭

夏間小住吳門，餞聆至言，恩恩告別。不盡依馳。比審道履康娛，高文日富，居無塵躅，篋有傳書，企義何極。國藩承乏江東，毫無裨補，茲復量移三輔，仍任艱巨。衰遲多病，隕越堪虞。昔年曾議長江水師章程，前無成法，事出臆造，不待時久，卽慮弊生。私衷久已悚切，茲復會議江蘇水師章程，本有舊制可循，而新章更改頗多，尤恐有變法之名，而無救時之實。素仰閣下衡量古今，規模宏遠，而調理密微，特將摺稿並兩清單寄呈台覽，尙希釐訂改削，速日寄還，冀免大戾。幸甚。

覆李中堂

前接九月二十三日滄州惠函，頃又接十月初七日東平州賜函，並鈔示一件。奏對皆平實和厚，名臣氣象，流溢行間。固宜舉朝服其謙冲，九重祝其多福。佩慰無涯。報銷部費多至一釐三毫，則吾兩人三千餘萬，共須四十餘萬，何從得此巨款。自行奏請，免

其造別與三年六月諭旨相背，殊難立言。祇得仍用拙疏冒昧一奏。且待部駁之後，再作道理。揚州教堂一案，頃始查辦就緒，聞洋人兵船定於十四日起旋出口，不知現果離揚州否？內人病已兩月，勢殊沉重。國藩擬於二十五日起行，擬在下關以下燕子磯以上，停泊二三日，乃可長行。聞台從於日內可至清江，欲相聚爲三日之談，不願在城內繁囂之地，或在燕子磯或在瓜洲三汊河舟次，較爲清曠。而僚屬之迎送吾二人者，亦尙方便。請閣下於二者之中，酌定一處，迅速見示。在燕子磯則僕少延候，在三汊河則閣下少爲延候。撤勇經費，約計已可敷用，清補欠餉，僕於七月間會來親自料理，此說遂未昌言於衆。或各軍一律，或略有參差，悉候卓裁。

覆李中堂

接惠書，知濟甯以南，風利行速，想幼荃省三次第接晤矣。國藩本擬於二十五日成行，在於草鞋夾舟次與閣下暢談數日。近與幕僚熟商，下關以下並無街市，吾二人停泊該處，而文武百僚皆須在江干伺候數日，非所以示體恤。而馬帥及司道大員亦不免牽率遠行，心殊不安。茲僕改於十一月初四日啓行，計二十四日，五效迎台旆，可爲握手十日之歡。賤內病尙未痊，頃專船接費伯雄，渠尙在滬未歸也。

覆丁雨生中丞

江蘇水師事宜，摺僕與李爵相、馬毅山帥熟商，亦與閣下所見略同。因改爲請旨敕下李馬暨尊處各抒所見，得三公者先後副奏，此事必可愈推愈廣，愈講愈精。鄙人欲令三江兩湖之人，狎於水性，可江可海，多立船廠，自輪舟至各式船隻，中國工匠省省皆能成造，庶幾漸有可用之器，漸有可用之兵。一旦有良將出焉，則不至豪無憑藉，與閣下捍禦外洋之志，似亦小異而大同也。

覆馬制軍

聚處月餘，遽爾執別，願言之懷，良不可任。國藩於初六日抵揚州，初八日解纜北行，閩中送來艇船在瓜洲錯過，未得一爲驗閱。已囑李質堂軍門帶同閩員，卽赴金陵，請閣下親爲核驗。三江兩湖堅木甚少，不知可仿照試造否？如不能試造，或買閩粵及外洋堅木，載至江楚成造，或派員至閩粵請其代造，二者孰爲結實孰爲合用？均請鴻裁。酌核長江水師，五省各出經費十六萬金，雖尙未出奏，業經會咨定案。頃接湖南咨，以援黔需款甚鉅，欠餉甚多，請俟援黔事竣，再出此款。竊以分撥已定，歸標在卽，一省不出，卽全局皆散。而湖南欠餉極多，衆所共知，不便十分相強。擬卽日函商劉韞帥，請其暫認出十萬八萬，或十二萬之數，其不足者請尊處於湘鹽督銷局酌撥若干，湊足十六萬之數，彌縫大局。俟援黔事竣，仍全歸湖南釐局撥出，以符初議。觀湖南來咨，似欲請湖北代出，不知何指。聞湖北欠餉尙多，李揆帥履任後，可將京餉略爲減少，未必遽有餘力。目下長江規制初定，惟求兩公彌縫補救。

無令鄙人大蒙譏議。至於將來損益，昨拙疏中又請沿江督撫續議三年內尚可酌改也。

致李中堂。

執別經旬，驟念無已。鄙人至清江本擬登車長行，適大雪堅冰，尚須少爲停候。長江水師餉需，五省各十六萬，雖未具奏，業經會咨定案。昨劉韞帥來咨，以湖南援黔欠餉極巨，暫難供支。長江一款，請俟援黔事竣再行籌解等語。湖南欠餉之多，亦曾聞之。惟長江既經分撥一省不出，全局皆散，不得已設法通融，擬令湘鹽督銷局墊出數萬，以補湖南之不足。業經函商馬穀帥及韞帥矣。

兩湖共出三十二萬，交湖北鹽道庫，記曾算過，每年餘剩銀四萬有奇，將留爲置辦子藥之用。日子藥尚多，無須添辦。湖南能出銀十二萬已足敷用。或湘庫六萬，鹽局六萬，請閣下與韞帥二帥商定通融。二三年後，仍當從長計議。長江經制，昨拙疏有請沿江督撫續議之語，他人或情形不熟，或研究不苦，未必能入木三分。敬求閣下逐細推敲，一則彌縫鄙人之闕失，與其爲後世所議，不若吾輩及身更正，一則預籌防海之遠謀。船則舳板長龍，廣艇輪舟分投並造，器則槍礮炸彈子母機器一一學製，人則閩粵甯波之善戰操舟者，廣爲收養，洋人亦開收用。而尤須用三江兩湖之人，令其慣於舟居，狎於航海。僕定長江章程，所以諄諄以不許登岸爲第一義者，正以江楚之人不常舟居，不能涉海故也。縱使輪舟果極精堅，若吾三江兩湖之將士不能履海洋如枕席，終不能

保長江之險要，不能防江蘇之洋面。欲令將士履海洋如枕席，須先令住江船如室家，此國藩微意之所在。頃又諄囑昌岐寶堂輩提鎮，每月須有半個月居舟，副參游須有二十天居舟，都守千把則終年日日居舟以習勞，而爲由江入海之漸。閣下議覆江蘇水師長江水師章程，請從此處著眼。否則一旦有事，僕與閣下責無可辭，屆時再求江楚之將狎海之士難矣。略陳愚見，尙望閣下任其事而掩其迹，宏其規而密其思，幸甚。

卷二十七

致錢調甫。

十七日陛辭，具摺略陳直隸應辦事宜，請調閣下與諸君子來此相助。新章於調省之員，嚴立禁防，敝疏詳爲陳明，軍機亦加原亮，作爲特旨調動之辭，免干部駁。然直隸之苦，遠行之勞，雖不駁結鄙人之抱歉如故也。求閣下與作梅惠然速來爲之先導，諸君子或亦欣然戾止，則此間兆民之福也。少泉揆帥久無信息，不審何時赴鄂。省三如未起程，敬求尊處代爲諄催。國藩已奏明，銘軍決不他調，目下秦中極爲得手，更無西征之理。

覆李中堂。

太夫人七十榮壽，僕以冬末春初，在途在京，恩違之際，不及料理祝賀儀物，悚仄無似。臘月二十四五，在內閣會議和約，各督撫六年冬之覆奏，信函雜陳堂上。卽有盛贊馬穀山之摺者。正月

三日，醇邸上疏，即指穀帥函中有「修約無事，則維持在王大臣；修約決裂，則維持在各省督撫」等語。初七覆奏，即有寄諭詢馬帥有何把握。頃接穀山信鈔，摺見示言此四句並非準覆總署函中語，想係醇邸誤指他人之信爲馬信矣。然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戰守，物論與醇者較多，文與譚董三公力持直隸，必練六軍之議，亦係拱撫局一朝決裂，後人責總署漫無籌備也。直督職應練兵設備，義無可辭。特鄙人暮年弩末，又無可恃之統將，自度乏自強之道。故去秋寄諭，以六軍之去留待僕而定。至今尙未覆奏。在京稍察物情，於閣下均無閒言。申夫平日自命專從愛民上致力，到湘後拂亂若此，近日如渠及舫仙均足見僕無知人之明矣。

覆李中堂

頃聞台旆臘杪已至武昌，令兄聞於正月初自杭起程，若至鎮江，用輪舟拖帶，則鐙節後可昆仲相會矣。黔滇均非堅敵，以淮軍臨之，當有泰山壓卵之勢，惟不難於籌兵，而難於運糧。器械百物，由武昌運去，動在三千里外，不知閣下擬由四川進兵，仰由湖南

三峽之險過於洞庭，則糧械似以由湘爲

事實。賴銘軍分駐保定，張秋南北鎮

吳調銘軍前徒以收駕輕就熟之效。

作梅兩君則謂宜留樂山帶現駐保

厚強患無形今閣下此
此閱諸君子日商此事

定之步五營，馬三營，拱衛畿輔，而以子務所統張秋各營入黔，樂山則謂若果留渠在此，當再留現駐臨清之繡學義三營，乃數調遣。調甫則謂宜並留子務樂山在此，而請省三另募三廳山箭之勇，庶地利與人情相協。鄙意留樂山帶步五營，馬三營在此，若更以張秋之馬隊三營益之，則在丁廉訪粗足自竟，而於畿輔局勢亦足以資防禦。而銘軍割去馬隊六營，步隊五營，雖已分其精華，而於征黔尙無大損。以黔中步步皆山，馬隊本無用武之地也。直隸練軍之舉，於原留四千人外，又令傅軍門於古北口彭楚漢於保定譚勝達於正定各練千人，灑上兒戲，斷不足恃。茲恐銘軍遠行，擬令彭譚各招練馬勇五百，未知足制突起之士寇否。厚菴遠訪春霆，郭樂山曾於夔府見之，據云乘扁舟而往，非徒步也。春霆英風壯氣，自是一時名將，然使專制一路，用人理財，操持全柄，尙須非其所勝。若歸閣下節制，閣下統全軍由湘入黔，總領偏師由蜀入黔，糧餉藥械皆由尊處籌備運解，或不至於僨事。厚菴總統海上輪舟，練兵事宜，自非諸將所及。七年秋閒，沈幼丹中丞曾以此見商，僕恐厚菴無意用世，又曾任兼圻，未必肯降心相從。僅就舟師一將之任，是以不甚厝意。今觀其遠訪春霆，似猶悔隴事黜黜，思更一奮澠池之翼，尊處春霆回信，幸已見示，當專函往商也。

